

武俠世界

劍氣紅顏 本故事取材新異，佈局離奇曲折，豪情俠義，劍馬縱橫，其間風雲萬變，有身世的哀愁，有悲歡離合人間倫常寫照，是篇乃淋漓慷慨的俠情故事。



2008

906

編後話

今期隆重推出的「特巨」大小說，是蕭逸精心撰作的「春江萬里情」故事「劍氣紅顏」，本故事集先後已刊出六大篇，一部比一部更精彩、更緊張。「劍氣紅顏」是一篇集恩怨倫理、俠義情仇、鬥智鬥力……共冶一爐的巨鑄。內容曲折、哀艷悱惻、打鬥激烈、奇謀互逞……閱讀之餘，保證令你滿意，拍案叫絕！

武林四大名捕是：無情、鐵手、追命、冷血。他們的傳奇身世各有不同，令人莫測，武功絕藝，巧絕寰宇，今期刊出的「四大名捕會京師」，是他們濟濟一堂的大聚會

熱鬧非常，他們是奉了當朝聖上的第一護衛大內高手諸葛先生之命而集，原因並不簡單！欲知其詳，請閱本文。

下期巨型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萬能血清」，該故事是描述當今醫學界夢寐以求的一種「萬能血清」竟然在一隻怪物身上出現，其中玄妙實在令人難以想像，三俠等人為求真相，歷盡艱險，驚魂陣陣，幸勿錯過。

倪匡先生繼「鐘鼎雙雄」後將在下期發表新作：「血雷飛珠」，是篇故事內容新穎脫俗，題材別創，愛好倪匡作品的讀者們，請留意下期本刊。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劍氣紅顏（春江萬里情傳奇故事）

她三年來，賣藝為生，流離失所，跑遍了南方各省，心上人踪跡依然杳如黃鶴！可是……本故事內容充滿俠義情仇、哀艷悱惻氣氛，閱讀之下，感人肺腑，令你與嘆……

蕭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四大名捕會京師（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一▶

名捕反被捕 追命還索命……………溫涼玉 39

圈套（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一▶

投奔驚噩耗 插手偵兇徒……………朱羽 47

午夜怪客（司馬洛傳奇故事）

單槍會貔貅 設網候鷹隼……………馮嘉 55

鹽梟雙雄（俠義傳奇小說）◀續完▶

艷屍寒賊胆 鐵腕戮梟雄……………倪匡 63

紅袖刀訣（新派俠義中篇）

巧施離間計 冀作脫身謀……………高庸 73

白羽令（新穎武俠奇情故事）◀續完▶

戮魔除世害 擷首祭芳魂……………高阜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甘十九妹

溫馨瀟陋室 情怨困雄心……………蕭逸 89

拳壇逸事·招式談奇

羅天福的絕招（招式漫談）……希華 72

打擂台拳王吐血（拳壇逸事）……麥海雲 8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兩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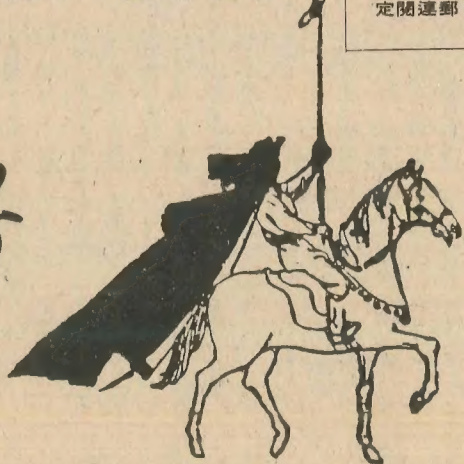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90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小說

白玉老虎

第一集

古龍

新派武俠小說

白玉老虎

第二集

古龍

新派武俠小說

白玉老虎

第三集

古龍

白玉老虎

是名作家古龍得意近作

全書共三集

第一集320頁 售\$3.80

第二集312頁 售\$3.80

第三集450頁 售\$5.40

即將出版、敬請留意！

武林出版社出版
環球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488261（十線）

文圖
逸令
蕭盧

白雪白驢 怪人怪行

當西北風捲起了厚厚的雪花，撲打在這石板道上的時候，這條路上，事實上已沒有什麼行人了。

大雪漫天瀾地的落着，儘管世界是如此的殘酷，無情，可是在這三十夜裏，人們還是不寂寞的。

如果你不怕雪，不怕冷，披上一領披風，在這青石道的兩簷下慢步來回的走上幾趟，你可以清靜的聽見一些特別的聲音。

那是擲骰子的聲音，大瓷碗叮叮的響，間

以狂喊暴笑的聲音，人們是瘋了，瑞雪兆豐年，我們不禁要佩服，這些人的自我安慰精神。又有誰能會想到，通宵豪賭的情形之下，有多少人要傾家蕩產？多少人要再憂勤終年？

街面上的買賣，可說是家家都關門了，只有賣香燭鞭炮的生意特別好，還開着個半拉門子。

掌櫃的一邊擲着骰子，一邊照顧生意，這已是「子」時以後的事情了。

「台州」府是個大地方，七八條正街，店面無數，可是除了以上的生意買賣以外，別的買賣全歇下了，就連通常作夜市生意的人家，在這年三十晚的晚上，也都打烊擲骰子去了。

往西走，有一家「台州老客棧」，這時候早也上了板子了，大門前，吊着四個紙糊的大燈籠，上面寫着「恭賀新禧」四個大字。

門廊西邊，貼着一幅對子，寫的是：

「大造無私處處桃花頻送暖」

三陽有舊年年春色去還來」

橫批「春滿乾坤」，紅紙黑字，倒也神氣十分，按說這種時候，這店裏不會再有客人了，其實天底下儘多的是流浪子。

東房裏那個算命的瞎子「劉半仙」，他是一個老江湖，在這店裏住有五六年了，他是永不走的，每逢過年過節，他總是懶頭睡大覺。西屋裏前月來了個大姑娘，她是設場子練武的，看來也是一個人，冷清清的，她也沒有走。

她每天差不多晚飯前後，這姑娘就走一趟場子，地點就在店前那個老神仙廟口上。大姑娘只要往那裏一站，用不着她打小鼓，你瞧那人可就像水一樣一下子就滿了。

只走一趟刀，一趟劍，在觀衆之中，那有略爲內行的人，看過之後，無不驚讚倍至，都說這姑娘手下是真有功夫。

她練完之後，把一個羅筐裏的錢往袋子一收，不論收多少，她絕不再練第二場，可是却也少不了。

所以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知趣，只一練完，大家也就散開。

數月都如此。

誰也不明白她來這裏的宗旨，她好像並不全是爲了賣藝賺錢，也許她還有重要的事情。自從前兩個月，她去了一次雁蕩，在「樂

清」縣，又逗留了一個月之後，她的心情更沉痛了。

就像今天夜裏，大姑娘是怎麼也睡不着了，望着几上半截殘燭，她只管支着頭發怔。時閃時滅的燭光，映着她那美麗的輪廓，嫩柳似的兩道細眉，不用筆描，它永遠是那麽秀，那麽黑，那麽長彎彎的……

她過去在黃山的時候，雖說是姊妹兩個從來沒下過山，可是每逢年節，母親也總是與高采烈的陪着自己姊妹倆個煮這個作那個，姐妹倆個也總是拾綴得漂漂亮亮的。

如今，雖說是自由了，可是……

姑娘想到這裏，眼圈可忍不住又紅了，家也散了，姊妹倆人家跑了，母親也走離黃山，如今下落不明。

這些都還不去說它，而她自己這麼飄零江湖，一無着處，誰又能會想到有什麼結局？女孩子家，大了總是要嫁人的，自己嫁給誰？

一想到這裏，她腦子裏馬上就會映出萬斯同，那個英俊，瀟灑的影子。

她確信今生今世，惟有一個青年，才真正的人生根在自己心窩裏。

她更知道，自己所以這麼浪跡天涯，主要的，也是爲了去找他，要找到他，把終身付托給他，自己才算是「不虛此生」——

可是這三年來，她賣藝爲生，已跑遍了南方各省，心上人依然「杳如黃鶴」，尤其是在這種淒涼年夜裏，想起來，心裏可不是味兒。有時候她會想，莫非萬斯同真的對自己絲毫沒有情義麼？

以前他是對妹妹花蕊有情的，可是心蕊既已嫁人，他也應該死了心啦！

而她自己，她想，論容貌，學識，武技，那一樣也不會比心蕊差的，可是他怎麼就對自己

……莫非這就是天意？

想到此，她的心不禁又碎了。

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她想着往事道：「要是當年我早一步碰到秦小竿，豈不是就遇見了他了。」

又誰知道，這麼一陰差陽錯，徒令自己受了這麼三年的流離之苦，這豈不是天意註定的嗎。

花心怡下了床，把那開了花的燭心剪了剪，這時候已能聽見有零零星星的炮竹之聲，一聲聲的脆響，似乎已把這黑濃的夜色，給炸開了。

西房裏的瞎子，大概也起來了，他抱着他那個琵琶，有一聲沒一聲的乾唱着，聲調沙啞淒愴，令人不忍卒聽。

心怡推開了窗戶，冷風撲進來，就像箭也似的，刺透了她的紅棉小襖，她忙又把它關上了。

「別想了。」她對自己說：「睡吧！」

這才滅了燈，一個人倒在床上，沒想一會，天可就明了。

大年初一，可是不能睡覺，她早早的起來了，自己用盆到廚房裏去打了一盆熱水，好好的洗了一個臉，把頭髮梳得連一根跳絲都沒有。這時候掌櫃的劉大個子，穿着新的狐皮襖子，老遠隔着簾子直拱手道：「大姑娘恭喜！恭喜！」

心怡忙含笑：「恭喜！謝謝你啦！」

說着就開了門出來，劉大個子嘻嘻笑道：「趕過年以後，你的生意還得好，大姑娘，你還要準備大秤好，往裏秤銀子，秤元寶！」

他又給姑娘聊了幾句別的閑話，就見有幾個朋友上門來拜年，他就笑着走過去了。

姑娘一個人在院子裏走了一轉，看院中那一顆老梅開得很盛，紅得就像婦人家臉上的胭

脂一般，雪雖是下不了，可是積雪很厚，有半尺來深。

再看廊子下結了一串百十根冰棍兒，透明的，就像是水晶一樣的。

那吊着的兩個畫眉鳥籠子，都用厚的棉罩子罩着，姑娘揭開來看，裏面的畫眉鳥都縮着頸子在打着盹，羽毛蓬蓬的，不帶一點精神。

她真是閑得一點事也沒有，由東房走到西房，劉半仙的琵琶也不彈了，正自挾着一個活動的桌子，往外走。

他要乘着年節，好好的作一筆生意，姑娘就問：「瞎子，今天你還不歇着呀？」

劉半仙一面彎腰道：「恭喜妳啦，大姑娘，今天怎麼能歇着哪，怎麼？給妳來一卦吧？」

這是新春第一課，準靈！」

說着睜着一雙白裏也似的眼，望着姑娘，還一個勁的翻。

心怡忙笑道：「別吹！你還是到外頭去算吧，我才不相信這個呢！」說着她就順着天井的院子，又往裏面去了。

迎面就碰見了那個掌櫃的劉大個子，老遠就招手道：「來！來！來！大姑娘，我正找你呢？」

心怡問：「找我幹什麼？」

劉大個子忙走了上來，笑道：「老神仙廟今天人馬可多了，今天這好時候，姑娘妳幹麼不去練一趟子，身子也暖了，錢也可賺得了，還圖個大吉大利。」

姑娘皺了皺眉，道：「今天我不想動。」

劉大個子唉了一聲說：「姑娘妳也真是，閑着也閑着啊，妳沒有看見門口有多少人來問呢，去吧，去吧！」

心怡想了想，就點了一下頭說：「好吧，反正我也不多練，只是走一趟刀。」



劍氣

紅顏

劉大個子雙手往袖裏一揣，樂得直笑：「一越刀就夠了，走，我也去給你捧場去。」

心怡就點了點頭，很快的走回去，帶上了單刀，劉大個子又催她帶上了劍，又為她拿着大羅盤，這才往外走出來。

門口早就集了不少人，一見大姑娘拿着單刀走出來，就知道她是下場子去，一時都跟上了。

老神仙廟本來不遠，出門走不多遠，就到了。劉大個子分開了人羣，一面道：「別擠！別擠！大家散開了，這麼擠人家姑娘可沒法子練啦！」

這些人才讓開，當空中出了一大片地方，旁邊的還直起開，劉大個子先丟了一把錢在羅盤裏，大聲道：「丟錢！丟錢……」

不想姑娘却搖了搖頭道：「今天不要給錢，我是專門爲了謝謝大家才練的。」

劉大個子嘿了一聲說：「什麼話，咱們那能白看呢！嘿！嘿！給錢！給錢！」

一時大家都掏着往裏頭扔，而且扔得特別多，一剎那就可滿了半羅盤，這些錢，姑娘平常五六天也掙不來。

她粉臉微微紅了紅，抱拳說了一聲：「謝謝大家！天不早了，我就練一越刀吧！」

說着「一越」一聲，把刀給抽了出來，迎空一幌，閃了一個刀花，小蠻腰一擰，一躍！一躍！一連閃了三個刀波，這算是個起式。

場子裏，立刻爆起了如雷也似的一聲喝采，就有人問：「大姑娘，妳這越刀真好，也有個名字嗎？」

姑娘把刀往回一帶，瞧着這個人，點了點頭道：「這越刀叫……」

這是母親親自傳給她的一套天南派的「金

刀二十四式」，乃是天南不傳之秘。

姑娘如今賣藝，只不過是別有用心，再者那時一個女孩子家，行路太難了，如果沒有賣藝掩飾，可是麻煩。

她也知道，這種事，如果打着天南派的旗號，倘是遇有南門下弟子，那麼對方一定是不依從她，再者母親傳這套刀法，再三告誡不可輕易施展，想不到今天竟會施展出來，却是在街頭賣藝。

此刻這人一看，令她不勝慚愧。

當下臉上微微一紅，就道：「這是一路旋風刀，客人請賞眼吧！」

隨着她的話一落，這口刀已展開了起來，也許是她今天特別賣勁，這越刀一直施了個風雨不透，只見刀光，那人影。

這一練開了，直把四週諸人，看了個目定口呆，要說江湖賣藝的，他們誰都看過，可是無非些花拳繡腿，江湖把式，像這種驚人實在的功夫，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過。

一時爆雷也似的喝着彩，姑娘這一路刀法，足有半盞茶的時間，才施展完了。

只見她身形一伏一仰，橫刀而立，面不紅氣不喘，身形穩立，有如石柱也似的。

四下諸人，又是一聲如雷的喝采，姑娘就抱了一下拳，羞澀的道了聲：「再會！」

她收起了刀，見人羣還不散，自己本不想再練了，可是看那羅盤裏的錢都快滿了，就這麼走，也實在太不好意思。

劉大個子也笑着說：「姑娘再來一越劍吧，今天大可真捧場哪！」

心怡就點了點頭，她抽出了劍，方抖抖了一下，忽地一眼瞧見，就在老神仙廟台上有匹黑馬，馬上挺坐着一個英俊的少年，正自用一雙俊目居高臨下的看着自己。

心怡因覺這人奇怪，不覺多瞟了他一眼，

誰知這一眼，頓時就令她怔住了。

她手裏的寶劍也差一點掉了，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這人正是那三年不見的萬斯同。

心怡心裏更有情練劍，就見她面色大變，一陣子發白，頓時呆住了。

萬斯同也似遠遠的，以一雙痴情的眼睛望着她，四隻眸子湊在一起，竟都呆住了。

大伙人都奇怪的東張西望，心怡才忽的警覺，她紅着臉收起了劍，道：「對不起，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不練了。」

說着又對劉大個子急急的道：「麻煩你就代我整理一下吧，我先回去。」她一面說，一面偷偷地用眼去看那萬斯同，忽見那匹黑馬掉轉了身子，就是不顧自己而去。

劉大個子本想拉着她再練一場，可是一眼瞧見了這種情形，他心中立刻就明白了。

馬上的萬斯同，他也早就留意了，因見那少年器宇不凡，不免多看了幾眼，却想不到大姑娘也直了眼了，他兩相對一下，心中就知道這二人必定有些隱情，後見姑娘一走，心中更知所猜不假，因此他就不好意思再留住她。

非但如此，他還帶着姑娘往外擠，一面道：「大姑娘妳放心追下他去吧，場子交給我，錢也少不了。」

心怡不禁玉面緋紅，她知道劉大個子一定是都看見了，自是不能瞞他，羞澀的道：「謝謝你啦！」

說着她已走了出來，却見黑馬上的萬斯同，已走過了前面的小橋。

心怡先是快行，因怕人看出來，等到人少了，她可就忍不住跑着追了下去。

可是馬上的萬斯同，却是頭也不回，一逕的直行了下去，心怡忍不住大聲喊道：「大哥！大哥——」

可是萬斯同依然頭也不回，那匹馬反倒是行得更快了，心怡不禁一陣心酸，淚下如雨。

可是多年的相思，乍見了此人，她是如何也不能再讓他走開了，說什麼也要追上他。

她又叫了兩聲，正自無法，却見身邊正有一匹白馬拴在樹上，沒有人看着，她就解下了那匹馬，也不問是誰的，便騰身一躍上了馬鞍，一路策行如飛，直向萬斯同的背影，緊追了下去。

奈何那匹黑馬，依然不停，一逕的順道馳去。

心怡仍不死心，猶自獨追不捨，她喘着喊：「萬大哥——萬大哥——」

萬斯同想是也聽見了，當時在馬上回了一回頭，只見他劍眉微蹙，一臉的痛苦表情。

心怡立刻揮着手道：「大哥是我……我是心怡……你……你不認識我了？」

說話之間，馬已經追了上來，萬斯同再想跑也來不及了，因為他胯下黑馬的脚程，萬萬不及那匹紅色的蒙古馬快。

他只好快的勒住了韁，心怡的馬自他身側一閃而過，可是她也立刻勒住了馬，猛地掉回了頭，四隻深情的眸子，立刻湊在了一起。

心怡淚眼迷離的道：「大哥……你……你不認識我了？」

萬斯同痴痴的道：「妳是心怡，我認識妳，姑娘。」

心怡的臉紅了，她低下頭笑了笑，又抬起頭道：「大哥……你……你……」

「我……啊，很好！」萬斯同說。

心怡回頭指了一下，嬌然道：「大哥……我暫時就住在前面台州客棧，大哥如無事，請到那邊一談可好？」

萬斯同有些張惶的道：「啊……不！不！我還有點事，姑娘妳還是回去吧！」

那蒙古人見狀，掙扎着要下地，他口中呼噀道：「哎……哎……謝謝這位壯士，只是那個偷馬的賊……哎……」

大漢皺了一下眉道：「女賊？」

心怡這時看見這漢子生得濃眉大眼，鼻直口方，相貌堂堂，十分雄昂，並且好像有些面熟，總似在那裏見過此人似的。

這時，心怡已走了出來，冷笑道：「你這人說話客氣一點好不好，誰是偷馬的賊，我看你才像是賊呢！」

蒙古人已指着她大叫道：「就是她！就是她！」

那漢子翻了一下眼皮道：「怎麼，妳是偷馬的女……」

他本想說「賊」，可是對方那種眼光看着他，真令他吐不出這個字。

心怡冷冷的道：「這事情你不明白，最好不多說，我要是偷他的馬，還會給他送回來嗎？」

漢子怔了一下，就望着那蒙古人道：「是怎麼一回事？妳怎麼又把馬送回來呢！」

那蒙古人却是一個個性很直的人，這麼一想，他立時就說不出話來了。只是睜着一雙赤紅的大眼睛，骨骨碌碌地望着心怡，心怡冷冷一笑道：「我只是爲了一個多年不見的人，才借一借你的馬，後來想當面向你賠禮，可是你不該動手就打人，而且開口就罵我是賊。」

蒙古人立刻哭喪着臉道：「那妳……爲什麼不早說呢？」

心怡道：「我還來不及說，你的拳頭就上來了。」

蒙古人拉了拉身上的衣服，又動了動身子，一臉苦相，心怡嘆息了一聲說：「很對不起……」蒙古人尚未說話，那漢子已爽朗一笑，說道：「這事情，我也看出來，完全是一場誤

心怡聞言真是心酸到了極點，可是她是一個極要強的女孩，絕不願在對方面前，表露出自己的弱點。

當下忍着內心的失望和心酸，勉強的點了點頭，本想帶馬回去了，可是想了想，好不容易見着了，豈能如此就失之交臂，我又爲了些什麼呢？

想着微微咬了一下小口，有意作出了一個微笑道：「大哥現在住在何處？」

萬斯同苦笑了，搖了搖頭，道：「我才來到此地，尚無住處，姑娘，妳——」

萬斯同仔細的打量着她，三年不見了，她似乎比青年瘦得多了，可是她那秀麗的天生氣質，却永遠也無法掩飾得住的，於挺秀玉立之中，似乎又別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楚楚可憐感。

如今心藍已嫁了人，所嫁的，却還是自己一母雙生的親弟弟，萬斯同不得不運用慧劍，把這一段情絲斬斷了。

在他未見心怡前，他已是一個心意皆灰的人了，他本以爲自己一生是再也不會喜歡第二個人了。

可是這些意念，在面對着心怡之前，却顯然遭受了重大的考驗了。

心怡那雙澄澈的雙目，直直地注視着他，也許是多年的風塵磨練，已改變了她昔年那種羞弱的動作，她變得比以前敢面對現實了。

在這種對視之下，萬斯同反倒是心虛了。當下苦笑了一下道：「姑娘妳住在……」

心怡回頭指了一下道：「就在前面不遠的台州客棧，大哥……」

萬斯同擺了一下手說：「不必了，姑娘，我會去看妳的，再見！」說着他徐徐放馬，向前行去。

心怡心裏的也說了聲：「再見！」

她那流滿了淚的視線，一直目送着那匹黑馬，在雪地裏消失，小橋，窄道的雪面上，留下了一層蹄痕，一邊的小溪上，還有孩子在嬉戲着。

溪水都結了冰，孩子們都穿了新衣新帽，和厚厚的新棉鞋，他們在冰上踩着好玩。

心怡默默地掉過了馬，自己不禁想哭又想笑，這才正應了：「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

所不同的是個女兒罷了，她這麼停輻在馬，目送着萬斯同完全消失之後，她才帶馬回頭，邊想邊行。

忽然馬前竄過了一個蒙古裝扮的人，出手奪過了馬韁，用生硬的漢語道：「女賊，妳搶我的馬？」

說着這人掙扎着向心怡身上打去，可是他又如何能打得着？

心怡心裏吃了一驚，可也不容這人打着了自己。這時她只一伸手，居然把那兇蠻的蒙古人也給制住了，四周圍看的人都不禁暴雷也似的喝起好來。

還有人大聲嚷道：「媽的，揍，姑娘妳盡管揍，官府要是來人，我們給你做見證。」

還有人大聲罵道：「欺侮人家一個姑娘，你他媽算是什麼英雄？」

蒙古人一聽四圍的人，非但不幫着自己拿賊，却反倒是幫着女賊來罵自己，一時也嚇慌了。

他大嚷道：「你們弄清楚了嗎？這女人偷我的馬呀！快幫着我把她拿下來！」

他不說話還好，這一說話反倒是更糟，有幾個地痞，平常老在心怡那裏要幾個錢花，一天閑逛到晚沒事做，這時見心怡和人家打架，他們怎會不幫忙，袖子早都捲好了。

蒙古人話才一說完，就有一人大喊了聲：「打他個蠻子，媽的蒙古人，跑到這裏撒野來了。」

說着率先就是一拳，其他幾人，更是一湧而上，一時拳腳交加，直把那個蒙古人打得哇哇直叫。

心怡雙手本是抓着這蒙古人的一隻手腕，此刻見狀，反倒不過意了。

因爲細細推起來，到底是自己無禮，怪不得這個蒙古人，此刻見這麼多人打人家一個，她的心就軟了。

當下忙一鬆手，不意這蒙古人，本在極怒頭上，吃心怡抓着雙腕，雖是暴怒如雷，却是無法可想，這時心怡一鬆手，他迎面就是一掌，直朝着心怡面上打去。

心怡一閃面門，閃開了他一掌，這時候四個諸人一湧而上，那蒙古人的皮襖都給扯爛了。

正想運動分開的當兒，却聽得側邊，有一男子口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他一面叫着，雙手一面分着人，已有多人爲他推開。

他似力大無窮，雙手推出之際，那些人就像拔地而起的，一個個給拉了出來。

一時只聽得叫罵聲響成一片，須臾之間，已爲這人擠了進去，那蒙古人已爲衆人打得滿面鮮血，人羣一散開，他就倒了下去。

那漢子彎下腰來，把蒙古人抱了起來，猛一回身，大聲叱道：「你們那個敢再來？」

立有一人竄上前來，照着漢子一拳打去，却爲這漢子巧妙的一閃，並且在這後膀上加了一腳，這小子彎着腰一連跑出十幾步，一頭栽在雪地上。

經此一來，這四下的人，却是一個都不敢動了。

可是萬斯同依然頭也不回，那匹馬反倒是行得更快了，心怡不禁一陣心酸，淚下如雨。

可是多年的相思，乍見了此人，她是如何也不能再讓他走開了，說什麼也要追上他。

她又叫了兩聲，正自無法，却見身邊正有一匹白馬拴在樹上，沒有人看着，她就解下了那匹馬，也不問是誰的，便騰身一躍上了馬鞍，一路策行如飛，直向萬斯同的背影，緊追了下去。

奈何那匹黑馬，依然不停，一逕的順道馳去。

心怡仍不死心，猶自獨追不捨，她喘着喊：「萬大哥——萬大哥——」

會。」
他笑着拱了拱手又道：「姑娘這是誤會，大家都算了吧！」
又同過臉來向那蒙古人道：「怎麼樣？老兄。」
蒙古人嘆了一聲說：「就這樣吧，我的馬……呢？」
說着又扭過頭去找他那匹馬，還好他的馬就站在一邊，這蒙古人就一跛一拐的走過去，翻身上了馬，又向着那打抱不平的漢子抱了抱拳，就策馬走了。

這邊花心怡也不願和這人多說，遂轉身自去。
不想她才走了沒有幾步，就聽得身後那漢子的聲音道：「啊！大姑娘，請停一停……」
心怡就轉過身來，皺了一下眉說：「有什麼事？」
這人走上來，一雙大眼睛看了半天，才咳了一聲道：「姑娘很面善，在下不知在何處見過，一時却是想不起，姑娘的芳名，可否見告？」

心怡本來也看他甚為眼熟，只是自己不願和人隨便搭訕，再者眼前萬斯同的事，令她已够心亂的了。
她轉了一下眼珠道：「我不認識你。」
那人輕咳了一聲，說道：「那麼，姑娘的芳名是……」
心怡臉紅了一下，順口道：「我姓萬名美娟。」
說着轉身就走了，那漢子立刻怔住了，他腦中，却再也想不出曾經結識過一個姓萬的女子。

花心怡這時道了姓萬之後，就轉身走了，不言那漢子心中驚疑，只說心怡轉回之後，一逕的就直向台州客棧行去。

台州客棧的掌櫃劉大個子，這時正在店內，和另外一個伙計，用紅綫，把羅篋裏的錢，一串串的穿了起來，已經穿了好幾十串了。

這時見了心怡，他笑道：「嘿！大姑娘快來看吧，可真不少。」
心怡含笑說：「謝謝你啦！」說着她也就坐了下來，用紅綫把小錢十個十個的穿起來。

可是她的腦中，却是在想着那個秀逸英俊的萬斯同，芳心之內，却如同是倒翻了一個五味瓶兒也似的，只覺得是酸一陣，辣一陣。

想到了傷心處，眼淚只是在眼眶中打着轉兒，因為萬斯同，似乎是在對自已太冷了。
忽然劉大個子在旁邊呵呵一笑向一邊的伙計說：「去，去端一碗杏仁茶來，給大姑娘暖一暖。」
待那伙計走後，他又冲着心怡一笑道：「怎麼着，那個小伙子追上了沒有？」

心怡不禁面色一紅，就用眼睛去看他，劉大個子翻了一下眼笑道：「我是說那個騎黑馬的小伙子，嘻嘻，大姑娘，他是……」才說到這，因見心怡面色不對，他就不敢接下去了，咳了一聲，用手指着那個大羅筐，說道：「這些錢……」

心怡站起來道：「就存在掌櫃的你這裏吧，現在我還有用不着。」
「這……」劉大個子說。

心怡快快回到了房中，把門「碰！」地一關。她痴痴地坐在床上，回想方才的心事，她的心激動得很厲害，她記得萬斯同曾對自已說過，要來拜訪自已，不知是不是真的？
她心裏想，不論如何，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機會，要坦白的向他表明心意，我不能再隱瞞在心裏了。

一個人正在出神凝思的當兒，忽聞得門外

劉大個子的聲音道：「大姑娘出來一趟吧，有人來找你了。」

心怡不禁猛地跳下床來，口中問道：「是誰？」
可是她心裏已想到，定是萬斯同來了，匆匆的換了一雙紅綫花鞋，把頭髮理了一理，就把門開了。

劉大個子笑着說：「客人在天井裏站着，我可不敢把他帶進姑娘房中。」
心怡不等他說完，就匆匆向天井院子行去，她面上浮着一層層興奮的微笑。

天井內來回踱着一個高大的身影，心怡遠遠地叫了一聲：「大哥——」
那人一回頭道：「不敢當，姑娘。」

心怡不由玉臉一陣緋紅，頓時就愣住了，敢情這人不是自已心上人萬斯同，竟方才打抱不平的那個漢子。

花心怡立時覺得很失望，她後退了一步，秀眉微皺道：「是你……你來此做甚麼？」
這人爽朗的一笑道：「姑娘我認出你來了，你並不是姓萬，你是姓花，叫心怡，你妹妹是花心蕊，我和你們姊妹都認識！」說着他走近了一步，張大了眼睛道：「妳真的不認識我了？」

心怡不由心中一驚，她吃吃的道：「……你……是誰？」
這人哈哈一笑道：「真是貴人多忘事，說來姑娘妳還是我救命恩人呢！唉！姑娘，妳竟會把我給忘了？」

心怡立刻口中「噢！」了一聲，她又仔細看了這人一眼，才驚奇的道：「郭潛？」
這人立刻笑着打了一躬道：「不錯，我正是郭潛，我們很久都沒有見面了！」

心怡笑道：「原來是你，我竟是不出來了。」
心中却不禁暗暗付道：「我可把她給害了，上九天宮的鬼面神君，是多麼厲害的人物，倘使這姑娘真的找去了，豈不是以卵擊石？她母親花蕾那麼厲害的功夫，尚且喪命在他之手，何況她呢？」

想到此，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當下急忙擺手道：「姑娘，這件事弄不得，依我看就說是真的，妳也不能輕舉妄動，因為……」
心怡苦笑了笑道：「這個我知道，郭兄，我要一個人靜靜的想一想。」
郭潛臉紅了一下道：「那麼我先告辭了，這二三日之內，我如不走，再來看姑娘。」

心怡含笑點頭道：「謝謝你。」
說着她走了上去，把門推開了一扇，意為送客，郭潛雖有滿腹熱情，却又不知如何吐露，再說這種情緒之下，也不是表露的時候。

多年未見，這姑娘冰冷的情形，和當年並無兩樣，看來自己是沒有希望了。
想着，他就嘆息了一聲，苦笑道：「姑娘多多保重，再見吧。」
心怡含笑點了點頭，郭潛遂出門而去，他走了幾步，站定腳步，心想她也許送自己出來了，就回過頭來看看，却見門已關了。

想着，又重重的嘆息一聲，遂大步向外走去。
他腦中又一轉念道：「我這番深情，看來是甚麼希望了，何苦再這麼痴情妄想，我還是在走吧。」
他走後不久，那間兩廂房裏，傳出了心怡斷腸的哭聲，在這人人歡樂的大年初一，惟獨她一人這麼傷心的痛哭。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怎會不令她傷心欲絕呢？
整整的一天，她都關在房中不再出來一步，劉大個子雖然也聽到了哭聲，心中奇怪，可

郭潛長嘆一聲道：「三年來，妳的樣子都變了，怪不得我們初一見面，誰都不認得誰了。」

心怡知道郭潛是自已心上人萬斯同的好友，也許從他的口中，可以知道一點萬斯同的消息，當下就含笑說道：「既是郭兄，請進室一談。」

郭潛含笑說：「正要打擾。」

二人入房坐定之後，郭潛嘆息了一聲說：「方才我不知是姑娘，以致多有冒犯，尚請不要怪罪。」

心怡笑了笑，說：「郭兄是打抱不平，令人可敬，何必如此說。」
郭潛睜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心怡，愈覺得對方美若天仙，真是「濃裝淡抹總相宜」，再一想到對方曾向自己表露過愛萬斯同的意思，自己雖有滿腔熱情，又怎能隨意傾吐。想到這裏，他就苦笑了，問道：「姑娘這幾年可好？」

心怡含笑點了點頭：「很好。」
郭潛心內不由一笑，心說由一個小姐，淪落到賣藝街頭，居然還稱得很好。

這時花心怡遂向他道：「郭兄這三年一向在何處逍遙？」
郭潛點了點頭道：「自姑娘走後，我的傷沒有多久也就全部復元了，我到了漢中去了，一趙，住了一年，後來又到了湘省去了一趙……」說着笑了一聲道：「我是一匹野馬，是居無定處的。」

心怡就問：「你也去了湘南嗎？」
「是的！」郭潛說道：「是去找我的好兄弟！」

心怡喃喃道：「是找萬斯同嗎？」
郭潛直直的看着她點了點頭說：「不錯，可惜我去晚了，據波心寺的智通老方丈說，我

是他知道這是無法勸阻。
他也知道姑娘的脾氣，如果自己冒然去勸慰她，很可能就會遭到對方一頓臭罵。
所以，姑娘雖然哭得傷心淚盡，却沒有一個人去打擾她。

她一個人哭了整整一個時辰，才盡力竭，然後就翻身坐了起來，心中暗暗付道：「看來這事情也許不假，否則江湖上傳聞這種事情作甚麼呢？郭潛又何忍造這種謠言？」
想到此，忍不住又流了一些淚，緊緊的咬着牙付道：「我不要再如此傷心，好在事已至此，我還是冷靜下來處置這件事才好！」

想着覺得甚為有理，自己低下頭，忽然發現足下還穿着一雙紅鞋，頗不適宜，就忙脫了下來，一時却也找不到白鞋，只好就換上素日所穿的黑布弓鞋。

於是，又把原先供桌上的一雙紅燭吹滅了，自己走出去，買了一雙白燭，又買了一個靈牌，用黃裱紙貼成三尖形狀。

然後她恭恭敬敬的在牌位上寫下：「先母花蕾女士之靈位」。

她忍不住一頭拜倒在供桌前，放聲大哭了起來，一時哭得嗚嗚有聲，可是却不知甚麼時候，一個魁梧的影子，悄悄走了進來。

只見他身披玄色披風，頭上戴着遮雪的瓦梭皮風帽，明眸皓齒，劍眉斜飛入鬢，說不出的那種英朗氣質，足令人望之生「愛」。

這人輕輕的推門進來，很可能是為哭聲所驚動，以至于忘了叩門了。他挺立在心怡背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

這時他輕輕伸出一隻手來，在心怡背上拍了一下，遂後退了一步！

心怡大吃一驚，倏地一個疾轉，旋身如風，已把身子轉了過來。

同時她口中叱了聲：「誰？」

那萬兄弟已經離開了，聽說還有……」說着頓了一下問：「姑娘妳也去過那地方吧？」

心怡的臉紅了一下，默默的點了點頭。郭潛也點了點頭說：「這麼說那大鬧波心寺的女俠客，就是妳了？」

心怡的臉又紅了一下，很羞慚的道：「郭兄取笑了，其實只是那羣和尚太緊張，我只不過是去看看萬大哥而已。」

郭潛點了一下頭又道：「那麼，妳見到萬斯同了。」

心怡點了點頭。郭潛嘆息了一聲道：「我那萬斯同兄，他的病……」

心怡不願別人再提到這件令她傷心的事，她苦笑了一下道：「郭兄，咱們不要談這件事吧，郭兄今天找我，還有事嗎？」

郭潛不禁臉色紅了一下，因為心怡這句話內，似已有逐客的意思，可是他尚有重要的話未說完，怎能離去。

當下點了點頭：「姑娘，令堂去世之時，妳不在身邊麼？」

心怡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誰……誰去世了？」

郭潛不禁一怔，他眨了一下眼皮道：「我的天，這件事，妳竟會不知道？」

心怡立刻站了起來，她臉色猝然變得蒼白，身子也有些戰抖了，她說：「郭兄，請你——說清楚一點吧。」

郭潛長嘆了一聲，期艾的道：「莫非令堂在天台上九天宮殉難之事，妳還不知道？」

「我……母親？」心怡連聲音都抖了，她說：「是……甚麼時候？」

「唉……」郭潛嘆道：「……這事情已快三年了，我本來還以為妳知道呢，可是，仔細看妳身上沒有孝，我這才奇怪，想不到妳真的不知道。」

可是來人身形並不少移，他臉色沉痛道：「是我，我來看妳來了。」

心怡再朝這人打量，她的眼淚，可就簌簌的滴了下來。

她低下頭泣道：「大哥……大哥你可來了。」

萬斯同長嘆了一聲道：「心怡，妳不必再傷心了，令堂大人的仇，我及家師，師兄，已為妳報了，上九天宮已整個瓦解。」

心怡忽的睜大眸子，抖聲道：「……真的？」

萬斯同苦笑了下道：「我不騙妳，只是我們並未要萬鳳的老命！」

心怡整個的身子都軟了，她淚流滿面道：「如此說來，我母親是真的……死了？」

萬斯同怔了一下，他指了一下一邊的一張座位道：「心怡，你先坐下，我再把詳細情形告訴妳。」

心怡搖了搖頭，說道：「我才知道，但不敢相信，現在，大哥既然如此說，可見得是真的了……」

萬斯同嘆了一聲道：「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心怡，我把我所知的詳細情形告訴妳，只是妳千萬不要傷心，要知道人死是不能復生的，何況這件事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傷心與事無補！」

心怡點了點頭，其實她早已泣不成聲。

萬斯同遂把這件事的詳細情形，來龍去脈說了一遍，心怡聽得呆了。

最後她喘了一口氣，伏在桌上大哭了起來，萬斯同說：「心怡，妳是一個很明事理的孩子，平心而論，妳母親行事，也未免過於偏激，我也深受她害之人，不過，如今也就不必再提這件事了！」

心怡點了點頭，其實她早已泣不成聲，忽然抬起頭來，斷斷續續的問道：「大哥……你的傷可會好了？」

萬斯同點了點頭，他的臉色不禁紅了一下，心說奇怪這事情，她怎會知道的呢？只是他沒有多問。

心怡多年以來，均曾為着萬斯同擔憂，此刻聞言，她的心不禁頓然開釋了。

現在她真不知再歸罪于誰了，上九天宮瓦解了，萬鳳也棄邪歸正，萬金郎却又又是萬斯同的親生弟兄，花心蕊，雖然多行不義，但是她到底是自己的胞妹，這些人中，又能找誰？又能歸罪於誰呢？她想到了這些，不由得頓時就呆住了。

本來她渴望着要向萬斯同一吐的心事，這時候反倒是一句也吐不出來了。

兩個人對坐着，一人嘆息，一人流淚，再襯以室內的白燭，供桌，真是悽慘極了。

萬斯同苦笑了下道：「姑娘，妳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傷心自是難免的，以我看來，還是辦正事要緊，現在——」他说到这里，把身上的那領披風卸下來，就見他背後有一個方形的小匣子，這匣子為一方黑綢子包着，他把它解了下來，雙手捧着擺上了桌面。

心怡吃了一驚問：「這是甚麼？」

「這是——」萬斯同慨然道：「這是令堂的骨灰，我帶來了。」

「謝謝大哥……」心怡忽的哭了出來，她撲上去緊緊抱住了那骨灰匣子。

萬斯同嘆了一聲道：「我本想親自把它帶上黃山，略盡我一點心意，可是一想，這骨灰還是應該交給姑娘，而且由姑娘親手把它掩埋起來。」

心怡已泣不成聲了，在她內心的深處，此刻實在把萬斯同感入骨髓。

她點頭道：「大哥，我一定會這麼做——」

是武林中一段佳話……

兩種思潮困擾着他，令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頓了一下道：「姑娘預備何日起程？不妨先告訴我一聲，因我近日內要回雁蕩山面謁家師一次。」

心怡垂首道：「既如此，我就暫時在這裏等妳，只等妳歸來，我們就可隨時動身。」

萬斯同點了點頭，隨即站起身來道：「也好，我這就走了。」

心怡既得對方允護送自己返回黃山，來日方長，她的心情也就放下來了。

此刻，見萬斯同要走，雖是不無依依，可是，却也不便多留，當下說道：「大哥請沿途珍重。」

萬斯同已走到門口，却又回過了身子道：「姑娘，我都忘了，妳一個少女，沿街拋頭露面，總非好事……」

說着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包碎銀，道：「這是我留得的一些碎銀，姑娘可以暫時拿去，以後再說。」

心怡臉紅道：「大哥……我用不着。」

萬斯同却面帶不悅，他也不多說，遂上前，把這一包銀子放在了桌子上，轉身出去了。

心怡趕上一步，道：「大哥……你自己不用嗎？」

「我還有——」萬斯同說着，他已大步走了出去。

心怡突然想起了郭潛來此之事，竟忘了告訴他了，當下跨到了院中，却見萬斯同已走遠了。

她就嘆息了一聲，默默地轉了回來。

一個人在房中發了一會呆，想到了母親，忍不住又簌簌淚下。

唯一令她感到安慰的是，萬斯同似乎不再像以前的那樣逃避自己了。

大哥，你對我們這麼好，可叫我怎麼來謝你才對？」

萬斯同不由呆了一呆，三年來的山林獨居生活，使他習慣於冷漠，他已很久沒有面對過少女而談話，更何況對方是一個絕色的女子，又是自己心目中，原來已有份量的女子。他的臉紅了一下，喃喃道：「姑娘妳不必這麼說，這是應該的。」

心怡忽然拜倒地上，叩了一個頭，說道：「大哥，你是我花門中的大恩人，我給你磕個頭。」

嚇得萬斯同忙把她扶了起來，他緊張的說道：「心怡，妳千萬不要如此，妳要這麼客氣，我就走了。」

心怡含着淚說：「你不要走……大哥！」

她說：「這幾年流浪的生活我真夠了……以後我……我怎麼辦呢？我……」

萬斯同嘆息了一聲道：「依我看來，萬鳳既然落得如此下場，也够了，姑娘也不必再去找他了，至於舍弟斯亮，却又和令妹是夫妻，如今也都改過自新，我們也就原諒他們吧！至於妳——」

心怡原本是低着頭，此時她仰起頭注視萬斯同，萬斯同反倒說不下去了。

他喃喃的道：「姑娘既有這番孝心，應該親奉令堂骨灰，上黃山予以厚葬，然後至青城認父……」

心怡忽的站了起來，只見她秀眉一挑，氣得聲音發抖的道：「大哥，這件事情你不要提了，我至死也不會去認他的，他……他害得我母女三人好苦……」

萬斯同內心不勝嘆息，心忖着她這種情形，和她妹妹心蕊是一樣的，我這個調人看來是沒有希望了。

但南宮敬那長者的影子，飄浮在他眼前，尤其可感的是，他竟自己說出，要護送自己到黃山，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意呢？

不言這姑娘獨自闖房深思，她是喜一陣，憂一陣，悲一陣却又哭一陣。

却說萬斯同離開了台州客棧，跨上了他那匹高大的黑馬，展望驛道上，全是一色的白，長空有幾隻雁影掠過，風颼颼的抄着雪面刮過來，襲在人身上，實有一種說不出的寒冷感覺。他在馬背上，長長的嘆息了一聲，深深感覺到一個流浪無家的人孤單和飄零之苦。

黑馬展開了四蹄，雪道上留下了深深的蹄痕。

已是午飯的時候了，家家戶戶在拜罷了祖宗神位之後，都熱鬧開闔的在吃飯了。

萬斯同不禁回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一個自幼死去父母的孤兒。

這其中的溫暖，他是從未曾體會過的，因此當他目睹着別人一家在小團聚時，他的心就有說不出的痛苦，說不出的難受，那種滋味，是遠比西北風吹在臉上的割痛，更難忍，難受。

他因此最怕目睹着別人的親情，他的馬跑得更快了，直到驛道的兩邊，沒有了人家，他才把馬放慢了下來，人馬都在冒着熱氣。

同時他的肚子也感到一陣陣餓得難受，冷天是最不能餓，非要吃些東西才行。

在驛道的一邊，湊巧有一家燒餅鋪子還開着，雖是年下，這種生意也還不惡，來往進食的，也都是些苦哈哈沒有家的朋友。

隨着冷風，傳出熱騰騰紅燒肉的香味，聞到了這種味道，萬斯同是再也走不動了。他翻身下了馬，掀開了棉門簾子進內，見是一間飯間，裏面已坐滿了人，酒香，肉香，和燒餅的味道十分濃，一個穿破棉襖的伙計，招呼着

此人非但是自己嚴師慈兄，而且，更是當年拯救自己的救命恩人，恩重如山，自己如果眼看他父女相背，而不予以假手調和，實在問心有愧。

可是這姐妹二人，態度又是一樣的頑強，看來這事情是急謀不得，以後再為設法的好。

當時就點了點頭道：「姑娘所說也許有理，但就我和家師兄十八年的相處經驗來看，南宮敬是一個心地善良，德高望重的長者。」

他看着心怡，又繼續的道：「這十年以來，他無日不以令堂為念……」

說着忍不住又嘆息了一聲，道：「家師為他至情感動，領悟昔日之非，所以才令我千里下書，誰又想到妳母親成見如此之深，居然不問青紅皂白，把我囚禁地窖，若非妳姐妹救我……以後情形還自難預料，姑娘！」

心怡苦笑了下，搖了搖頭道：「大哥，你不要再說了。」

「好吧！」萬斯同失望的道：「目前姑娘還是要好好保重身體要緊。」

「大哥。」心怡垂下了頭道：「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你可否答允？」

萬斯同問：「什麼事？」

「我……」她說：「此處離黃山甚遠，我一人……」她似乎不知如何說才好？

但聰明的萬斯同，早已洞悉了她的心意，他當時立刻接下去說道：「姑娘單身一人，行走江湖，多有不便，我一定奉送姑娘到黃山就是。」

心怡聞言，不禁內心大喜，她猛地抬起了頭，以一雙深情的眸子，注視着萬斯同，喃喃道：「謝謝大哥。」

萬斯同注視着這個姑娘，內心不禁大為有感，設想一個弱女子，數年來居無定所，流落江湖，如今淪為賣藝為生，其下場也確實够慘

他坐好之後，問：「先生要吃什麼嗎？」

萬斯同就隨便叫了一盤扒羊肉，和一碗湯，來了十幾個燒餅，一個人低頭吃着，無意間，偶一抬頭，却見隔座上坐着兩個怪人。

這兩個老人長相非常奇怪，衣着也是少見，萬斯同不免就多看了他們幾眼。

只見二人，一高一矮，俱着白衣，猛然看起來，直像是戲台上對紙糊的人一樣。

萬斯同還真沒見過這麼怪的人，二人是白衣，白笠，白鞋，白襪，身上白衫，又肥又大，看來非絲非麻，也不知是何質料，似非常之軟，其上不着點塵，就連他二人的腳下，也不見一點雪跡。

萬斯同在江湖上混了這些時候，也有了相當的閱歷，這兩個人一入目中，他就知道，對方必定是武林中人，二人身上走還都有相當的功夫。

當下心中又不由動了一下，對他二人更加注意的去看看，遂又見那高個子斗笠之下，有一個白布所纏的彎形東西，揹在背後。

這是一件形式特別的東西，萬斯同更可斷定，那是一件奇形的兵刃，再看那矮子左脇之下，也有一個布捲兒也似的東西吊在脇下，萬斯同看到此，就知道自己所料不假，這兩個人必定是身懷絕技的一雙怪客。只是不知二人來此為何？

心中正在想着，就見那矮子把桌子一拍，打着一口濃厚的川音道：「喂！再來兩角燒刀子，切一碗凍蹄花來，快點！」

他這一出聲，萬斯同聽在耳中，真差一點想笑，因為那聲音，就好像踩着鴨子一樣的蹩扭，又是左嗓子，聽在耳朵裏，真叫你起雞皮粟兒。

客人之中，有一個靠牆的胖子，忍不住呵阿的大笑了起來。

繼又想，依此推來，那花心蕊情形也是一樣，萬斯亮和她成婚，那麼南宮敬理當又是萬斯亮的岳父，可是萬斯亮却又是自己的弟弟，無形之中，自己又較南宮敬低了一輩。

如依此看來，自己和這花心怡，又似無甚不合，如能成婚，則兩對姊妹，兄弟成婚，反

想到此，不禁令他打了一個寒顫，一時就怔住了。

他想：「南宮敬既是他父，却又又是自己大師兄，雖說是自己對這位大師兄，一向如同師父一樣，可是嚴格論起來，到底和他們平輩，如此說起來這花心怡，應算是自己子姪一輩了，怎可以和她……」

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令他把火熱的情懷頓時冷了一半。

萬斯同在這一剎那之間，却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令他火熱的情懷頓時冷了一半。

他想：「南宮敬既是他父，却又又是自己大師兄，雖說是自己對這位大師兄，一向如同師父一樣，可是嚴格論起來，到底和他們平輩，如此說起來這花心怡，應算是自己子姪一輩了，怎可以和她……」

那個矮子忽然目光瞪向他，身子倏地一動，似乎右手想抬起來，却為那個高個子伸手把他壓住了。

萬斯同和這兩個怪人是臨座，所以他們說些什麼，他都能聽得很清楚。

這時就聽得那高個子小聲道：「少惹閒事，兄弟！何必呢！」

聲音也是透著很重的川音，那矮子隨著嘿黑一笑道：「放心吧，我只是想叫他掉兩個門牙，你又何必明格多心，我又不是小娃兒。」

說着一仰頸子，把手中酒乾了一半，發出了嘖的一聲，又說：「這凍蹄花還不錯。」

萬斯同心中一動，這才知道，這兩個人果然是身上有功夫，只由矮子口氣判來，他和那個胖子，相差最少也有丈許遠近，居然有把握舉手之間，把那胖子門牙打下，只此一記，也足見他身上有相當的功夫了。

萬斯同本是一時好奇，只不過看著二人奇怪罷了，現在却不得不注意二人了。

這時夥計又送上了酒和菜來，這高矮二人好像是酒量很大，彼此又對飲起來。萬斯同對這二怪人發生很大興趣，一時不想先走，就喚來了夥計道：「喂！也為我送一角酒來。」

夥計答應而去，那矮個子本是側面問他，聞言之後，不由偏頭看了他一眼。

萬斯同忙把目光轉向一邊，那矮子目光十分銳利，似乎也看出了萬斯同不似常人，把萬斯同身上來回的轉了幾轉，又小聲的向對面那高個子說了幾句。

高子目光也不由向著萬斯同望去，萬斯同仍是裝著不看他們。

二人看了一會，也沒說什麼，遂又對飲了起來，那矮子想是多吃了幾杯酒，這時把杯子一推，道：「葉老大，這個年過得慘啊！腰裏沒得銀子，到那裏都是不方便。」

說着又偏頭看了一眼，萬斯同忙裝著把頭一低，端起酒杯呷了一口，他耳中却在留神傾聽着。

遂又聞那矮子小聲道：「……這筆錢要是到了手，我們要好好吃他幾……」

高個子用手在唇上按了一按，噓了一聲，斥道：「老二，你太大意了，這是什麼地方？」

矮子呵呵一笑道：「格老子，有什麼關係……」說着又回頭看了一眼，萬斯同仍然低頭吃飯，可是他心中已經知道，這高矮二人，定是綠林道上的高手，他二人來到這台州，絕非是遊賞觀光，却是在追蹤着一樁買賣，也就是他們的財路。

萬斯同不由暗笑了笑，自語道：「萬斯同，這一下你可是走不了啦。留下來吧，留下來看看這是一件什麼事，然後再見機行事。」

心中方自想到這裏，却見這高矮二人，一齊站起了身子，高個子一面嗽口，一面道：「伙計，算賬。」

那個矮子也笑着喚子問：「咱們的小驢，你們餵過了沒有？」

伙計笑道：「餵過了，已牽到前面了。」

高個子遂取出了一小塊碎銀放在桌上，二人直向門外行去，萬斯同忙也放下了杯箸。

他等到二人出了店門之後，匆匆付了賬，趕向門外，却見那一高一矮兩個怪人，已經走了一段路了。

萬斯同望着二人背影，心中更是不勝驚奇，因為二人都騎着一匹小毛驢。

一般的毛驢，都是灰色，或黑色，可是他們這兩匹小驢，却是其白似雪，身上不見一根雜毛。每頭小驢的頸子上，都拴着一小串鈴鐺，走起來發出叮叮噹噹的清脆聲，十分悅耳。

他二人這時都把背後的大斗笠戴上了，由後面望去，斗笠的下後方，還有一圈白色的綢

他怒聲道：「你是郎格走路的？媽的！沒長眼睛嗎？格老子……」

萬斯同忙抱拳陪笑道：「對不起，這都怪我的馬，畜性無知，你老何必罵人呢？」

高個子一雙碧眼骨碌碌地在萬斯同身上轉着，此時聞言，揚了一下眉毛，冷笑道：「罵人？格老子，我還想要揍人咧！你龜兒子會騎馬嗎？」

萬斯同只好忍着怒氣，他知道如果此刻自己露出了功夫，無異令他二人心存戒心，那麼再想察看他們二人，就不容易了。

當下苦笑了一下道：「怎不會騎馬呢？只是你們騎的驢子太怪相，驚了我的馬罷了，真是對不起。」

說着，他就直接帶馬向前行去，那個瘦高個子在後面大聲大叫道：「站住！站住！」

萬斯同本想不理他而去，可是一眼看見先前追驢的那個矮子，已自前方乘驢疾馳而來。

他知道這矮子來了，自己免不了還要有麻煩，不禁眉頭皺了一下，正想帶馬快逃，可是轉念一想，就此見識一下他們的功夫，也是一件好事。

想着，就勒住了馬，再看那矮子，乘騎如飛，一利時已馳臨眼前。

大概是制服這頭小驢，花費了他不少氣力，在驢背上吐氣如霧，人驢都喘成了一片。

他老遠的就揮着手，這時大聲嚷道：「老大，看着他，不要叫他跑了。」

那個被叫為老大的瘦子，尖聲說道：「他跑不了。」

萬斯同乾脆不走了，他要看看他們能把自己怎麼樣，那個矮子這時翻着一雙小眼道：「小伙子，你是要惹事是不是？我早就看出你不是玩意兒。」

他說着話，倏地自驢背上騰身而下，右腿

子垂着，襯着尖尖的帽頂，白色的長衣，白履，白驢，白雪……

這兩個人，看起來真是瀟灑得很。

拚命拚搏 失手失寶

武林中人，多數不重視穿著打扮，所以屢見蓬頭散髮，衣衫不整的怪相，却極少見過，像高矮二人，這麼工心計於衣着的打扮。

萬斯同不禁心中甚為納罕，他匆忙上了坐騎，在後面一路尾隨了下去。

二人好似向不知身後有人跟蹤似的，兩匹小白驢連轡而行，叮叮噹噹，在這大雪的野道上行着，別有一種出塵的風趣。

古人有「踏雪尋梅」之樂，看來還不如他二人那麼風趣，二人手中還各有一條小馬鞭，也是白色細竹所製，不時的指指點點，儼然像是一對風雅的文士，又像是浪遊他鄉的騷人墨客，却不像是一雙拿刀動杖的武林中人，自然更不似綠林道上響馬賊人了。

可是萬斯同却真的提起了興趣，他不相信自己會看錯，他一定要對二人摸一個清楚。

黑馬慣於馳騁，却極不耐這樣慢走緩行，跟在這兩匹小毛驢後面，既不快，又不能慢，所以行走的十分蹩扭，有幾次揚蹄欲馳，都為萬斯同用力給勒住了。

這時他不耐的發出了長嘶，這一叫不要緊，那前面慢行的一雙小驢，忽地一揚前蹄，猝的飛馳了起來，却差一點把高矮二人給摔下馬來。

這時候，可就無意間看出二人的功夫了。

就在那小驢一揚前蹄的同時之間，這高矮二人，不約而同的同時自鞍上竄了起來。

他們雖如此，可是看起來還是險得很，身形在空中並不高，可是看起來很輕穩。

遠看起來，二人就像兩隻大鳥，那廝肥的

向前上一步，同時出手已經拉住了萬斯同手上的繩繩。

他為要報復方才幾乎墮馬之仇，右手用足了力，往下一扣一奪，口裏叱道：「你給我下來吧！」

隨着他手一翻，只聽見萬斯同口中發出了「啊呀！」的一聲，整個人都離鞍飛了出去。

緊接着「撲通！」的一聲，落在七八尺之外的雪地裏，可是是否摔着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

就是他借勢滾了一下，弄了一身的雪，緊接着，他就大聲的啊啊叫了起來。

小矮子倒沒想到對方這麼飯桶，他本意對方也許多少會些功夫，却沒料到如此不濟，只憑自己帶轡之力，竟能把他摔成這樣。

當下黑黑一笑，大笑道：「飯桶！就這麼一點本事，還敢出來現眼。」

那個高個子在一邊看得有趣，不禁哈哈的大笑了起來，萬斯同却仍然在地上大聲的啊啊着。

他一面叫道：「這是有王法的地方，你們敢這麼打人嗎？」

說着他由雪地裏跳起來，兩隻手抓着地上的白雪，直向這高矮二人亂擲了過去。

可是他有意亂擲着，那些雪團，不是在前，就在後，要不就落在二醜四週，反正沒有一團打在二人的身上，同時他一邊跳罵着，作出一副鄉下人的樣子。

他這種情形果然就把這一雙老江湖給蒙住了。

二人本以為萬斯同是一個角色，想不到却是一個如此的廢物，一時怨氣全消，都呵呵大笑起來。

那矮子更跳笑着大聲道：「龜兒子，回家抱娃娃去吧！老子不曉得什麼叫王法？噫——

衫袖，活像是兩片大翼，只是張閣之間，却又安安穩穩的落在鞍背上。

二人同時落鞍，同時扣韁，俱把坐下的小毛驢勒住了。

這時萬斯同却也同時勒韁，他口中並作喝斥之聲，也把那匹黑馬給制服了。

再抬頭望時，那高矮兩個怪人，已都在鞍上回過身來，同時以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盯視着自己。

萬斯同心說：「糟了，不要給他們兩個看出來了。」

當下仍然慢帶韁繩向前行去，偏偏是他坐下那匹黑馬動了好奇之心。

要知馬驢本是一類，這兩種畜性湊在了一塊，最多爭執，驢雖小，但個性最固執，所以一般牧者，從不把這兩種畜性關在一起的。

尤其是這兩匹小驢，本是蜀西番地的一種特產，極為稀少，別地很難看見。

所以連萬斯同坐下的這匹黑馬，也動了好奇之心，按說牠如直行過去，也就沒事了。

但這匹黑馬却直向其中之一的小驢身上偎去，那小驢背上的人，是那個瘦如旗桿的高個子。

黑馬一偎近，兩匹小驢先就驚動了，各自已先驚跳起來。

高個子那頭小驢更不禁團團的打起轉來，如此一來，那個高個子也跟着直打轉，他口中「唷！唷！」直叫，可是小驢不聽，他忍不住怒斥道：「小子，小心你的馬。」

那個矮子，脾氣最躁，這時見狀，早就怒不可遏，口中大罵了一聲：「龜兒子！你便是找死。」

一面掄起馬鞭，「刷！」的一下，直向萬斯同的那匹黑馬頭上抽了下來。

可是萬斯同怎會讓他打着自已心愛坐騎，

萬斯同大聲叫道：「天啊！我的馬。」

說着，就撒開雙腿，直向馬跑之處追去。

那個矮子目視着他跑遠了，遂笑得前後打跌，一面向瘦高子說道：「媽的！老子看走了眼了。」

高個的瘦子也是呵呵直笑，可是他只笑了幾聲，就止住了，遂皺了一下眉道：「老二，那個小子腿好快啊！你先不要笑。」

矮子聞言，直向馬跑之處望去，果然人馬已無踪影，他怔了一下，却又嘻嘻道：「你放心吧，他要是真有什麼子功夫，剛才怎會如此鬆包蛋？」

說着咳了一聲，走到了他的小驢旁邊，他的怒火立刻又來了。

只見那小驢方才被自己鞭過的地方，已然留下了一道紅紅的血印子，鮮紅的血，已自沁了出來。

那頭小驢像是極為痛苦的，不時回頭用舌頭去舔着傷處的血漬。

矮子看到此，不禁打心眼裏難受，又罵了幾句，遂蹲在地上，解開行囊，找出了上好的刀傷藥，小心的為他包紮了一番。

高個子頻頻催促道：「快走吧，別再就擱了。」

這矮子才翻身上了驢背，一高一矮，遂自緩緩向前行去。

這兩個怪人，正如萬斯同所猜測，一點不錯，他們是綠林道上有名有姓的一雙人物。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和秦冰大戰水母，花心怡的西川雙白。

他說道，又在那匹黑馬的屁股上重重的一拍，大聲喝斥道：「去你的。」

那匹馬經他如此一來，長嘶了一聲，直向來處奔去。

萬斯同大聲叫道：「天啊！我的馬。」

說着，就撒開雙腿，直向馬跑之處追去。

那個矮子目視着他跑遠了，遂笑得前後打跌，一面向瘦高子說道：「媽的！老子看走了眼了。」

高個的瘦子也是呵呵直笑，可是他只笑了幾聲，就止住了，遂皺了一下眉道：「老二，那個小子腿好快啊！你先不要笑。」

矮子聞言，直向馬跑之處望去，果然人馬已無踪影，他怔了一下，却又嘻嘻道：「你放心吧，他要是真有什麼子功夫，剛才怎會如此鬆包蛋？」

說着咳了一聲，走到了他的小驢旁邊，他的怒火立刻又來了。

只見那小驢方才被自己鞭過的地方，已然留下了一道紅紅的血印子，鮮紅的血，已自沁了出來。

那頭小驢像是極為痛苦的，不時回頭用舌頭去舔着傷處的血漬。

矮子看到此，不禁打心眼裏難受，又罵了幾句，遂蹲在地上，解開行囊，找出了上好的刀傷藥，小心的為他包紮了一番。

高個子頻頻催促道：「快走吧，別再就擱了。」

這矮子才翻身上了驢背，一高一矮，遂自緩緩向前行去。

這兩個怪人，正如萬斯同所猜測，一點不錯，他們是綠林道上有名有姓的一雙人物。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和秦冰大戰水母，花心怡的西川雙白。

他說道，又在那匹黑馬的屁股上重重的一拍，大聲喝斥道：「去你的。」

那匹馬經他如此一來，長嘶了一聲，直向來處奔去。

萬斯同大聲叫道：「天啊！我的馬。」

說着，就撒開雙腿，直向馬跑之處追去。

那個矮子目視着他跑遠了，遂笑得前後打跌，一面向瘦高子說道：「媽的！老子看走了眼了。」

高個的瘦子也是呵呵直笑，可是他只笑了幾聲，就止住了，遂皺了一下眉道：「老二，那個小子腿好快啊！你先不要笑。」

矮子聞言，直向馬跑之處望去，果然人馬已無踪影，他怔了一下，却又嘻嘻道：「你放心吧，他要是真有什麼子功夫，剛才怎會如此鬆包蛋？」

說着咳了一聲，走到了他的小驢旁邊，他的怒火立刻又來了。

只見那小驢方才被自己鞭過的地方，已然留下了一道紅紅的血印子，鮮紅的血，已自沁了出來。

那頭小驢像是極為痛苦的，不時回頭用舌頭去舔着傷處的血漬。

矮子看到此，不禁打心眼裏難受，又罵了幾句，遂蹲在地上，解開行囊，找出了上好的刀傷藥，小心的為他包紮了一番。

就在那矮子馬鞭下抽的同時，他已先知道欲打下的部位，猛的一帶馬頭，看似無奇，而這當中時間控制的極為準確。

馬鞭抽下，黑馬同時揚頭，一上一下，却正好躲過去。

矮子這一馬鞭，由於用力過大，又加上自付着萬無一失，所以勢子非常疾。

他却是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有此一着，只聽得「叭」的一聲。

這一鞭手沒有抽着對方的馬，却正好打在了自己小白驢的肚皮上。

這一鞭子份量是如何的重，那頭小毛驢如何吃受得住，只痛得狂叫起來。

矮子一鞭打錯，心中是又惜又怒，他大吼了一聲，聲如夜梟，身子却如同旋風也似的自驢背上竄了起來。

他先不顧找對方算賬，因為他的小毛驢，已經如同發瘋似的直向前狂奔了去。

這個矮子頓了一下足，先是撮口吹了一聲，可是小驢無端為主人打得這麼重，那裏還聽話回來。

這一下矮子可急了，他冷笑了一聲，匆匆對萬斯同道：「你小子先等着我，我們回頭再算賬。」

他口中說着，再也不敢多耽擱，只見他那一雙短腿，在雪地裏一頓，雙手前伸，身形就像脫弦之箭也似的，直向前面小驢追去。

瞬息之間，人驢皆已無踪。

萬斯同在馬背上，眼見這矮子竟有如此身手，心中也不禁吃驚，更就打定了宗旨，非要察看一二二人來此的動機不可。

他佯作吃驚的在馬背上大叫道：「啊！真可怕！」

這時那個高個子已把他坐下的小驢控制住

了。就用目光狠狠的盯視在萬斯同身上。

他說道，倏地自驢背上騰身而下，右腿

那個高瘦個子是草上露葉青，至於那個矮子却是瓦上霜柳焦，兄弟二人同居西川。

西川雙白，成名武林已二十年，而且人人也都知道，他二人是搭檔，可是却極少有人敢輕以招惹他們，因為這兩個傢伙手段太毒了。

他們雖然定居西川，卻從不在西川做案，每逢作案，這老兄弟二人，必定借詞外遊，最遠的地方，連直，魯，青，蒙都曾去過。

他們眼光準，訂貨也是極為內行，無論黑白兩道的東西，只要是大油水，絕不閉開他二人眼下一，經訂牢之後，他們是立刻上機開扒（下手行劫），絕不走眼，也從未失過風。

所以，這幾年來，他兄弟二人，始終是過着優裕的生活，由於萍踪無痕，使一些知道他們底蘊的官府中人，也無可設法，海捕公文，散發各省，他二人依然逍遙自在，時間一久，連官府對他二人也不再緝捕了。

三年前，他二人至洞庭尋水母報仇，雖是遇見了一個花心怡，令二人焦頭爛額，可是最後仍然是報了仇了，水母和秦冰雙雙墜洞，自是萬無活理，但那花心怡，也眼見她自峭壁上墜下，一口怨氣也算是出了。

西川雙白由是返川，心情頗為愉快，他二人仍然是一年做案一次。

這一次，他二人看上了一宗買賣，一路跟蹤入浙，大致的情形，他二人也都摸清楚了。這宗買賣，說來實在驚人，那是當今聖上，玉旨金批特派大內三品帶刀護衛項一公，至浙省三門灣，領回的日本武士柴木三太郎護衛的八千金幣和六十四顆夜明珠。

這是一件極為隱秘的事情，却不知怎地為這一雙老兒打聽到了。

當今的這位武宗皇帝，原名厚熙，國號正德，十分英明，在位雖不久，却與隣邦十分敦睦。

紙，寫的是什麼「萬應錠」，「解腸散」，「七寶丹」……等等。

葉青已迫不及待的飛馳而上，小驢上的串鈴，叮叮噹噹的响成一片。

這一雙小驢，一跑開了，可是真快，一剎那間，已追上了前行的篷車。

這時已可清清楚楚的看見了那輛篷車，那是一輛雙轅二馬的黑色馬車。

馬車的行駛特別，設計的式樣也極輕巧，皮寬半做開着，車行如飛。

可是它的速度，依然不如那雙小毛驢為快，一剎時兩頭小驢已追到了近前。

這時葉青的小驢「噹」的敲了一下，高聲道：「神算——靈——」

趕馬車的，是一個四十上下，短小精幹的漢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是有相當功夫的。

這時他手中馬鞭一揮道：「走！走！我們有急事要趕路，那有工夫算命。」

可是西川雙白的兩匹小驢，始終貼得很近，葉青打着京腔道：「客人要知道吉凶禍福，過去未來不要？卦不虛算，一算必靈。」

柳焦也在旁幫着腔道：「來！一卦吧，老爺。」

那個馬車夫，倏地一勒韁，瞪眼罵道：「混蛋，給老子滾開！那有在半路上算命的道理？閃開！」

說着他舉起鞭子，就要向葉青身上抽去，忽然車內傳出一聲：「福子，慢着。」

那車夫憤憤不平的把鞭子收回，西川雙白遂見車窗「嘩」地一聲全開了。

現出了一個六十上下的老者面孔來，這老者面色紅潤，兩道灰眉已半禿落，雙眉之下，那一雙眸子，倒是精光四射，他身上穿着一襲醬面團花的袍子，頭戴小便帽，完全一副商人

的打扮。

他向二人打量了一番，面現驚異的道：「你們要幹什麼？」

柳焦搶先說道：「老爺，我們是南昌的小白仙，專為過往的貴人算卦的，老爺，求一卦吧！」

他一面說着，還作出一副卑下的笑容，老者聞言半天之後，才冷冷的一笑說：「我們有急事，要趕路，你們找別人去吧！」

陸，他得知這個消息，親自派下一名護衛至浙省接迎這位日本的武士，這件事，連浙省的地方官都不知道，可謂十分隱秘，一切都由那位身懷絕技的大內高手項一公佈署迎接，他身懷有武宗皇帝的密令，可是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出示。

這位三品護衛，自得到這項命令之後，內心可是十分焦慮，因為他原是江湖中人，所以很清楚江湖綠林中那些賊人的手段。

所以他一路上喬裝成一個極為平常的生意人，一點兒痕跡也不敢顯露。

等到在三門灣接下了柴木三太郎之後，他依然是提著心，要按皇帝的意思，是令他注意調動各省州縣的捕快，協助護送。

可是項一公却寧可獨自一個人來辦這件事，他知道這消息一經過州縣官府，無異向江湖中標明了告示，反倒敗露了身形。

所以他沿途之上，是誰也不敢驚動，那位日本武士雖是日本的劍道高手，可是他深深知道，中國地大人多，能人異士太多，又經過項一公陳述其中的厲害，這時柴木三太郎也不禁有些發慌。

於是在項一公的建議之下，這位日本人特地打扮了一番，衣服也換過了，模樣兒看來倒是和中國人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嘴上的兩撇小鬍子，他却捨不得刮，還有那口武士刀，他是說什麼也要掛在腰上，據他說，這是代表他們日本人的武士精神。

項一公因為他是一個客人，不好過份強迫他，也就只好任他如此。

他二人自三門灣喬裝入台州，預備少歇一二日之後，即取道入京。不想，西川雙白早就上殿了他們。

葉青和柳焦也知道這買賣太扎手，而且一經抓獲，自己二人是萬無活理，而且這種事無異犯上的叛逆，太危險了。

所以他二人更是十分的小心，平日連大店都不敢進，吃飯也是找那些極小極僻的飯店，惟恐敗露了身形。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百密難免一疏，却惹起了那位新上道，身懷絕技的萬斯同的注意，這也是命運天定。

西川雙白這一次跟蹤，可不像昔日那樣亦步亦趨，他們放得極長。

所以，一路上，有很長的距離，很好的機會，他二人都不動，一直訂到了台州。

在這個地方，他們的心才動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地方四面都是山，括着，天台，大盆，雁蕩……等四州環視，一經下手之後，隨便往那一處山裏竄，都令對方束手無策。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到了。

不要看他二人這麼優閒的走着，其實他們的眼睛比誰都要精明。

兩頭小驢漸行漸遠，驛道也開朗了，展望在眼前，是一片遼闊的原野，昨日的大雪，點綴得這地方，成了一個銀色世界。

矮小的柳焦咳了一聲，勒住了小驢，翻着一雙小眼道：「老大，我看那個老小子八成也有些明白了。」

草上露葉青怔了一下道：「何以見得？」

柳焦冷冷一笑，用手上那把純白細竹的小馬鞭，指着丈許外的雪地道：「你看這個。」

葉青順其指處看了一下，皺眉道：「這不是很清楚的輪跡麼？」

柳焦冷笑了一聲道：「老大，你走了眼了，你再看看這邊。」

他的小馬鞭又指向一個岔道，葉青順望過去，不禁又啊了一聲，道：「怎麼又有一輛車呢？」

矮子嘻嘻一笑道：「不要緊，他跑不了，要嘛過我可是不容易。」

他口中這麼說着，陡然一按雙手，整個的身子自驢背上拔了起來，如同一片枯葉也似的，已落在了雪地上。

就見他先彎下腰來仔細的觀察着雪地的輪跡，唇角帶着冷笑。

遂又在那岔道之處，也觀察了一番。

然後他身形一竄，四平八穩的又落在了那小毛驢的驢背之上，手指前方大聲說：「直下去，沒有錯。」

葉青皺眉問：「有把握嗎？」

柳焦啞道：「你想，車上有八千金幣份量是不會輕的，在上一車時，我已試過了它的輪跡，除了吃雪不算，它下土的深處是一指半，現在一點也不會錯的，快走，我們跟下去。」

草上露葉青不禁十分佩服，當下赫赫一笑說：「真有你的，矮子。」

兩頭小驢，遂即迎着凜冽的寒風，向前面疾馳而去，這一程，他們足足跑下去有好幾里地。

就在箭的射程之外，一個小黑點，已自在雪地裏，以着奇快的速度移動着。

柳焦嘿嘿一笑，手指前方道：「老大，沒有錯吧。」

葉青手推着背後白布纏包的兵刃，凌笑道：「這是好地方，下手吧！」

柳焦想了一想，搖頭道：「不要慌，再等一會，現在我們上去看看吧。」

二人同時用手把鞍後的行囊打了開來，一剎那間，葉青領下多了一縷長鬚，手中多了一面小銅鑼。

柳焦的右手却多了一面旗牌，上面却寫着：「六交神課，奇門遁甲。」

正中却有一「大小白仙」四個大字，他背後還有一個木匣子，上面橫一道豎一道貼滿了紅

一眼看見西川雙白，這日本人，也不由吃了一驚，因為他想像之中的強盜，必然是人高馬大，却想不到對方竟是如此一雙不起眼的人物。

當下狂笑了一聲，回頭對那老者道：「中國朋友，不要慌，我來——」

只見刀光一閃，一口明晃晃的武士刀，已自鞘內拔了出來，並且就勢，快如閃電的直向柳焦連人帶驢劈了下去。

西川雙白一見來人這種怪相，就知道是來自東洋的武士，別看他二人橫行武林數十年，傷人無數，閱歷老練，可是東洋人，他們還是第一次會見，不要說比鬥，連見也是第一次。

柴木的刀到，柳焦身形一偏，已離鞍而下，真是輕同落葉一般。

東洋人對於這一手，是自心眼裏佩服，可是，他依仗着自己乃是東洋有名的刀手，還沒有把這兩個人在眼中，只是心內有些驚異而已。

按他們本國的法子，也是大有研究的，普通刀手只能封一方，即正前方，較高者可兼顧二方，最高者可封四方，即四面敵人來，都可防禦。

柴木的這招，已到了封四方的境地，是以一刀不中，他趕上的一大步，又是一聲吼叫，刀由右前方，斜劈而出，映出了一道寒光。

就在這時候，矮小的柳焦，已冷笑了聲，呼的一聲，展張了他的那柄奇怪兵刃「紫金旗」。

隨着旗展之勢，捲起了大片的雪花，他身形向下一矮，紫金旗向外一揮。

只聽得「噹」的一聲，兩股兵刃迎在了一起，柴木三太郎就覺得掌心一陣發熱，武士刀差一點給震了出去，這才知道中國人果然厲害。

他雙手緊握刀柄，再次進身，武士刀貼着地面，「刷」的一聲砍了出去。

柳焦和這個東洋人動手，心中却一直有些提心吊膽，方才一接之下，他覺得對方手勁很大，尤其是對方那種刀勢，自己還摸不清他的路數。

這時一旁的葉青已冷笑道：「快點制服了他，那有工夫給他磨牙！」

柳焦這次身形已躍了起來，可是柴木的刀法，也未可輕視。

一連三刀他沒有砍中敵人，他已老羞成怒，這時他忽的大吼了一聲：「唬嚇！」

只見他倏地一翻身手腕子，掌中刀由下而上，長虹貫日也似的捲了起來，直向柳焦的小腹上直劈了過去。

這一式刀法，是柴木救命絕招之一，柳焦一時大意，差點為柴木砍上。他身形雖然躍起，可是看起來却是險到了家，柳焦不由大怒，一時殺機頓起。

只聽他狂笑一聲：「好奴才！二太爺今天看你怎麼跑？」

口中說着，掌中旗牌地捲起，「浪打金舟」，挾着一股罡勁勁風，直向柴木迎面打去。

柴木猛地向左面一閃，可是柳焦紫金旗上詭異莫測，看是打東，其實打西。

柴木方自舉刀格去，刀勢一出，這位日本的武士，立刻也知道自己是遇了一個空招，他猛地大叫了一聲，想借勢威嚇對方。

這位來自東瀛的武士柴木三太郎一聲大吼，倒是把西川雙白中的那位瓦上霜柳焦嚇了一跳，只見他矮小的身子，如同狂風也似的轉了出去，紫金旗往掌下一壓，驚異的向着柴木仔細的看了一眼，冷笑了聲道：「東洋朋友，你這是怎麼地？」

他口中這麼說着，陡然一按雙手，整個的身子自驢背上拔了起來，如同一片枯葉也似的，已落在了雪地上。

就見他先彎下腰來仔細的觀察着雪地的輪跡，唇角帶着冷笑。

遂又在那岔道之處，也觀察了一番。

然後他身形一竄，四平八穩的又落在了那小毛驢的驢背之上，手指前方大聲說：「直下去，沒有錯。」

葉青皺眉問：「有把握嗎？」

柳焦啞道：「你想，車上有八千金幣份量是不會輕的，在上一車時，我已試過了它的輪跡，除了吃雪不算，它下土的深處是一指半，現在一點也不會錯的，快走，我們跟下去。」

草上露葉青不禁十分佩服，當下赫赫一笑說：「真有你的，矮子。」

兩頭小驢，遂即迎着凜冽的寒風，向前面疾馳而去，這一程，他們足足跑下去有好幾里地。

就在箭的射程之外，一個小黑點，已自在雪地裏，以着奇快的速度移動着。

柳焦嘿嘿一笑，手指前方道：「老大，沒有錯吧。」

葉青手推着背後白布纏包的兵刃，凌笑道：「這是好地方，下手吧！」

柳焦想了一想，搖頭道：「不要慌，再等一會，現在我們上去看看吧。」

二人同時用手把鞍後的行囊打了開來，一剎那間，葉青領下多了一縷長鬚，手中多了一面小銅鑼。

柳焦的右手却多了一面旗牌，上面却寫着：「六交神課，奇門遁甲。」

正中却有一「大小白仙」四個大字，他背後還有一個木匣子，上面橫一道豎一道貼滿了紅

一眼看見西川雙白，這日本人，也不由吃了一驚，因為他想像之中的強盜，必然是人高馬大，却想不到對方竟是如此一雙不起眼的人物。

當下狂笑了一聲，回頭對那老者道：「中國朋友，不要慌，我來——」

只見刀光一閃，一口明晃晃的武士刀，已自鞘內拔了出來，並且就勢，快如閃電的直向柳焦連人帶驢劈了下去。

西川雙白一見來人這種怪相，就知道是來自東洋的武士，別看他二人橫行武林數十年，傷人無數，閱歷老練，可是東洋人，他們還是第一次會見，不要說比鬥，連見也是第一次。

柴木的刀到，柳焦身形一偏，已離鞍而下，真是輕同落葉一般。

東洋人對於這一手，是自心眼裏佩服，可是，他依仗着自己乃是東洋有名的刀手，還沒有把這兩個人在眼中，只是心內有些驚異而已。

按他們本國的法子，也是大有研究的，普通刀手只能封一方，即正前方，較高者可兼顧二方，最高者可封四方，即四面敵人來，都可防禦。

柴木的這招，已到了封四方的境地，是以一刀不中，他趕上的一大步，又是一聲吼叫，刀由右前方，斜劈而出，映出了一道寒光。

就在這時候，矮小的柳焦，已冷笑了聲，呼的一聲，展張了他的那柄奇怪兵刃「紫金旗」。

柴木早先曾在中國住過，略悉漢語，此輩聞言雙手握刀，大吼了一聲：「我西！」

這一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向瓦上霜柳焦當頭劈了下來。

柳焦這才知，日本人那一聲吼叫，乃是無爲而發，却想不到把自己倒嚇了一跳，方才一式自己原來已取勝，却如此令他逃開，一時怒火中燒，殺機頓起。

柴木刀到，柳焦只向側邊一閃身子，左掌向外一抖，施了絕招「恨福來遲」，只聽得一聲，柴木的刀已被封了出去。

東洋人對這種功夫是外行的，而且是聞所未聞，這口倭刀被柳焦這種內家真力一崩，他只覺得一雙虎口炙炙的發熱，同時身子直向後仰了出去。

瓦上霜冷笑一聲，進一步，紫金旗再次捲起，「逼捲飛盤」，直向柴木側腰捲去。

柴木三太郎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他身形後仰，門戶大開，若再想逃開柳焦這一式，那真是妄想了。

那一旁身負皇命迎接柴木的大內高手項一公，看到此，他是再也忍不住了。

他原以為這位來自東洋的劍手，必定也有幾手厲害的功夫的，却想不到竟然如此膽包。柳焦的紫金旗只一揮下，這柴木若若能逃得活命，那可真是夢想了。

而項一公身負皇命，負有保護柴木之責，若是柴木喪命，自己也可能因此丟官喪命。所以他是再也不能裝糊塗了，這時尖叱了聲：「朋友住手！」

聲隨人起，聲落人落，一支鳩形杖已把柳焦紫金旗碰在了一邊。他且就勢一幌身子，擋在柴木的身前。柳焦招已展出，忽的爲一柄鳩形杖自一邊碰開。只覺得對方手勁頗大，再一注視，才知來人竟是那來自大內的項一公。

瓦上霜柳焦身形旁側，嘻嘻冷笑了一聲道：「怎麼樣？朋友，你也要嚐嚐柳老二手上這柄玩藝的厲害麼？」

項一公這時連聲帶氣，臉色焦黃。

他拿出了他的官架子，咳了一聲道：「二位朋友，你們的招子空了？」

說着連連冷笑不已，柳焦一翻小眼道：「此話怎講？」

一旁的草上露葉青也冷哼了一聲道：「兄弟，你不要中他的鬼計。」

項一公嘿一笑，手指着柴木三太郎道：

「這位是來自東洋的朋友，來此是爲朝我皇上天子，不才我正是護送這位朋友的官差——」說到此，他雙目一瞪，厲聲道：「我是朝廷三品帶刀護衛，此次當差，受有聖上親託，爾等草寇有幾個腦袋，竟敢打劫皇差不成？」

誰知道這西川雙白，乃是綠林中專做別人不敢做的硬買賣，項一公這番話，並嚇不倒他們。這時聞言之後，那柳焦嘻嘻一笑，點了點頭，轉首向着葉青道：「老大，聽見沒有？人家是大內的高手，而且是負老頭子的欽命的，怎麼樣，咱們只好逃了吧！」

草上露葉青哈哈一笑，啞道：「鷹爪子！(綠林中人稱官府人皆是如此)你想打這個旗號，就能把我兄弟嚇住了不成？」

說着又是仰天一笑，免嘴連掀，道：「相好的，這裏是天高皇帝遠，你別嚇唬咱們，我們是不給你耍錢，我們隨這位東洋朋友要點東西。」

項一公聽到此，不由又驚又急，驚的是，這是一樁極爲隱秘的事情，怎會爲這兩個打聽到的，怒的是自己抬出了皇差的身份，這兩個東西居然毫不買賬，竟敢以身對抗皇室，真是膽大妄爲之極。

他說着自懷內掏出了一個杏黃色的信封，

官差也敢打劫，西川雙白，我看你們以後也不要再混了。」

柳焦兩道黃眉一挑，正要發作，項一公在一旁叱喝道：「老七你下來，我們不能難爲江湖上的好朋友。」

要命金老七口中答應了一聲，心中不禁犯嘀咕，暗想道：你也太膽了，你那陣陣眼法，怎能瞞得過這兩個傢伙？

可是項一公之言，他又不能不聽，當下自車轆上翻身而下，那草上露葉青，心知自己這位拜弟心細如髮，如果那批珠寶放在車上，定然是逃不過柳焦的眼去。

他不由直着嗓子叫道：「老二，你上去看看吧，車下面有我呢！」

瓦上霜柳焦答應了一聲，身形已自狂飄而起，落在車篷之上。

他那矮小的身子，並不先翻入車內查看，却在車篷之上，運動幌動起來，整個車子都爲之搖動了起來。

這種舉動，除了柴木三太郎不懂之外，項一公和要命金老七可都知道，這是一種江湖「天秤」的手法，和「量天尺」同樣的具有特殊的功效，施功之人可從車身晃動及重量上察出車上到底有多少油水。

柳焦嘿了一會兒工夫，冷冷一笑道：「對不起，項大人，我可要看個仔細。」

他口中說着，紫金旗「呼」的一聲捲了起來，可是他這旗桿尖上，却有三四寸長的一個尖子，看起來兩邊有刃，鋒利已極。

這瓦上霜柳焦，也是膽大至極，他哼了一聲，右手揮動旗桿，只聽見「哧！哧！」一陣割裂的聲音，那牛皮車篷，竟爲他割得四分五裂，嘩啦的一聲倒了下去。

項一公並不動聲色，可是那要命的金老七，看到此，却忍不住厲聲道：「柳焦，你這是

匆匆打了開來現出了一張公文，上面有血紅的大印。當然，西川雙白作案已久，焉有不認得這種東西的，他二人一看這種公文的形式，就知道這是一件極爲重大的隨身公文，只憑此一紙公文，沿途百官無不唯命是聽。

他們對看了一眼，此一對看之下，二人微微一笑，更堅定他二人的下手決心。

項一公公文在手，微微抖了一下，大聲道：「怎麼樣？你二人莫非還要親自過目一下才行麼？」

柳焦揚了一揚手，嬉皮笑臉道：「快！快收起來，收起來，皇帝老子還要那麼多錢幹嘛呀？再說這點點小芝麻，在他老人家眼睛裏，又算得了什麼呀？」

才說至此，那項一公斷斥道：「住口！」他指指柳焦道：「你有幾個腦袋，竟敢上侮天子，好！好！今天你家項大人，就拿下你這不知死活的逆賊。」

他說着匆匆把信封收起，回身對柴木道：「你還是快進車去，待我來拿他。」

柴木三太郎聞言搖頭大聲道：「我不怕，不怕！」

柴木說罷身形半蹲，雙手把武士刀向前舉了一舉，他刀身平置，借着刀光，可以清楚的看出來自四面八方來襲的敵人。

葉青見狀，長笑了一聲道：「老二，你辦你的，我來對付這傢伙。」

項一公心中不禁吃了一驚，他知道這高矮二人，身上都有驚人的功夫，自己或許尚可勉力對付一人，可是那柴木三太郎的刀法，方才已經見識過了，他如何有能力來對付此人？

想到此，這項一公頓時就不敢動了。

這可真是進退兩難，他冷笑了一聲道：「二位朋友，我知道你們是身上缺點銀子，這事情容易，待我寫一便條，你二人可憑此，至州

爲何？」

柳焦臉上帶出極爲憤怒的顏色，顯然是他發現這車篷內外並無甚麼東西。

想到了一路跟蹤，可能竟會落了個空，這柳焦不禁勃然大怒，旗桿揮動，一片「克察」之聲，整個車子，爲他砍了個亂七八糟。

項一公大聲道：「柳朋友，項某並不騙你吧，你們招子可是空了。」

話猶未完，這柳焦暴怒之下，雙手握桿，「克察」的一聲，砍在車座之上。

只聽見「噲」的一聲，他那旗桿頂尖，非但未陷下去，却反倒彈了上來。

西川雙白，是何等角色，焉有不明白的道理。

就見柳焦狂笑一聲，忽的伸手直向那車座抓去，可是這時候那一旁的項一公，却是再也沉不住氣了。

他厲吼了一聲道：「姓柳的，你給我閃開了。」

項一公口中這麼叱着，鳩形杖已自抽起，朝着瓦上霜柳焦攔頭打下，身形如狂飄而進。

柳焦尚未出手，那一旁的葉青狂笑了一聲道：「項一公，你說話太無信用了。」

他口中這麼說着，已跟蹤而上，同時那口弧形劍已自撤了出來，劃出了一彎新月也似的光華，直向項一公後腦上砍下。

項一公這些年養尊處優，雖說是武功已擱下了不少，可是他仍然有相當的身手。

此刻葉青的弧形劍猛劈而下，項一公一聲不哼，「怪蟒翻身」鳩形杖向外霍地一揮，只聽見「噲！」的一聲，竟把葉青的弧形劍碰在一邊。

項一公這時，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他知道自已如不能制服西川雙白，將是不堪設想。

府衙門領取現銀五百兩，就算我項一公交了你兩個朋友，如何？」

葉青呵呵一笑，拱了拱手，說道：「謝謝你了……」說罷，遂一瞪眼，冷然一笑，道：「朋友，你看錯了，我兄弟不是幾百兩銀子打發走得了的。」

項一公忍無可忍，大聲道：「你們要多少？朋友，項大人純係愛護你們，莫非你們真就不知好歹嗎？」

葉青拱了拱手，冷笑道：「既然你如此愛護咱弟兄二人，我們也不能不知好歹，這麼吧！那八千金幣免了，你只把六十四顆夜明珠拿出來，我們就走。」

此言一出，非但項一公臉上變色，就連那柴木三太郎也不禁嚇得一怔。

他的刀也垂下來了，直着眼道：「什麼？夜明珠？」

柳焦笑道：「對了，拿出什麼事都沒有。」

項一公不由哈哈大笑起來，他點了點頭道：「二位朋友果然高明，不錯！這位柴木朋友是帶來了這麼點東西，不過，早就由另車運走了。」

柳焦面色一變道：「你胡說！」他冷笑了一聲又道：「柳二爺眼裏可是揉不進砂子，你瞞得了我兄弟二人嗎？」

項一公嘿一笑道：「信不信由你。」

這種舉動不禁令西川雙白十分猜疑，葉青首先忍耐不住，冷哼了一聲，道：「我自己會看。」

說着身形一幌，已縱身上了馬車，那趕車的，乃是大名府的捕頭要命金老七喬裝的。

他從二人這種打扮舉動，以及口音上，略略判出二人的身份，心中大爲吃驚。

他知道這兩個人，實在太棘手，今天的下

所以他們時再也不敢存善罷干休之想，因爲對付這兩個巨盜，任何妥協都是妄想，他們所要的只是錢。

項一公有了這種見地，身形霍地向下一矮，鳩形杖由側邊掄起以「西天一拐」之式，陡然打了出去，快似驚雷駭電，直向草上露葉青左耳擊去。

葉青狂笑了一聲道：「好。」

只見他身形一個疾轉，弧形劍向下一壓，平着向外一推，這一招名喚「大開革」，項一公轉身稍慢，只聽見「哧！」地一聲，一件外衫，竟爲劃開了尺許長的一條大口子。

這種情形，直把這位素日養尊處優的項一公，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口中忍不住：「呀！」的叫了一聲。

驚魂乍定之下的項一公，不得不把自己壓箱子底兒的功夫，都施展了出來，一剎時間杖影幢幢，劍光閃閃，在這四外無人的雪地上打了起來。

再說瓦上霜柳焦，在揮刃亂砍之中，忽地發現了車座之下似有東西。

他冷笑了一聲，就在項一公爲葉青纏住的同時，這位膽大包天的巨盜，倏地一脚直向那馬車座上踢去。

只聽見「碰！」地一聲，車座倏地飛起，轟隆的一聲，落在雪地上，頓時摔了個木屑紛飛。同時，却由車座之內，滾出了一大一小，兩口黑漆描金的箱子。

柳焦不禁狂喜，大叫了一聲，直向雪地裏這兩口箱子撲去。

可是這時候，那一旁的柴木三太郎也急了，那偽裝馬車夫的捕頭金老七也急了。

他二人，自兩個不同的地方，各自大吼了一聲，雙雙向着柳焦撲去。

金老七狂笑道：「你們好大膽，連欽命的

好了！」

柳焦回過頭來冷冷一笑，招手向着那個坐在馬車上的金老七道：「兄弟，你先下來，你攔不住我。」

金老七狂笑道：「你們好大膽，連欽命的

吧！」

紫金刀以雷霆萬鈞之勢，挾着刺耳的尖風，直向柳焦頂上劈去。

在同時刻，那個柴木的武士刀，更是閃起了一道鋒芒，直向柳焦腰斬去。

雙方的勢子，可謂都是極為緊湊，絕不容瓦上霜柳焦有瞬息的轉身機會。

可是這位來自西川的巨盜，確實有令他驕傲的功夫。

這間不容髮之際，只聽他發出了一聲狂妄，就見他那矮小的身軀，在雪地上倏地騰身而起。

那種起勢，如同是海燕穿雲也似的，快如閃電，使得令身側二人，幾乎無法控制住自己手上的兵刃。

因此，你看吧，柴木的武士刀，直向金老七的肚子砍來。

而金老七的紫金刀，却挾着勁風直向柴木三太郎的頭頂上直劈了下來。

二人都不由大吃了一驚！

日本人對於「封閉」的招式，是有相當研究的，這個時候，他那矮粗的短腿向前跨出了一步，武士刀用最快速度往同一抽，接着往空一舉，直向金老七紫金刀上猛磕了過去。

只聽見「噹！」的一聲。

柴木三太郎啊的一聲，武士刀左顧右盪，只震得他虎口破裂，鮮血順腕而下。要命老七的右手，同時炙熱如焚，紫金刀也差一點出了手。

他的身子由于衝勢過猛，蹬！蹬！蹬！一連跑出了十來步，最後還是用刀在雪地裏用力一栽，要不然他是非倒下不可了。

瓦上霜柳焦一個普通的起式，就幾令二人相繼吃虧，他不由哈哈大笑了起來。

紫金旗「呼」的一聲，展開了開來，然後在

空中來回的展動了幾下。

這狂傲技高的矮子，露出了滿口的白牙道：「你們誰不怕死就上吧！」

東洋人的武士精神是了不起的。

柴木三太郎大吼了一聲，他鮮血淋漓的持着那口武士刀，趕上一步，一刀劈下。

柳焦向右一閃，柴木刀再次斬來。

柳焦長笑了一聲，身形向上一拔，可是東洋人却也未可輕視。

柴木三太郎顯然也知道，如果失去了這批珠寶之後，下場是不得了的，所以他現在是真急了。

就在瓦上霜柳焦身形拔起之時，東洋人施出了他們日本劍道的一式絕招。

這一式絕招叫「燕上飛」，只見他用足尖一踢刀尖，這口武士刀霍地向上一跳，刀刃由下霍地向上翻，陡然成了向上。柴木三太郎就勢又是一聲大吼：「哇西！」

武士刀由下而上，長虹也似的劃了出去。這一式，倒是大大的出乎柳焦意料之外，他在空中不禁吃了一驚。

當下再也不敢怠慢，紫金旗捲起了一片烏雲，直向柴木三太郎的刀尖上纏去。

只聽見「噹！」的一聲，緊跟着東洋人只覺得刀身一陣急顫。匆忙顧視之下，方知道自己這一口刀，敢情竟為對方的紫金旗纏了一個緊。

柴木三太郎情急之下，又是「哇西！」的一聲大吼，他力用的向外奪刀。奈何瓦上霜柳焦，這時也在情急的頭上。

因為看見那個偽裝車夫的人，正自在彎腰捉着雪地的兩口箱子。

柳焦怎能不急呢？

這時他一提丹田之氣，力貫右腕，霍地向上挑，大叫了一聲：「撒手！」

只聽見「噹！」的一聲，柴木三太郎那口

隨身不離，愛同性命的武士刀，已自脫手而出，閃着一道銀光，直向當空飛出去。

東洋人拔刀的功夫是相當快的。

柴木三太郎在長刀出手之後，已自嚇了個魂飛魄散，可是在這種要命的關頭，他不能不救自己。

長刀一出手，他的短刀可是跟着出了鞘。

就見他猛然撲了過來，大吼了一聲：「支那人——殺——」

那口短刀，猛地朝着瓦上霜柳焦當胸插了進去。

然而，瓦上霜柳焦怎會又讓他沾近身邊。就見他冷笑了一聲，紫金旗再次向外一揮，「叮！噹！」的一聲脆响。

柴木三太郎就覺得眼前一花，他還是真沒有看清楚，手上那口短刀可是又不見了。

這才知道果然厲害，嚇得他面無人色。

他猛然往後一個旋身，撒退就跑。

在他纏在頭上的那方頭巾之內，藏有一十二枚飛鏢，這是他的暗器。

這種飛鏢的樣式，可是和我們中國所謂的「鏢」大有出入了。

我們所謂的鏢，無論瓦面透風鏢，梭子鏢，或三稜鏢，都是長椎尖形的東西，後面拖有鏢衣。

可是柴木這種鏢的樣子，却是星的形狀，每一枚鏢上，都有幾根挺出的叉子。

他們發鏢的手法也是不同的。

柴木三太郎身形迴轉之際，右手摸頭，已用中，食二指的指縫，夾住了一枚鏢的刃角之上。

這時柳焦已冷笑着飛身上來。

柴木三太郎一聲斷喝，雖不同以我國江湖上發鏢的規矩「着」或「打」，可是這也算是

他們日本武士光明正大的一面。

因為武林中人不做的是那些出暗器而沒有聲音的人，因為那令人防不勝防。

東洋人這一聲斷喝之後，緊跟着閃出一點星芒，直向柳焦面門上打來。

可是柳焦出身綠林，對於接發暗器，是最拿手不過的，他們兄弟二人，光祇是練習暗器聽風一項，已不下三年之久。

所以柴木的暗器來了，他真可以連眼皮也不要擦一下，就能知道所奔來的方位。

只見他鐵旗一揮，「叮！」一聲，已自捲入旗內。

柴木大驚，身軀一矮，接着連發三鏢，可是奈何對方接發暗器手法高明。

只聽得「鏢！鏢！」又是兩聲，二鏢遂即又被捲入旗內。

柴木這才知道厲害，他大吼了一聲，一手拈着頭巾，正想以他的一手最拿手功夫，把所有飛鏢，全數借着一抖之勢，打了出去。

可是他晚了一步。

那矮小的柳焦，就像是一陣風也似的撲了上去，只見他鐵旗一揮，勁風撲面而至。

柴木三太郎正想此命休矣，遂覺得喉下一寸二分處，倏地一陣奇酸，不容他喊出一點聲音來，遂即「撲通！」的一聲，翻身栽倒在地。

瓦上霜柳焦以點穴手法，點倒了這名來自東洋的武士之後，他的身軀絕不緩須臾。

原因是那名叫金老七的捕頭，已把兩口箱子，幾經困難的搬上了馬車。

此刻他已揚鞭待發。

若容得他逃開了，西川雙白連連日的苦心，可就算是白白的浪費。

他發出了一聲刺耳的狂笑：「小輩，你還想跑麼？」

爽的青年，一襲青衣為風吹得獵獵起舞。

他似乎也知道，自己來遲了，所以策馬如飛。

剎那間，他已經到了近前，他為眼前的情形驚得呆愣住了！

青年長吁了一口氣，一咬牙道：「糟，我太大意了，這一定是方才那兩個怪人作的。」

「想到此，他手一按鞍，整個身子「騰」地一聲飄到了雪地上。」

三個人躺在地上，就像死了一般。

青年走過去，先在第一具身子旁蹲了下去，他用手試了試那人鼻息，發覺還有一口氣，這才放心。

這人正是來自大內的項一公，他為草上露葉青，點了背後的「志堂穴」道。

因為這穴道，是一個大穴，天氣又冷，項一公已奄奄一息。

如果再有兩個時辰不把他救回來，項一公這條命，可就要完了。

可是這個英俊的青年萬斯同，他既然來了，一切也就要完全改變了。

他把這老人扶起來，試了試他的關節，已知他是為人點了重穴。

當下皺了皺眉，真力提貫右掌，試着在對方心脈上運力一遍，這老人發出了一串劇咳之聲，噴出了一口痰，方幽幽的醒轉過來。

萬斯同搖動着他問道：「喂，你是誰？怎麼一回事？」

項一公神智這時才清醒了過來，他猛然由地上挺身而起，口中大吼了聲：「好強盜！」

說着一掌直向萬斯同面門上劈了過來。

萬斯同哈哈一笑，輕舒右掌，只一下，就刁在他的手腕之上，微微一笑道：「老先生，你認錯人了，我是救你的。」

項一公用力的掙了幾掙，如同蜻蜓撼石柱

一般，你想搖動分毫，他的臉色驟然大變。

可是他聽了對方的話之後，臉色又變了過來，四週看了兩眼，不由長嘆了一聲。

萬斯同皺眉道：「是怎麼一回事，你快說，也許我能幫你一個忙。」

項一公點了點頭，說道：「老兄，謝謝你救命之恩，我叫項一公，這兩位，都是我的朋友——」

說着手指倒在雪地裏的二人，不禁臉色大變道：「他們死了？」

萬斯同這才想起來只為了和他說話，却忘了還有兩個人沒救呢。

當下也顧不得再問他，匆匆把二人相繼救了回來。

好在二人全是被點了穴道，時間也並不久，所以尚無什麼大痛苦。

那柴木一醒回來，首先大叫道：「馬車……馬車……啊……啊！夜明珠！」

項一公忙向他攏了一下手，指了一下萬斯同，東洋人這才明白，忙把口閉上了。

他一雙眸子，驚奇的打量着萬斯同。

同樣的，萬斯同也因柴木三太郎樣子奇怪，心中也十分驚異，也在打量他。

柴木喃喃道：「你……你是那一個？」

萬斯同笑了笑說：「你們不必多心，我姓萬斯同，乃是一個過路人。」

項一公嘆道：「二位不必多疑，我們的命，都是這位年輕的朋友救活的。」

柴木張着大嘴：「啊！」

要命金老七辦案有年，閱歷頗豐。

他一看眼前這個年輕人，心中就知道，對方是一個身懷奇技的人。

第一，他年紀輕輕，竟能不假手于人，而把自己等三個人相繼解開了穴道，如無高深的武功造詣，以及血脈功理，是絕不可能的。

只見他那矮小的身材，在雪地上連三個

起落，已自施出「海燕掠波」的輕功絕技，如同燕子也似的撲上了那輛馬車。

要命金老七這時已策動了馬車，二馬展動蹄蹄，如飛似的直向前奔馳着。

可是柳焦身子竟如飛的撲上來，金老七一咬牙，猛的自己車座上回轉身來。他大喝了一聲：「下去！」

只聽見「噹！」的一聲。

金老七要是膽敢不撒手丟刀，他這隻右掌五指，非得當時就折斷不可。

他口中「噢！」了一聲，這口金刀是再也拿不住了，隨着柳焦的掌式，這口刀「噹！」地破空而出，「噹！」地一聲，深深地插在雪地里。

這時候金老七是嚇得魂飛九天，他身子在車座上一滾，遂自躍起。雖然他兵刃出手，他竟不服輸。

這時他雙拳以「黑虎伸腰」的招式，猛地直搗而出，直向柳焦胸前擊去。

柳焦身形向側一偏，狂笑了一聲，只見他旗交左手，右手斜着向外一分一展！

隨着金老七發出一聲大叫，整個身子就騰空飛了出去，「噹！」的一聲就摔在了雪地上。

他和那位東洋朋友一樣的，也被柳焦給點中了穴道了，只是，比柴木三太郎要嚴重得多

了。

瓦上霜柳焦一向是心黑手辣，從未對敵人手下留情，今日之舉，顯然有因。

這時候，馬車就像忘了命也似的，直向前途狂奔着，瓦上霜柳焦，用力的帶住了韁繩，兩匹馬總算馴服在他的大力之下。

他在車座上回頭，想去助他拜兄一臂之力，可不勞費心，草上露葉青，在這頗長的時

間之內，已經把他的對方項一公馴服在掌下。

空中來回的展動了幾下。

這狂傲技高的矮子，露出了滿口的白牙道：「你們誰不怕死就上吧！」

東洋人的武士精神是了不起的。

柴木三太郎大吼了一聲，他鮮血淋漓的持着那口武士刀，趕上一步，一刀劈下。

柳焦向右一閃，柴木刀再次斬來。

柳焦長笑了一聲，身形向上一拔，可是東洋人却也未可輕視。

柴木三太郎顯然也知道，如果失去了這批珠寶之後，下場是不得了的，所以他現在是真急了。

就在瓦上霜柳焦身形拔起之時，東洋人施出了他們日本劍道的一式絕招。

這一式絕招叫「燕上飛」，只見他用足尖一踢刀尖，這口武士刀霍地向上一跳，刀刃由下霍地向上翻，陡然成了向上。柴木三太郎就勢又是一聲大吼：「哇西！」

武士刀由下而上，長虹也似的劃了出去。這一式，倒是大大的出乎柳焦意料之外，他在空中不禁吃了一驚。

當下再也不敢怠慢，紫金旗捲起了一片烏雲，直向柴木三太郎的刀尖上纏去。

只聽見「噹！」的一聲，緊跟着東洋人只覺得刀身一陣急顫。匆忙顧視之下，方知道自己這一口刀，敢情竟為對方的紫金旗纏了一個緊。

柴木三太郎情急之下，又是「哇西！」的一聲大吼，他力用的向外奪刀。奈何瓦上霜柳焦，這時也在情急的頭上。

因為看見那個偽裝車夫的人，正自在彎腰捉着雪地的兩口箱子。

柳焦怎能不急呢？

這時他一提丹田之氣，力貫右腕，霍地向上挑，大叫了一聲：「撒手！」

只聽見「噹！」的一聲，柴木三太郎那口

隨身不離，愛同性命的武士刀，已自脫手而出，閃着一道銀光，直向當空飛出去。

東洋人拔刀的功夫是相當快的。

柴木三太郎在長刀出手之後，已自嚇了個魂飛魄散，可是在這種要命的關頭，他不能不救自己。

長刀一出手，他的短刀可是跟着出了鞘。

就見他猛然撲了過來，大吼了一聲：「支那人——殺——」

那口短刀，猛地朝着瓦上霜柳焦當胸插了進去。

然而，瓦上霜柳焦怎會又讓他沾近身邊。就見他冷笑了一聲，紫金旗再次向外一揮，「叮！噹！」的一聲脆响。

柴木三太郎就覺得眼前一花，他還是真沒有看清楚，手上那口短刀可是又不見了。

這才知道果然厲害，嚇得他面無人色。

他猛然往後一個旋身，撒退就跑。

在他纏在頭上的那方頭巾之內，藏有一十二枚飛鏢，這是他的暗器。

這種飛鏢的樣式，可是和我們中國所謂的「鏢」大有出入了。

我們所謂的鏢，無論瓦面透風鏢，梭子鏢，或三稜鏢，都是長椎尖形的東西，後面拖有鏢衣。

可是柴木這種鏢的樣子，却是星的形狀，每一枚鏢上，都有幾根挺出的叉子。

他們發鏢的手法也是不同的。

柴木三太郎身形迴轉之際，右手摸頭，已用中，食二指的指縫，夾住了一枚鏢的刃角之上。

這時柳焦已冷笑着飛身上來。

柴木三太郎一聲斷喝，雖不同以我國江湖上發鏢的規矩「着」或「打」，可是這也算是

他們日本武士光明正大的一面。

因為武林中人不做的是那些出暗器而沒有聲音的人，因為那令人防不勝防。

東洋人這一聲斷喝之後，緊跟着閃出一點星芒，直向柳焦面門上打來。

可是柳焦出身綠林，對於接發暗器，是最拿手不過的，他們兄弟二人，光祇是練習暗器聽風一項，已不下三年之久。

所以柴木的暗器來了，他真可以連眼皮也不要擦一下，就能知道所奔來的方位。

只見他鐵旗一揮，「叮！」一聲，已自捲入旗內。

柴木大驚，身軀一矮，接着連發三鏢，可是奈何對方接發暗器手法高明。

只聽得「鏢！鏢！」又是兩聲，二鏢遂即又被捲入旗內。

柴木這才知道厲害，他大吼了一聲，一手拈着頭巾，正想以他的一手最拿手功夫，把所有飛鏢，全數借着一抖之勢，打了出去。

可是他晚了一步。

那矮小的柳焦，就像是一陣風也似的撲了上去，只見他鐵旗一揮，勁風撲面而至。

柴木三太郎正想此命休矣，遂覺得喉下一寸二分處，倏地一陣奇酸，不容他喊出一點聲音來，遂即「撲通！」的一聲，翻身栽倒在地。

瓦上霜柳焦以點穴手法，點倒了這名來自東洋的武士之後，他的身軀絕不緩須臾。

原因是那名叫金老七的捕頭，已把兩口箱子，幾經困難的搬上了馬車。

此刻他已揚鞭待發。

若容得他逃開了，西川雙白連連日的苦心，可就算是白白的浪費。

他發出了一聲刺耳的狂笑：「小輩，你還想跑麼？」

第二，這大雪的寒天裏，他穿着一件單薄的青衣，絲毫看不出他有畏寒的感覺。

基于以上兩點，所以要命金老七認為這青年，定是一個風塵奇士。

他拱了拱手道：「萬少俠，謝謝你救命之恩，要不然，我們——」

說着，長嘆一聲，萬斯同點了點頭，又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定是遇見了強盜，我只要知道，強盜是怎麼樣子？你們失落了什麼東西？」

柴木三太郎結結巴巴道：「西的（是的）西的！遇見了兩個……」

萬斯同張大了脖子道：「果然不錯，兩個什麼東西的強盜？」

柴木吃驚道：「白……小……矮……」

萬斯同皺了一下眉道：「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項一公在一旁拱了下手道：「兄弟你不要見笑，我這位朋友他不是中國人。」

柴木連連點頭道：「東洋……東洋……」

萬斯同這才恍然大悟，很好奇的打量了他幾眼，項一公又嘆了一聲道：「小朋友，你猜的不錯，我們遇見了兩個強盜。」

「是兩個騎小驢的怪人是不是？」萬斯同問。

三人都禁一怔，項一公張大了脖子道：「不錯，他們在那裏？」

金老七直着眼睛道：「西川雙白，萬朋友，他們是一對很厲害的獨行大盜。」

萬斯同冷冷一笑道：「果然我沒猜錯，我現在就去為你們找回失去的東西。」

說着就去拉馬，邊想起一事，回頭問：「你們到底丟了些什麼東西？」

項一公立刻笑了笑道：「赫……東西倒沒什麼要緊……只要……」

鬆了一口氣了，我們要好好數上幾天。」

柳焦點了點頭，却又皺眉道：「這種事，那姓項的也只有吃啞巴虧，他們是絕對不敢張揚，可是他們也不會就此甘心的。」

「那麼？」葉青緊張的問道：「又能如何呢？」

「哼！」柳焦冷笑了一聲道：「又能如何？當然是讓下我們。」

他看了拜兄一眼，點了點頭又道：「依我之見，你我甘脆就在這台州住上幾天。」

「那怎麼行？」葉青道。

柳焦冷冷的說：「怎麼不行？他們決定想不到，我們在得手之後，尚還敢停留在此地，我們也就樂得在此養足了精神，然後再走。」

葉青點了點頭道：「對，就這麼辦。」

草上露葉青和瓦上霜柳焦打誤闖的住進了台州客棧，整整的一天二夜，他們兩個人都不敢出門，因為他們又怕那項一公等也找到了這裏。

兩個傢伙在房子裏悶得發慌，第二日午後，柳焦實在忍不住，就道：「我們到外面溜一溜，探聽一下風聲去。」

葉青皺了一下眉說：「我們還是換一身衣服比較好些。」

拉開了房門之後，葉青步出天井，柳焦隨後而上，迎面來了本店掌櫃的劉大個子。

二人並不認識他，劉大個子先抱了一卜拳道：「二位客人要出門麼？」

葉青點了點頭道：「不錯。」

柳焦忙問：「夥計，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地方沒有？我們要去玩玩。」

劉大個子赫赫一笑道：「西房裏那個大姑娘不是嗎？人家要休息了，今天最後一場，專為酬謝本地的客人，現在，正在對街廟門口練把式呢，二位客人，如果沒事，也就捧個場去

金老七岔口道：「項大人，依卑職看來，這位少俠武功高超，或能為我們把失物找回，我們還是把實話告訴他吧！」

項一公臉色一紅，很淒厲的用目光瞪着他，冷冷一笑道：「自己的事，如何能麻煩別人？你也太糊塗了。」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既然如此，我自不便多問，只是……」

萬斯同頓了頓，遂冷冷一笑道：「好吧！那麼我走了，我會為你們幫忙的。」說着又扭臉向一旁的要命金老七，及那位東洋人柴木三太郎，點了點頭，逕自催馬而去。

他心中真不禁有些生氣，本想就此一去不管了，可是却又禁不住他與生俱來的俠骨熱血，這種事情不遇則已，真要是遇見了，豈有抖手一走之理？

馬行如風，他這一陣疾馳，少說也有十來里下去了，遠遠看見前路漸窄，高山漸近，這條驛道更是人跡荒落。

不遠處山道岐路甚多，萬斯同不由皺了一下眉，因為如此一來，就不容易察出西川雙白確實的遁處了。

忽然，他看見一輛篷車，聳立在前面山腳的幾棵枯木之下。

他精神大振，抖擻而上，漸漸看清了，果然是一輛馬車。非但如此，在車邊，尚有兩匹棗色的馬。

萬斯同催馬至前，先四面打量了一會，不見任何人跡，他就由馬上縱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車座之上。

這才發現，整個的馬車，只不過是剩了外表的一個架子而已。

至於車內座椅，以及踏板，全都為刀劍砍得稀巴爛，簡直形同一輛柴車一般，前面用以套馬的一雙車桿，也自中斷成了兩截。

二人都不禁有些奇怪，因為他們還沒有聽說過，一個獨身大姑娘賣藝的。一時都不禁動了好奇之心，點了點頭。

劉大個子又笑道：「這位大姑娘，人家真是人漂亮，玩藝兒也新鮮，二位客人一看就知道我說的是不錯了，快去吧！」

西川雙白遂自走出天井，柳焦忽然不放心的道：「老大，房裏那東西沒有一個人看着，實在太危險，我看你先在屋裏吧，我到外面打探一下風聲就來。」

葉青皺了一下眉，遂道：「你留在房裏吧，我實在悶得慌，等會我回來換你。」

柳焦冷笑了一聲道：「也好，我知道你是想去那個賣藝的大姑娘去。」

遂又哼了一聲道：「你可要小心，別多惹事，咱們現在的身份可是不能叫人知道。」

葉青素喜漁色，他拜弟這一句話，正好說到了他心窩裏去了。

當卜不禁臉色微紅的笑了笑道：「這是什麼時候，我那能再惹事，你放心吧。」

柳焦無可奈何，只得轉身回房而去。

草上露葉青一個人步出了客棧，心記着方才劉大個子說的地方，漫步而前。

走沒多遠，果然看見一座廟宇，在廟前並且聚了許多人，隱隱聞得有好喝喝彩之聲。

葉青心中想着那個大姑娘，足足就加快了直向人羣行去，奈何人太多，費了老半天動兒，才擠進一半，仍然看不大清楚。

這時聽得場內嬌滴滴的聲音道：「今天為了酬謝大家的照顧，我決不收分文，從明天起，以後我就不來了。」

葉青雖還沒有看着人，可是聽到那種聲音，他的骨頭就先酥了，因為那聲音太好聽了。

這時人羣中，發出了一片嘆息之聲，紛紛

萬斯同心中有些奇怪，暗忖：他們何故如此破壞這輛馬車，却又留下這兩匹馬？

想着自車上翻身而下，過去拉過了那匹棗紅色馬來，這才發現，原來二馬繫肚的皮帶，都被割斷了。

如此一來，這兩匹馬，只能徐行，想要遠途長馳，却是不行了。

萬斯同冷笑了一聲，心說西川雙白也欺人太甚了，我也一定要鬥一鬥他們。

想着他就又上了自己的馬，却是不知走那一條路下去。因為眼前有四道岔口，他細看各路，有三道路口都有凌亂的蹄痕，只有一條却是一點印痕都沒有。

他猶豫了一陣，驕身下馬，仔細的觀察了一番，心想西川雙白鬼計多端，我看這其中必有道理。於是他就順着每段路行了一段，立刻他得到了一個結論。

這幾條路情形很怪，三條滿佈蹄痕的路，在不遠的地方，却留有清楚的痕跡。

萬斯同並且可以分辨出來，那是屬於驢子足印，關於他此一判定，昔日在追蹤龍十姑時，已經得到了證明，是不會錯的。

如此看來，西川雙白雖是享譽江湖的老行家，可是他們在這年輕人的眼中，却是敗露了身形，前路，終有見面之一日。

萬斯同根據此一斷定，催馬尾隨了下去。那麼西川雙白，他二人到底又在何處呢？

官差官威 枉法枉民

這對西川的劇盜，自入道作案以來，可以說無不馬到成功的。就像今天一樣，他二人順利的又把這一宗大買賣作到了手中。你可以想像到他們在成功之後，那種得意神態。

叫了起來，意思是要那大姑娘再繼續留在此地表演下去。

草上露葉青為了要一睹廬山真面目，就用力往內擠去。

他的神力，自使身周圍觀的人感到吃不消，隨着他雙手分處，紛紛的都讓了開來。

葉青也就到了最前面，現在他看見了，眼前是一個長身玉立的大姑娘。

她高高的身材，白白的臉兒，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轉動的時候，真有無限的媚力。

尤其是她那娉婷的身材，襯着一身青布襖褲，愈發顯得如同玉樹臨風。

葉青一生閱人無數，可是看到了這位姑娘，他不禁暗暗的喝了一聲彩，心說莫怪這麼多人，都為她迷住了，敢情這姑娘，竟有如此姿色。一時之間，他的眼都直了。

可是當他神智鎮定之後，那位標緻的姑娘，正無意的把目光向自己瞟來。

就在這一瞟之下，葉青心中不由忤然的大動了一下，心說這姑娘好眼熟呀！

另外一方面，那大姑娘忽然發現了葉青，她的神情似乎也大大的震驚了一下。

她立刻呆住了，忽然地向眾人點頭道：「謝謝大家的捧場，我們再見吧！」說着收起了劍，轉身就走。

葉青這時忽然大悟，一個影子，電也似的在他腦中閃過，那正是三年以前，自己兄弟二人在對付水母之時，所遇的那個少女。

於是口中冷笑了一聲道：「姑娘，你還認得我麼？你慢慢走一步！你不是和水母在一塊，冒充是龍十姑的那個女人麼？」

心怡冷笑道：「見鬼！」說罷轉身就走，逕自回到客棧房中。

她回到了客棧之內。一個人望着窗戶發了一會楞，又想到了萬斯同，不知他是否真的還

他們併騎在雪道上馳着，不時傳來他們得意的笑聲。

兩口黑漆的木箱子，分歇在那匹小驢的後股上，葉青忍不住怪笑道：「老二，咱們下來看看。」

柳焦搖了搖頭，嘻嘻笑道：「你就是忍不住，咱們再不走一程，現在還有危險。」

他又回頭看了一眼，皺了一下眉說：「媽的，我還有點擔心，那三個傢伙會追上來。」

葉青冷笑了聲道：「他們真要追來，我們可不能留卜他們的活命了！」

兩匹小驢跑開了，可也真不亞於健馬，八隻小蹄子翻動，雪花如珠。

一剎時，他二人又趕了七八里。

眼前已行到一片森林，這林子已為白雪整個的蓋住了。

在林子的對面，正有人家居住，兩匹小白驢已累得氣喘如牛，週身直冒熱氣。

西川雙白忍不住了。他們二人雙雙下了驢背，把兩口箱子先搬下來，費了半天才打了開來。

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片金玉光輝。那是滿滿的一箱金幣，一小箱光華四溢的明珠。

兩個巨盜眼睛都直了，雖然他們為盜數十年，可是像這麼整箱的明珠，黃金，那還是第一次過手。

有此二箱東西，他們是今生今世吃用不盡，再也不必去冒什麼風險了。

兩個人一時喜得都呆住了。

柳焦遂即用力把箱子蓋上，並且回頭看了幾眼，緊張的道：「快包上！快包上！」

葉青匆匆取了兩塊麻布來，二人匆匆用麻布，把箱子包上了，又結結實實的放上驢背。

葉青說：「兄弟，這一卜子，我們可算是

會再來找尋自己。

心怡這麼想着，可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懷，忽見斜對門的那扇黑漆門兒，「呀！」的一聲打了開來，走出了一個一身錦衣的矮子來。

那矮子揸着手在門前張望着，似在等人的樣子。心怡再一仔細的看他的臉，不由大吃一驚，趕忙的把簾子關上了。

原來這矮子正是西川雙白的瓦上霜柳焦，想不到這兩個冤家非但來到了台州，竟還和自己住在同一個店中，真想不到。

她心中更驚奇的是，西川雙白這水母說過，乃是一雙巨盜，凡是二人出沒的地方，必定是有為而至，他們是不會有什麼雅興，來此一遊的。

想着心內甚為吃驚。

她因關心那草上露葉青，是否已經轉了回來，見了面又說些什麼，所以又輕輕的把簾子拉開了一條縫，自己湊目其上，向外望去。

果見方才賣藝時所見的那個葉青，這時正自外面走了進來。

柳焦望着他道：「怎麼這樣快就回來？」

又湊前小聲道：「有什麼發現？」

葉青冷笑了聲道：「進去再。」

說着二人進了房子，關上了門。心怡為了想知道他二人談些什麼，當卜輕步而出。

心怡小心翼翼的輕輕湊目窗上，用舌尖輕輕把牛皮紙邊黏開一點，向內望去。

就見西川雙白各自坐在一張椅子上，室內設有兩張木床，在床角處，平行着兩口黑漆的木箱。一大一小，樣式格別，和一般樣子全不一樣。

心怡是一個很心細的女孩子。心中不禁動了一下，思忖道：「莫非這西川雙白，在此地又作了什麼案子嗎？」

她耳中就聽得那方才轉回的葉青道：「兄

弟，有一件奇怪的事，我真不明白。」

「什麼事？」柳焦問。

葉青冷冷的道：「你還記得三年前，我們去找水母的那件事嗎？」

葉青怔了一卜道：「怎麼會不記得呢？到底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別忙！」葉青皺着眉道：「我看這其中有問題，那個賣藝的姑娘，正是從前冒充龍十姑的那個丫頭。」

「是她！」柳焦不由站了起來，他挑了一卜眉道：「你在此等着，我去看看去，要是真是她，我們可不能饒她。」

心怡在外面不由一驚，正要回身躲避，却見葉青拉住了他道：「你不要去了，她已經收場了。」

柳焦道：「不要緊，我們明天再去。」

葉青搖搖頭道：「她以後不會去了，你剛才沒有聽這丫頭的伙計說，她不再練了麼？」

柳焦皺了一卜眉道：「怎麼可能呢？再不濟，她也不會淪落到江湖賣藝呀！」

葉青皺了一卜眉道：「我也是奇怪呀，不過那樣子是錯不了。」

「她看見了你沒有？」柳焦問。

葉青點了點頭道：「我也是奇怪，她看見之後，也像吃了一驚，當時就走。」

「你沒有過去問她？」

「怎麼沒有？」葉青道：「只是她不肯承認她是那個丫頭，我看她一定是。」

柳焦冷笑了聲道：「天下相似的人多的是，也不一定就是她，何況那個女孩，我們不是眼看着她落山洞去了麼？怎麼會還沒有死呢？」

葉青發了一會怔，嘆道：「再說吧，我倒不怕她，而是怕那個水母，那個老傢伙如果沒有死，可就討厭了。」

柳焦低頭想了想道：「不論如何，我們是要趕快走，這地方不是好地方是真的，人太多，又雜。」

柳焦呼了一聲道：「報仇的事晚一步不要緊，主要的是這兩箱東西，得快一點妥善的安置一下，要快出手。」

說着就走過去，把那箱子打了開來。

立時光華四溢，意外的心怡才發現，原來竟是一箱明珠，她不禁大為吃驚，這才知道四川雙白果然是作了案子。

她不敢在窗外久留，因恐為外人所發現，當時悄悄的退了回去。

誰知回房不久，就聽得有叩門之聲，心怡吃了一驚問：「誰？」

那人也不答話，心怡猛地把門一開，頓時嚇了一跳，一連後退了幾步。

原來站在門前的，正是西川雙白。

這兩個怪人，帶着一臉的怒容，葉青冷笑了一聲，指着她道：「就是她，就是她，你看是不是？」

柳焦一雙小眼在她身上轉了半天，厲聲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為何要竊聽我二人說話？」

心怡鼓起了勇氣，冷笑道：「誰聽了？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柳焦哈哈一笑道：「你裝得真像，可是你的輕功太差了。」

心怡對他這句話，不禁有些摸不着頭腦，喃喃的道：「……什麼輕功？」

柳焦赫赫一笑，後退了一步，手指着雪地道：「妳看，這是不是你留下的足跡？妳還想賴？」

心怡隨着其手指處看去，果見自己門口到他窗前，有來回兩行清楚的足跡，分明是方才自己大意，留下的。

自己房中，只有一人，這是再也無法可以狡賴的，一時不禁面色緋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草上露葉青嘻嘻一笑道：「姑娘，妳好大的膽，想不到上天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今天看妳還能如何逃開我二人的手去？」

他尖着嗓音，又道：「我問你，是誰叫妳來的？」

心怡見事已敗露，遂冷冷的道：「是我自己，我在此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我怎樣知道你們要來？」

草上露葉青怪笑了一聲道：「水母在那裏？」

他回頭對一旁的柳焦道：「我們把她拿下再說。」

葉青道了聲：「好。」

就見他身形一閃，已穿了進來，一雙長爪，猛地揚了起來，照着心怡雙肩就抓。

心怡早有準備，不容對方雙掌打來，身子霍地向下一矮，已如疾風也似的閃了過去。

須知心怡這三年以來，也曾潛心練習過些功夫，這些功夫，都是自水母當初交與自己的那本「水眼集」中練習的。

她從來也不知道，自己練這些功夫，有了多大的長進，從來也沒有施展過。

就像她這一個轉身，就正是其中的招式，草上露葉青還沒有看清怎麼一回事，心怡已轉到了一個側。

葉青不由吃了一驚，當下一呆，心怡內心也甚為驚異。

這本是她無意之間施展的身法，却想不到如此神妙，一時膽力大增。

「水眼集」中多係此玄奧深妙的功夫，而三年以來，心怡都在飄零之中。

雖然她也知道這些功夫的寶貴價值，可惜

却從來也沒有細心的長時期的去研習過。所以她才只會其中一些散招和零碎的小功夫，成套的深湛功夫，却是不會。

方才那一閃閃身，在「水眼集」中名叫「回頭浪」，和它相連的尚有「三招」，其名之「遊身四浪」，在水眼集中，只不過是開宗明義的一些小玩意兒。

葉青頓時就怔住了，這時那矮小的柳焦也走了進來，他守在門前，冷笑道：「方才這兩手功夫，當年我也曾見過水母練過，由此看來，水母定是妳師父無疑，我們與水母有不共戴天的大仇，如此看來，我們是萬萬也不能饒你了。」

這時柳焦撤出了兵刃之後，眼中現出了一片殺機，他厲聲說道：「大哥，還不撤出了你的劍，我們要儘早把這丫頭結果在此，以絕後患。」

他知道自己這位拜弟，可是一向心狠手辣，眼前這位姑娘是落在了他的手中，那是準死不活，不如自己先下手為妙。

想着一抬手，劍光閃處，「弧形劍」，已自撤出了鞘，身形一矮，已自竄了上去。

心怡不由大怒，冷叱了一聲道：「無恥的東西，你還以為我怕了你不成？」

心怡猛地自桌上抄起了劍把，向外一抽，寶劍在手，她的膽力也因之大增。

當時纖腰一扭，劍上帶起了一道光華，如同是一道電光似的，直向葉青攔腰斬了過去。

草上露葉青弧形劍橫着向外一格，只聽得「噹」的響了一聲。

葉青還是捨不得就下毒手，弧形劍向左一偏，直向心怡腿上削去。

奈何心怡劍招精湛，又存了拚命之心，所以葉青一時極難得手。

他的弧形劍到，心怡向前一伏身子，長劍

自卜而上，倏地倒捲了起來，直向葉青咽喉上斬去。

這一手功夫，施展的極為快疾，室內地小，葉青竟差點為她傷着。

如此一來，他不禁大怒，當卜大吼了一聲：「好個不知死活的賤人，妳就以我殺不得妳嗎？」

話猶未完，心怡的劍二次斬到，這一次是直探中宮，劍尖上冷森森的帶起了一串星芒，葉青如不及時抽身，整個心窩都在心怡劍尖之下。

他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當時狂吼了一聲，弧形劍向外一展，「大鵬展翅」，一直向心怡持劍的手腕之上繞去。

一剎那間，這小小的房內，二人打成一團，兩口寶劍帶起了雪亮的鋒芒。

花心怡知道自己只要落在對方手中，卜場將是不堪設想，所以她把渾身功夫，全數施展了出來。

葉青由於存卜生擒之心，無形之卜身形就慢了很多，這麼一來，二人就很難分出勝負。

那付立在門外的柳焦，耳聞得室內兵刃交擊之聲，長久的時間，並不見葉青得勝，未免有些着急，正想入室助他一臂之力。

可是就在這時，他看見一個青年大步向這院子內行來，柳焦只好裝得揸着手在門前散步的樣子。

那青年身材高大，面色微黑，身着一套青布衣裳，濃眉大眼十分英俊。

這漢子見柳焦站在心怡門前不禁十分驚異，着實的打量了他幾眼。

遂以手要去叩門，柳焦不能再裝傻了。

他上前了一步，咳了一聲道：「喂！你找誰？」

那漢子翻了一卜眼，實在地，他活到這麼

大，還沒見過這麼矮的人。

當時並不以為怪，只把他當成了店內的主人，就笑道：「我是來找一位姓花的姑娘，她就是住在這間房內的。」

柳焦冷的一卜道：「她不在家。」

這年青人怔了一卜道：「不會吧，方才夥計還說她在房內呢，怎麼又走了呢？」

說着又要用手去叩門。

柳焦不由大怒，尖聲叱道：「給你說不在家，你這小子沒聽見是不？」

青衣的漢子不由濃眉一挑道：「喂！你這矮子，怎麼開口就罵人呢？我不看你小，今天我就要揍你。」

瓦上霜回頭看了一眼，見這院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什麼人進來。他不由把心一狠，心說先把這小子結果了再說。

當下裝着含糊的道：「大姑娘是真的不在，你一個小子亂敲人家姑娘的門，你是安着什麼心？」

來人正是郭潛，他因那日就要遠行，想到了這位素所敬愛的姑娘，特此來見她一面，向她辭行來的。

却想不到，竟會與他撞上了這一對冤家。當時聽到了柳焦如此說，不禁令他大怒，真恨不能過去一脚，像球一樣的把他踢出去。

正自氣憤，聽那矮子口中罵着，身子却向自己身邊滾來。

同時間，他耳中並已聽到了心怡房中，傳出了喝叱叫罵之聲，不由大吃一驚。

當下猛地撞開了心怡的房門，並且大聲的問道：「姑娘在嗎？」

房門一開，就見花心怡踉蹌而出，原來她竟是受了傷，左腿上鮮血淋漓。

心怡乍然看見了郭潛，就道：「郭兄快救我，這是……」

郭潛不及聽完她的話，那矮小的柳焦，已自騰身而上，他雙掌交揮着，隨着起身之勢，以「龍形乙式掌」，倏地直向郭潛當胸打來。

這乍然發生的情形，令郭潛大吃了一驚，他心中尤其担着心怡的傷勢，偏偏柳焦的身手是如此疾勁，幾令他有些閃避不及。

當時驚呼一聲猛地一個翻身，雖是閃開了對方的雙掌，可是那種疾勁的掌風，仍然把他身子帶出了數步之遠。

郭潛一驚之下，才知道這矮子，竟是一個極為厲害的人物，自己倒是看走了眼了。

這時相繼又由房內飛快的出來一人，郭潛見是一個身材瘦長的漢子。

他一出門，就冷笑道：「妳還想跑嗎？」

說着直向心怡身邊猛撲了過去，郭潛大吼了一聲：「且慢。」

他用力的一縱身子，同時之間，已把藏於身後的那把鳳翅流金鐮抽了出來，向外一揮，直向青葉面上斬去。

這一手功夫相當厲害，同時疾快異常，葉青無意之下，不由嚇了一大跳。

他身子還向一邊一閃，站定了身子，驚問道：「這是誰人？」

柳焦冷笑道：「先不要多問，你對付那丫頭，我來對付這不怕死的小子。」

說着一個虎撲之式，已撲到了郭潛身前，弧形劍由卜而上，直向郭潛腹下斬去。

郭潛因見心怡受傷，心中惦念着她的安危，那裏還有心情與他應戰，奈何對方武功精湛，一時却擺脫不得。

他大吼了一聲道：「好強盜，我與你們拚了。」

口中這麼說着，掌中的鳳翅鐮翻起了一道白光，直向柳焦當頭砸了卜去。

瓦上霜柳焦發了一聲，只見他那矮小的身子，向前一滑，左手向上一托「巧接金輪」，「噹」的一聲，竟為他實實的抓在了鳳翅鐮的鐮桿之上。

郭潛大吃一驚，用力的向外一奪，却未奪出，他就知道自己要糟了。

當下只得撒手放出兵刃，身形如旋風也似的轉了出來。

瓦上霜柳焦深懼打擾了其他房客，如是驚動了官人，自己雖是不怕，總是太大的不便。有了這種想法，這矮子一時惡念頓起，弧形劍一舉，朗笑了一聲道：「小子，你同老家去吧！」

他口中這麼說着，身形已連縱而上，掌中劍由上至卜劃起了一道寒光，直向郭潛腰上斬去。

郭潛這時還驚帶嚇，正有些發呆，同時他目光已窺見一旁的心怡，已為那個高瘦個子的人迫得敗象畢呈，更不由發慌。

如此一來，柳焦的劍一到，他是萬萬不會逃開了。

可是正在這時候，本店的掌櫃劉大個子，方自走來，目睹此狀，大吃了一驚。

他大叫了一聲：「住手！」

柳焦倒嚇了一跳，劍已遞出，慌不迭向左一跳，郭潛待機閃開一邊。

劉大個子抖聲道：「哎喲！我的天！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是……」

說着轉身就跑，可是西川雙白如何能容他逃開，葉青狂笑了一聲道：「大個子你也留卜吧！」

他說着身形已狂竄而起，往卜一落，正好到了大個子背後，右手聯二指向前一遞，正點了他的「志堂穴」門，劉大個子「啊！」的一聲，撲通卜的倒地昏了過去。

矮小的柳焦，行動却極為快捷，起落之間

，却把劉大個子點倒在地。

這個時候，郭潛却待機攔住那負傷將倒的花心怡，他驚嚇的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兩個人是誰？」

葉青本在一邊，這時冷笑的縱身而上道：「小子還是糊塗一點的好。」

郭潛不等他先下手，雙掌一輪，猛然迎面擊出，他口中大聲喝叫道：「姑娘，你先走，別管我。」

心怡左腿已負有輕傷，鮮血淋漓，行動已受了拘束，再說，此刻要想逃走，實在也是夢想。

她咬了一下牙道：「我不走。」

掌中劍掄起，方想往葉青撲去，可是這時柳焦已經把劉大個子點倒在地。

他也知道這種情形難免驚動了別人，所以不敢多有耽擱，此刻心怡持劍撲上，如何能容她如此，身形一挫，跟着一縱，像一支劍也似的飛了上來，冷叱了聲：「去。」

掌中紫金旗霍地張開，捲起了一片烏雲，直向姑娘面上撲去。

他口中大聲的叱道：「葉老大快呀！」

一剎那間，四人已成雙捉對的在這天井院子內打作了一團。

心怡因方才大意腿上負傷，所以此刻行動顯得極為遲緩，偏偏柳焦這桿紫金旗運用的八面成風。

二人只對了十個照面，心怡手中劍已為旗邊捲上了，她向外用力一掙，想把劍奪了出來，可是柳焦却趁勢進身，左掌一揚，直向心怡脇下打來。

花心怡只得撒手向側邊一滾，驚魂之下，只聽得一聲狂笑。

同時地覺得後背一酸一麻，連喉呀二字都未曾出口，遂即倒地不省人事。

這時間，外面已傳來大片吵雜的聲音。

隱隱聞得有人大聲喝喝道：「開強盜啦，可別叫強盜走呀，官人可是來啦！」

並且還有嘈嘈打鐵的聲音，還有刀劍相碰的聲音，柳焦驚慌的看時，已見有三四個持刀的官差，正向這邊撲來。

他不由吃了一驚，當然，要以他兄弟的功夫，對付這幾個官差，那是太不成什麼問題的了。

只是他担心的是房中的兩箱東西，如果叫官差知道了，他們是打劫皇差的強盜，那可是不得了，所謂「雙拳難對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真要是調來大批弓箭鎗手，西川雙白要從容身退，却也不是容易的事。

他嘿然一笑道：「老大，你可先纏上他，風緊，咱們扯活吧！」

紫金旗揮動，身子已跟隨的闖進了房中，這時郭潛也為葉青弧形劍劃傷了右肋，痛得滿頭大汗。

葉青撲過去一把把地上的花心怡挾了起來，大聲道：「柳老二，我們走。」

一個官差撲上，大罵了聲：「強盜。」

一刀砍下，却為葉青一抬腿，連人帶刀，把這名官差摔了出去。

這時柳焦一邊一個，挾着兩個箱子，見狀大聲道：「你還不結果了她？抱着她作甚？」

葉青赫赫一笑，說道：「我捨不得，我們走。」

他說着一哈腰，「騰」的一聲，已經縱上了西牆，這時却聽得「咻！」一聲，飛來了一枚喪門釘。

柳焦在後叫了聲：「小心。」

可是葉青一心想逃，那裏還注意到此，這一枚喪門釘「啾！」的一聲，正打在他的大腿

此刻再一氣，只覺得頭腦發昏，領子又上有兩條鎖鍊，為捕役用力的拉着。

他雙手用力的帶着領子上的鎖鍊，想把它掙開，可是沒有防到劉君那個尖酸刻薄的老頭子。

這老傢伙一縱身子，正來到了郭潛身後，一刀背正打在了郭潛的腿彎上。

一卜子就把郭潛給打得跪下了。

郭潛一時痛得連眼淚都出來了，劉君却乘機「克！」的一聲，在他手上加了一副銬子。

只見他身形一轉，飄在一邊，嘿嘿的冷笑着道：「好傢伙，你還敢打公差？小子別狠，你有本事給府台大人咬牙，我劉某人才佩服你。」

說罷一揮手道：「帶他走。」

說着笑着對押解郭潛來的那個小官拱了一卜手說：「兄弟，沒你的事了，你去吧。」

那個小官彎了一卜腰道：「麻煩你了。」

葉青「啊！」了一聲，差一點自牆頭上栽了下來，却為他兄弟及時趕上來，用肩膀撞了他一卜，才算沒有倒下去。

草上露葉青一咬牙，回頭道：「媽的，是那一個小子？老子殺了他。」

柳焦這時聞得四下鐘聲噪耳，已無心思再應戰了，他急急道：「快走，再晚可走不了啦！」

說着率先撲下了牆，葉青只得隨後跟上。他雖是腿上有傷，可是看來行動依然是十分快捷，二人就像是兩個煞神似的撲了出來。

柳焦心怯着他們的兩匹愛驢，跑了一陣，撮口長嘯了一聲，二驢在槽中，立時長嘶了起來。

二人大喜，立時聞聲趕去，看槽的是一個老頭，見狀嚇了一跳。

葉青一隻手比劃着劍道：「快把我們的驢牽出來，要不然宰了你。」

老頭嚇得腳都軟了，抖顫的把驢給上好了，這時已有聲音自外面傳進來。

有人大喊道：「喂，他們是強盜，老頭，你可別給他們馬騎。」

柳焦箱子已束上了鞍，膽力大壯，冷笑了聲，一抬手，已把看馬的老頭兒點倒在地。

他自己也同時飛身上了小驢，對葉青道：「快走！快走！」

「草上露」葉青這時挾着心怡的嬌軀，也自騰身上了鞍子，兩頭雪白的小毛驢，不待主人吩咐，已飛快的扒動開四蹄，如飛的衝了出去。

台州客棧門前，早已守候了一排兵弁，這時紛紛的拉開了弓，一個小官正比着要發射的手式。

忽然郭潛由內跑出來，他雙手連搖着道：「不能放箭，不能放箭，還有個姑娘。」

郭潛目觀此態，不禁長嘆了一聲，心中想着，莫怪一般老百姓怕打官司，原來如此，這些傢伙真比強盜土匪還厲害百倍，自己真是一時不察，上了那小官的大當了，看來自己此一去，是凶多吉少了。

想到此真是不勝悲傷，自己空有一身武功，却是絲毫施展不出，只有認命。

他有了這種想法，也是一聲不響，安然的隨着這一羣人直向大道正南行去。

當他轉過了一條街，就看見正南面峙立着一座極為高大的房子，佔地頗廣。

郭潛見這座房子門前，站着不少兵弁，就知道這定是府衙門了。

幾個衙役推着他走得更快了，忽然由左面樹蔭道上行過來一匹黑馬。

馬上坐着一個英俊的少年，這少年似乎頗為驚異的用目光看着這一羣衙役們。

只是他並沒有看見郭潛，相反地，郭潛却遠遠的看見了他。

郭潛一望之下，不由大喜，他高喊了聲：「大哥——」

可是他的大哥並沒有看見他，人却為推進了衙門。

郭潛猶自大聲喊道：「大哥……大哥……大哥……」

却為劉君給一個大嘴巴，罵道：「小子，到了衙門還敢瞎叫喚。」

郭潛忍不住朝着他臉上用力的一口，劉君氣得蹶腳大罵，正想狠狠的打他一頓。

這個時候，却傳來了喊堂的吆喝道：「大人要升堂了，帶人犯——」

劉君只得冷笑了聲道：「小子上堂吧，老子在一邊招呼你。」

就這麼郭潛被拉拉扯扯的上了公堂，府台

那小官只得命令收起了弓箭，紛紛又拔出了腰刀，可是西川雙白這種厲害的人物，又豈會為這些人所困住。

只見小驢奔處，衆兵弁，無不丟刀棄弓，一時亂作了一團。

西川雙白，就像雪原上被圍獵的兩條豹子似的，狂奔了出去。

郭潛弄了一匹馬，追了一程，一來是他負傷甚重，再者他胯下馬的脚程，比起西川雙白的那一雙小白驢來，差得太遠，

所以他只追上了一箭多地，就顯然的跟不上了。

無可奈何之下，只好默默的轉了回來，一個小官還在翻着眼睛打量着他，問：「你是幹什麼的？」

郭潛恨這般傢伙無能，捉不到強盜，却來找自己麻煩，不免有氣道：「我是路見不平的，你說我是幹什麼的？」

那個小官皺着眉，說：「你姓什麼？叫什麼？」

郭潛忍着氣據實相告，這時後面兵弁愈來愈多，有的就叫：「這傢伙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把他帶着。」

郭潛不由大怒道：「放屁，你們這羣飯桶，抓強盜抓不着，憑什麼抓我？」

忽見前途浩浩蕩蕩來了大羣人馬，為首的一個尖下巴的老頭兒，一身便衣，只是腰上繫着衙門的腰牌。

此人姓劉單名一個君字，乃是台州的八班大捕頭兒，手底下的玩藝雖不怎麼樣，但是人頭兒却吃得開，吃喝嫖賭樣樣都來，真可說是一個衙門裏的老蛀虫，老權權。

他帶着大羣的人，拿着拐子鐵尺，老遠見了這邊，就站住了脚。

那個小官却趨前，小聲的對那個老頭兒說

大人還沒有升堂，可是那兩班衙役，一個個如狼似虎的呼着堂威。

郭潛心地光明，也並不害怕，他岸然的站着，連連冷笑不已。

只見左邊是一列穿着衙內號衣的小伙子，一個個是精神抖擻，手中都拿着鴨嘴棍，右面是繫着紅巾的一列跟班，在靠近府台大人座前，左右有六名青棉襖的衙役，手中拿着長杖，那是臨堂掌刑的。

大人還沒有升堂，只是他的那位師爺，却先升堂，一隻手端着個水烟袋，咕咕嚕嚕的抽着。

郭潛一打量這位師爺，就知道這堂官可怕不好過，見對方生得是鷹鼻子鵝眼，滿臉油滑之氣，身着藍色緞子長袍，紫着綁腿，蹣跚着腿，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好像大人沒來之前，他就是大人一樣。

在府台大人桌子左面，生着一大盆炭火，火勢熊熊，這是專為大老爺取暖用的。

整個的大堂，就因為有了師爺一袋烟，和這一盆剛生的炭火，弄得是烟霧瀰漫。

師爺擱下了烟，翻着眼睛看着郭潛，咳了一聲，對着捕頭劉君招了招手。

劉君就笑着湊了上去，嘻嘻笑着道：「大人來了嗎？」

師爺點了點頭，說：「大人要抽了這個數目才來。」

說着豎了三個手指，當然毫無疑問，那是三個大烟炮子的意思。

師爺說完話，用一雙鷄子眼瞟着郭潛道：「這小子八成是殺了人了吧，一身是血。」

劉捕頭冷冷一笑，趨前至師爺耳邊道：「這小子可能與皇上丟的那批東西有關係——」

這幾句話，嚇得師爺嘴都閉不上了。

「不可能吧——」他說：「聽說判實的是



郭潛撞開房門，猛見心怡負傷自房中逃出，叫郭潛為她阻止葉青的追擊。

兩個怪人一高一矮——

劉捕頭嘻嘻一笑道：「這可難說，動手是兩個人，可是他們黨羽何止兩入？」

師爺點了點頭，開始用着凌厲驚奇的眼光打量着郭潛。

他抬起了一隻手，捋了一下鬍子，赫赫的笑着說：「劉頭兒，有膽的啦，瞧着吧，這小子不死也得脫一層皮，嘻嘻！」

劉潛笑着退後一旁，整個大廳內因為大人還沒有出來，所以都在毫無忌諱的交談着，就像茶館也似的亂哄哄。

郭潛對這種氣氛，實在沒有領略過，極不習慣，人人都在看着他，他乾脆就把眼睛閉上了。

這時過來了幾個小子，對他道：「扒下，扒下。」

驚得他睜開了眼睛，却是幾個衙役拿着布條子和刀傷藥，是給他裹傷來的。

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本想不領這個情，可是，傷處却是痛得厲害，可能都凍上冰了。

當下依言坐下，幾個人倒是很仔細的給他包上了，這邊事情一完，那位府台大人也就來了。

這時候裏面才傳出，老大人咳嗽和大聲吐痰的聲音，郭潛心中不免有些緊張，他不知道，這位八面威風的府台大人，到底是一個甚麼模樣的人，自己這種情形，很明顯的，如果遇見一位清官，頂多問個幾句，就許馬上放了，可是要是遇着一個刁難的混官，那可就麻煩了，說不定就有牢獄之災。

心中正在忖測着，門簾一掀，大老爺出來了。

這位老大人有五十歲的年紀，一雙腫眼泡，目光混濁，塌鼻樑，彎着個腰，面色黧黑，

郭潛慢慢抬起頭，壓聲道：「你要我招些甚麼，狗官。」

「我要你把結識那高矮二匪的經過說了出來，他二人現去何方？」

郭潛目觀到此，心知自己此刻命操賊官手中，如一意過強，真可能命喪於此，何況自己身上尚負有傷。

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先顧全了性命要緊，別的事以後再說。

郭潛此刻實在支持不住了，已不得早一點清靜一下，他抬起了頭，仔仔細細的打量這位草率人命的知府大人。

心中却記下了這一筆仇恨，暗暗忖道：「我現在就百依百順，只要我一朝出獄，這狗官的性命，我是萬萬不能饒他的。」

想到這裏長嘆了一聲，遂即在口供上簽上了自己姓名，打了手模印子。

大老爺看到此呵呵的笑着，用手捂着嘴，打了一個呵欠，站起了身子道：「人犯收押候審，退堂。」

過來了個人，拉着郭潛的鍊子，嘻嘻笑道：「走吧伙計，休息休息去。」

郭潛只覺得一陣難受，差一點流下了淚，他咬了一下牙道：「走。」

就這麼他被推推拉拉的帶到了後面的牢房去了。

天黑了，夜很濃，可是地上的白雪依然很刺目。

萬斯同的黑馬一直行到了台州客棧，他是為追蹤西川雙白才又回到了台州。

在台州他想到心怡，就抽空來拜會她一門開了，伙計接過了他的馬，萬斯同就道：「我是來看一看住西院那位大姑娘的，一會

唇下留着很長的鬍子，但是很稀落，上面還掛着幾粒水珠，大概是才喝過甚麼東西。

他身上那件藍色袍子官衣，也不知有多次沒有洗過了，前面補子看起來都起毛了，整個袍子都成了紫色了。

往位子上坐，先來一個大呵欠，連堂下正眼也不看，先揚了下手。

小聽差的早預備好了熱手巾，大人擦過了，用力的擦了幾下，又咳了一口痰，喝了一口茶。

這時堂威也吼完了，他就睜開了水薰薰的一雙眼睛，打量着堂下的那名人犯。

打量了一會兒，才點了一下頭，立刻有人為他喊道：「帶人犯——」

鎖鍊子響動，郭潛就被拉上去了。

有人喝叱着：「混蛋，還不跪下。」

鎖鍊子帶得嘩嘩啦啦直響，奈何郭潛身形是岸然不動，可是由後面來了一棍子，正打在他的腿彎上，這位大英雄到底是跪下了。

老大人赫赫笑着，點了點頭說：「算你有種。」

這才張開腫眼泡，例行公事的問道：「家住那裏？姓甚名誰？」

聲音簡直就像蚊子，有人把他的話大聲的傳了下來，郭潛雙目圓睜，道：「小民郭潛，大人，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把我當成了犯人了啦？」

大老爺忽的一拍驚堂木，「拍！」的一響，道：「混蛋，大膽的強盜，來到公堂語無倫次，你把這地方當成甚麼地方了，給我重打四十大板。」

兩旁的衙役立刻吆喝了一聲，過來了四人，用力的去按郭潛的背。

可是却為郭潛一掙之力，都給掙倒了，這種情形倒是很少見。

就走了。

夥計頓時就怔住了，他問：「那一個大姑娘？是那裏賣的姑娘？」

萬斯同極不願聽這句話，却也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那個伙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忽地回頭道：「掌櫃的，掌櫃的。」

劉大個子披着棉襖出來了。

他一見萬斯同吃了一驚，就皺着眉道：「還來幹嘛呀？大姑娘已叫強盜給綁走了。」

當卜長嘆了一聲，一五一十，把這事情，從頭至尾的細細說了一遍。

萬斯同不聽則已，這一聽直嚇了個三魂出竅，七魄歸天，老半天才長吁了一口氣。

他冷冷一笑道：「你說的這兩個人，可是一高一矮，貌相極為古怪的人嗎？」

劉大個子點了點頭道：「一點不錯，他們二人還各騎一匹白毛的驢子，很少見。」

萬斯同點了點頭，悔恨的道：「唉！我晚來了一步，果然就是這兩個傢伙。」

劉大個子直着頸子道：「這兩個怪人，大概是搶了些什麼東西，還有兩口箱子，看樣子很沉重。」

知府也嚇得推案而起，大聲道：「反了，反了，給我拿下去。」

忽然由一旁閃出了八班捕頭劉頭兒來，他向老爺稟道：「稟大人，這人是一名大盜，他身上有功夫，旁人怕他不住，還是早收效勞吧。」

這個劉頭兒說着話，雙手接過了鎖鍊，用力往下一帶，他本以為對方身上有傷，還不是這麼一下就給拉倒了。

可是，却想不到，郭潛傷處既經敷藥包裹，痛楚大減，又因此刻忿怒的頭上，已經存心一奔，劉潛這一帶之力，怎能令他倒下。

他雙手雖戴着鐐子，可是力量尚在，只見他雙手用力的拉着頸子上的鍊子，向前用力的

一帶。

他這一帶之力，可比劉頭兒的力量大了何止兩倍？

劉頭兒那種功夫，如何擔當得了，被他這一帶之力，整個的身子向前一踉。

郭潛此刻怒從心上起，那裏還念到其他。劉潛身子向前一倒，郭潛飛起一脚，這一

腳正踢在了劉頭兒的前胸，直把這糟糠的老頭兒，踢得身子整個的騰了起來。

緊接着「碰！」的一聲，摔在了地上，頓時就昏了過去。

這麼一來，堂上立刻大亂了起來。

一時之間，衆衙役一聲吆喝，刀出鞘，箭上弦，兩班捕快更是鐵尺拐杖，把郭潛給圍了一個緊。

那被他一脚踢昏了過去的劉老兒，也為人匆匆的抬了下去。

這種情形之下，郭潛要想逃走，簡直是夢想了。

他頓頭上，尚還套着一條鎖鍊，手卜還有鐐子，天大的英雄也是沒有辦法。

為官府誣指通匪，自己也不能不管。

他想了一會，就道：「這位姑娘與我乃是親戚，我不能不管她，這麼吧，你把她的房門打開，我看看她有什麼貴重東西沒有，先給她保存着，我見她再交給她。」

劉大個子怔了一下道：「這個……」

萬斯同一臉嚴道：「少廢話，我還要辦正事呢，再說那位關在衙門裏的好人，我也不能不管他。」

劉大個子才點了一下頭道：「好吧。」

說着，把棉襖穿好了，站起來拿了一盞馬燈，頭前帶路，邊走邊道：「她也沒有什麼東西，倒是有五十兩銀子，都在我這裏存着，你先生一併帶走吧，見了她的面可記着給她，我劉大個子作事向來是清清白白的。」

萬斯同由這句話，倒可斷定，這掌櫃的確是一個很規矩的人。當下就道：「銀子你還是先收着，反正已是少不了的，不過她的東西，我要為她收着。」

劉大個子點了點頭，就走了。

萬斯同進了心怡臥室之後，看見原先佈置的靈位，枱案，都為刀劍砍成了一塌糊塗，桌子也翻了，一目望去，真是滿眼狼藉。

半天他才嘆了一聲，找着了燭台，把殘燭點着了，開始一樣樣的為她理着東西。

知府只管嘿嘿的冷笑，心裏却是怕得緊，他大聲的問：「郭潛，本大人問你為何與人仇殺，這台州府乃是有王法的地方，豈能容你如此胡為？」

這時那位師爺，忽然上前，俯在知府的耳上說了一陣，只把這位知府，嚇得打了一個寒戰。

他驚異的打量着郭潛，冷冷的笑道：「好個強盜，原來你正是打劫聖上御差的人，真怪你如此兇狠，來呀，與我上獄。」

郭潛只顧聽這官話，那裏料得到他身

前身後路人的行動。

他已覺得雙腿為物一拉，已倒在了地上，一雙足跟頓時為鐵鍊子鎖了個結實。

大老爺這才發出了虎威，一拍驚堂木道：「給我打！」

一時杖下如飛，剎時間郭潛已爲打了個皮開肉裂，鮮血直滴。

可憐他四肢均上有鐐鍊，週身都有人按着，身上還有傷，那是如何也掙扎不開了的。

四十大板是實實在在的打了，打完之後郭潛全身都幾乎癱了。

大老爺嘿嘿冷笑道：「你給我招不招？」

郭潛連痛帶怒，大吼了一聲，即昏死了過去，這時過來了兩個人，用水照頭灌臉的一淋，又把他們攙起來，在大堂上走了一轉，郭潛才又悠悠的醒轉。

知府「叭！」的一拍驚堂木道：「郭潛，你還不快招，還要捱打嗎？」

是一個不甚大，晶光四射的白玉匣子。

萬斯同吃了一驚，忙用手把它拾了起來，見那匣子是透明的，光華閃閃。

內中却是一本紅色的絹頁小書，書面上有紋形的三個字，寫着：「水眼集」。

萬斯同不由驚得「啊！」了一聲。

一個電也似的念頭，立刻令他想到了那件往事，他顫聲道：「這不是我那秦冰老友，窮其畢身精力，想要找回的東西嗎？」

聽說這本書，不是落在了洞庭湖內的水母手中了嗎？却又怎會到了姑娘手中？

他久仰這是一本海內的奇書，當時就打開了匣子，取出來略一翻動。

萬斯同原有三年苦練「合沙奇書」的無上心得，自然書上記載的各門功夫，一目了然，心中不禁大為吃驚。

因之覺得這部「水眼集」，雖不如「合沙奇書」那麼內容廣泛精湛，可是所記功夫確也令人聞所未聞，如卜上幾年苦工夫，也自不可輕視。

他收起了書，心中不免想到，這書既在心怡手中，想必也有一段時間了，也不知她學會了多少。

如從其為西川雙白所擄掠走之上看來，她就是學會了一些，也不會多。

當下匆匆把這本收入懷中，心想自己見了心怡之後，還要給她好好商量一下。

因為這本奇書是秦冰之物，秦冰一個斷臂的老人，爲了這本師門的故物，曾經尋了數十年之久。

曉，見了面問道：「理好了嗎？」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我給你寫一個收條吧！」

說着就寫下了一張收條，劉大個子也遞過了一張收條，上面寫着：

「收存銀五十兩正。」

一旁蓋有本店的字號，萬斯同就收了下來，他一心一意的還想着趕路，就問：「現在什麼時候了？」

劉大個子打了個呵欠道：「怕過了子時了吧！大爺，今天太晚了，你就留下吧，明天早晨再走吧。」

萬斯同想了想道：「你給我開一間房，不過我也許天不亮就走。」

劉大個子點了點頭，就招呼着給他開了一間房子，萬斯同忽然拉着他的膀子，問道：「今天那個打抱不平的年輕人，他是一個什麼長相？」

劉大個子張了一下嘴道：「這個……」

「我這就去救他出來。」萬斯同說：「他是一個好人，你快告訴我。」

劉大個子不由精神一振，他左右看了一下道：「大爺，這事你可要小心。」

「我知道。」萬斯同說。

「這麼高的個子——」劉大個子比了一下：「濃眉大眼，挺黑。」

萬斯同點了點頭說：「我知道了，一會我就回來。」

劉大個子趕上一步，發着抖道：「小心呀，他身上帶的有傷。」

萬斯同回過身子道：「掌櫃的，我知你是一個好人，這事你別亂嚷嚷。」

劉大個子一咧嘴，小聲道：「我的爺，深更半夜我到那去嚷嚷呀。」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好，那你就等我回

來，還有，你準備好刀傷藥，等他回來，好給他好好的包紮一下。」

「好吧！」劉大個子倒是很够義氣。

萬斯同問：「府台衙門，往那裏走？」

劉大個子指了一下：「正南。」

才說了這兩個字，就聽見「噦！」的一聲，萬斯同已上了牆。

萬斯同展開了夜行飛騰之術，身形可說是真快，倏起倏落，活像一隻巨鷹。萬斯同順着劉大個子手指之處，一陣疾馳，自己算着，差不多快到了，然後他拔身上了一最高的一處房簷，望遠處一眺，果然看見了府台衙門。

因為門前有一列守夜的兵，還有一串燈籠，很容易就認出來了。

萬斯同緊了緊足下的靴子，猛一殺腰，這一次施的是「蒼龍出海」身法，足足竄出去有七丈遠近。

往下一落，單足一搭，已把身形固定在衙門外的一個刁斗樓子之上。他此刻真是一身是膽。

在刁斗上向下望了望，心中也是甚為驚心，暗暗心忖自己真是機伶。

原來那為數約有十名守夜兵士，正在自己足下，五人一排的來回走着。

他再向裏面看了看，衙門裏倒是很安靜，只有簽押房，進門的守衛室，有幾盞燈光。

自然，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時候會有人來衙門裏搗亂。

萬斯同伸手摸了一隻銅鑼，看準了數丈以外的一處風簷上，抖手一擲，只聽見「叭」地一聲。

深夜裏，這種聲音聽來格外清楚。

那門口的十名兵士，忽然一齊偏頭望了過去。

萬斯同的身子，也就在這時，以「一鶴沖

天」的輕功絕技，陡然地拔了起來。

等到這十名兵士再回過頭來的時候，他已經置身衙內的一堆松石之後了。

然後他再一縱身，却又撲上了另一座樓閣，心中却在想，也不知那拘押犯人的地方到底何處。

自己在房上胡亂跑了一轉，竟為他發現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是一座偏院，牆特別高，上面還有鐵絲網，隱隱可見牆內閃着昏昏的黃色燈光。

遂即身形騰起，以單足輕輕一點牆頭的網絲，一瀉而下。院內地勢極窄，牆下就是一層平頂的矮房。

只是這些房子却建築得很堅固，都是大紅色的方磚砌起來的。在每一座房門之前，都有一盞氣死風燈，而且有大鐵門緊緊的關着。

萬斯同身在牆上，似乎都已經聞到了一陣陣沖鼻子的臭氣。

到了這裏，他可不便隨便亂闖了，身形輕輕飄落牆下，正在打主意，怎麼誘出一個人來，自己擒住他好問一問。

一念未完，就見一個身穿大棉襖的小子，手上端着一個托盤，裏面放着麵條和一籠包子，正由甬道的那頭往這邊走過來。

萬斯同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個機會，他向前一縱身。

一口利刃，抵住了這人的胸前。

這小子糊里糊塗的遇見了這種事，一時嚇得上下牙齒克克直戰。

他說：「爺爺……爺爺……」

萬斯同小聲叱道：「不准哼，我問你今天關進來那個年輕人，被關在那一個房子？」

「爺爺……」這傢伙結巴的說：「我是管

廚房的，我那知道呀。」

萬斯同把匕首的尖子比着他的頸子道：「

來。

這麼一來，大伙都叫起冤來了。

萬斯同冷笑道：「你們叫冤可以，我也能把你們帶出去，只是我要發現你們是說謊，我的寶劍可不是不饒你們！」

這麼一來，立時鴉雀無聲。

萬斯同冷笑了一聲道：「好了，誰冤枉，快出來。」

這一說，却是連一個也不敢出來了，萬斯同冷笑了一聲，遂即把門「匡！」一聲關上了，只是鎖叫他給斬開了。

兵弁們一個個刀出鞘，箭上弦，已把這牢房圍了個水洩不通。

萬斯同雖是技藝卓絕，確也不敢太為大意，因為他還要帶兩個人出去。

他對牢房中犯人道：「你們可別妄自跑出來，他們可都有刀，殺了你們更冤枉。」

這時那個跳出來的小子，嚇得蹲在一邊，手裏抱個包袱，就像一個猴子一樣的。

他又高興又害怕，仰望着萬斯同道：「大俠客，我們可怎麼走呀？」

萬斯同看了他一眼道：「你不要怕，跟着我。」

這時郭潛道：「大哥，你把我手上腳上的玩藝弄開，我不用你抱着。」

萬斯同依言而行，寒鐵劍揮處，腳鐐齊開，郭潛惡狠狠的說道：「大哥，你給我一口刀。」

萬斯同看着他那種樣子，皺眉道：「兄弟，你還是不安分，你身上有傷。」

郭潛大笑了一聲說：「不妨事。」

他忽然看見先前牢卒手上的那口刀，就掉落在自己足前，就彎腰拾了起來，抖了抖道：「行，大哥，我們走吧，不然就走不了啦！」

這時真個是人聲鼎沸，數十盞孔明燈，直

你只告訴我，新收的犯人關在那一個房間就行了，要不，我要你的命。」

這傢伙抖擻頭的，用手指了前面一座矮房

道：「新收的犯人都在這裏。」

他接着又乞命道：「爺爺，你可不能殺我，我可是一個好人呀！」

萬斯同收了匕首，冷冷一笑道：「你先前在這裏睡一會，只要你說的是實話，等會我再來救你。」

這傢伙連道：「謝謝……謝謝。」

忽然地覺得身上一麻，頓時連舌頭也不聽使喚了。

萬斯同以輕手法點了這衙卒的「肩井」穴道，暫時把他拉睡在牆角。

然後他左右的看了一眼，這種大冷天夜裏，誰也不願站在院子裏，倒是相當的安靜。

萬斯同一折腰，快如脫弦強弩一般的，已縱身到了那座矮室門前。

那扇鐵門並未全關，兩個牢頭禁子，已坐在兩旁，一人手上端着一碗麵，唏噓唏噓的吃着。

萬斯同這麼大膽的閃身而入，兩個牢卒猛

然間抬頭，全都嚇呆了。

那另一人忽然的把手上的碗，霍地甩手打出，一跳而起，口中大喊道：「有賊！」

另一牢卒就手把腰刀拔出，舉刀就砍。可是他二人的身手，要給眼前這年青人比起來，那可真是差得太遠了。

這牢卒刀方砍到，萬斯同只一舉手，這傢伙連人帶刀已經滾了出去。

只聽見「碰！」的一聲，摔倒了在地，他手上的刀也掉了，嚇得他一咕嚕滾了起來。

那另一人刀在手上，却是不敢砍下來，偏偏萬斯同正堵着門，他想跑都沒辦法。

那個剩下的一個嚇得撲通的一聲，跪在了

由鐵欄門外照進來。

郭潛向外一望，只見人頭密密麻麻，刀光劍影，煞是可怕。他不由長嘆了一聲道：「大哥，我害了你了，咱們走不掉了。」

那個依在二人身邊的小子，聞言見狀，嚇得直哆嗦，他說：「大爺，你把我再弄進去吧，我……不走了。」

萬斯同微微一笑，目光奇放，他很從容的道：「我既來救你們，他們誰也阻不住。」

說着遂向郭潛道：「這個房子，你敢縱上去嗎？」

郭潛仰望了一下，點了點頭道：「勉強可以，不過再高就不行了。」

「這就行了。」萬斯同說。他遂向那個小子道：「你姓什麼？」

那人忙跪下道：「小的叫錢來順，我姐姐叫錢月眉。」

萬斯同笑道：「誰問你姊妹了？來，錢來順，你伏好在我背上，不論什麼事你都不用管了，我定能帶你出去。」

錢來順還瞪着眼，直發怔，萬斯同蹲下了身子說：「快來。」

錢來順才抖抖戰戰的伏在了萬斯同背上，萬斯同害怕他臨時害怕會鬆手，又取了一條繩子，把他捆緊了。

這時已有幾支利矢，由鐵門外射了進來，都為郭潛用單刀格落在地。

那個為郭潛當堂踢昏過去的糟老頭兒劉君，現在又神氣了。

他手上拿一口劍，另一隻手拿着一盞燈，直向裏面照，口中哇哇大叫道：「王八羔子，你就有三頭六臂，我看你有什麼辦法活出來？兄弟們，上！上！」

郭潛咬牙切齒道：「大哥，我今天來此，有一半都是此人所害，我是不能放過他，待我

地上，連連磕頭道：「大俠客，饒命吧！」

這麼一吵，外面都震動了，胡哨，銅鑼，响成了一片，萬斯同修地一上步，把鐵門上了，另外又加上了鎖，他冷冷笑道：「我們都不要走。」

這時外頭的人衝上來進不去，裏面的人出不去，真是亂成了一氣。

萬斯同這時虎目圓睜，他右手一探腰，「咻！」一聲，已把纏在腰間的那口寒鐵劍抽了出來。

緊跟着上一步，這口劍已抵在了那獄卒的心上，厲聲道：「快說，今天新來的那個人關在那裏？」

「那……那一個？」

萬斯同正要再問，却聞得一個犯人扒在欄杆上大叫道：「在這裏，在這裏，是姓郭的不是？」

萬斯同一腳把那個牢卒踢倒在地，忙到了那間牢房前，探首往裏面一望，真令他毛髮悚然。

只見昏燈之下，密密麻麻睡滿了犯人，大概也是因為天氣冷的原故，犯人疊成了牆，那種撲鼻的臭味，在一衝面的當兒，真能把你給薰昏了過去。

萬斯同一時真嚇得呆了。

他喃喃的問：「在那裏？」

這時就見一些犯人亂推亂叫，挪出了地方，萬斯同才看到了一個黑衣的漢子，背朝着自己睡着。

他的臉朝裏，只有右肋那一邊沾着地，這麼亂的情形，此人並不絲毫驚動。

只此鎮定的功夫，足以令人欽佩。

萬斯同急忙道：「喂！你是今天被人冤枉押來此的那位兄弟吧？」

那人慢慢的回過了身子，無精打采的向萬

斯同望過去，誰知這一望之下，令人猛然一震。就見他「呼！」地一下坐了起來，激動的道：「大哥，是你來了？」

萬斯同退後了一步，吃驚的道：「你是誰？因何如此相稱？」

這人一手掠開了散在額前的亂髮，激動的叫了起來，叫道：「大哥，你連我都認不出了嗎？」

萬斯同再仔細一看，不由「啊！」了一聲，大聲道：「郭潛……兄弟，原來是你。」

「大哥……」郭潛忍不住熱淚滂沱而下。他哭道：「我死不了，大哥，你快去救心怡姑娘去，他叫西川雙白給擄走了。」

萬斯同這時見是自己昔日的生死之交，一時痛澈心肺，他冷笑了一聲道：「這些話，咱們回去再說，我先救你出來。」

說着一揮手中劍，「鏗！」的一聲門鎖立開，就聽見「轟！」地一聲，大羣犯人，都向外湧來。

萬斯同持劍而立，大吼了一聲，喝道：「不許動。」

這些傢伙一個個，倒真的嚇住了。

萬斯同用劍指了一下郭潛道：「這是我拜弟，他是為狗官所陷害，才來此處，我只救他出去，你們罪有應得，却不許亂跑。」

大伙立刻安靜了。

萬斯同把郭潛背上一指，這時一個犯人哭叫道：「大俠，我也是冤枉的，媽的，知府的兒子看上了我的姊妹，我姐姐已經許了人了，我娘叫我說去，媽的，他們就把我弄到這裏，我真冤。」

萬斯同看他哭得可憐，樣子也不像是假的，就動了惻隱之心，說道：「好吧，你跟着我走。」

那個小子忙跳起來抱了一個包袱，跳了出

出去殺了他再說。」

萬斯同用手把他攔住，笑道：「何必冒險？舉手之事，待我與你効勞就是。」

他說着探手取出了一枚彈子，以拇食指之力，把這枚彈子捏着，運出內力貫動，向外一甩，說了聲：「着！」

只見「着」的一聲，這枚彈子，立刻破空飛出，那劉子正正拿着劍調度得意之際，忽然「啊」的一聲，直被這枚彈子貫穿了肩窩，把他右面肩骨全都打碎了。

他手中的寶劍「噹」的一下就掉了，人却第二次翻身就倒。

郭潛見萬斯同數年不見，竟有如此功力，不由大為高興。

他知道萬斯同方才所施展的那種功力，乃是「大力金剛指」力，如無極深的內功造詣，斷斷是不能及此。

萬斯同冷笑道：「便宜這厮了，兄弟，我們走吧！」

他仰頭看了看，見屋頂全係一色的紅磚砌成，心中却暗自付道，不知我所新學的「巨靈金剛掌」力，是否有用，且拿來一試再說。

想着就對郭潛道：「兄弟，你靠牆站。」郭潛依言站立，忽見萬斯同長嘯一聲，四壁皆震，同時之間，但見他霍地向空舉起雙掌，發出了不可思議的巨大掌力。

轟隆的一聲大震，屋瓦木屑紛飛之中，這間牢房的正中屋頂，竟開了斗大一個天窗。

郭潛仰望上視，於磚礫瓦屑飛墜裏，但見一輪皓月，滿天星斗。

像這種功夫，郭潛不要說看，連聽也沒聽過，真把他嚇呆了。

那個伏在萬斯同背後的錢來順，嚇得直叫：「媽媽，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這麼一來，那圍在牢房四周，裏外三層的

捕快牢卒，也都齊聲鬼叫連天。

由天空飛墜下來的磚瓦，還打了他們不少的人，一時嚇得他們紛紛四散逃命。

就在這利時之間，萬斯同已指負着那個叫錢來順的少年，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地拔身而起。

他就像是一支冲天炮也似的，直由那破開的天窗沖了出去。

身形一翻，已飄飄的落在了一旁的屋角。這時郭潛也努力的自那破洞內縱了出來，他落在萬斯同身邊，氣吁喘喘的道：「大哥，你好厲害……」

萬斯同一笑道：「不必多說，來，我看不行了，我背着你回去吧！」

說着不待郭潛答應，他就把他用單手抱了起來。

這時四外飛蝗石和流矢，就像雨也似的，直向三人身邊襲來。

萬斯同一聲不響的抓出了大把制錢，用「滿天雨」的手法向外一洒。

只聞得一片叮叮噹噹之聲，那飛來的飛蝗箭，紛紛下墜。

萬斯同得能於此空隙之間，長嘯了一聲，二次騰身而起，落身在另一幢牢房之上。

萬斯同一路縱躍，身形絲毫也不敢停留。當他來到了圍牆旁邊的時候，他先揚手打出了一掌金錢鏢。

這一掌金錢鏢打得牆上鐵絲網叮噹一陣亂响，隨即引來了無數箭矢。

就在箭矢一落的同时，這位身懷絕技，週身是膽的少年奇俠，身形再次的拔起。

這一次他縱的更高了，甚至於連牆頭的鋼架沾也不沾一下，就這樣掠過去了。

可是他落身之處，已聚有無數的官兵。這批官兵，乃是臨時從守備營抽調而來，方才佈署好的。

萬斯同身方一落，那守備親自揮劍而上，大吼道：「大膽的飛賊，還不就逮！」

說着一劍向萬斯同頭上砍下，萬斯同實在不願多傷人，可是事實逼得他又不能不下手。他冷笑了一聲，猛出右手，以「撥手」一

邊這名守備的手腕子，厲叱了聲：「撒手！」這位守備大人可真聽話，「噹」一聲，寶劍就扔下不要了。

萬斯同借勢一吐掌力，只用了三成內功，就如此，那守備身子通通通，一連退了八九步，喉通的一聲就倒下了。

這麼一來，頓時大亂，這守備營，都是綠營子弟，素來以打仗為職責，比之府台衙門裏的那些兵弁，那可是不可同日而語。

此刻一見守備受傷，立時就有一名哨官大吼了一聲：「上刀！」

衆兵弁一起丟下了弓箭，齊同一致的抽出了腰刀，大叫了一聲，紛紛湧上。

萬斯同這時只殺得雙目赤紅，他狂笑了一聲，再次抽出了那口寒鐵軟劍。

只見他身形如旋風也似的倏地一轉，一片鏗鏘之聲，衆兵弁有不少人，手上的刀只剩下了一半。

他們的驚慌後退着，這才知道，來人非但有高來高去的本領，而且手上還有削鐵斷玉的兵刃，一時都害怕了，因為這種兵刃要是碰着了，那可是準死不能活。

萬斯同狂笑了一聲，一手持劍，一手抱着人，背後還揹着一個人，只見他揮劍如風，剎時之間，已自人羣裏殺出了一條道路。

他足下不敢絲毫停留，這一氣疾行，足有五六里之遙，眼前已不見任何人跡。

那錢來順在背後道：「大俠客，放下我吧，我家到了。」

萬斯同就站住了腳，先擱下了郭潛，又解下了錢來順，後者是撲地就拜。

萬斯同忙把他攙了起來，含笑道：「你不要客氣，你有錢嗎？」

錢來順道：「我家開油場，有的是錢，只是我們得快搬家，要不然狗知府不會饒我。」

萬斯同冷笑道：「不要緊，你先回家去吧，這個知府他活不了。」

錢來順不由打了一個寒戰，他最不敢看這位大俠的眼睛，因為他覺得太亮了。

想着就跪下來要磕頭，萬斯同拉着他道：「你走吧，回去好好的作人。」

錢來順連連點頭，道：「大俠你不用關照我，我錢來順吃了這次虧，我這敢不好好的幹嗎？」

說着就向郭潛鞠了一個躬，就順着街撒腿跑了。

郭潛微笑道：「大哥真是功德無量了。」萬斯同收起劍，含笑說：「兄弟，想不到在這裏會遇見你，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完功完德 共宿共飛

萬斯同一路縱躍，身形絲毫也不敢停留。當他來到了圍牆旁邊的時候，他先揚手打出了一掌金錢鏢。

這一掌金錢鏢打得牆上鐵絲網叮噹一陣亂响，隨即引來了無數箭矢。

就在箭矢一落的同时，這位身懷絕技，週身是膽的少年奇俠，身形再次的拔起。

這一次他縱的更高了，甚至於連牆頭的鋼架沾也不沾一下，就這樣掠過去了。

可是他落身之處，已聚有無數的官兵。這批官兵，乃是臨時從守備營抽調而來，方才佈署好的。

萬斯同身方一落，那守備親自揮劍而上，大吼道：「大膽的飛賊，還不就逮！」

說着一劍向萬斯同頭上砍下，萬斯同實在不願多傷人，可是事實逼得他又不能不下手。他冷笑了一聲，猛出右手，以「撥手」一

邊這名守備的手腕子，厲叱了聲：「撒手！」這位守備大人可真聽話，「噹」一聲，寶劍就扔下不要了。

萬斯同借勢一吐掌力，只用了三成內功，就如此，那守備身子通通通，一連退了八九步，喉通的一聲就倒下了。

這麼一來，頓時大亂，這守備營，都是綠營子弟，素來以打仗為職責，比之府台衙門裏的那些兵弁，那可是不可同日而語。

此刻一見守備受傷，立時就有一名哨官大吼了一聲：「上刀！」

衆兵弁一起丟下了弓箭，齊同一致的抽出了腰刀，大叫了一聲，紛紛湧上。

萬斯同這時只殺得雙目赤紅，他狂笑了一聲，再次抽出了那口寒鐵軟劍。

只見他身形如旋風也似的倏地一轉，一片鏗鏘之聲，衆兵弁有不少人，手上的刀只剩下了一半。

他們的驚慌後退着，這才知道，來人非但有高來高去的本領，而且手上還有削鐵斷玉的兵刃，一時都害怕了，因為這種兵刃要是碰着了，那可是準死不能活。

萬斯同狂笑了一聲，一手持劍，一手抱着人，背後還揹着一個人，只見他揮劍如風，剎時之間，已自人羣裏殺出了一條道路。

他足下不敢絲毫停留，這一氣疾行，足有五六里之遙，眼前已不見任何人跡。

那錢來順在背後道：「大俠客，放下我吧，我家到了。」

萬斯同就站住了腳，先擱下了郭潛，又解下了錢來順，後者是撲地就拜。

萬斯同忙把他攙了起來，含笑道：「你不要客氣，你有錢嗎？」

錢來順道：「我家開油場，有的是錢，只是我們得快搬家，要不然狗知府不會饒我。」

萬斯同冷笑道：「不要緊，你先回家去吧，這個知府他活不了。」

錢來順不由打了一個寒戰，他最不敢看這位大俠的眼睛，因為他覺得太亮了。

想着就跪下來要磕頭，萬斯同拉着他道：「你走吧，回去好好的作人。」

錢來順連連點頭，道：「大俠你不用關照我，我錢來順吃了這次虧，我這敢不好好的幹嗎？」

說着就向郭潛鞠了一個躬，就順着街撒腿跑了。

郭潛微笑道：「大哥真是功德無量了。」萬斯同收起劍，含笑說：「兄弟，想不到在這裏會遇見你，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郭潛長嘆了一聲，道：「大哥，你住在那裏？我們回去再說。」

萬斯同指了指道：「我就住在這裏。」郭潛怔了一下道：「大姑娘原來也住在此呀！」

「我知道！」萬斯同說，遂和郭潛二人越牆而入。

劉大個子就站起來道：「那麼我先去準備一下吧！」

方到此，忽聽得一個夥計在外咳道：「掌櫃的，又來了客人了。」

劉大個子大聲道：「來了客，帶進房不完了，還告訴我幹嘛？」

那個伙計道：「不是，你老不是關照過，再有帶刀劍的人一概拒收嗎？」

劉大個子怔了一下道：「是呀！」

夥計道：「一共來了三個人，都帶的有傢伙。」

劉大個子不由一怔，就看着萬斯同道：「壞了，一定是官人來了。」

萬斯同冷冷一笑，就站起了身子道：「我出去看看。」

劉大個子直皺眉道：「這麼吧，你站在裏面待我先去看看。」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好吧！」說着就開了門，小夥計就領着二人出了天井院子，來到了前院。

就看見有三人立在院中，萬斯同正要躲避，忽地認出其中之一，不由笑道：「原來是他們，我也不用躲了。」

劉大個子問：「是誰呀？」

萬斯同也不理他，快步上前道：「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碰頭了，三位可好？」

原來他們三人是大內三品帶刀侍衛項一公，宛平府捕頭要命金老七，及來自東洋的武士柴木。

這三人乍一見到了萬斯同，自是驚喜不置，全都傻了上來。

項一公上前一步，抱了一下拳道：「老弟台，可真是辛苦了你了，賊人的事情，不知有了下落沒有？」

萬斯同嘆了一聲道：「現今這事情，已是

萬斯同聞言皺眉不語。

他內心實在是惦念着花心怡，真恨不能即

出去殺了他再說。」

萬斯同用手把他攔住，笑道：「何必冒險？舉手之事，待我與你効勞就是。」

他說着探手取出了一枚彈子，以拇食指之力，把這枚彈子捏着，運出內力貫動，向外一甩，說了聲：「着！」

只見「着」的一聲，這枚彈子，立刻破空飛出，那劉子正正拿着劍調度得意之際，忽然「啊」的一聲，直被這枚彈子貫穿

了肩窩，把他右面肩骨全都打碎了。他手中的寶劍「噹」的一下就掉了，人却第二次翻身就倒。

郭潛見萬斯同數年不見，竟有如此功力，不由大為高興。

他知道萬斯同方才所施展的那種功力，乃是「大力金剛指」力，如無極深的內功造詣，斷斷是不能及此。

萬斯同冷笑道：「便宜這厮了，兄弟，我們走吧！」

他仰頭看了看，見屋頂全係一色的紅磚砌成，心中却暗自付道，不知我所新學的「巨靈金剛掌」力，是否有用，且拿來一試再說。

想着就對郭潛道：「兄弟，你靠牆站。」郭潛依言站立，忽見萬斯同長嘯一聲，四壁皆震，同時之間，但見他霍地向空舉起雙掌，發出了不可思議的巨大掌力。

轟隆的一聲大震，屋瓦木屑紛飛之中，這間牢房的正中屋頂，竟開了斗大一個天窗。

郭潛仰望上視，於磚礫瓦屑飛墜裏，但見一輪皓月，滿天星斗。

像這種功夫，郭潛不要說看，連聽也沒聽過，真把他嚇呆了。

那個伏在萬斯同背後的錢來順，嚇得直叫：「媽媽，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這麼一來，那圍在牢房四周，裏外三層的

捕快牢卒，也都齊聲鬼叫連天。

由天空飛墜下來的磚瓦，還打了他們不少的人，一時嚇得他們紛紛四散逃命。

就在這利時之間，萬斯同已指負着那個叫錢來順的少年，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地拔身而起。

他就像是一支冲天炮也似的，直由那破開的天窗沖了出去。

身形一翻，已飄飄的落在了一旁的屋角。這時郭潛也努力的自那破洞內縱了出來，他落在萬斯同身邊，氣吁喘喘的道：「大哥，你好厲害……」

萬斯同一笑道：「不必多說，來，我看不行了，我背着你回去吧！」

說着不待郭潛答應，他就把他用單手抱了起來。

這時四外飛蝗石和流矢，就像雨也似的，直向三人身邊襲來。

萬斯同一聲不響的抓出了大把制錢，用「滿天雨」的手法向外一洒。

只聞得一片叮叮噹噹之聲，那飛來的飛蝗箭，紛紛下墜。

萬斯同得能於此空隙之間，長嘯了一聲，二次騰身而起，落身在另一幢牢房之上。

萬斯同一路縱躍，身形絲毫也不敢停留。當他來到了圍牆旁邊的時候，他先揚手打出了一掌金錢鏢。

這一掌金錢鏢打得牆上鐵絲網叮噹一陣亂响，隨即引來了無數箭矢。

就在箭矢一落的同时，這位身懷絕技，週身是膽的少年奇俠，身形再次的拔起。

這一次他縱的更高了，甚至於連牆頭的鋼架沾也不沾一下，就這樣掠過去了。

可是他落身之處，已聚有無數的官兵。這批官兵，乃是臨時從守備營抽調而來，方才佈署好的。

萬斯同身方一落，那守備親自揮劍而上，大吼道：「大膽的飛賊，還不就逮！」

說着一劍向萬斯同頭上砍下，萬斯同實在不願多傷人，可是事實逼得他又不能不下手。他冷笑了一聲，猛出右手，以「撥手」一

邊這名守備的手腕子，厲叱了聲：「撒手！」這位守備大人可真聽話，「噹」一聲，寶劍就扔下不要了。

萬斯同借勢一吐掌力，只用了三成內功，就如此，那守備身子通通通，一連退了八九步，喉通的一聲就倒下了。

這麼一來，頓時大亂，這守備營，都是綠營子弟，素來以打仗為職責，比之府台衙門裏的那些兵弁，那可是不可同日而語。

此刻一見守備受傷，立時就有一名哨官大吼了一聲：「上刀！」

衆兵弁一起丟下了弓箭，齊同一致的抽出了腰刀，大叫了一聲，紛紛湧上。

萬斯同這時只殺得雙目赤紅，他狂笑了一聲，再次抽出了那口寒鐵軟劍。

只見他身形如旋風也似的倏地一轉，一片鏗鏘之聲，衆兵弁有不少人，手上的刀只剩下了一半。

他們的驚慌後退着，這才知道，來人非但有高來高去的本領，而且手上還有削鐵斷玉的兵刃，一時都害怕了，因為這種兵刃要是碰着了，那可是準死不能活。

萬斯同狂笑了一聲，一手持劍，一手抱着人，背後還揹着一個人，只見他揮劍如風，剎時之間，已自人羣裏殺出了一條道路。

他足下不敢絲毫停留，這一氣疾行，足有五六里之遙，眼前已不見任何人跡。

那錢來順在背後道：「大俠客，放下我吧，我家到了。」

萬斯同就站住了腳，先擱下了郭潛，又解下了錢來順，後者是撲地就拜。

萬斯同忙把他攙了起來，含笑道：「你不要客氣，你有錢嗎？」

錢來順道：「我家開油場，有的是錢，只是我們得快搬家，要不然狗知府不會饒我。」

萬斯同冷笑道：「不要緊，你先回家去吧，這個知府他活不了。」

錢來順不由打了一個寒戰，他最不敢看這位大俠的眼睛，因為他覺得太亮了。

想着就跪下來要磕頭，萬斯同拉着他道：「你走吧，回去好好的作人。」

錢來順連連點頭，道：「大俠你不用關照我，我錢來順吃了這次虧，我這敢不好好的幹嗎？」

說着就向郭潛鞠了一個躬，就順着街撒腿跑了。

郭潛微笑道：「大哥真是功德無量了。」萬斯同收起劍，含笑說：「兄弟，想不到在這裏會遇見你，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郭潛長嘆了一聲，道：「大哥，你住在那裏？我們回去再說。」

萬斯同指了指道：「我就住在這裏。」郭潛怔了一下道：「大姑娘原來也住在此呀！」

「我知道！」萬斯同說，遂和郭潛二人越牆而入。

劉大個子就站起來道：「那麼我先去準備一下吧！」

方到此，忽聽得一個夥計在外咳道：「掌櫃的，又來了客人了。」

劉大個子大聲道：「來了客，帶進房不完了，還告訴我幹嘛？」

那個伙計道：「不是，你老不是關照過，再有帶刀劍的人一概拒收嗎？」

劉大個子怔了一下道：「是呀！」

夥計道：「一共來了三個人，都帶的有傢伙。」

劉大個子不由一怔，就看着萬斯同道：「壞了，一定是官人來了。」

萬斯同冷冷一笑，就站起了身子道：「我出去看看。」

劉大個子直皺眉道：「這麼吧，你站在裏面待我先去看看。」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好吧！」說着就開了門，小夥計就領着二人出了天井院子，來到了前院。

就看見有三人立在院中，萬斯同正要躲避，忽地認出其中之一，不由笑道：「原來是他們，我也不用躲了。」

劉大個子問：「是誰呀？」

萬斯同也不理他，快步上前道：「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碰頭了，三位可好？」

原來他們三人是大內三品帶刀侍衛項一公，宛平府捕頭要命金老七，及來自東洋的武士柴木。

這三人乍一見到了萬斯同，自是驚喜不置，全都傻了上來。

項一公上前一步，抱了一下拳道：「老弟台，可真是辛苦了你了，賊人的事情，不知有了下落沒有？」

萬斯同嘆了一聲道：「現今這事情，已是

開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了，我們進去再詳談吧！」

項一公嘆了一聲，愁容滿面的道：「要再找不到賊人，我的前程也完了。」

劉大個子在邊直翻眼，忍不住問：「三位是住店？」

萬斯同代他們點了點頭：「掌櫃的，你給開兩間上房，這是我的朋友。」

劉大個子答應着去了。

要命金老七上前小聲問：「你給那兩個傢伙朝了相沒有？」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我雖然沒有，可是我一位拜弟倒和他們見着了，如今還負了重傷，就在這店中住着。」

項一公哦了一聲道：「那我們去看看他，真是對不起得很。」

於是四人直接行進了郭潛房內，萬斯同爲他們彼此介紹了一番。

三人因爲郭潛是被西川雙白傷成這樣，都不禁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歉疚，其實郭潛敵視西川雙白，却是爲另一件事。

項一公坐下之後，拿着腔道：「郭兄弟，你們兄弟這麼幫我們的忙，將來事成之後，我必定要親自稟告皇上，重賞你們。」

郭潛不禁怔了一下，他還不明白項一公的身份。

萬斯同就含笑向郭潛道：「這位項兄，乃是朝廷跟前的紅人，官拜三品。」

郭潛抱了一拳道：「失敬！失敬！」

項一公嘆了一聲道：「慚愧得很，要不是這位萬兄中途相救，我三人也許已凍死在雪地了。」

萬斯同冷冷一笑道：「我這位兄弟，因爲看不慣西川雙白強盜作風，中途見義勇爲，却不料本地的官府，竟把他當成強盜論罪，打得

子！」

那個碎了肩骨的劉君在一邊，大聲道：「把他也帶走。」

然後他指着各人道：「你們不要以爲本事大，可以傷了人就跑，告訴你們，火器營已在這客棧四周都佈置好了。」

他手指了那營官一下道：「這位就是營官徐大人，我勸你們還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火器營的徐營官還在上下打量着項一公，沉聲道：「你是幹什麼的？」

項一公呵呵一笑，他一隻手探進懷內，摸出了一個錦緞的公文信封，一面道：「老夫的身份一露出來，這事情就麻煩了，連你們的知府都有罪。」

項一公只一取出信封，就令他們神色大變，因爲他們都是官府來往的人，像項一公這種公文封式的樣子，他們一看就知道，乃是極高身份的公文來往格式。

項一公從內中抽出了一張，白色，但印有國龍的信箋，冷冷一笑，遞與那位營官道：「來，徐營官，你雙手接過去看看！」

徐營官臉色一變，他冷冷一笑，一隻手把這公文接了過來。

只見上面草草的寫着幾行字爲：「諭令三品護衛項一公，至浙爲辦理事一項，沿途省，府便宜行事，不得貴難！此令！」

下面是一顆圓形的硃砂印記，這位徐營官再一細看，不由得全身一陣戰抖，吶吶道：「啊！」

項一公自他手中接過了聖上的上諭，呵呵一笑道：「徐營官，你還不服嗎？」

說着霍的一瞪雙目，徐營官面色蒼白的道：「恕卑職冒失，莫非你就是……」

項一公點了點頭，冷笑道：「你現在立刻

他遍體鱗傷。」

三人都怔了一下，項一公驚道：「是怎麼一回事呀？」

萬斯同這才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那項一公聽罷之後，白眉一分，冷冷一笑道：「太不像話了。」

他偏頭問金老七道：「老七，這是什麼地方？」

金老七道：「是台州府。」

項一公哼了一聲道：「一個知府，能有多大前程，居然敢如此無法無天，我項一公既耳聞此事，就不得袖手不管。」

說罷連聲的冷笑了起來，他向萬斯同抱了一下拳道：「老弟，你可以放心的去找西川雙白去，至於這位郭兄弟的安危，一切都由小兒負責，那個營官要是再敢來此拿人，我可以對付他。」

金老七赫赫笑道：「項大人此刻是有聖旨在身，一切便宜行事，就是斬了他這個知府，也無什麼大不了的。」

萬斯同不覺大喜，道：「既然如此，小弟就放心了，這裏一切，也只有仰賴老哥了。」

項一公苦笑道：「兄弟，這點忙算什麼，你真能拿住了西川雙白，把那兩箱東西弄回來，那可才是真正的幫了我們大忙了，連柴木兄都謝謝呢！」

柴木三太立即立刻「應格！」的說了一句日本話，又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

這時劉大個子已進來了，就說：「三位房子開好了。」

說着又指了指地下道：「這個也好了。」

三人都一怔，萬斯同笑道：「不用了，我們不必再搬到地下室了。」

劉大個子不解道：「爲什麼？」

萬斯同一笑道：「到時候你就知道了，現在把四週火器營解散，至府台聽候老夫發落。」

徐營官打了一個冷戰道：「是！」

他連頭也不敢抬的就轉身走了，項一公又道：「且慢！」

「大人尚有何事？」徐營官問。

項一公冷笑了，手指劉君道：「本大人沿途已聽說你的惡跡很多，如此之人，怎能身負刑捕之責，徐營官，你先與我拿下來，等我見了知府再說。」

劉君不禁嚇得「啊！」了一聲，後退了一步，他咬着手向徐營官道：「徐大人，此人是什麼身份？他怎能下此命令？」

徐營官冷然一哼道：「這位項大人，乃是當今聖上身邊的親信，你老弟還是乖乖聽道的。」

劉君頓時就怔住了。

徐營官嘆息了一聲，手指着劉君，道：「鎖上！」

嘩啦的一聲，劉君頸子上，多了一條鍊子，可笑的是，這條鍊子，原來是要用來套郭潛的。

徐營官鎖上了劉君之後，神情沮喪的道：「卑職也是奉總兵之令，暫受府台大人提調，至於內中詳情，卑職並不盡知，方才若有冒失之處，尚請大人勿怪。」頓了頓道：「大人如無差遣，卑職就先去了。」

項一公微微一笑道：「不知者不罪，徐營官，煩你寄語知府一聲，就說本大人今午拜訪，囑他小心迎候了。」

說罷，「哼！」的冷笑了一聲。

徐營官面色又是一變，後退了一步，又答應了一聲：「是！」

說着就轉身帶着衆人去了，自然也帶着那爲鎖鍊緊鎖着的劉君走了。

劉大個子目睹及此，真是又驚又喜，他立

你去備一桌酒菜來，我吃過之後立刻就趕路，把我的馬備好。」

劉大個子答應着走了，須臾備好，五人一齊入座，萬斯同慨然道：「這裏的事有勞項，金二兄了。」

項、金二人連道不敢不敢。

就在這個時候，客棧外發出了一陣喧嘩，那劉大個子面色如土的跑進來道：「不好了，不好了，衙門裏可又來人了。」

衆人目光一齊視向那位有三品前程的項一公身上，就見他赫赫一笑道：「不要緊。」

他冷笑的對劉大個子道：「你請他們進來，我有話說。」

劉大個子擔心道：「進來不得了，見了面他們不又打起來了。」

萬斯同冷笑道：「無妨，項大人開照你，你就照做。」

劉大個子用着懷疑的目光，打量着這位項大人，也弄不清這位爺是幹什麼的。

當下就慢慢的出去了，過不一會，就聽見衆聲鼎沸，嘩啦啦的來了一大羣人，門也給闖開了。

爲首幾人，像是捕快模樣的人，都拿着鐵尺刀劍，一個個滿臉殺氣。

爲首一個像是一個小官，他身邊站着的正是本州捕頭劉君，這老兒右胳膊算是全廢了，還用架子綁着呢！

他一見郭潛，大聲叫了一聲：「好小子，你還在這裏？」

用手一指郭潛，對他身邊的那個武官道：「營官，就是這小子。」

這名小官，敢情還是一個營官，他大喝了一聲：「拿來！」

當時就過來了兩名捕快，揚揚套來，却爲項一公一手攔了開來，這老頭兒呵呵一笑道：

「且慢，你們是那裏來的，憑什麼拿人？」

項一公這種舉動，令所來的這一羣官人吃了一驚，那小官當官翻了一下眼皮，打量了他一會。

他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是幹什麼的？你有權問嗎？放手，混蛋的東西！」說着，他用力一帶，抓住了費一公手上的鐵鍊子，可是却怎麼也扯不回來。

那兩條鐵鍊子緊緊地抓在項一公手裏，他却是用盡了全力，也休想拉出。

他身側一名捕快，見狀大怒，舉刀就向項一公頭上砍來。

可是他刀還未砍下，却爲項一公身邊的要命金老七，一伸手給扣住了脈門，鋼刀「噹啷！」的一聲，掉了下來。

衆人一時嘩然，至此三位三品帶刀護衛，才冷冷一笑，道：「我本來不想多管閒事，可是這是你們自找的。」

他雙目一瞪，望着爲首那名營官道：「是知府叫你們來的嗎？」

那營官見項一公氣度不凡，舉止從容，心內未免有些兒嘀咕，此刻冷笑道：「我有逮捕他二人歸案的公文，給你看。」

說着自懷內取出了一張蓋有官印的公文，在項一公面前晃了一下，冷笑道：「老哥們，現在你明白了吧，你還是少管閒事。」

項一公一伸手，已自他手上把那張公文抽了過來，哈哈一笑，那營官上前一步，正要奪取，却爲項一公兩把扯得稀爛。

那營官霍地變色，噲的一聲抽出了腰刀，正要挺身而上。

却見項一公伸出手，很安詳的說道：「且慢！」

這種斯文的動作，反倒令那營官怔了一怔，他面上青筋暴跳道：「你這老頭兒好大的膽

有什麼高手，天台上倒是有個老魔頭，可是他們上九天宮的人也不會輕易管這閒事。」

葉青喘了一下道：「你這麼說，我們倒是大可不必再趕了。」

柳焦點頭道：「小心是要小心，不過可是犯不着這麼跑了。」

「對了！」葉青道：「我很擔心那個姑娘受不了，咱們打開來，讓她透兩口氣吧。」

柳焦拉住他道：「算了，老大，別丟人了，你的年紀已可做她爹了。」

葉青不悅道：「老夫少妻多的是。」

柳焦哼了一聲，一帶小驢，獨自前行。

葉青不由忙追上他，嘿嘿笑道：「算了，算了！給你說着玩罷了，我不會有這個閒心呀。」

柳焦冷笑道：「有這個心沒有，自己心裏有數，我要是再不知道，可是白活了！」

葉青雖是身居兄長，可是對這位拜弟，却是素所忌諱，見狀就不再多說了。

二人暫時不再說話，二驢一馬，帶着叮叮的串鈴聲音，不快不慢的向前行着。

前行到了永安溪口，葉青忽然發言道：「兄弟，我們還是乘船吧，又快又省事。」

柳焦點了點頭，天色很暗，很陰沉，雲塊很低，低得都好像要壓到人頭上去了。

放眼江上，倒有幾艘行船，只是距離甚遠，只見江上雖有兩三隻空船，可是都繫着繩子，船上的人也已入了夢鄉了。

要不是二人身邊有兩箱珠寶，風聲太緊，他二人向來作案是不急於趕路的，這一次可以說是破例。

葉青皺了一下眉道：「我們自己划吧！」

柳焦考慮到人馬太多，怕小船吃重不起，正自不定，忽見自一旁水面上，撐過了一葉方舟。

把四週火器營解散，至府台聽候老夫發落。」

徐營官打了一個冷戰道：「是！」

他連頭也不敢抬的就轉身走了，項一公又道：「且慢！」

「大人尚有何事？」徐營官問。

項一公冷笑了，手指劉君道：「本大人沿途已聽說你的惡跡很多，如此之人，怎能身負刑捕之責，徐營官，你先與我拿下來，等我見了知府再說。」

劉君不禁嚇得「啊！」了一聲，後退了一步，他咬着手向徐營官道：「徐大人，此人是什麼身份？他怎能下此命令？」

徐營官冷然一哼道：「這位項大人，乃是當今聖上身邊的親信，你老弟還是乖乖聽道的。」

劉君頓時就怔住了。

徐營官嘆息了一聲，手指着劉君，道：「鎖上！」

嘩啦的一聲，劉君頸子上，多了一條鍊子，可笑的是，這條鍊子，原來是要用來套郭潛的。

徐營官鎖上了劉君之後，神情沮喪的道：「卑職也是奉總兵之令，暫受府台大人提調，至於內中詳情，卑職並不盡知，方才若有冒失之處，尚請大人勿怪。」頓了頓道：「大人如無差遣，卑職就先去了。」

項一公微微一笑道：「不知者不罪，徐營官，煩你寄語知府一聲，就說本大人今午拜訪，囑他小心迎候了。」

說罷，「哼！」的冷笑了一聲。

徐營官面色又是一變，後退了一步，又答應了一聲：「是！」

說着就轉身帶着衆人去了，自然也帶着那爲鎖鍊緊鎖着的劉君走了。

劉大個子目睹及此，真是又驚又喜，他立

你去備一桌酒菜來，我吃過之後立刻就趕路，把我的馬備好。」

劉大個子答應着走了，須臾備好，五人一齊入座，萬斯同慨然道：「這裏的事有勞項，金二兄了。」

項、金二人連道不敢不敢。

就在這個時候，客棧外發出了一陣喧嘩，那劉大個子面色如土的跑進來道：「不好了，不好了，衙門裏可又來人了。」

衆人目光一齊視向那位有三品前程的項一公身上，就見他赫赫一笑道：「不要緊。」

他冷笑的對劉大個子道：「你請他們進來，我有話說。」

劉大個子擔心道：「進來不得了，見了面他們不又打起來了。」

萬斯同冷笑道：「無妨，項大人開照你，你就照做。」

劉大個子用着懷疑的目光，打量着這位項大人，也弄不清這位爺是幹什麼的。

當下就慢慢的出去了，過不一會，就聽見衆聲鼎沸，嘩啦啦的來了一大羣人，門也給闖開了。

爲首幾人，像是捕快模樣的人，都拿着鐵尺刀劍，一個個滿臉殺氣。

爲首一個像是一個小官，他身邊站着的正是本州捕頭劉君，這老兒右胳膊算是全廢了，還用架子綁着呢！

他一見郭潛，大聲叫了一聲：「好小子，你還在這裏？」

用手一指郭潛，對他身邊的那個武官道：「營官，就是這小子。」

這名小官，敢情還是一個營官，他大喝了一聲：「拿來！」

當時就過來了兩名捕快，揚揚套來，却爲項一公一手攔了開來，這老頭兒呵呵一笑道：

「且慢，你們是那裏來的，憑什麼拿人？」

項一公這種舉動，令所來的這一羣官人吃了一驚，那小官當官翻了一下眼皮，打量了他一會。

他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是幹什麼的？你有權問嗎？放手，混蛋的東西！」說着，他用力一帶，抓住了費一公手上的鐵鍊子，可是却怎麼也扯不回來。

那兩條鐵鍊子緊緊地抓在項一公手裏，他却是用盡了全力，也休想拉出。

他身側一名捕快，見狀大怒，舉刀就向項一公頭上砍來。

可是他刀還未砍下，却爲項一公身邊的要命金老七，一伸手給扣住了脈門，鋼刀「噹啷！」的一聲，掉了下來。

衆人一時嘩然，至此三位三品帶刀護衛，才冷冷一笑，道：「我本來不想多管閒事，可是這是你們自找的。」

他雙目一瞪，望着爲首那名營官道：「是知府叫你們來的嗎？」

那營官見項一公氣度不凡，舉止從容，心內未免有些兒嘀咕，此刻冷笑道：「我有逮捕他二人歸案的公文，給你看。」

說着自懷內取出了一張蓋有官印的公文，在項一公面前晃了一下，冷笑道：「老哥們，現在你明白了吧，你還是少管閒事。」

項一公一伸手，已自他手上把那張公文抽了過來，哈哈一笑，那營官上前一步，正要奪取，却爲項一公兩把扯得稀爛。

那營官霍地變色，噲的一聲抽出了腰刀，正要挺身而上。

却見項一公伸出手，很安詳的說道：「且慢！」

這種斯文的動作，反倒令那營官怔了一怔，他面上青筋暴跳道：「你這老頭兒好大的膽

有什麼高手，天台上倒是有個老魔頭，可是他們上九天宮的人也不會輕易管這閒事。」

葉青喘了一下道：「你這麼說，我們倒是大可不必再趕了。」

柳焦點頭道：「小心是要小心，不過可是犯不着這麼跑了。」

「對了！」葉青道：「我很擔心那個姑娘受不了，咱們打開來，讓她透兩口氣吧。」

柳焦拉住他道：「算了，老大，別丟人了，你的年紀已可做她爹了。」

葉青不悅道：「老夫少妻多的是。」

柳焦哼了一聲，一帶小驢，獨自前行。

葉青不由忙追上他，嘿嘿笑道：「算了，算了！給你說着玩罷了，我不會有這個閒心呀。」

柳焦冷笑道：「有這個心沒有，自己心裏有數，我要是再不知道，可是白活了！」

葉青雖是身居兄長，可是對這位拜弟，却是素所忌諱，見狀就不再多說了。

二人暫時不再說話，二驢一馬，帶着叮叮的串鈴聲音，不快不慢的向前行着。

前行到了永安溪口，葉青忽然發言道：「兄弟，我們還是乘船吧，又快又省事。」

柳焦點了點頭，天色很暗，很陰沉，雲塊很低，低得都好像要壓到人頭上去了。

放眼江上，倒有幾艘行船，只是距離甚遠，只見江上雖有兩三隻空船，可是都繫着繩子，船上的人也已入了夢鄉了。

要不是二人身邊有兩箱珠寶，風聲太緊，他二人向來作案是不急於趕路的，這一次可以說是破例。

葉青皺了一下眉道：「我們自己划吧！」

柳焦考慮到人馬太多，怕小船吃重不起，正自不定，忽見自一旁水面上，撐過了一葉方舟。

這條小船的船頭上點着一盞紅燈，隱隱可見一個頭戴大笠的人撐着船。

柳焦不由大喜道：「喂！喂！船家！」

這條船在水面上打了一個轉，立刻向這邊划來，撐船的低聲道：「客人要坐船嗎？」

葉青大叫道：「正是，快來，快來，我們多給你錢，快！快！」

這舟子一語不發，立刻用船篙，把船身定住了，問：「就三個人呀？」

葉青點了一下頭，忽然怔了一下道：「只有二人，你怎麼說三個人呢？」

那舟子赫赫一笑，低聲道：「我見了三匹牲口，還以為是三個人呢！」

葉青哈哈一笑，手指着那油簍道：「這裏面乃是裝的油，你不要弄錯了。」

舟子笑道：「是！是！客人快請上來吧，你們要到什麼地方？」

柳焦一面拉繩上了船，一面笑道：「儘量的走，能走多遠走多遠。」

舟子呵呵一笑，又道：「那不是去了極樂的世界嗎？」

西川雙白爲他說了這一句話好不掃興，相互對看了一眼，葉青冷冷一笑道：「小子不要胡說八道，當心老子揍你。」

那划船的呵呵一笑，也就不再答話。

他要幫着拿箱子，葉青忙攔手道：「不用，不用，我們自己來。」

這舟子笑了笑，又要去拉馬，馬背上有一個大油簍子，柳焦又道：「唉！你這個人，叫你不要動手，小心碰破了油簍子。」

說着就恨恨的瞪了這人一眼，只見他體態臃腫，臉上也似生有瘡肉，似乎皮膚很白，只是因爲那頂大斗笠戴得太低了，所以始終看不清他的模樣兒。

這舟子啞着嗓子笑了兩聲，就走到了船尾

，一抱雙肩道：「那麼我就什麼也不管了。」葉青笑道：「對了，你只管行船就是。」說着二驢一馬也都上了船，這條小船，雖較一般爲大，可是上了這麼多人馬，也就顯得很滿了。

舟子問：「好了沒有？」

柳焦說：「行了，你就開船吧！」

那舟子長篙一點，這船就如同箭也似的，「赫！」一聲竄了出去。

雙白看在眼中，這舟子，好俐落的身手，這和他那一身痲肥的肉太不相稱了。

船行極速，一剎時已投入了迷漫的水霧之內。約莫有一個更次之久，前面的水面漸漸窄了，而且四週圍，全是極高的大山。

這種情形，像極長江三峽那種樣子。

那舟子始終不發一語，只是他却不時的前瞻後顧着，像有些心事模樣。

葉青手指着環峙的大山問：「夥計，這是什麼山？」

舟子嘻嘻笑：「這是括蒼山，你們西川，不是也有很多山嗎？」

葉青眨了一下眼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是西川人？」他說着「呼！」的一下，自位子上站了起來。

這舟子若無其事的道：「聽客人的口音，我還不知道嗎？」

葉青又慢慢的坐了下來。

他們兄弟二人，反正也有一點覺得，這舟子有一點不大對勁，每一句話，總叫你聽得不大自在。

小船穿入了一道窄流，水面窄得很，甚至兩岸的懸崖都能碰到了船篷。

柳焦奇怪的道：「喂！你要划上山是怎麼，怎麼有大路你不走，却硬往小路上划？」

舟子呵呵笑說：「本來是要划上山啊！」

葉青也站了起來道：「你說什麼？」話猶未完，這條小船，忽的折過了頭，「咻！」的一聲，穿入了亂草叢中，船底「咣！」地一聲，觸上了岸，全船都大大地晃了一下。

西川雙白大吃了一驚，各自大怒。

可是尚不等他們怒火發出來，這舟子已呵呵笑着，縱身上岸。

他回過頭，手指二人道：「西川雙白，別來無恙，快上來吧！」

二人本是一腔怒火，可是被人家一口叫出了名姓，俱不免大吃了一驚。

二人一前一後相繼上了岸，葉青眨了一下眼，細細的打量着這人道：「朋友，你是何人？恕我兄弟眼拙，一時認閣下不出。」

這人桀桀狂笑了一聲，一手把戴在頭上的大斗笠摘了下來，露出了麻花捲兒也似的一頭亂髮。冷冷的道：「睜開你們的狗眼，看看我到底是誰吧，葉老大！」

西川雙白再一細看，不禁「噢！」了一聲，一時驚得張口結舌。

柳焦半天才吐出了一句：「水母……妳沒有死？」

水母狂笑了一聲道：「今天我們好好的算這筆賬吧！」

「草上露」葉青後退了一步，這一個突然的打擊，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了。

柳焦定一定神之後，他冷笑道：「谷巧巧，我們的仇恨齊天，是絕對不能輕易化解，這麼吧，咱們錯過今天，雙方也可以找幾個朋友見面。」

葉青也在一邊道：「這樣好得很。」

水母冷笑道：「你們這是做夢，老實說，我跟你們兩個東西，已非一日，秦冰閣得我洞庭不得住了，我也要換一換地方，所以……你們那兩箱東西，我有意想借用一下。」

西川雙白不由面色一陣發青，柳焦冷笑了，一聲道：「你想不勞而獲？」

水母舉了一下痲肥的雙手，道：「怎麼說不勞而獲？你們聽着……」

她用舌頭舔了一下厚厚的嘴唇，嘻嘻笑道：「老實說，這個架我也不大願意打，有好日子誰不想過？只是這要看你們是否合作了？」

葉青後退了一步，「哈！」的一聲，弧形劍撒在手中，面色極爲猙獰地道：「別的都還好談，你要是垂涎我們已到手的東西，那妳是妄想。」

柳焦攔了一下手，皺眉道：「不妨聽她說些什麼，先不要下手。」

說着，小眼一翻，也冷笑道：「谷巧巧，妳應該知道，我們要是怕你，當年也就不去找妳了，不過……我們仍願意聽一下妳的意見如何？」

水母怪笑了一聲說：「很簡單，那兩箱東西你們要留下，還有……」

葉青已忍不住又要下手，柳焦攔住他，冷冷問道：「還有什麼？」

水母怪笑一聲，用手指了一下小船道：「那裏子裏的姑娘，你們得給我留下，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不能叫她落在你們手中！」

雙白對看了一眼，這才知道她跟蹤自己二人，果然不止一天，心中又是又驚又怒。

瓦上霜柳焦赫赫一笑道：「那個姑娘妳要留下，我們也不要她，只是這兩箱東西，只怕不能給妳吧！」

「什麼意思？」水母也被激怒了。

柳焦忽地一矮身子，紫金旗「呼！」地一聲撒了出來，他身子遂即縱上了一顆高樹。他在樹上狂笑了一聲道：「谷巧巧，想要這些東西也很簡單，只要妳能把我兄弟打發了，否則的話，你也不必再存夢想。」

葉青手持弧形劍，更是一臉的殺機，目光直直的盯着水母，似想待機而發。

水母桀桀笑道：「這可是你們自己找的，很好！」

她用手指一下四週道：「這是一塊絕少人跡的地方，我三人就在此決一勝負，我老婆子如是輸給了你們，自是只有死路一條，否則你二人也休想再逃命！」

她的話方說到此，忽聽得葉青一聲厲叱道：「妳不想活命嗎？老乞婆！」聲到人到，真是快如疾風，身形一落，掌中劍「力劈華山」，陡地直向水母頂門上劈了下去。

可是正當他的劍已到了對方頂門上的剎那之間，忽見水母猛一張咀，只聽見「咻！」地一聲，一股子水箭，直向葉青面上噴來。

西川雙白以前，已嚐過這種水箭的厲害，柳焦忽的叫道：「小心！」

葉青也已看準了來勢，忽地開唇，把自己苦練經年的混元氣功，開口吐了出來。

正因爲他兄弟練有這種功夫，所以他們才敢至洞庭尋仇。這股氣體甫和眼前的水箭一交接，那水箭就像是衝打在岩石上的浪花一樣，霍地捲了起來。

水母見狀狂笑了一聲，二次開唇，「咻！」的又是一口。

這一次水力可較上一次的猛得多了，葉青練的「混元氣功」，只可一鼓作氣，第二次就不行了。他萬萬沒有想到，對方竟能看出這種情形，一時不由大吃了一驚，身形一旋，閃向了一邊。

可是水母所練的水箭，已盡得「水眼集」中的真傳，收發自如已到了左右迴轉的境界。

葉青身形一偏，這股水箭竟也跟着向右一偏。在早年，葉青是上過這種當的，他不敢用劍去擋，當下厲嘯了一聲，整個身子霍地拔了

起來。也就在這個時候，那一旁的柳焦從樹上燕子也似的竄了下來。

他身形向下一落，掌中旗「烏雲捲雪」，旗上夾起了一股極大的勁力，直向水母門面上兜去。

水母也自吃驚，因爲他由葉青與柳焦這種勁力上判斷，他二人功力，果然是大非昔日可比。當下心中着實不敢輕視，她自從那口愛逾性命的寒鐵劍失去以後，這三年來，又曾經另覓了一口魚鱗短刀。這口短刀本是五台山空明禪師的護身之物，雖不能和那口寒鐵劍相比，但是却也是一口罕見的利刃，差不多的生鐵玩意兒，它也能一削而斷。

水母看上了這口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她由「水眼集」中學了一路刀法，名叫「分水八刀」，數年來一直因爲自己用的是劍，所以這路刀法，一直無機會運用。

自從她自空明禪師處奪得了這口寶刀之後，這路刀法才爲她演習得嫻熟，現在這口刀，就像當年那口寒鐵劍一樣的令她喜愛着。

這時因爲西川雙白相繼的都取出了兵刃，她也就自背後把刀展了出來。

這口刀尺寸較常刀要略短三寸，形狀就像是一柳樹的葉子一樣，兩頭尖，當中寬。它如果被入貼肉擋着，不會露出一點痕跡來。

所以水母這一把刀甫一撤出，不禁令雙白大吃了一驚，因爲他二人自信眼力過人，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二人也曾仔細的觀察過水母，竟是有發現出她背後還藏有兵刃。

水母魚鱗刀一撤出，迎着當空的皓月，這口刀身上泛起了點點銀光。

隨着她旋身飛刀之勢，這口刀夾着一股極爲尖銳的風力，直向柳焦的手上削去。

柳焦冷冷一笑，紫金旗往後一挫，避過了來襲的刀鋒，二次抖腕，旗桿上那鋒利的刃頭

子，直向水母那痲肥的心窩扎了過去。

水母谷巧巧一聲怪笑，她這口刀兩旁一蕩，整個身子驕地騰了起來。

「西川雙白，你們的死期到了！」她大聲的叫道。隨着聲音一落，這個怪老婆子已佇立在丈許以外的岸邊上，刀刃一打水，潑起了漫天的水花。

這些潑起的水珠，活像是千點銀星，直向西川雙白沒頭沒臉的直撲了過去。

葉青因一時大意，爲其中一顆水珠，打在了右臂之上，一時只覺得有如金針刺骨一般的奇痛，差一點痛得他要叫了出來。

這才知道這老太婆，果然功力怪異驚人，當下冷哼了一聲道：「柳老二，我們下手合力圍她，別跟她單打獨鬥。」

他是把水母恨透了，話聲一了，身形如同海燕掠波也似的，三四個起落，已到了波面，掌中劍擺了一招「夜戰八方」的姿態，這是爲防止對方來犯的刀。

水母長笑了一聲道：「猴兒崽子！」

只聽見「噹」的一聲大震，二人都是一個迴身，葉青急於撫着自己的劍，就覺得刃口上，已有了米粒大小的一個缺口。

頓時他就呆了一呆，一時痛澈心肺，這時柳焦已自側旁飛縱了上來，紫金旗由上而下直劈了下來。

他們三人遂即展開了驚心動魄的一場激戰，在這無人孤懸的一小片荒地裏，三個人，三口奇怪的兵刃，直殺了個難離難分。

在這個長回合戰裏，雙白固然覺得水母技藝精湛，不易取勝，可是水母也覺得自己過於輕估了他們。

她雖是用盡了絕招，只好令二人退縮，要想致勝，也是極不容易。

因爲他們到底是二人合手，要想取勝，只

有單打獨鬥，可是雙白兩口兵刃配合得極爲稱手，要想分開，實不可能。

如此久戰了將近了一個更次，雙方都已經汗流浹背，仍是不分勝負。

水母久戰無功，心中已在動了另一個念頭了，她知道二人是早鴨子，足下見不得水的。她也不顧再打下去了，偏頭一望，那艘船仍然停泊在岸邊，再向遠處水面上一望，水面上波平如鏡，沒有任何船影。

谷巧巧想到妙處，忍不住笑了。

忽見她用力一劈水面，激起了萬點銀星，直向二人全身罩去。

葉青因先前吃了這種水珠的虧，見狀嚇得急速後退，柳焦也向旁一閃。

水母乘勢却又噴出了一口水箭，「咻！」地一聲，直向柳焦迎面打去。

瓦上霜柳焦只當她是「黔驢技窮」，所以才又重施故技，當下冷冷一笑飄出丈許以外。誰知就在這一剎那之間，他們可就中了水母谷巧巧的計了。

就見她桀桀一聲大笑，忽地身形向下一矮，雙掌齊推，用足了內力，向那艘擱在岸邊的船首上推了過去。

她這種內力，又因船是浮在水面上，極易着力，頓時浪花滾滾，這艘船竟爲她推出了數丈以外。隨着她身形縱起，就如同是一隻水鳥也似的，飄落在了船尾之上。

「小子！再見了！」她狂笑了一聲，就手掄起了長篙，二次運動一點，小船就像箭也似的穿了出去。

西川雙白如此一來，才知是上了大當，一時大吃了一驚，但因爲雙方間隔太遠，鞭長莫及。他二人怪叫了一聲，俱都飛縱了身子趕到了岸邊，葉青恨到了極處，慘笑了一聲道：「老乞婆，西川雙白與妳誓不兩立了！」

他說着，一面涉水跑了幾步，望着七八丈以外的那一點紅燈，抖手打出了一掌鐵蓮子。只聽「波！」的一聲，紅燈熄滅了，水面上叮叮咚咚的響了一陣，一切遂又歸之平寂。遠處傳來了水母的笑聲：「兩個傻瓜，有種來呀，哈——哈——」

這麼一來，二人可是全傻了。

不言二人直等到了天明，才發現了一艘捕魚的船，得能上岸。且道那個劫舟的水母，幹了一手漂亮的活兒，心裏真是得意極了！她把燈光重新燃了起來，颯颯的江風，吹得這艘小船前後仰着，不久船行到了寬闊的水面，她是絕不愁西川雙白再追上來了。

第一件事，她把那兩箱珠寶，取了下來，改放在艙內，然後她才把那個大油簍子打開來，雙手抱出了關在簍內的大姑娘。

水母費了好半天的時間，才又把她重新救活了。在燈光之下，心怡睜開了朦朧的眼睛，仔細的打量了一下眼前情形，還有眼前的人。她不由大吃了一驚，嚇得她用手捂住了眼睛，驚得「呀！」了一聲。

水母把她的手分開來，笑笑道：「姑娘，妳不認識我了？」

心怡幾乎不敢相信，她又仔細的看了一會，才喃喃道：「谷……婆婆……妳不是……不是……」

水母笑了一笑道：「原來妳也以爲我死了？告訴妳吧，我和秦老兒都沒死，只是受了很重的傷，現在，我的身體已完全好了。」

笑了幾聲她又道：「現在，我什麼人也不怕了！」

心怡一下子坐了起來，驚喜得四面望了一下道：「我……我怎會和妳在一起？」

水母笑得眼睛成了一條縫，她說：「西川雙白兩個小輩現在有他們苦于吃呢！」

想到得意之處，一身肥肉都忍不住顫抖了起來。

心怡這才明白了，她含笑道：「是妳救了我？」

水母呵呵一笑，拍了拍船板道：「妳好像身上還有點傷，來，躺下來，我給妳瞧瞧！」

心怡着實也倦極了，就依言睡好，水母找到了她的傷處爲她上了藥。

等到一切弄好之後，却發現她，竟是睡着了。

心怡這一覺，直到翌日快正午才醒，却見水母正在船尾炒菜。

這時候水母已發現她醒了，她放下了鍋，笑着走過來道：「睡够了吧，姑娘？」

心怡望着她道：「婆婆，謝謝妳救我性命，只是我有急事，需要趕回台州。」

水母四外看了看，笑道：「台州不遠，妳先別急，見到妳我很高興——」

說着拍了心怡的肩膀，伸出一隻手道：「還給我吧！妳已經拿去太久了。」

心怡怔了一下道：「什麼？」

水母笑道：「妳爲我保管的水眼鏡。」

心怡才猛然憶起，她點點頭道：「不錯，我還爲妳好好保存着，待我拿了回來還妳。」

「很好！」水母笑着說：「我找妳很久了，本已失望，却想不到竟會如此碰見了妳。」

心怡想到了萬斯同，歸心似箭，忍不住道：「婆婆，我想上岸回去了。」

水母一笑道：「妳不要慌，吃飽了飯，我送妳一程，因爲——」

她不大自然接道：「老實告訴妳，我真怕妳會一去不回來，捲走了我的書。」

心怡怔了怔，冷笑道：「妳不應該這麼懷疑我，我不是那種人。」

水母又怪笑了一聲，像哄小孩一樣的拍着

她的肩膀道：「是呀，我只不過是疑心罷了：看！妳又生我的氣了。」

心怡不禁也笑了：「妳這個人真是……」

水母笑着露出了牙牀：「說老實話，我最苦悶的是，沒有一個朋友，姑娘，妳能答應我，永遠做我的好朋友嗎？」

心怡微笑着道：「當然可以，只是人家都說妳的行爲不大正經。」

水母忽地一瞪雙眼道：「妳不要聽人家胡說，主要的是因爲我的仇人太多了，所以人家就造謠中傷我。」

心怡點頭道：「當然沒有是最好，我只不過是這麼勸妳而已。」

她頓了一頓，又接道：「譬如說，後來我也見了秦冰的家人，我知道秦冰是一個好人，他們祖孫二人，打魚爲生，怎會和妳有仇？」

水母一張肥臉，漲了個通紅，半天才笑笑道：「這些過去的事，還談它幹什麼，來，吃點東西，妳一定餓壞了吧？」

於是心怡吃了兩碗飯，放下了筷子道：「這是什麼地方？」

水母搖頭笑道：「這地方叫小井，我現在暫時就住在這裏。」

心怡問：「這是妳的船？」

水母呵呵一笑道：「妳問得太多了，姑娘，我在此等妳，等妳三天，把我的那本書送來，妳能做到的嗎？」

心怡想了想道：「大概沒有問題。」

水母笑了笑道：「西川雙白他們失去了東西，必定會來找我。」

心怡奇怪的問：「莫非那兩箱東西，落到了妳的手中？」

水母赫赫一笑，極爲得意道：「不錯，我從他們手中搶來的。」

「裏面是什麼？」心怡問。

水母聞言搖了搖頭，道：「這個妳就不要多管了，妳去吧！」

心怡揉了一下腿，站了起來，問：「我怎麼走呢？」

「上岸之後，直向南行，有一天多的時間，也就到了台州，妳可騎這匹馬走。」

心怡點了點頭道：「妳一直都在這裏嗎？我再來時怎麼找妳？」

水母赫赫一笑，咧着大嘴道：「妳要找我不容易，只是妳可記住，每日晨昏，妳只要戴上一頂紅帽，在此附近垂釣，我定會尋妳就是。」

心怡想了想，就點頭道：「好吧！」說着，她就縱身上岸邊。又把馬拉了下來。

就按照水母所囑，順着這條驛道，直向南面行去，馬行頗疾，等到了午時左右，已到達了「仙居」縣城之內。

天氣很冷，肚子又餓，心怡就在一家飯店前停了下來，却見這店門前，拴着一匹全黑色的馬，十分眼熟，當下怔了一下，就拴好馬，走進店內。

才一進門，就見迎面上，一個人倏地站了起來，道：「姑娘，妳原來在此呀！」

心怡吃了一驚，才看出此人，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萬斯同。

却想不到在這個地方，竟會見面，她頓時就怔住了，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激動，半天才喜極落淚道：「大哥……是你！」

萬斯同左右看了一眼，忙拉過身旁的座位道：「坐下來，我們慢慢的談。我是專程找妳的，現在我總算放心了。」

心怡站了起來道：「我們出去再談吧！」

萬斯同就付了錢，二人走出店外，雙雙騎上了馬，萬斯同道：「妳知道西川雙白的去處？因爲我還要找他們二人，要回一些東西。」

心怡慢慢的問：「什麼東西？」

萬斯同冷冷一笑道：「是兩箱珠寶，這兩箱東西關係重大，我一定要爲那幾個失落的人，把它找回來。」

心怡不由頓時就把馬勒住了，她慢吞吞的問：「是兩個黑色的小箱子嗎？」

萬斯同點頭道：「不錯，姑娘妳可知道它的下落嗎？」

心怡想了想，因爲受有父母的關照，她不願輕易吐露，反問道：「這兩箱東西和大哥有關係嗎？」

萬斯同長嘆了一聲，略略把項一公與三人失箱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皺眉道：「這兩箱東西，既關係三人的生死存亡，我不能不管，再說那項一公還幫了郭潛如此的大忙。」

心怡低頭想了想，嘆道：「大哥不必着急，也許我可以幫大哥這個忙，只是……」

萬斯同大喜道：「姑娘只要告訴我兩箱東西在那裏，我就有辦法取來。」

心怡苦笑了下，輕輕的搖了一下頭道：「大哥，不是我小看了妳，要取回這兩箱東西並不簡單，大哥，妳可曾知道有一個叫水母的人嗎？」

萬斯同不由吃了一驚，點頭道：「我認識她，姑娘，這兩箱東西，莫非到了她手中？」

心怡點了點頭，萬斯同怔了一下道：「這怎麼可能？」

心怡遂把這件事大概說了一遍，萬斯同聽完之後冷冷一笑道：「姑娘，有一件事，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妳，秦冰是我一個忘年之交，也爲了一件東西，和水母結下了深仇大恨。」

「什麼東西？」心怡問。

萬斯同淡然一笑，遂自身上取出了一個小匣道：「就是這部『水眼鏡』。」

心怡不由吃了一驚，她奇道：「噢——」

萬斯同平坐而，不動聲色，可是他相信

萬斯同平坐而，不動聲色，可是他相信

萬斯同笑了笑，遂把這部書交到了心怡的手中道：「姑娘不必奇怪，這是我爲姑娘清理東西時，無意自枕中發現的，我怕遺失了，所以帶在身上，現在見了妳，就可還給妳了。」

心怡點了點頭，道：「我正好還給妳。」

萬斯同搖了搖頭道：「不！我希望這本書能還給它原來的主人秦冰。」

心怡皺了一下眉道：「可是，我已經答應了水母，我怎能失信於她呢？」

「這不要緊！」萬斯同想了一下道：「我可以和妳一起去見她。」

心怡想了一會，默然地點了點頭道：「這樣也好，只是妳要答應我，不要和她動手！」

萬斯同想了想，笑道：「只怕她不會容我，姑娘，妳可以放心，這事情妳交給我辦就是了，我定不會令妳失望。」

心怡喃喃的道：「我怕妳不是她的對手，妳想，連西川雙白尚還不是她的對手呢！」

萬斯同心知自己的奇遇她還不知道，當下微微一笑道：「姑娘大可放心，我必定能勝任，妳還是先回台州，在台州客棧等我就是。」

心怡含笑謝道：「謝謝大哥——那麼我就走了。」說着深情款款的又看了他一眼，這才策馬自去。

× × ×

暮晚的昏鴉在水面上翻飛起，西方一輪紅日給大地換上了一身紅色的外衣。

萬斯同身披紫衣，頭戴紅色的小帽，已在水邊平竿垂釣。

他正目不轉睛，在等候着一個人。

忽然他發現身後竹林內有了响動，一個人徐徐的向他身後走來，慢慢地，終於站定了。

萬斯同平坐而，不動聲色，可是他相信

這人已經站在自己身後，心情未免有些緊張。良久之後，那人才發出了一聲冷笑道：「既來見我，爲何不上前答話？」

萬斯同把魚竿向水中一拋，倏地轉過身來，哈哈笑道：「谷巧巧，我們久別了。」

在他眼前站立的，正是那個貌相奇醜，高大癯肥的女人——谷巧巧。

水母怔了一下，她實在記不起這看來陌生的面貌，後退一步，冷冷地道：「你是誰？」

萬斯同隨手把頭上的帽子摘下來，晒道：「花心怡姑娘託我來還妳一樣東西。」

「不錯！」水母粗聲地說，並且探手而道：「拿來給我。」

萬斯同微微一笑，他遂自身上，把那部水眼鏡取了出來，遞了一下道：「是這個吧？」

水母伸出蒲扇大手，往書上就抓，可是萬斯同，却又把手收了回來。

水母不由怔了一下怒道：「怎不給我？」

萬斯同嘻嘻一笑道：「因爲不是妳的。」

水母立時鬍鬚林立，厲聲道：「小子，你要戲耍我嗎？你真是活膩了！」

萬斯同把書隨手丟了一邊地上，水母立時縱身過來檢拾。

可是萬斯同却哈哈一笑，雙掌霍的平推了出去，只聽見「咻！」的一股疾風。

水母那麼重大的身子，吃他這種內力一逼，竟不由自主的一連後退了四五步，方才拿穩站穩。當下不禁大吃了一驚，遂見萬斯同手指着地上的水眼鏡道：「水母，這部水眼鏡就在這裏，不屬於妳也不屬於我，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高下，妳如勝我，這部書自然由妳取去，否則就要歸我處理。」

水母笑了一笑，錯齒出聲道：「小畜牲，你休想要這部書。」

「我本來不想要。」萬斯同冷笑一聲道。

萬斯同冷笑一聲道。

「我只是要把它給我的老朋友秦冰。」

谷巧巧不由怔了一下，她面色紫青的打量了萬斯同一眼，發出了一聲極難聽的怪笑。

萬斯同笑道：「水母，妳可曾記起來？」

谷巧巧這時面漲通紅的道：「我記起來了，那夜我和秦冰老兒約鬥時，是妳在一旁助他可是？」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正是我，水母，妳那口寒鐵劍，也在我身上，只要妳勝了我，我願一併還與妳，只是妳要落敗了，却得心甘情願的服輸。」

水母氣得全身發抖，她記起了斷臂之仇，如非是心怡那日救了自己，縱不死在湖邊，也將要落個殘廢。現在這個仇人，就在自己眼前，她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過他了！

當下一聲怪笑道：「這辦法很公平。」

萬斯同冷笑道：「水母，條件並不止此，還有妳從西川雙白手中所得的兩箱東西。」

谷巧巧翻了一下眼，口涎四滴的道：「這是那個姓花的姑娘告訴妳的？」

萬斯同哼了一聲道：「是西川雙白告訴我的，怎麼，妳可願意？」

谷巧巧不考慮的點了點頭道：「一切都隨你。」

她說着足下慢慢的向前移動着，萬斯同伸手笑道：「慢來，水母妳看看。」

他說着自腰上，把那口寒鐵劍抽了出來，含笑笑道：「這是那口寒鐵劍，我把它放在地上，只是妳的那兩箱東西呢？」

谷巧巧乃是一個經不得激的人，聞言滿頭亂髮，蛇也似的顫動着。

她大聲道：「我難道還會騙妳不成？」

萬斯同笑道：「我不能相信妳，因爲妳是一個慣於謊言的人。」

水母全身氣得發抖。

萬斯同不緩不急的道：「妳曾經偷了八指佛僧弘忍大師的東西，妳和妳父親都是不講道義的人，我怎能信得過妳？」

萬斯同這話，是有意激她，說得極為刻薄，水母聆聽之下，果然難以消受！

這件事，數十年來，一直是她內心的一件隱秘，平日想都不敢去想，更不要說被人當面揭穿，挖苦——

一時之間，只見她面色變得極為蒼白，肥臉上滾動着大顆的汗珠！她身子抖了一下道：「小畜牲，這些事是誰告訴妳的？」

萬斯同見狀，心知自己這幾句話，已觸動了她的要害，當下淡淡的道：「妳這一點倒可以放心，這件事很少人知道，我不會對人說的，莫非不對嗎？」

水母慘笑道：「你說的句句實言，正因為如此，所以今天，我是萬萬不得放你活命……你等一會。」說罷，回過身子，「撲通！」一聲，縱身入水，遂即無踪。

萬斯同心中雖是有些緊張，可是他自信有把握戰勝對方，所以並不害怕。

他目視着薄冰初化的水面，在水母偌大的身軀落水之時，僅僅炸開了一條水紋，利時之間，又歸平靜，心中甚為欽佩水母這一身水裏的功夫。

望着水面，正自發楞，忽見近前淺水處，冒起了一個水花，重新現出了水母的身形。在她的兩腋之下，各挾了一個黑漆的箱子。

二箱似乎相當沉重，水母把它們小心的放在地上，起身道：「小輩，你可看到了，你如勝我，這東西就任你拿去。」

萬斯同點頭道：「這麼說，我倒是錯看了妳了，這兩箱東西，並不是我要，而是物歸失主。」

水母怪笑道：「只要你能勝我，這兩箱東

西就是你的了，你要怎麼和我較量，快說！」

萬斯同冷冷一笑，他轉過身子，忽見他張開了嘴，吐了一口白氣，那白氣初出口時亂如霧，可是利時之間，却結成了一道粗有兒臂大小的氣柱。

看到此，水母已不禁面色大變，遂見這股白氣，隨着萬斯同一聲悶哼，匹練也似的，直向水面上射去，眼見那靜靜無波的水面，吃這股白氣一逼，竟自興起了一股浪花！

萬斯同身形半蹲，面如赤色，眼望着那道氣柱在水面上開了尺許寬的一條空隙，直入水底，一任水面浪花翻捲，却不能使分水復合。

萬斯同即運功將出口的真氣收回，臉上帶着微笑，轉向呆若木鷄的水母道：「妳只依樣施來，我就服輸，任憑由妳發落。」

水母一利間臉色猝變，連連後退了幾步，先前的千雲豪氣，盡然無存。

她知道對方所施展的功夫，乃是失傳武林，已近三百年之久的一種內氣功夫，名喚「分水功」，施功之人，如無空指斃人的極上功力，萬萬是不能施展。

水母谷巧巧乃是個十分機智的人，她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更不要說是必敗的仗了。良久之後，她黯然的點了點頭道：「今天我總算開了眼界了，我不如你甚遠。」

說話之時，她上下的打量着這個年輕人，因為數十年來，真正令自己心悅誠服的，這青年還是第一人。

萬斯同微笑道：「這麼說妳是服輸了？」

水母似乎已經呆住了，萬斯同諒她也不敢和自己動手。當時就走過去，把那兩個小箱子提起來，覺得極為沉重，料必是原物無疑。

他望着水母正色道：「這兩箱東西，和這本書，我都歸還原主，我們之間的仇恨，也一筆勾銷，妳如不服，可至雁蕩去找我，隨時隨地。」

……過去的都算了……斯亮呢？」

心怡也驚覺道：「他沒有跟你來嗎？」

心蕊搖了搖頭道：「……我是……一個人跑出來的。姐姐……」她激動的道：「媽是被他們給逼死的，我恨他，我不能嫁給他……」

心怡吃了一驚，她看了萬斯同一眼，嘆道：「我們上去再慢慢談。」

萬斯同這時心如刀割，因為另一宗不幸的事兒，終於又產生了。

他一言不發的扶着姐姐二人上了樓，坐定之後，心怡道：「妹妹，這件事我也曾聽大哥說過了，老實說，又能怪誰呢？只能怪妳當初太任性，太不聽話……」

心蕊抽噎道：「姐姐，我錯了。」

她忽地伏在心怡的身上痛哭失聲道：「姐姐，妳原諒我吧……」

心怡的淚像珠串似的落了下來，她雙手把妹妹抱起來，道：「妳不要傷心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只是不幸的事情，千萬不要再發生了，妹妹，妳也要原諒姐夫，因為他也是爲了愛妳。」

心蕊淚下如雨，只是伏在椅子背上哭。

這麼冷的天，她只穿了一襲單衣服，頭髮散亂，那樣子就像是一個鬼！

萬斯同和心怡看着她這種樣子，都不禁傷心，心怡取過了一件衣服給她穿上，一面含笑問道：「妳不要哭了，我姐妹總算見了面，這是一件喜事。」

心蕊就擦乾了眼淚，她臉上帶着笑，看着心怡道：「姐姐，妳什麼時候跟哥哥結婚？」

這一句話直問得二人都不禁一呆，心怡的臉一時就像紅布也似的紅了。

她看了萬斯同一眼，一時不知說什麼好？萬斯同含笑：「心蕊，不要胡說……沒有的事。」

刻我都教教。」

谷巧巧臉色漲成了豬肝的顏色，看樣子似像要哭，半天她才咬了一下牙道：「你拿去吧，只是你的大名是——」

「萬斯同！」萬斯同隨口答應了一聲。

谷巧巧身形騰起，只聽「咚！」一聲，水面上再次炸開一道水紋，就不見了她的影子。

當一切都順利完成之後，萬斯同和心怡帶着一種別樣的心情，就開始上路了。

兩匹馬，八隻蹄子，得得地在碎石路面上响着，他們都有種說不出的心情，緊緊的約束着自己，好像各人都能聽到彼此的呼吸一樣。

走了一程，他們仍然默默無語。

姑娘已經改了裝束，她披着一領紫色的長披風，鹿皮小蠻靴，長長的劍鞘垂在馬鞍前面，不時鏗鏘有聲的响着。

她那粉紅色的小臉，在這種嚴寒的西北風裏，顯得更加嬌艷紅嫩，兩彎蛾眉之下那雙水淋淋的眸子，在凝視曠野的時候，真能把你的魂給勾出來。

尤其是當萬斯同偶然的注視她時，她回報的那種多情溫柔的笑容，就不由自主的令他想到了那遠在天台的花心蕊。

甚至於可以這樣說，她比心蕊似更嫵媚，更動人。

兩匹並鞍聯轡的行着，朝日的旭光，把他們的情影長長的映在地上。

而花心怡，也是一個品行端莊，極知自愛的女孩子，她對於萬斯同的熱愛，只是深深的放在內心裏，生怕叫對方看出來笑話自己。

可是天下任何事情都好遮瞞，唯有感情，那是沒有辦法掩飾住的。

也許你可以掩飾一時，但你絕不能終久的隱藏，更何況有情人都較常人更為敏感，那真

「你們……」心蕊張大眸子道：「難道你……你愛我姐姐？」她又拉住心怡的手，激動的道：「姐姐……妳難道不愛他？」

心怡鼻子一酸，竟不由自主的落下了淚來，萬斯同更是劍眉深皺着一語不發。

花心蕊忽地走到了他的身邊，悲聲道：「哥哥，我以前錯了，我對不起你，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我知道你是一個肯上進的好青年，姐姐……妳一切都比我好，你爲什麼……」

萬斯同面紅如火，抖聲道：「不要說！」

心蕊擦了一下眼淚，走到了心怡身邊道：「姐姐……答應我，嫁給哥哥吧……只有你才能配他得上，姐姐……」

才說到此，就聽得一旁另一個聲音道：「這才是天賜良緣，你們都不要推辭了。」

衆人看時，却見是萬斯亮站在簷前，他滿面風霜的走到了萬斯同身前行了一禮道：「哥哥！」

萬斯同握着他的手道：「你怎麼來了？」

萬斯亮苦笑了笑道：「等會再談吧！」

他走到心怡身前，行了個禮道：「以前我實在太放肆了，怕姐請多原諒。」

心怡已知他和萬斯同的關係了，聽說他又悔過之心，再者他又自己的姐夫，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當時臉紅了一下道：「不必客氣。」

萬斯同又走到了心蕊身邊，打了一躬道：「心蕊，我找妳好苦……妳却一個人跑到這裏來了。」

心蕊垂下眼皮佯作不見，萬斯同方要過去勸說一番，忽見萬斯亮抬頭道：「啊！我還忘了，你們看誰來了？」

說着忙探頭往外，就在這時，南宮敬已走了進來，他目光直直的看着心怡姐妹二人，苦笑道：「你們當真不要我這個父親了嗎？」

是所謂的「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萬斯同和心怡，正是這樣的。

心怡此時的心，真有如一團亂絮，他渴望趕快回家，重整家門。

她更渴望着能與萬斯同終身厮守，然而她知道，萬斯同此時所負的任務，只不過是護送自己回家而已。

因此只要自己一抵家門，他的責任也就沒有了，他就會拋下自己去了……

每一想到這裏，心怡內心就有無限的離愁，她真是捨不得離開他，如今，在這南抵家門的時候，這種害怕的心裏就更濃了。

她渴望着萬斯同能進一步的向自己表示，表示出他的情意，那麼自己也就好順水推舟，一吐自己的私衷了！

可是相反的，萬斯同反倒是更形冷落了。心怡會不止一次的發現他一個人，每當晨昏的時候，那種佇立凝望的表情。

他寂寞得很，他必是需要愛情的，然而個強的人，一切都是個強的人。

在「許村」小住了一天，第二天，天氣更冷了，雖沒有下大雨，可是瓦簷上，小橋上都遍佈着厚厚的一層霜，朔風吹得凜冽了。

第二天的清晨，他們出發了。

兩匹馬，帶滿了東西，順着通山的道路，徐徐的行走，午後的時間，他們來到了黃山。

在日落西山的時候，他們來到了闊別已久的那幢閣樓。

「到了！」心怡翻身下了馬。

看到這座樓，她不由想到了妹妹和母親。如今閣樓依舊，人物全非，正是：「燕去樓空，佳人何去？」

萬斯同幫着她把東西自馬上取下來，見庭院裏已積滿了落葉，可以想像到，房間內定也是空無一人。

二女不由對看了一眼，她們都知道站在身前的這個老人，正是自己的親生父親，一時都呆住了。她們本來堅持的心，早就軟了，因為任何成見，都經不住真情的考驗，一時都忍不住撲叫在他膝下，失聲痛哭起來。

萬氏兄弟也禁不住感動的流下淚來，南宮敬更不由得老淚滂沱而下，他拍着二女道：「爹對不起你們，更對不起你們的娘，好孩子……妳們起來吧！」

這時萬斯同也上前行禮道：「師兄……」

可是南宮敬却伸出了手，破涕爲笑道：「斯同，從今以後你應該對我改稱呼才是。」

萬斯同怔了一下道：「……什麼？」

南宮敬呵呵一笑道：「你應該和斯亮一樣，稱我一聲岳父才對。」

萬斯同一時面紅過耳，南宮敬這句話一時給了他很大的支持，心蕊首先破涕爲笑，萬斯亮也連連稱妙。

南宮敬笑道：「斯同，我是從小看你長大的，說起來也無什麼不妥，況且這事斯亮給我建議之後，我也稟明了師父，他老人家極爲讚成，並且專命我來你們主持婚事。你莫非還不答應？」

萬斯同聽到此，目光之中，不禁流露出難以抑制的喜悅神色，他偷偷地看了心怡一眼道：「只是……心怡她……」

心蕊跳而起道：「姐姐一定答應的。」

說着她過去按着心怡肩膀笑問道：「姐——現在就等妳一句話了。」

南宮敬正色的道：「妳是一個俠女，就大方說一聲吧！」

心怡一時面色緋紅，她偷偷的看了萬斯同一眼，紅着臉點了點頭，趕忙把頭又低下去。衆人不禁爆出了一聲大笑，這陣笑聲不禁把多年來的所謂離別仇恨都逐散了。（完）

是蛛網遍佈，面目全非了。

然而事實却小有差別，當他們推門走進去時，却发现樓下各物 and 昔日一樣的陳列着，一樣的清潔。

心怡吃了一驚，喃喃道：「這裏莫非有人來過了？」

萬斯同搖了一下頭道：「不會吧，誰會找到這裏來呢？」

可是他們立刻又發現到更奇怪的事了，鼻中也聞到一些特別的香味。

在大廳的一角，他們看見置着很大的白木供桌，桌上列有八盆菜餚乾菓，尚還點着兩根白色的素燭，光色昏黃，閃閃搖曳。

案頭正中，尚燃着一個三足小鼎，飄着陣陣的檀木香味。

二人臉色大爲一變，匆匆行到供桌之前。却見正中牆上，懸有一張畫像，心怡一眼就看出那是母親的畫像。

一旁尚立有供籤，其上寫着：「先妣花氏之靈位」

不孝女心怡 心蕊叩立！

心怡忍不住眼淚簌簌滴了下來，她再也忍不住喚了一聲：「娘……」

一時撲倒供桌前大哭了起來，萬斯同也不禁在一旁唏噓不已。忽然身後一個顫抖的聲音道：「姐姐……同哥……」

二人大吃了一驚，猛一回頭，却見心蕊一身白衣，頭髮披散的站在樓梯的梯口。

心怡呆了一下，喃喃的道：「妹妹……」

她二人忽然撲抱在一起，大哭了起來，萬斯同傷心的上前道：「你們不要哭了。」

又問心蕊道：「亮弟呢？」

心蕊眼淚模糊的抬起頭道：「同哥……過去都是我不好，我對不起你。」

萬斯同笑了一下道：「現在不要再談這個

四大名捕會京師

(一)



名捕反被捕

追命遭索命

票。

最後一名鏢師臉都白了，手也抖了，連手中的金鞭也幾乎握不住了，囁嚅道：「饒……命……」

「十二把刀」冷笑道：「那有這等便宜事！」

這鏢師目光收縮，呆了一陣，終於咬緊牙關，揮鞭衝上前去，嘶聲道：「那我就是你拚了！」

「十二把刀」冷笑，側身讓過一鞭。他就像貓一般，在未殺死耗子之前總要捉弄他一番。

這鏢師二度衝過來，「十二把刀」稍一讓身，這次「十二把刀」已看準鏢師的破綻，一有破綻，他便絕不放過。就在此時，突聽一聲冷哼，彷彿就在左邊。

「十二把刀」心中一凜，彷彿覺得這一刀砍了出去，自己就必死無疑，不禁翻身倒退，舉目一望，附近沒人，只有一個像標槍般悍直的年青人，筆直向他走來。

「十二把刀」中更驚疑不定，因為那人向那麼遠，而呼聲彷彿在自己身旁，這份內力是他所辦不到的。

那鏢師見「十二把刀」退出戰圈，倒是一怔，以為「十二把刀」又捉弄自己，怒嘶一聲，又衝了過去。

突聽那青年冷冷地道：「徐鏢頭，你不要命了嗎？」

徐鏢頭一呆，但他確不認識這個年青

「十二把刀」已經殺了第八個鏢師，只剩下兩名鏢師，還在死力苦撐着。

不過苦撐也撐不了多久，十名鏢師合力尚且死了八名，剩下的兩名再打也沒有用，可是為了自己的性命，這兩名鏢師只好死戰。

遇着了「十二把刀」，鏢師已經不用指望能保住鏢銀，而是連保着性命也難上加難了。

「十二把刀」划鏢，一向是不留活口的。

「十二把刀」不是十二個用刀的人，而是一個人，一個把刀使得如十二柄刀的人。

他的刀法一招十二式，兩招二十四式，三招三十六式，舞到最後，他自己只剩下「十二把刀」，別人連他名字也忘了。

「十二把刀」是一個心狠手辣的獨腳大盜。陝西一帶保鏢均對他十分頭痛，但却奈何他。

一個人能使十二把刀，的確不是容易被擊毀的。

現在「十二把刀」刀法一緊，一名鏢師的手就被砍了下來，跟着，臂，肩，頸，胸，耳同時中刀，接着，腿，踝，趾，腰，腹，臂又馬上中刀。這名鏢師立時像折了錢的木偶一般，碎裂於地。

死在「十二把刀」手上，是從來不止捱一刀的，身上至少十二道刀傷，所以，縱然手下不留活口，別人也知道是他幹的。

樹上的兩人已收了樵。

追命像一頭大鳥掠到樹上。

「颯颯」二聲，兩樵叉飛出。

追命人在半空，忽然踢出兩腳。

難道他想用血肉之軀來擋勢不可當的鐵樵？

不是。

他這兩腿及時而準確地把繫在樵上的鐵鍊踢斷，於是樵都無力地落了下來。

追命一張口，噴出一口酒！

酒打入兩棵樹叢間，「必必撲撲」不斷響起。

然後沒有聲音了半响。跟着有人跌了下來，一棵樹一個人。

這兩個入掉下時，滿臉已被酒打得千瘡百孔。

追命倚在樹下，想想這「衡山四鐵樵」一倒被抓到了，然而他追蹤的「斷腸刀」薛過呢？

就在這時，他所倚的樹幹忽然裂開，一柄刀立即刺了出來。

追命的背就倚在樹幹上，這一刀縱不能斷腸，也能斷腰。

可是追命的腿已踢斷他的腰。

他的刀才伸出，什麼也沒看見，只見追命的腿一動，他的後腰脊椎骨便斷裂了。他眼前一黑，倒了下去，那一刀自然也不中了。

他怎麼也不明白，追命在他前面，如何一動腿，便擊中他的後腰。

除非一個人的腿就像門可敵可硬的兵器，可以任意使用。

可是他還沒有聽說過，而沒有聽說過

冷血就是冷血。

他是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是武林中四大名捕之四。

追命不追女人，他追的是別人的命。

尤其是該死的人的命。

現在他已追了三天，敵人曾經買舟出海，翻山越嶺，鑽入山洞，而今進入這山谷中，他還是一路跟了過來的。

追命強在堅忍，拚命與劍法，他強的是一雙腿與一口酒及舉世無雙的追蹤術。

沒有人能逃得過他的追蹤。

可是現在被追蹤者忽然不見了。

追命停在山谷中，看着九棵榆樹，幾塊巨岩，站在草地上，忽然覺得，他反而被人追蹤了。

而且追蹤他的不止一人……一……二……三……四……至少四個人。可是這四個在那裏呢？

就在這時，岩石後，榆樹上突然伸出四枚大鐵樵，四面夾擊而來！

追命一下子成了四面受敵，既不能前衝，亦不能後退，也不能向左右閃避，加以鐵樵巨勁，追命更不能憑空手硬接！

這一遲疑間，樵已擊到！

追命突然睡覺。

他真的是睡下去，平平的睡了下去。

那四樵自他頂上擊空，他已滾到岩石後。岩石後兩人收樵，已來不及，他們只來得及看見兩條腿。

這兩條腿忽然變大，已到了眼前，他們避已無及，然後就烏天黑地起來。

因為追命的膝蓋正頂中他們的鼻樑。

就看到了，而且捱着了。

他如果早知道追命的腿這麼厲害，多給他三千兩銀子，他也不願躲在挖空的樹幹裏刺這一刀了。

追命是誰？

追命就是追命。

他直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武林四大名捕之三。

薛過有一個哥哥叫做薛過人。薛過人的確有過人之能，單憑武功，他已經在他弟弟五倍之上。

何況他還有三門法寶，一條滿身長着毒刺的蛇，一隻百毒不侵，却身兼百毒的手套，一柄斷金碎石的利剪。

他就帶着這三件武器，去找追命，替他弟弟報仇。

以他的性格，當然不會這樣就去。他是晚上飛簷走壁而去的。

他準備先放條毒蛇進去咬追命一口，然後用「百毒手套」把他打倒，再用「碎金剪」把追命的頭顱剪下來。

追命行踪無定，他不知花了多少精神才打聽得到，追命和兩個捕快為了捕緝探花大盜歐玉蝶，今晚會住宿在「黃鶴客棧」。所以薛過人就去了。

半夜三更，他到了「黃鶴客棧」的屋頂上，却看見一個中年人。

薛過人十分奇怪，黃夜有勁裝人在屋頂奔馳，對方好像是常事一般，比遇到白天路上行人還來得自然。

人，於是把鞭一收，急道：「小兄弟快走，這人濫殺無辜，決不容你……」

那青年忽然望向「十二把刀」，目光如電，「十二把刀」打了一個突，只見對方腰間有一柄又薄又利的劍，沒有劍鞘。驀地想起一人，臉色驟然煞白。

只聽那青年冷冷地道：「你就是「十二把刀」？」

「十二把刀」不由自主點了點頭，那青年道：「我是冷血。」

這四個字一出，那姓徐的鏢師吧吧張大，說不出一個字來。「十二把刀」目光收縮，發出一聲大吼，一刀向冷血頭頂劈落！

這一刀聲勢非凡，刀至半途，又變成十二刀斜削，根本避無可避。

這一刀是「十二把刀」成名絕技，不到生死關頭，絕不使用。

冷血沒有避。他突然衝近。

「十二把刀」連一刀都還沒有劈下的時候，冷血手中精光一閃，長劍已刺入「十二把刀」的咽喉。

然後他就身退。

站定的時候劍已插回腰間。

這時「十二把刀」的第一刀才砍了下來，一刀之後，跟着又是一刀，一共砍了十二刀，「十二把刀」才脫了力，隨着喉嚨的鮮汨汨而出血倒在地上。

「十二把刀」抵不上一柄無鞘劍。快劍！

冷血是誰？

最奇怪的是這人半夜三更睡在屋頂上，彷彿屋頂不是屋頂，而是牀。

不管是不是牀，薛過人已經不耐煩了，反正擋路的就該死，他就一拳打過去。

那人就跟他握了握手。

薛過人也看不清楚對方是怎麼出手，只是手一伸出來，就把自己的拳風化解了，還伸過來握了自己的手。

薛過人心中暗驚，提剪就向伸出來的手來了過去。

利剪剪中了那隻手，「格登」一聲，薛過人心中大喜，却見那人仍是微笑，自己的剪却崩了口。

薛過人這次是大驚了，揚手扔出了毒蛇。

由於這條毒蛇渾身倒刺，連他也只敢用戴手套的手才敢扔出的。

那人又一伸手，抓住了毒蛇。

薛過人大為得意，以為對方這次定要遭殃，誰知對方還是笑着看他。

再者那條毒蛇已被捏成血醬。

薛過人此驚非同小可，忙戴上手套，心中暗忖：難道你這雙手是鐵鑄的不成。

薛過人以戴手套的一爪抓出，那人果然一爪反抓過來，薛過人心中大喜，只要對方的手掌一旦抓住自己的手套，毒便侵入掌心，對方的手掌是等於廢了。

誰知對方的手掌未廢，自己的手掌却發出了一陣「格勒勒」的聲響，五隻手指都被捏斷了。

薛過人嚇得臉都青了，倒不是全因為疼痛，而是以為遇見鬼了。

他返身就逃，只聽那人笑道：「我知

道你要找誰。」

薛過人不禁停步。那人笑道：「你要找追命，對不對？」

薛過人十分狐疑，那人道：「你就是薛過的哥哥薛過人。」

薛過人壯着胆子，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笑道：「人家叫做鐵手。」

鐵手是誰？

鐵手就是鐵手。

鐵手直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名列武林四大名捕之二。

歐玉蝶有個外號，叫做「十二隻手」。

不僅他對女孩子有十二隻手，發暗器也有十二隻手一般。

因為他一出手就是十二件不同的暗器，而且快慢輕重各不同。他本身就是一個使暗器的天才。

可惜他是一個探花大盜，不知多少女子在他的凌辱下羞忿喪生。

而今他逃了三百里的長路，為的就是要躲避追命的追跡。

就在鐵手捏碎薛過人的一隻手之同時，他却在另一面屋脊上遇見一個人。

月華下，這人身穿白衣，年約雙十，劍眉星目，溫文中帶殺氣。但是他雙膝以下，是空幌幌什麼也沒有的。

歐玉蝶被迫了幾百里，色心又起，正想晚上去探探，不想就遇上了這無腿的年青人。

他的目光立即收縮，因為他聽說過，

武林四大名捕，據武林人士依他們的功績而排名，冷血要算第四，追命算為第三，鐵手列為第二，而第一却是一個叫無情的，連武功也不會的斷腿年青人。

莫非這人就是？

只見這人正在橫笛而吹，彷彿心無旁騖，歐玉蝶臉色一沉，心付，不管如何，且試他一試！

突然手一揚，三點星光，分上、中、下三路急打白衣青年！

白衣青年玉笛凌空點了三點，暗器都打入笛管中，白衣青年把玉笛往手心倒了倒，在月華下看了看，蹙了蹙眉，猛抬頭，精光四射，冷然一哼，道：「你就是歐玉蝶？」

歐玉蝶自恃武功甚高，連「十二把刀」都曾拜他為大哥，見這青年白衣人一出手間已把他成名的「三絕針」收了去，心中不禁暗嘆，道：「無情？」

那人緩緩點了點頭，不再答話。

歐玉蝶大喝一聲，雙手一展，十二種暗器飛射而出！

這一手「滿天花雨」，打得有如天羅地網，無情插翼難飛。

無情沒有飛。

就在歐玉蝶的十二種暗器將射未射的剎那間，無情的玉笛裏打出一點寒光。

這一點寒光是適才歐玉蝶打出三道寒光之一，「颼」地釘在歐玉蝶的雙眉之間的「印堂穴」。

歐玉蝶所打出去的十二道暗器，立時失了勁道，紛紛跌落。

然後歐玉蝶就倒了下去。無論是誰，

中了他的「三絕針」任何一枚，便立時斃命，連他自己也不例外。

只聽無情冷冷地道：「追命已有事去見諸葛先生，他沒空料理你，所以由我來給你個了斷。」

他彷彿是在對屍體說話。月色之下，他坐在屋頂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落寞與蕭殺。

無情是誰？

無情就是無情。

無情直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名列武林四大名捕之首。

「武林四大名捕」有四個人，是：無情、鐵手、追命、冷血四人。這些名字都是江湖上根據他們辦案態度或武功招式而取的，因為他們武功太厉害了，以致連他們原來的名字也掩蓋過去了。

無情廿二歲，自幼失去雙腿，於是苦練輕功，唯因體弱不能練武，故潛心練暗器，是江湖上第一暗器名家，歐玉蝶遇着他，簡直是等於送死。他心思慎密，出手狠辣，但內心却非但不是無情，而且極易動情。

有關他的故事，我已經寫過一部「玉手」。

鐵手已達中年，為人和藹，言笑不拘，十分謙沖，內功十分渾厚，招式變化極多，一雙手所下的功夫，是任何用掌名家所沒有的。此人溫和仁厚，胸懷曠達，又十分機智，曾以十招內敗「商陽神劍」戚少商而哄動天下。

有關這個故事，請見「毒手」一文。追命的年紀是四大名捕中最長的，為人最為嬉謔，遊戲江湖，不拘小節。時常穿破鞋爛衫，手中有酒便可。但他嗜酒却練成一種以酒作暗器的方法。他腿功極好，追蹤術又是無人能出其右，尤以擊斃無敵公子與石幽明二役而名動天下。

這些事蹟請見拙著「血手」一文。

冷血年紀最輕，劍法却最高。他受傷最多，但却往往能最終把敵人擊敗，因為他敢於拚命，且又堅忍不拔，更且能把握時機。這幾樣獲勝的先決條件，他都有了，怎會不勝？

有關他的故事，請參閱拙作「兇手」一文。

以上都是「武林四大名捕」的特性。以前的故事都是記載他們四人同心協力鋤除巨敵的故事。

讀者諸君若對他們還有興趣，就請耐心看下去。

「諸葛神侯」府第。

諸葛先生本是聖上的第一護衛，大內高手，紫禁城總教頭，十八萬御林軍，無一人敢逆命於諸葛先生。

也就是因為如此，奸相謀臣才數次暗算皇位未遂。也就是因為如此，奸臣叛黨雖收買了皇府不少高手，却懼於諸葛先生的神威，未敢行事。

可是諸葛先生不止武功高絕，而且達學宏才，精於謀略，可惜皇帝昏庸，只為求自身安全而任用諸葛先生以作護駕，對諸葛先生善於天下的獻策，毫不感興趣。

諸葛先生早無心名立於天下，也不求利祿，但他又並不一般高士既無見用於朝廷便退隱山林，他是知其不可為而為，為了帝位的安全，暫保江山的基業，他寧孤守在皇帝身側，時待機以進言。

然而這座諸葛先生的府第，既不特殊輝煌，也沒有嚴密的守衛，看來與平常的府第並無差異，只有幾個比平常府第都顯得精神煥發的家丁，立於門側。

府內的情形，也是如此，庭院花園，幽雅清靜，丫環家僕，悠然穿梭，看來一點也不像武林府第。

但是御林軍中，武林道上，沒有一個人能够安然無恙的擅自出入於此地的。

包括昔年名震江湖的獨腳大盜「金鎗王」公孫子厲，身率黑道十二名高手掩殺諸葛先生，結果十三人中只有公孫子厲斷臂潛逃，其他十二人盡命喪於王府。雖然那一役中，諸葛先生也受了傷。

包括干祿王叛變，領三千子弟兵攻了進去，結果這三千人也被人像粽子一般綁了出來，干祿王也被綁送上朝廷定罪。

從此以後，便沒有人敢打「諸葛神侯府」的主意，不管是軍隊還是武林中人。

諸葛先生負手站在小亭中，面對着庭台樓閣，他只是一個清癯飄逸的老人。

在這時，他聽到背後有人走進來。這人的腳步很輕，步調一致，速而不急，難得的是這麼能控制自己身體四肢的高手，是還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

諸葛先生不禁笑了，這是他最得意的一名最年輕的高手：冷血。

冷血堅定的走近來，看見諸葛先生，目中流露敬慕之色，恭敬地叫道：「先生，我來了。」

諸葛先生笑道：「很好。長途跋涉，定然累了，你坐。」

冷血靜靜地道：「謝坐。」

但人仍畢挺而立。

諸葛先生笑道：「你還是一樣，站着的時候，反而是休息，所以，能站的時候絕不坐。」

冷血的眼裏，也有了笑意，說道：「能走的時候我絕不站，走路是一種更大的歇息。」

諸葛先生睨了他一眼，笑道：「你還是一樣，堅忍不拔。」

兩人不再言語。

諸葛先生舉目望這座庭院，目光有些倦意闌珊。

冷血目光巡遊四週，目光銳利，半晌，說道：「先生，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今天會到嗎？」

「武林四大名捕」是以入門先後排名，並非由輩份，年齡而編排的。冷血入門最晚，只有九年，忝居最末。追命早年已在江湖上成名，十二年前入諸葛先生門下。鐵手入門前武功亦甚有根底，是十四年前進來的，所以追命居次末，鐵手却是老二。

無情年紀比追命，鐵手都輕，但在十九年前已被諸葛先生撫養，所以是大師兄。要不是他已殘廢足，身體孱弱，武功只怕已得諸葛先生十之八九了。

諸葛先生笑道：「你大師兄馬上就到

，二師兄不一定會來，三師兄已有事出去了。」

「出去了」這三個輕描淡寫的字，冷血却知道，追命又是奉命出差去辦一件極為棘手的案件去了。

如果不是無法應付的巨案，又怎會驚動「武林四大名捕」的人出手呢！

諸葛先生剛講完，曲橋後的半月門便出現了一頂轎子，由四名眉清目秀的青年童子抬着，宛若無物，輕步走了進來，轎裏的人說：「拜見先生，無情回來了。」

諸葛先生微笑點了點頭，無情無法下轎拜見，這苦衷他完全能體諒。冷血喜道：「大師兄。」

轎中人亦叫道：「四師弟。」

一面徐徐打開轎簾。這時轎子已停了下來，四名青衣童子向諸葛先生跪了一跪，左右而立。只見掀簾的是一位秀美文雅的手，轎中的是一位儒生布巾，白衫長袖的秀麗青年。神色冷峻而肅殺，一見諸葛先生，目光也轉成了敬意。

諸葛先生微笑道：「江湖上辛苦你們了。」

無情一笑，說道：「歐玉蝶已被我殺了。」

諸葛先生冷哼一聲道：「這探花大盜死有餘辜。」

無情又道：「三師弟在湘西追捕薛過，那傢伙狡猾得很，三師弟追了他幾天，薛過的哥哥薛過人從冀北趕來，二師弟打算在邯鄲道上等他幾天，把他打發掉算了，免得三師弟麻煩。所以二師弟最早要在明日才能趕返。」

諸葛先生道：「我急召你們聚集，確有要事。追命在前天已解決了薛過那一樁事回來了，回來時剛好遇上了一件事，趕來向我報告，因事態緊急，他立即去了。這件事我看非你們四人聯手應付不可：既然鐵手今日未能趕返，我先告訴你們也好。」

無情與冷血都暗自吃了一驚。他們四人出道以來，縱有天大的案件，能驚動四大名捕之一，已是非同小可，充其量是兩人同赴，三人同辦的案件已是極少了，四人聯手的案件，只辦過兩宗。這兩宗都是驚天動地的巨案。四大名捕也因這兩件案的解決而被譽為「武林四大名捕」。而今聽說又有足以驚動他們四大聯手的案件，不禁大感詫異。

諸葛先生沉吟了一會兒，道：「無情，你還記得你的身世嗎？」

無情一愕，隨而一臉鬱憤，道：「記得。是十九年前一個中秋夜，十三個夜行人……」說到這裏，忿恨攻心，一時說不下去。

原來無情本生在一世家中，但突然有一晚，十三個黑衣人闖進來，不發一言，姦淫燒殺，全家上下老幼，死亡殆盡。無情被一名黑衣人刀斷雙腿，因那人分身應付其父怒攔，無暇殺他。後來又一名使拐杖的大漢一脚把他踢在草叢，他暈死過去，那羣黑衣人也沒發現，放一把燒了山莊。後來諸葛先生趕至，及時把無情自火海中救出來，因其年幼無依，所以視之如同己出，授之絕藝。無情天資穎悟，可是雙腿已斷，又被那一腿震傷內腑，雖經諸

葛先生全力救治，但無法修習內功，武技也因此而大打折扣。所幸無情苦修勤習，終於在暗器方面，獨有專長。機關五行，又有心得。以及以手代腿，練成絕世輕功。後來在追殺「四大天魔」之際，發現第二魔「魔頭」薛孤悲便是當年十三夜行人中踢自己一脚的人，因而大打出手，迫其墜崖，旋被暗裏反的「魔仙」姬搖花所殺，這十三名兇手，總算解決了一名。這段故事，詳見「武林四大名捕」故事之四：「玉手」。

諸葛先生點點頭道：「而今那膽下的十二名兇手，也有下落可尋了。」

無情不禁呀了一聲，冷血早想替這身世悲涼的大師哥報仇，也不禁為之動容。

諸葛先生道：「這十三名兇手中，其中一名已被你在誅滅『四大天魔』一戰中殺害了，是麼？」

無情一時激動難抑，說不出話。

諸葛先生道：「當你發現這十三名兇手其中一人竟是『四大天魔』中的『魔頭』薛孤悲時，很令我驚訝，因為以薛孤悲的武功名望，絕不致會像儼作一名狙擊手。如果薛孤悲只是其中之一，那其他十二人，武功名望，只怕亦不在薛魔頭之下。這倒是令我頗感興趣，究竟這班人集在一起，意欲為何？令尊令堂，是何等深仇？是什麼人把他們糾合起來？其他十二個究竟是什麼人？」

諸葛先生遊目二人，只見無情、冷血二人，都聽得十分專注。諸葛先生又道：「因此我調查近三十年來類似的案件，竟發現有七件之多：第一件是廿八年前，保

何作供呢？」

諸葛先生笑道：「問得好精細！恰巧這更夫是三島的化民，自小會腹語，所以依然能講得出來。也許就是這樣，那十三名兇徒以為此人不死也無甚大碍，所以未立時斃之。但這七件案中，唯有這件比較有線索。」

諸葛先生「噫」了一聲，微嘆道：「本來我們除了這七件案子外，是什麼線索也沒有。後來無情發現這十三人之一是薛孤悲，使我肯定，這十三人必定都是武林中有頭有面的人，是什麼人，有這個力量，使他們聯合在一起做這種事呢？」

「可惜薛孤悲也死於姬搖花手上，錢索又告中斷。我苦研這件案子，看來在地點、人物上他們全無關係，但經我一個月的時間把他們的檔案仔細研究，發現了一個很驚人的相同點——」

無情與冷血也不禁異口同聲問道：「是什麼相同點？」

諸葛先生道：「廿二年前，『烈山神君』尚未創派，本是先王御內大中大夫，官位甚顯。忠心耿耿，後不滿奸相阿諛幼主，返歸烈山，廿八年前遭毒手。」

「二十年前那一樁案子的『飛天蝙蝠』廖耿正亦本為大內侍衛總參軍，與『烈山神君』相交甚篤，曾匡扶幼主，後不見用，獻身崆峒一派，得掌門之位，殊料也遭滅門之禍。」

「『無為派』似和王府官家無淵源，但在先王剿叛臣時，『無為派』屢次傾派相助，居功甚高，太子們多在『無為派』學過藝，雖沒有高就，也學了一年本領——」

定「烈山神君」一脈師徒一十九人，一夜間被人屠殺得一乾二淨，合當該夜崆峒派掌門廖耿正拜會「烈山神君」，瞥見十三道黑影，自後門躍出，遂而不見。廖耿正心中驚疑，入內一看，見「烈山神君」師徒的骸骨，慘不忍睹……」

諸葛先生頓了一頓，又道：「接下來的一件案件是『無為派』慘案，發生在廿四年前，一夜之間，『無為派』九十七男道女尼，姦殺於庵中，一名挑水夫曾在山腰看見有一十二、三名黑衣慘面人，自後山潛上，跟着下來便發生此案……」

「另一件發生在廿二年前的案子是：『九疑山』的馬君坦學士全家廿四口，也是在一夜間被殺，雖無人目睹兇手有幾人，可是作案的作風、手法，完全一樣。這三件案件以及接下來的四件，都有一個特點，不是死在同一件兵器手中，各人的傷口多半不同，還有一種奇異的傷口，似是用一種叫『鐵蓮花』的兵器打成的，可是目下使用『鐵蓮花』這種兵器的，是少之又少。武功高的，却是一個也沒有。可能是一個武林高手的殺手鐲，平時絕少用這門兵器，所以別人無從得知……」

「接下來的一件案子，却是轟動武林的。這事發生在二十年前，便是『崆峒派』全派慘遭狙殺事項。據崆峒派已派出江湖的弟子稱：『飛天蝙蝠』廖耿正在上烈山那一次已瞥見十三名黑衣人與一人說話，不過廖耿正不相信那人會做出這樣的事，所以沒告訴出來。他準備找那人問個清楚，再替『烈山神君』討個公道，不料却先遭了毒手。」

「廿二年前馬君坦學士，雖非武人，但却是前任禮部尚書的智囊，也全家慘遭毒手。禮部尚書彭大人是被奸相噬殺的。至於無情家人的血案，盛鼎天在朝在野，都沒有這個人，但我想起廿七年前，在彭大人手下名重一時的文武二臣，文臣是馬君坦，武將便是成亨田，這成將軍，是華山門人，據說也會使『掌心雷』，其夫人也是武學世家……」

無情聽得臉色慘白，全身抖索。

諸葛先生嘆了一聲，又道：「你不必過於激動，十一年前，『石家堡』堡主石滿堂家有先王『尚方寶劍』，嫉惡如仇，曾揚言要斬奸臣方得甘心，話傳不久，便遭毒手……」

「最後是『千祿王』，『千祿王』雖是奸相得力助手，可是攻擊失敗後，『千祿王』雖得釋歸，但早已被我等監視，千方百計查聽其主謀人，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千祿王』也全府遭毒手，連我趕去時，也遲了一步……」

冷血驚道：「這麼說來，這些案件豈不是與奸臣篡位有關？」

諸葛先生冷笑道：「豈止有關，分明就是他們策動的。朝廷能被重用的忠臣，被肅殺殺害，已不計其數；他們還唯恐在野的武林忠義之士會插手，一面製造事端，使武林各派自傷殘殺，一面收買高手，殘害忠良之士。這十三名武功高絕的兇手，如非當今朝廷權貴之士，以利以祿誘之，只怕也使不動他們……」

「第五件案子便是你家人的慘案。據說你家人在兩年前才搬到京城，無人知其底細，但知道令尊令堂，武功都高，叫做盛鼎天，可是武林中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啊。你父親使的劍法似是華山武功，掌法兼擅『掌心雷』，令堂武功似是雪山一脈嫡傳，可是，我追查華山、雪山二派，都不知道你父母乃是何人，所以，我懷疑令尊的名字，只是逃避敵人追殺的一個託名而已……」

「這件案件發生了之後，一時倒是平靜了下來，直到十一年前，『石家堡』石唐滿門被滅，唯一的一名生還者因醉酒跌落井裏去，反而無恙，曾在井中聽石夫人淒厲道：『你們這十三個畜牲！……』便沒了聲息，不管在手法上、痕跡上，都是與以上五件案子相同，顯然是同樣的人作的……」

「直到五年前，又一件案子發生了。這次遭殃的是『千祿王』，你們記得『千祿王』罷……」

冷血說道：「記得，千祿王受奸相唆使，企圖先擊毀『諸葛神侯府』，再一舉篡奪聖位，於是，夜起精兵三千，攻入這裏……」

無情道：「可惜先生早已算到這一着，佈下天羅地網，千祿王等一網成擒，押交刑部尚書劉大人，可惜這千宗廟重臣，却官官相護，不久便遊說主上得赦，千祿王倖回京城……」

諸葛先生道：「不錯。他回京不久，便遭劫殺，全府二百九十四人，無一生還。一名更夫見一十三道夜行人，曾在『千

無情十九年來，第一次明瞭自己雙親的死因，一時十分激動，但他十九年的捕快生涯，已使他冷靜、理智，當下忽道：「只怕尚不止利祿，剛才先生傳更夫之所言，有『大人吩咐下來，未到时候，不得互相通話，互報姓名，否則不付分文，不授絕技……』這『不授絕技』四字，只怕除這十三名兇徒之外，還有一名元兇，在主持此事呢！否則以這羣奸臣逆子，若論武功，又何談得上授他們以武藝？」

諸葛先生嘉許的望了無情一眼，似對他的記憶力與冷靜很欣賞，道：「不錯。而且這元兇之武功，可能還極高，必定是奸相座下一位未曾露面的主要人物。我也覺蹊蹺。但是，這些案子，到最近有了點苗頭……」

「追命在返京師途中，在五台山附近，聽到有人格鬥之聲，趕近一看，只聽得及一聲慘呼，另一人匆忙逃逸。追命扶起倒地的人一看，才知道是『毒手狀元』武勝西……」

聽到這兒，無情、冷血二人也不禁吃了一驚，無情道：「武勝西？這『毒手狀元』與『辣手書生』武勝東兄弟二人稱霸關東，怎麼跑到五台山來了？」

冷血也詫異地道：「若論武功，這人只怕未必輸薛孤悲那魔頭多少！是誰有這能耐把他殺害？」

諸葛先生歎道：「武勝西的『五毒摧魂手』百步遙擊傷人，武林中死在他手中的人已不計其數……，只是他是死在武勝東的手中。」

無情愕然道：「怎麼是他哥哥下的辣

祿王府」門前說了幾句話。」

冷血追問道：「是什麼話？」

諸葛先生道：「那時那十三人似已得手，出來時十分從容，其中一人問道：『我們聯手做案已經七次，還不知對方是誰呢？』」

「另一人道：『閣下的『陰陽神扇』精妙犀利，在下佩服得緊。』」

「又一人却道：『大人吩咐下來，未到时候，不得互相通話，互報姓名，否則不付分文，不授絕技，並格殺勿論。』」

「其他的人一聽此話似十分畏懼。原先那人道：『既然如此，就不講好了。』」

「又一人冷哼一聲，說道：『有人偷聽！』反手凌空一捏，竟把更夫的喉核捏碎了——」

無情動容道：「這人竟會『三丈凌空指』！」

諸葛先生道：「不錯。有此功力的，武林中並不多。另一人還不肯放過，用出一柄彎刀，削去了更夫的兩隻手腕，彎刀又飛回那人的手——這時更夫就痛得暈死過去了。」

冷血也動容道：「這是苗疆『回魂追月刀』！」

無情忽然道：「這更夫顯然並非武林中人，受這兩下巨創，豈有命在？」

諸葛先生說道：「問得好。可是，那是我和御太夫葉一指，適時趕到了，那更夫尚未斷氣，葉神醫以小還丹延住了他的性命——」

冷血突然道：「就算命暫保住，喉碎了指斷了，說不出話也寫不出字呀。他如

手？」

諸葛先生道：「武勝西那時雙肋各中了一『辣手追魂鏢』，垂死的當兒，追命趕到。武勝西勉力說出，殺他者乃武勝東，他們乃一十二人，受人指使上五台山去幹一件事，事情了後，頭兒命他們卸去轅面，告訴他們時機成熟了，不妨互相多多攀交，屆時一舉攻殺最後之目標……武氏兄弟這才知彼此都是這行列之內。他們分手之後，武氏兄弟各知彼此因參與行動，必獲一門絕技，便貪技心切，不管頭兒追究，想暗中交換絕技……這絕技當然就是武勝東的『辣手追魂鏢』法與武勝西的『毒手摧魂掌』法……」

冷血笑道：「這頭兒端的是厲害，能身兼這二種陰毒的武功，只怕當日薛孤悲的『瘋魔杖法』，也是出自他們所授的了。」

諸葛先生繼續道：「他們二人決定交換後，便把各人練功的秘訣方法記在冊上，約定該日交換。武勝西是認真把『五毒摧魂掌』的練功方法寫下，一翻武勝東的書，却是頁頁空白，震愕而問：武勝東驟爾出手，三鏢打出，武勝西出其不意，閃避不及，中了一鏢。而武勝西也一脚把自己所記的武功秘笈踢落山谷。武氏兄弟因而大打出手，因武勝西已受毒鏢，久戰之下，又中一鏢。這時追命便已趕到……」

冷血道：「武勝東之『辣手追魂鏢』中者五步斃命，不知何故武勝西連中二鏢，居然還挺得住呢？」

諸葛先生沉吟道：「我像是武勝西所習的『毒手摧魂掌』功，以毒攻毒，反而靜越有效。」

然後又向冷血點點頭道：「冷血，你也要一切小心。至於鐵手，一待他回來，我自會通知他協助你們的了。」

追命在客店中獨自乾着酒，心頭很沉重。這三天來，他和武勝東力搏五回，都佔盡上風。可惜他是要生擒他而不是擊斃他，因此有兩次，武勝東是逃不掉的，還是讓他逃了。

可是這一天來，忽然消失了武勝東的踪影，武勝東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他可以肯定武勝東就在他左近。他沒被殺，武勝東一定不會就此罷休的。

他雖知生擒武勝東並不易，但要擊敗這『辣手書生』却不難，不知為何這次他却感覺心頭沉重。他『骨嘟嘟』的把葫蘆往喉嚨裏灌了入口，這時一個長得斯斯文文儒生模樣的人，向他微笑走來。

這人不但是武勝東。單瞧他親切的模樣，就沒有人要他把槍攔住。

這人也沒有走，謙卑的躬着身道：「壯士，我可以坐下來嗎？」

一個穿得樸衣百結的人，居然還有人慧眼稱之為「壯士」，會拒絕對方坐下來請求才怪呢！

可是追命却說：「不可以。」

那儒生倒沒料到，怔了一怔，接又笑道：「有一個人，拿了一件東西給我，叫我給先生。」

追命沒好氣翻了翻眼道：「有一句話要勸你。」

制住鏢毒，但只能暫時壓制而已，再加久戰，難免要毒發身亡。」

無情道：「追命趕來之際，武勝東並不向三師弟追殺，却是為何？」

諸葛先生微笑道：「這倒是簡單。這貪心忘義的武勝東，正急於翻下山谷尋找『五毒摧魂掌』的練功秘辛，又以為武勝西已死定，來人絕走不過他的手心，所以才不急于搏殺。武勝西其時並不知追命會武，只要求追命去告訴那頭兒，武勝東私下交換武技，並誅殺自己的事，頭兒必命其餘十人，為他報仇——追命便問他頭兒是誰？武勝西正欲道出之際，武勝東拿到了書冊，趕上來了，不由分說，向追命猛下殺手……」

冷血笑道：「『辣手書生』武勝東武功雖辣手，但要勝三師兄，那恐怕是自尋苦吃。」

諸葛先生道：「不錯。若武氏兄弟聯手，追命只怕勝之不易，可是單就武勝東一個，追命則技高一籌了。武勝東十招一過，便知遇到敵手。五十招一過，武勝東便知勝不了，暗中扣了一枚毒鏢，猛打武勝西，以圖殺之滅口！」

無情冷哼道：「這武勝東好狠毒的心腸！」

諸葛先生道：「做兄長的這樣對弟弟趕盡殺絕，在黑道中也算罕見的了。追命不防此着，武勝西又全力迫毒，無力抵抗，胸膛正中一鏢。追命恨其入骨，又怕武勝西一死，綫索斷絕，把武勝東分心向武勝西下毒手的利那間，飛腿踢斷了武勝東的左手。武勝東負傷奔逃，追命為救武勝西，便不追趕……」

勝西，便不追趕……」

無情嘆道：「以『追魂鏢』之毒，只怕三師弟這番是白救他了。」

諸葛先生道：「不錯。這一次武勝西真的死了。而武勝東又遠遁，眼看綫索要斷了，追命心生一計，運起內功大聲道：『哈哈，頭兒原來是他！』」

「聲音滾滾的傳了開去，想必武勝東也聽到。只要武勝東也聽到，必恐他洩露此秘密，而『頭兒』必不放過他。唯一的辦法，便是殺他滅口，但只要武勝東來殺他，他便有機會，捕捉武勝東了。這是苦肉計。」

冷血欣然道：「三師兄真有急智，就不知武勝東聽到了沒有？」

諸葛先生笑道：「想必是聽到了。可是武勝東也非傻瓜，將信將疑，但仍要誅殺追命滅口，以策安全。是以三日來，武勝東數度暗算追命不遂，但追命也數度捕之不獲。兩人你追我逐，你虞我詐，一直鬧到京城來。追命設法擺脫了他，來這兒稟告一聲，便故意到外面現身去了。大概又跟武勝東遇上了，據探子急報，今晨追命在『留侯壩』上與一人交過手來，看樣子就在附近不遠。」

無情道：「以三師弟的輕功，擺脫人的追跡自然十分容易，他有意要別人追跡他，也有一手，這次武勝東是行家遇着大行家了。」

諸葛先生道：「這十三名兇手現今死了薛孤悲，武勝西二人，尚賸十一人，無不是武功奇高，窮兇極惡之人。追命此番去追捕武勝東，並圖找到另十人的綫索，

乃十分危險。何況那『頭兒』更是深不可測。這件事又與無情的血海深仇息息相關，所以我要求你們這就出京，相助追命。」

冷血道：「看來這十三人的武功絕技來自那『頭兒』，第一樁案件發生在廿八年前，依照估計，他們以做案換得絕技，是三十年前事。先生何不檢查武林檔案，尋出那一些人在三十年前剛練成絕技出道的——」

諸葛先生搖頭打斷道：「這點我和司空御史已想到了，但三十年前武林舊事，蒐集談何容易？更難的是誰在那時練得絕技，而成名也在不同之時期……我倒是查到一人，是使用『陰陽神扇』的——」

無情恍然道：「哦，這是『千祿王』府前那更夫聽某一人說的武功。」

諸葛先生點頭道：「這人本擅柳葉刀法，但在廿五年前，却改用扇法，二十年前便成了名，十五年前便贏得『陰陽扇』的外號。」

冷血「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陰陽扇』歐陽長風，這人好殺喜淫，黑白道的人都畏之三分。」

諸葛先生皺眉道：「不過這人僅是猜測而已，一點證據也沒有……此次追捕，另一主要的目的是阻止他們要下手的『最後目標』，因為我恐怕此事跟皇上的安全有關。這些日子來，奸臣蠢蠢欲動，我打醒十二分精神留守京城，也費了不少精力了。」

無情毅然道：「既然事急，我和四師弟這就出發。」

諸葛先生領首道：「無情，要記住：

追命歎了一口氣，道：「如果我知道你請得動『佛口蛇心』，鐵拳秀才，我就不讓你五度超生了。」

武勝東狂笑道：「還有打你一掌『大手印』關老爺子呢！」

追命勉力抬目一望，只見一個短小精悍的老者，雙袖高捲，一臉慍戾之氣，正是第一次自後方，第二次在右方，第三次也在後方出掌攻擊他的人。

追命倒抽了一口氣，難怪那一掌那末難熬，華東「大手印金剛」關海明關老爺子的掌，武林中是沒有人不頭痛的。

況且還有武林中出名的「佛口蛇心」，與「毒手狀元」，「辣手書生」齊名的「鐵拳秀才」張虛傲，加上武勝東，三人全力突擊，追命自己倒覺得栽得不冤。

關海明厲聲道：「果然不愧為『武林四大名捕』！捱老頭子一掌，居然還挺得住！三人夾擊下，還可以傷了張老弟！佩服！佩服！」

追命沒精打采的笑道：「傷得了張秀才又怎樣，現在還不是橫着扒下來。」

武勝東冷笑道：「待會兒我要用分筋錯穴手法使你致死，那時你若還笑得出來，我才佩服。」

追命慘笑一聲，說道：「我還有一事要問。」

關海明關老爺子道：「你問吧。」

追命道：「那麼說，關老爺子和張秀才也是當年十三兇徒之一了？」（未完）

小啓：「春秋筆」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請見諒。



一月完民間俠義小說

圈套

朱羽·文 盧令·圖

投奔驚噩耗

插手偵兇徒

火車慢吞吞地駛進了上海北站，岳嘯林拎着那唯一的一隻皮箱——一隻泛了白的小皮箱，在熙攘的人羣中擠下了車。他吐了一口長氣，總算結束了漫長的旅程，從天津浦鐵路再轉京滬鐵路，一路走走停停，拖拖拉拉，硬生生折騰了四天四夜。

事實上，當他踏上月台的那一瞬間，才是他漫長旅程的開始。

岳嘯林原籍山東，却在天津長大，寡母也曾將他送進私塾，雖不冀望他光耀門楣，最少也不能教自己的兒子將來目不識丁。孰料岳嘯林偏偏對書本無緣，反而一天到晚跑到院牆頭上偷看隔壁武術館的師傅們演練刀槍棍棒。他娘開始是以嚴加管教的態度對待他，到後來大概是接他接得手發酸了，索性將他送到武術館去學武功，這小子倒挺有出息，一口氣練了十年，竟然成了天津的名拳師。

民國以後，時代更易，拳脚功夫的前途已不如先前的了。所謂名拳師也不過教兩個徒弟，混口安穩飯吃而已。當然也有恃仗武功橫行霸道，作奸犯科的，不過，岳嘯林不是那種人。去年，他的寡母過世了，眼看自己已經二十四，五，無家也無業，聽人說起十里洋場遍地黃金，就鼓足一口氣跑到上海來打天下。

打天下，打天下？天下是要「打」出來的。不過，岳嘯林最痛恨這個「打」字。他的拳脚功夫雖非一流，却也不差到那兒去，可是自他出道以來，除了套招，切磋，演練，比劃之外，他還沒有「打」過誰。

俠以武犯禁，他雖然沒有好好讀過書，這句話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三月天，北方還在封凍中，南方却是春陽

煦和，一出車站，岳嘯林就對上海建立了第一個好印象。

可是，他站在那兒却不知道該上那兒去，滿眼都是人，滿街都是車，聽到的都是「阿拉阿拉」，岳嘯林一句都聽不懂。

離開天津的那一晚，幾個同在武術館出身的師傅為他餞行，其中一個有一個表叔在上海，也是練拳腳的，聽說在上海還有點小名氣，岳嘯林千里迢迢當然不是為了投靠他而來。那位同行的却說：同是天津去的，聯繫一下也不要緊呀！

於是，那個同行好心地上前寫了他表叔的地址。

現在，岳嘯林才發現那張紙條子有多麼管用了，所謂入鄉隨俗，入境問禁，先向人家打聽，打聽，總比瞎着眼睛摸索要好得多。

摸了半天，總算把那張糊糊的紙條摸出來了。

只見上面用鉛筆寫着：「曹家渡五角場同慶茶樓，樊積雨先生。」

一輛黃包車吃準了岳嘯林是外鄉人，停在他的面前兜搭生意：「先生，要車嗎？」

岳嘯林將手中的地址給那車夫看，車夫只瞅了一眼，似乎就已經看清楚了，手一抬，很客氣地說：「先生，上車吧。」

於是，岳嘯林這才正式進入了十里洋場。黃包車夫的年紀不大，不過三十出頭，但是腳下卻很穩，岳嘯林倒也沒有去催他，正好趁機會瀏覽一下街景，可是，往車上一坐，竟

然一睜眼就過去了兩個鐘頭，岳嘯林禁不住問道：「喂，還有多遠呀？」

黃包車夫將車子往路邊一停，一面擦汗，

一面問道：「先生，你到那塊呀？」

這可新鮮了，拉了老半天，還不知道乘客要上那兒去？岳嘯林皺了皺眉，很客氣地問道：「剛才我不是把寫着地址的字條，給你看過了嗎？」

「我不識字。」

「什麼？你不識字？」

「這有什麼稀奇呀？我要是識字，幹嗎拉黃包車？早就到洋行當買辦去啦。」

岳嘯林真是又好氣，又好笑，這車夫不是明明在欺負外鄉人嗎？他雖然是個武夫，忍的功夫卻不錯。遂笑着問道：「你聽得懂我的話嗎？」

「當然聽得懂呀，我又不是外國人。」

「曹家渡，五角場……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你先生要到曹家渡五角場去呀？」

「是的。」

「哎呀，路完全走反了啦，呸！」車夫伸出姆指與小指，兩頭一翹，「六毛錢，我拉你去！」

那年頭，六毛錢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三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費塊把兩塊錢也就夠了。不過，岳嘯林倒也看得開，情知這一槓子已經敲到了頭上，不挨也不行。

談好了車錢，車夫又開始拉車，腳下快了许多，說話也客氣了：「你先生到五角場那塊呀？」

「同慶茶樓。」

「同慶茶樓呀？到啦。」

岳嘯林不禁一楞，那有這麼快呀？抬頭一看，同慶茶樓的招牌就在眼前。

「喂，老哥，」岳嘯林有些不放心地問：「上海叫這個名兒的茶樓有幾家呀？」

那車夫冷冷地說：「別管有幾家，這裏就

是曹家渡五角場，先生，六毛錢，付了車錢，就請下車。」

岳嘯林用一根指頭就能將那車夫攔住，但他沒有那麼作，他心甘情愿地付了車錢，還向那車夫道了謝。

茶座上不少人，說的盡是噱頭噱頭聽不懂的話，岳嘯林不禁暗暗奇怪，車夫的話倒挺好玩的，殊不知上海的黃包車夫十有八九都是從江北過來的。

岳嘯林緩緩地進了茶樓，茶房拿他當客人，立刻迎了上來。

「我找一個人。」岳嘯林很客氣地問：「這兒有個樊積雨先生嗎？」

茶房好像聽不懂他的北方官話，岳嘯林只得又說了一遍，還出示了那張小紙條。

茶房的雙眼瞪得很大，顯露了驚訝之色。

「他在嗎？」

座間站起了一個身軀粗壯的漢子，敞着上衣，露出結實的胸肌，手裏兩個鐵彈子搓得嘩啦啦响。

「請問，你是……？」這漢子竟能說半生不熟的北方話，雖不純正，岳嘯林却能够聽得懂。

「我姓岳，是從天津來的。」

「哦，樊積雨先生死了。」

一個從未晤面，無感情，無血緣的人突然死了，照說對岳嘯林應該是沒有任何刺激作用。事實却不然，他顯得非常震驚，此刻茶座鴉雀無聲，每個人都瞪視着他，從這種反應就不難看出樊積雨死得絕不尋常。

他內心震驚，表面却非常平靜，輕輕地問：「樊先生是怎麼死的？」

「你是他的什麼人？」那漢子反問：「手裏的兩粒鐵彈子愈旋愈快，顯示他的內心極不平靜。」

「樊先生一位表侄是我的朋友，我要到上海來闖一闖，他就教我投奔他的表叔，可想不到……」

「坐，坐。」那漢子的態度改變了。「還沒吃飯吧？……小賴，到隔壁「一分利」叫一碗麵來。」

現在，態勢已經很明顯了，那漢子，以及茶座上聚集的那些人，都是樊積雨的朋友。

坐下，岳嘯林連喝兩碗茶……接着，雪菜肉絲麵也送來了。車過丹陽的時候，他買了幾個茶葉蛋裏腹，那還是下半夜的事，肚子早就空了，一碗麵唏哩呼嚕地下了肚，連湯汁都沒有剩下一滴。

「我姓王，」那漢子自我介紹：「三劃王，小名坤生……你貴姓大名？」

岳嘯林報了姓名，然後，問起樊積雨的死因。

「樊大哥死得很慘，」王坤生唏噓不勝地說：「被利斧劈掉了半邊胸膛……」

慘劇就發生在昨夜，樊積雨在茶館打烊之後出去喝兩杯，就此沒有再回來，一幫小兄弟還以為他去找老相好阿桂去了。今天一大早，後巷裏發現了樊積雨的屍首，早就僵了。

「王大哥，」岳嘯林很客氣地稱呼對方。

「樊先生有對頭嗎？」

「唉！」王坤生嘆了一口氣：「人生在世，那會沒有對頭，不過，樊大哥為人厚道，就算有對頭，也不至於有這種死對頭呀！」

「請恕我冒昧問一聲，除了這間茶館之外，樊先生還有別的活兒嗎？」

「不瞞你說，茶館是客口，討錢混生活的要緊一間賭檔……樊大哥手下還有不少小兄弟哩。」

賭為萬惡之源，岳嘯林從不賭，也從不包賭，因此，一聽到這番話之後，他的眉頭就皺

了起來。

「賭檔情況好嗎？」岳嘯林輕描淡寫地問道。

「還不錯。」

「那麼，一定是因賭結怨了。」

「不！」王坤生用力地搖搖頭。「上海灘賭檔遍地都是，各有地盤，互不相干，絕不會結下什麼怨仇的！」

「你如此肯定嗎？」

「絕不會。」王坤生說得斬釘截鐵。岳嘯林向座間橫掃了一眼，緩緩地說：「你們今兒個是在聚會嗎？」

「是的。」王坤生點點頭。

「商量什麼呢？報復？還是追查兇手？」

「兩者皆有。」

「王大哥！」岳嘯林冷冷地說：「樊先生的死，毫無疑問是仇殺，仇人得手之後並未輕鬆下來，他們一定在注意你們的行動，你們如此公然聚會不是引起仇家的注意嗎？」

王坤生顯得非常敬服，他點點頭說：「對，你說得對，大家都散掉，先把樊大哥的喪事辦了再說……有事再召集你們……走，岳老大，先給你找住處，安頓下來再說。」

岳嘯林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他在考慮，是不是要捲進這個漩渦裏去？

就在這個時候，又有客人走進了茶樓……不，他可能不是客人，因為茶房並沒有去迎接他，那些正要散去的漢子們，也是重新坐了下來。

這個人二十幾三十不到，個子瘦小得出奇，就好像才十三、四歲的模樣，一張小臉，一雙小眼，說他生得獐頭鼠目，絕不過份！

他就站在進門處，並沒有再往裏走，冲着王坤生一抱拳，神態很冷漠，說話倒還客氣：「坤生阿哥，楊阿哥教我來問問，樊大哥阿里

「天開市？」

「做什麼？」王坤生的反應很冷淡。

「楊阿哥講，是好事，總歸是朋友一場，他要親自來祭吊，祭吊。」

他們是用上海話交談，岳嘯林只能聽懂一兩句，然後再加以猜測，因此，他們談話的內容，他並不能完全弄清楚。有一點他卻可以肯定——這個小個子在同慶茶樓似乎不受歡迎。

王坤生並沒有立刻回答對方的話，他以目光去徵詢他的弟兄們，得到的反應卻是冷淡與厭惡。

「阿根，」王坤生呼喊着對方的名字，「回去跟楊阿哥講一聲，樊大哥死因還沒查明，暫不開吊，楊阿哥的盛情阿拉弟兄心領了。」名叫阿根的瘦小子哥子沒有再說話，拱拱手，掉頭走了。

岳嘯林問道：「楊阿哥是誰？」

「楊發泉，控制着大自鳴鐘一帶的地盤，過去跟樊大哥發生過誤會，也起過衝突……」

「這麼說來，樊先生生前還是樹立了不少敵人。」

「那是難免的。不過……楊發泉派人前來探問，雖然是貓兒哭老鼠，假慈悲，至於說，是他派人做了樊大哥，那倒不可能。」

岳嘯林不再問下去了，話鋒又一轉：「如今樊先生過去了，這幫兄弟由誰統領呢？」

「暫時由我統領。」

「樊先生原來住在什麼地方呢？」

「茶樓後面一間廂房中。」

「如今，你是不是要搬進去住？」

「不，」王坤生搖搖頭，說：「我另有住處。再說，樊大哥住宿的地方我也想暫時保留原樣。」

「王大哥，」岳嘯林很誠懇地說：「我有一個請求，務必答應我。」

在，有時候連着半個月都不見面。我也不怕你笑話，這裏到底不是他的家。」

「樊先生跟妳相處多久了？」

「前後五年了。」

「妳搬到這兒來……？」岳嘯林的意思是說她脫離風塵有多久了，只是不便明說而已。

「有三年了。」

「感情還好吧？」

「積雨對我不錯，我也蠻規矩。」

「這我就不懂了，樊先生沒家沒眷，怎麼沒有談到結婚問題呢？」

「積雨提過，是我不同意。」

「哦？」岳嘯林不禁大感詫異。「為什麼呢？」

「我出身烟花，就是有機會離離從良，也只能作個小的，那能佔住正位呀，所以……」

阿桂抽噎地說不下去了。

岳嘯林自然不便，也不必在這個問題上追下去，話鋒立即一轉：「在這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之前，妳有什麼預感嗎？」

「預感？」阿桂顯然不明白這兩個字的意思。

岳嘯林道：「比方說，樊先生曾經向妳提到過什麼不如意的事，或者提到他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人……」

「沒有，沒有，積雨到我這裏來，他總是高高興興的，從來沒有見過他皺過眉頭。」

「哦，樊先生最後一次來是在……？」

「前天晚上。」

「昨天什麼時候離開的呢？」

「上午十點鐘光景。」

「樊先生說過昨晚還要來嗎？」

「沒有。他從來不說這種話。如果他說要來，我一定等，結果沒有來，我會失望。」

談話似乎應該結束了，岳嘯林現在對阿桂

「你說說看。」

「讓我住到樊大哥房裏去。」

「做客？」心頭一怔，王坤生把地方話也搬出來了。

「同時，也請你准許我看看樊先生生前留下來東西。」

「做啥？儘講呀！」

「我想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也許可以因此而查出樊先生的死因。」

「好，好，」王坤生一連聲地說：「儘搬進去住。」

經過修剃，沐浴，再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睡眠，入夜後，岳嘯林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當他走到店堂來時，樊積雨的那夥兄弟都險些認他不出來了。

「岳大哥！」一個生得白白胖胖的小伙子跑到他面前，說：「我姓蔡，小名金根，坤生阿哥教我到你外面走走，一方面熟悉一下道路；另一方面嘛，帶你出去散散心，走，先去吃飯……」

「你的北方話講得很好嘛。」

「岳大哥，我娘是天津人，天津離北平很近，是不是？」

「金根小弟！」岳嘯林拉着那小伙子往外走，以免太多好奇的目光加在他身上。「我問你，是不是已經有很多人知道我要追查樊積雨先生的死因？」

「岳大哥，除了咱們自己兄弟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岳大哥，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不過，坤生阿哥再三關照過，不准我亂問的。」

「問吧，不要緊的。」岳嘯林很溫和地說道。

「你的武功是不是很好？」

岳嘯林道：「小兄弟，你怎麼會認為我的

武功很好呢？」

「坤生阿哥說的。他也學過，所以他懂得看人，他一看就知道你不但會武功，而且一定比樊大哥還要高。」

岳嘯林始終沒有正面去回答蔡金根的問題，他又提出了反問：「樊先生的武功，很好嗎？」

「唔，很棒。」

「他跟人家比試過嗎？」岳嘯林的問題又問到節骨眼上來了。

「沒有，剛開賭檔的時候，有好多不服氣的人找他挑戰，他都不理，人家罵他，他也笑笑，真是氣死人！」

「後來呢？」

「後來有一個泰國拳師，氣勢汹汹地跑到賭檔來，把賭檔打得唏哩嘩啦的，而且還連傷了好幾個兄弟，樊大哥忍無可忍，才出了手。」

「岳大哥，你一定是想不到，樊大哥一出手，那個黑不溜秋的拳師就躺下了，後來還是被人抬走的。」

岳嘯林道：「哦！那個泰國拳師跟樊先生有仇嗎？」

蔡金根道：「聽說……聽說是樊阿六請來搗蛋的。」

「樊阿六是什麼人？」

「也在開賭檔，在大自鳴鐘一帶……哎呀，糟了……坤生阿哥交代我不要亂說話，我……我……」

岳嘯林安慰他說：「小兄弟，別緊張，我只是隨口問問吧……以後，樊先生跟樊阿六還起過磨擦嗎？」

「沒有了。以後，誰都曉得樊大哥拳腳厲害，那個敢惹呀？」

「賭檔生意好嗎？」

「不錯，一天進賬這麼多。」蔡金根比了

一個手勢，姆指與食指兩邊一分。

「八十？還是八百？」

「八百塊大洋。要不然怎麼夠開銷呀？弟兄就有百來個，還要向巡捕房打點，賭檔也不是那麼容易開的呀！」

「金根，阿桂住的地方你曉得嗎？」

「曉得呀。」

「我們先去吃飯，然後我們去看看阿桂，她一定很傷心。」

「是呀，眼珠子都哭腫了。」

兩個人匆匆地吃了晚飯，蔡金根就帶着岳嘯林到阿桂的住處，在梵王渡路一條弄堂裏，房子不算大，倒是蠻幽靜的。

在路上，蔡金根略提了一下阿桂的出身，她原來是會樂里堂子的姑娘，自從結識了樊積雨之後就遠離了烟花生涯，算得上是樊積雨的風塵知己。

阿桂姐約莫二十七、八，哭腫了眼皮，又是不施脂粉，當然很難在眼下一看出她的姿色。有一點却令岳嘯林一見之下就不禁由衷地欽敬，因為，阿桂姐已戴上了重孝，無名無份的，她肯如此作，足見她對樊積雨的感情有多深。

阿桂本來是不見客的，蔡金根說了很久，還特別提到岳嘯林正在全力追查樊積雨的死因，她才肯見面一談。

由於她和樊積雨相處了好幾年，能够說半生不熟的北方話，在交談的時候，使得岳嘯林方便許多。

少不得說了些寒暄客套的話，岳嘯林是個簡潔明快的人，他不願意打擾阿桂太多的時間，立刻就談到了正題：「據說，樊先生有時候住在茶樓裏，有時候歇在妳這兒，有一定的日子和約定嗎？」

「不一定。有時候連着十天八天，天天都

刻就會扭扭對方，問他一個青紅皂白，他則不然，只是平靜地問道：「是警告？」

「不！是忠告。」

「忠告？由此看來，你把我當朋友？」

那大漢道：「談朋友，未免太早，也太玄，是鄉親。」

「我跟樊積雨先生也是鄉親。」這句答覆非常有力，也非常肯定。這件事他是管定了。

「老弟，你畢竟還年輕。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你不但誤解了我的心意，也不認識上海灘的險惡。」

「那麼，你何不將你的心意說得更明白一些呢？」

「我是不願意看見我們的鄉親一個個橫屍在上海灘。」

岳嘯林道：「哦！聽你的口氣，莫非知道誰是兇手？」

「當然知道。」

「希望你告訴我。」

「我不會告訴你。」

「為什麼？」

「如果你知道是誰，你一定會去找他，找他的結果將和樊積雨一樣。」

「你好像不是北方人。」

「道道地地的北方人，生在天津，長在天津。」

「可是你缺乏北方人的豪氣。」

「豪氣是會加速一個人的死亡，岳老弟，你年紀還輕，生命的路還很長，犯不着爲了逞勇鬥狠，將生命的旅程一口氣走完。」

「你說這種話是因為你對我了解太少，我不是逞勇鬥狠的人。」

「你管上樊積雨的事件就是逞勇鬥狠。」

「不是。」岳嘯林的語氣很堅定。

「難道你有別的理由？」

「快告訴我。」岳嘯林的語氣很急促。

「岳大哥，要走路的話，還遠得很，你叫一輛黃包車，到茶館門口，給他一毛錢就可以了。」

「好，你先回去。」

「幹什麼呀？」蔡金根楞了。」坤生阿哥一再關照過，萬一……」

「金根，我要一個人走走，看看，你先回去，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蔡金根只得先走了，岳嘯林站了一會兒，却走了回頭路，莫非他想到什麼事情還要再去找阿桂嗎？」

這地方正是兆豐公園，少有路人，路邊有一個大漢，穿着長衫，戴着呢帽，帽沿壓得很低。岳嘯林走過他面前時突然停下了下來。

「老兄，跟着我幹什麼？」岳嘯林直截了當地問。

那漢子沒有驚，也沒有怒，只是平靜地反問：「你怎麼知道我在跟你？」

「一口道地的北方話。」

「從同慶茶樓出來，你在咱們後面，從阿桂家裏出來，你也在咱們後面，沒錯吧？」

「不錯。」

「那麼，請說明理由吧。」

「聽說你是從天津來的？」

「唔？」

「實號……？」

「岳嘯林。」

「你跟樊積雨是什麼關係？」

「朋友。」

「很好的朋友？」

「朋友的親疏厚薄自己明白就行，不必跟外人說。」

「聽我一句勸——少管樊積雨的事。」

岳嘯林是不容易衝動的，在別人，也許立

「當然有。」
「說來聽聽。」
「凡事都有是非曲直，我只是想明白其中真象。」

「明白真象以後呢？樊橫雨也許死得很冤，死得很屈，你又如何呢？只是明白就算了嗎？你不追，你不問？你不管了嗎？」
「連串的問題咄咄逼人，岳嘯林竟然答不上話來了。」

「岳老爺，聽我一句勸——回天津去。」

「你為什麼不回去？」

「唉！那人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一言難盡，不提也罷。」

「貴姓？台甫？」

「敝姓劉，草字玉堂。」

劉玉堂？像是一道電光閃過岳嘯林的腦際，這個名字好熟呀！

「劉先生過去在那裏得意呀？」

「梨園行。」

岳嘯林突然想到了，幾年前有一個唱平劇的武生劉玉堂，紅遍平津地區，莫非就是他？心裏如此想，口也就溜了出來：「劉先生莫非就是當年走紅平津一帶的名武生……」

「休提！休提！」劉玉堂連連地搖手，心中似有無限愧怍。「好漢休提當年勇，實不相瞞，我已經多年不唱啦！」

一種直覺，一種判斷，岳嘯林發現劉玉堂是個性情中人，他也許正墮進一個圈套之中，墮得不深，却又無力拔出，而他又不得不別人再墮進去，於是，他提出了警告。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岳嘯林一遍又一遍地，問着自己。

劉玉堂道：「岳老爺，也許從此就不再見，也許還會見面，萬一見面，不拘在什麼場合，咱們都別打招呼，就當不認識……對不住，自己。」

「你認為兇手是熟朋友？」
「當然是。」
「好像證據已經掌握在你手裏了。」
「那倒還沒有。不過，有許多情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問過金根，樊先生每一回離開茶館，都喜歡走後門，過那條窄巷子，兇手就手握斧頭在那兒等着，這不是對樊先生的生活習慣都摸透了嗎！」
「嗯！」
「聽說致命之傷在肋下？」
「是的，右肋。」
「傷口是由下向上嗎？」
「是的。」
「這是一個慣用左手的兇手，而且，他了解樊先生是練拳的人，所以，斧頭沒有凌空劈下。」

王坤生對於岳嘯林所講的道理一半懂，一半不懂，因此他問道：「斧頭凌空劈下又會如何呢？」

「坤生阿哥，練拳脚的人面對執有利器的敵人時，最脆弱的部份是中三路，凌空劈下最對雙拳交叉相格的胃口……這個兇手很厲害，而且用斧頭的功夫相當高明，一擊而中，沒有再砍出第二斧。」

「是的。」王坤生嚥了一口唾沫，因為他看過現場，現在想想還有點噁心，那一斧簡直將樊橫雨的胸膛砍去了半邊。

「這個動手的人，跟樊先生並沒有仇恨，如果有，他即使一擊而中，也還要再砍幾斧洩憤。」

「岳老爺，這一點我的看法與你不同。」

「哦？」

「他們殺死樊大哥的目的不是恨他，而是打擊我們，所以，他們得手後沒有移屍，沒有毀去死者之面貌，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死者是樊真象。」

「我要走了。」

「劉兄慢走一步！」岳嘯林一橫身將對方攔住。

「怎麼啦？」

「聽到劉兄說幾句話就知道劉兄是性情中人，幹嗎吞吞吐吐的呢？小弟只希望劉兄將所知道的全都說出來，悶在心裏也覺得慌。」

「岳老爺呀，我不知道什麼呀！」劉玉堂有些心慌意亂地搖着頭，說：「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你剛才明明告訴我少管閒事……」

「岳嘯林！」劉玉堂突然地變了臉。「你這個人，怎麼蠻不講理呀？對不住，我要告辭了。」

一側身，閃了過去，走了，而且，走得很快。

岳嘯林沒有追上去，一個人不能暢所欲言，必然有他的苦衷，自己催逼太甚，似乎太過份了。他相信，只要他繼續追問樊橫雨的死因，遲早還會跟劉玉堂碰面的。他等待第二次機會的來臨。

回到茶樓，王坤生在等他，立刻將他拉到後面的居室，悄聲問道：「剛才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嗎？」

「你怎麼知道？」

「你叫金根先回來，我就猜想你一定發現了什麼。」

「有人跟蹤。」

「哈人？」王坤生不自覺地露出一句上海話。

岳嘯林將方才所遇略略一提，然後問道：「你認識這個人嗎？」

「劉玉堂？」王坤生喃喃地念着這個名字，然後一搖頭，「沒有聽說過。」

「泰國拳師到賭場來搗亂，被樊先生痛揍」

「這……恐怕會引起別人的誤會。」

「甚麼誤會？」

「別人會以為我早就想幹這個大阿哥，甚至以為殺害樊先生的人還是我哩。」

「別管它！」岳嘯林似乎完全沒有在意對方的話。

此刻，突然有一個漢子走了近來，他在王坤生的耳邊低語幾句，王坤生的臉色突然地一變。

低聲細語，神色詭秘，想像中必是談論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岳嘯林也就很識趣地站開了一些。

在樊橫雨建立的這個小王國裏，他當然算是一個「外人」。

王坤生揮揮手，那個漢子退下，居室內又剩下他們兩個人。

「很奇怪。」王坤生喃喃自語地說。

岳嘯林沒有接腔。

「岳老爺，你才來了一天，風聲已經傳了出去！」

「哦！」岳嘯林的反應並不過份驚奇。人是活的，而且他已公然活動，如果對方注意同慶茶樓的一動一靜，自然會發現他這個人的出現。

「剛才樊阿六派人送口信來，要請你喝茶，而且把你的名姓說得一字不差。」

岳嘯林又沉默了，他對外只向劉玉堂報過名姓，那麼，現在只有假設這個消息是劉玉堂告訴樊阿六的。

「坤生阿哥，你的意思是……？」

「當然有。」

「說來聽聽。」

「凡事都有是非曲直，我只是想明白其中真象。」

「明白真象以後呢？樊橫雨也許死得很冤，死得很屈，你又如何呢？只是明白就算了嗎？你不追，你不問？你不管了嗎？」

「連串的問題咄咄逼人，岳嘯林竟然答不上話來了。」

「岳老爺，聽我一句勸——回天津去。」

「你為什麼不回去？」

「唉！那人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一言難盡，不提也罷。」

「貴姓？台甫？」

「敝姓劉，草字玉堂。」

劉玉堂？像是一道電光閃過岳嘯林的腦際，這個名字好熟呀！

「劉先生過去在那裏得意呀？」

「梨園行。」

岳嘯林突然想到了，幾年前有一個唱平劇的武生劉玉堂，紅遍平津地區，莫非就是他？心裏如此想，口也就溜了出來：「劉先生莫非就是當年走紅平津一帶的名武生……」

「休提！休提！」劉玉堂連連地搖手，心中似有無限愧怍。「好漢休提當年勇，實不相瞞，我已經多年不唱啦！」

一種直覺，一種判斷，岳嘯林發現劉玉堂是個性情中人，他也許正墮進一個圈套之中，墮得不深，却又無力拔出，而他又不得不別人再墮進去，於是，他提出了警告。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岳嘯林一遍又一遍地，問着自己。

劉玉堂道：「岳老爺，也許從此就不再見，也許還會見面，萬一見面，不拘在什麼場合，咱們都別打招呼，就當不認識……對不住，自己。」

「你認為兇手是熟朋友？」

「當然是。」

「好像證據已經掌握在你手裏了。」

「那倒還沒有。不過，有許多情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問過金根，樊先生每一回離開茶館，都喜歡走後門，過那條窄巷子，兇手就手握斧頭在那兒等着，這不是對樊先生的生活習慣都摸透了嗎！」

「嗯！」

「聽說致命之傷在肋下？」

「是的，右肋。」

「傷口是由下向上嗎？」

「是的。」

「這是一個慣用左手的兇手，而且，他了解樊先生是練拳的人，所以，斧頭沒有凌空劈下。」

王坤生對於岳嘯林所講的道理一半懂，一半不懂，因此他問道：「斧頭凌空劈下又會如何呢？」

「坤生阿哥，練拳脚的人面對執有利器的敵人時，最脆弱的部份是中三路，凌空劈下最對雙拳交叉相格的胃口……這個兇手很厲害，而且用斧頭的功夫相當高明，一擊而中，沒有再砍出第二斧。」

「是的。」王坤生嚥了一口唾沫，因為他看過現場，現在想想還有點噁心，那一斧簡直將樊橫雨的胸膛砍去了半邊。

「這個動手的人，跟樊先生並沒有仇恨，如果有，他即使一擊而中，也還要再砍幾斧洩憤。」

「岳老爺，這一點我的看法與你不同。」

「哦？」

「他們殺死樊大哥的目的不是恨他，而是打擊我們，所以，他們得手後沒有移屍，沒有毀去死者之面貌，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死者是樊真象。」

「我要走了。」

「劉兄慢走一步！」岳嘯林一橫身將對方攔住。

「怎麼啦？」

「聽到劉兄說幾句話就知道劉兄是性情中人，幹嗎吞吞吐吐的呢？小弟只希望劉兄將所知道的全都說出來，悶在心裏也覺得慌。」

「岳老爺呀，我不知道什麼呀！」劉玉堂有些心慌意亂地搖着頭，說：「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你剛才明明告訴我少管閒事……」

「岳嘯林！」劉玉堂突然地變了臉。「你這個人，怎麼蠻不講理呀？對不住，我要告辭了。」

一側身，閃了過去，走了，而且，走得很快。

岳嘯林沒有追上去，一個人不能暢所欲言，必然有他的苦衷，自己催逼太甚，似乎太過份了。他相信，只要他繼續追問樊橫雨的死因，遲早還會跟劉玉堂碰面的。他等待第二次機會的來臨。

回到茶樓，王坤生在等他，立刻將他拉到後面的居室，悄聲問道：「剛才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嗎？」

「你怎麼知道？」

「你叫金根先回來，我就猜想你一定發現了什麼。」

「有人跟蹤。」

「哈人？」王坤生不自覺地露出一句上海話。

岳嘯林將方才所遇略略一提，然後問道：「你認識這個人嗎？」

「劉玉堂？」王坤生喃喃地念着這個名字，然後一搖頭，「沒有聽說過。」

「泰國拳師到賭場來搗亂，被樊先生痛揍」

「這……恐怕會引起別人的誤會。」

「甚麼誤會？」

「別人會以為我早就想幹這個大阿哥，甚至以為殺害樊先生的人還是我哩。」

「別管它！」岳嘯林似乎完全沒有在意對方的話。

此刻，突然有一個漢子走了近來，他在王坤生的耳邊低語幾句，王坤生的臉色突然地一變。

低聲細語，神色詭秘，想像中必是談論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岳嘯林也就很識趣地站開了一些。

在樊橫雨建立的這個小王國裏，他當然算是一個「外人」。

王坤生揮揮手，那個漢子退下，居室內又剩下他們兩個人。

「很奇怪。」王坤生喃喃自語地說。

岳嘯林沒有接腔。

「岳老爺，你才來了一天，風聲已經傳了出去！」

「哦！」岳嘯林的反應並不過份驚奇。人是活的，而且他已公然活動，如果對方注意同慶茶樓的一動一靜，自然會發現他這個人的出現。

「剛才樊阿六派人送口信來，要請你喝茶，而且把你的名姓說得一字不差。」

岳嘯林又沉默了，他對外只向劉玉堂報過名姓，那麼，現在只有假設這個消息是劉玉堂告訴樊阿六的。

「坤生阿哥，你的意思是……？」

「當然去。是朋友，該去，是敵人更應該去。」

「甚麼時候？」

「現在。」

「地點呢？」

「兆豐公園旁邊的高陞茶樓，我派蔡金根送你到附近，你一個人去赴約……」說到這裏，王坤生還特地為他壯膽。「岳老爺，放心，樊阿六不敢把你怎麼樣！」

「這我知道……不過，我有一點顧忌。」

「甚麼顧忌？」

「我去，是甚麼身份呢？是樊先生的朋友？還是你們的朋友？」

「都是。」王坤生很豪爽地說。

「我去，不僅僅是喝茶，還要談話，也許我要套對方，對方也許會套我，我能暢所欲言嗎？」

「當然可以，你愛說甚麼就說甚麼。」

「好，我這就去，用不着金根送我，叫一輛黃包車送我就行了。」

高陞茶樓的規模，和同慶茶樓比起來幾乎完全一樣。岳嘯林頭上好像刻着字，一下車，茶房就把他認出來了。

「是岳先生嗎？」

「是的……」

「樊老板在後頭雅座等着啦！」

所謂雅座，不過是一間密室，當年上海灘巡捕房吃公事飯的往往在茶樓酒館開案子，這種密室有時也會變成刑房！

樊阿六約莫有六十歲左右，頭髮盡白，但是身體非常康健，由於體型較胖，看起來更顯得精神，說話的聲音也非常洪亮：「天津來的岳先生？」

「岳嘯林！」

「請坐！請坐。」待客人坐定了，樊阿六才接着說下去：「聽說岳先生是天津的名武師，我個人對練武的人非常敬仰，非常敬仰！」

「客氣！」岳嘯林的反應是不冷不熱，恰到好處。

「岳先生跟樊先生是什麼關係？」

「憑良心說。」王坤生說下去：「樊大哥生前沒有討厭過誰，他也討厭楊發泉，所以，那邊如果有事要跟樊大哥商量，一定由樊阿六親自出馬。」

「這樣會使楊發泉心生憤恨嗎？」

王坤生瞪眼望着他，似在分析岳嘯林問這句話的動機何在。

「坤生阿哥，我在逐一清理錢案。」

「你意思是說，砍死樊大哥的也可能是楊發泉。」

「嗯！」

「你怎麼會想到他頭上去的？」

「樊阿六退休享清福，事實上他已成了那邊的龍頭大哥，但是你們却不承認他的地位，想想看，他在兄弟們面前何以自處。」

王坤生皺眉沉吟，突地一跺腳：「不會，諒他也沒有這份膽子。」

「坤生阿哥！」岳嘯林很委婉地說：「我是局外人，本來不應該管這檔閑事，大概是我跟樊先生有緣份，生前交不到朋友，他死後也要和我搭上關係……坤生阿哥，所以我管上了這件事。」

王坤生不是一個善於表達言辭的人，所以他只是以感激的目光投向岳嘯林。

岳嘯林輕嘆一聲，又說下去：「首先，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樊先生的死因，並不單純，也就是說，不是一項原因，內情必定非常複雜。」

「你難道查出甚麼來了嗎？」

「沒有，不過我有一種感覺……坤生阿哥，人是靈性動物，感覺是非常重要的……坤生阿哥，樊先生的後事我認為還是要選個日子趕緊辦才好，有弔客，我們可以從中去找嫌疑犯呀！」

「這件事發生多久啦？」

「是金根告訴你的？」

「是呀！」

「這個小瀾三！」王坤生罵了一句，似在責怪蔡金根多話。

「他告訴我這些也不要緊呀！」

王坤生道：「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提它幹什麼呀？」

「那個拳師的確是樊阿六請來的麼？」

「是的。」

「好幾年了，」岳嘯林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樊阿六等了好幾年才動手報仇洩憤，這個人忍耐的功夫真是到家啦！」

「岳老爺！我猜想，樊大哥被殺，與樊阿六不會有關係。」

「為甚麼？」

「曹家渡跟大自鳴鐘毗鄰相接，息息相關，這兩年來，彼此的聯繫很密切，相處也不錯，不管那一邊遇到外來的動敵，這一邊就立刻支援，樊阿六說過一句話，他說，一加一等於二，一減一等於零，這是小學生都會作的算數，阿拉伯人還不會算這個賬嗎？」

岳嘯林沉吟着，似在回味這句話，良久，他才開了口：「樊先生被殺後，樊阿六那邊有反應嗎？」

「還沒有。」頓了一下，王坤生又接着說：「不過，他的得力手下楊發泉已經派人來問過樊大哥開吊的事。這兩年來，樊阿六已經在享清福了，弟兄們都由楊發泉在調度，這個傢伙有點兒狂，我很看不順眼。」

岳嘯林昨天曾親眼看見王坤生態度冷峻地打發楊發泉的「使者」阿根，剛才他還提到曹家渡與大自鳴鐘守望相助，而他現在又說瞧楊發泉不順眼，這不是先後有些矛盾嗎？

岳嘯林並沒有說出來，他只是將這個疑問放在心裏。

「憑良心說。」王坤生說下去：「樊大哥生前沒有討厭過誰，他也討厭楊發泉，所以，那邊如果有事要跟樊大哥商量，一定由樊阿六親自出馬。」

「這樣會使楊發泉心生憤恨嗎？」

王坤生瞪眼望着他，似在分析岳嘯林問這句話的動機何在。

「坤生阿哥，我在逐一清理錢案。」

「你意思是說，砍死樊大哥的也可能是楊發泉。」

「嗯！」

「你怎麼會想到他頭上去的？」

「樊阿六退休享清福，事實上他已成了那邊的龍頭大哥，但是你們却不承認他的地位，想想看，他在兄弟們面前何以自處。」

王坤生皺眉沉吟，突地一跺腳：「不會，諒他也沒有這份膽子。」

「坤生阿哥！」岳嘯林很委婉地說：「我是局外人，本來不應該管這檔閑事，大概是我跟樊先生有緣份，生前交不到朋友，他死後也要和我搭上關係……坤生阿哥，所以我管上了這件事。」

王坤生不是一個善於表達言辭的人，所以他只是以感激的目光投向岳嘯林。

岳嘯林輕嘆一聲，又說下去：「首先，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樊先生的死因，並不單純，也就是說，不是一項原因，內情必定非常複雜。」

「你難道查出甚麼來了嗎？」

「沒有，不過我有一種感覺……坤生阿哥，人是靈性動物，感覺是非常重要的……坤生阿哥，樊先生的後事我認為還是要選個日子趕緊辦才好，有弔客，我們可以從中去找嫌疑犯呀！」

「這件事發生多久啦？」

「是金根告訴你的？」

「是呀！」

「這個小瀾三！」王坤生罵了一句，似在責怪蔡金根多話。

「他告訴我這些也不要緊呀！」

王坤生道：「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提它幹什麼呀？」

「那個拳師的確是樊阿六請來的麼？」

「是的。」

「好幾年了，」岳嘯林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樊阿六等了好幾年才動手報仇洩憤，這個人忍耐的功夫真是到家啦！」

「岳老爺！我猜想，樊大哥被殺，與樊阿六不會有關係。」

「為甚麼？」

「曹家渡跟大自鳴鐘毗鄰相接，息息相關，這兩年來，彼此的聯繫很密切，相處也不錯，不管那一邊遇到外來的動敵，這一邊就立刻支援，樊阿六說過一句話，他說，一加一等於二，一減一等於零，這是小學生都會作的算數，阿拉伯人還不會算這個賬嗎？」

岳嘯林沉吟着，似在回味這句話，良久，他才開了口：「樊先生被殺後，樊阿六那邊有反應嗎？」

「還沒有。」頓了一下，王坤生又接着說：「不過，他的得力手下楊發泉已經派人來問過樊大哥開吊的事。這兩年來，樊阿六已經在享清福了，弟兄們都由楊發泉在調度，這個傢伙有點兒狂，我很看不順眼。」

岳嘯林昨天曾親眼看見王坤生態度冷峻地打發楊發泉的「使者」阿根，剛才他還提到曹家渡與大自鳴鐘守望相助，而他現在又說瞧楊發泉不順眼，這不是先後有些矛盾嗎？

岳嘯林並沒有說出來，他只是將這個疑問放在心裏。

「憑良心說。」王坤生說下去：「樊大哥生前沒有討厭過誰，他也討厭楊發泉，所以，那邊如果有事要跟樊大哥商量，一定由樊阿六親自出馬。」

「可以說是朋友，也可以說是親戚。」
「哦——」榮阿六搖頭嘆氣：「唉……真是想不到的事，樊先生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怎會有這種不幸的事發生呢？……」岳先生離開天津的時候，還沒有得到樊先生過世的消息吧？」
「沒有。不過，在途中我已預感，我就擔心會晚來一步，想不到果然如此。」岳噙林在信口胡謔了。

這句話產生了很大的反應，榮阿六有很久沒有說話。他眼光直直地看着岳噙林，似乎想一眼看透他的心。

「岳先生怎麼會有這種預感呢？」

「實不相瞞，我這次來上海，是樊先生寫信教我來的，他是一個堅強的人，從來不怕兇悍的敵人，不怕棘手的事件，也不怕艱困的環境，但他在這封信裏卻透露了恐懼和不安……我接信後立刻束裝就道，唉！想不到還是來得太遲了。」岳噙林說的全是假話，真不明白他爲甚麼要捏造這些無中生有的故事。

榮阿六聽得非常出神，他噴噴稱奇地說：「如此說來，樊先生早就知道他會遭到殺身之禍了？」

「當然知道。」

「那封信岳先生帶在身邊了嗎？」

「隨身攜帶。」岳噙林還有意無意地拍拍腰間的荷包袋。

「可以借我看看嗎？」

「對不住！榮老板。」岳噙林冷冷地說：「這封信關係到樊先生的血海深仇，其中有許多秘密，也有許多線索，暫時還不能公開。」榮阿六的臉紅了，很窘，他攤攤手，訕訕地說：「對不起！我太冒失了……」坤生跟你談過我與樊先生的交情嗎？」

「談過。」

子。

那麼，應該去見見辛九姑嗎？」

這個念頭一起，岳噙林就立刻警告自己，這太冒險，也太冒險，千萬使不得，他決定先行回同慶茶樓，如今最可信賴的人，還是王坤生。

王坤生也在等岳噙林回去，他當然關心榮阿六邀約的動機何在。

不待對方發問，岳噙林就將自己和榮阿六的談話複述了一遍。未作絲毫保留，事實上岳噙林也認爲沒有保留的必要。

王坤生聽得很仔細，聽完後卻沒有立刻表示意見，這顯示他是一個有頭腦的人。

良久，王坤生才開腔說話：「岳老弟！我一直都不懷疑榮阿六，現在我却對他有些懷疑了。」

「懷疑是他幹的？」

「當然不是。不過，他一定知道兇手是那一條錢上的。」

「坤生阿哥！你說這話，有根據嗎？」

「當然有根據。」

「說來聽聽。」

「他問你一旦逃出兇手之後打算官了還是私了，這句話就露出了馬脚。」

「怎麼呢？」

王坤生道：「他怕事情鬧大了影響他的地盤，我看，對樊大哥下手的那幫人，連榮阿六也不敢惹。」

「坤生阿哥，照你這麼說，範圍就縮小啦！那些人比榮阿六勢力大……」

「上海灘，多的是這種人，這根本就無從查起……」岳老弟，你有沒有想到，去看看辛九姑？」

「我想過，只是覺得太冒險。」

「如果你去拜訪劉玉堂呢？」

「他怎麼說？」

「他說你與樊先生相處不錯。」

「這句話使我聽得很開心。」榮阿六吐了一口長氣：「最少你不會將我看成第一號嫌疑犯……好了！今天我們談到此地爲止，改天我正式擺酒為你接風，我們再詳談。」

「榮老板，我想跟你打聽一個人。」

「甚麼人？」

「過去在天津一帶很有名氣的武生，聽說流落在上海，名叫劉玉堂……」

劉玉堂三字剛剛一出口，榮阿六的臉色倏地一變，沉聲問道：「岳先生跟他他是故交？」

「有一點來往！」

「岳先生聽說過楊樹浦的辛九姑嗎？」

「沒有聽說過。」

「辛九姑是上海灘一個女混混，當年落拓的時候，幹過四馬路的野雞，後來靠這個發了財。」榮阿六說到這裏，作了一個大煙槍的手勢：「她如今是賭檔，煙檔一起來。劉玉堂會些拳腳，現在是她的姘頭，也是辛九姑的貼身保鏢。」

「哦？」岳噙林原以爲對方跟劉玉堂有密切關係，想不到却估計錯了。

「岳先生，雖說交淺不言深，我還是要冒昧說一句話，劉玉堂這個人，非常下流，不能理。」

「怎麼呢？」

「辛九姑年紀一把，最少比劉玉堂要大個七八歲，一張四方臉，就像賭枱上的骰子，劉玉堂圖甚麼呀？當然是圖她的錢。岳老弟！你說說看，這種人下流不流？」

岳噙林皺了一下眉頭，在這一瞬間，他的腦海裏出現了兩張畫面，劉玉堂跟榮阿六說話的神情與態度，前者是那樣懦弱，像是有說不盡的苦處，後者是那樣激動，一副放膽直言的

「我教金根帶你去，先見辛九姑，再找到劉玉堂，這是禮數。」

「我教金根帶你去，先見辛九姑，再找到劉玉堂，這是禮數。」

岳噙林由蔡金根陪着，從曹家渡坐一路電車，噹噹噹噹地晃了一個鐘頭，在外灘下車，然後叫了兩輛黃包車，向辛九姑的寓所江浦路揚州路口拉去。一路上，岳噙林一個勁兒地在盤算着見了辛九姑的面該如何跟她打交道。

辛九姑在表面上看起來，三十不到的樣子，並不如榮阿六所形容的那樣見不得人。若不是榮阿六存心糟塌人，就一定是他聽信了別人的誤傳。岳噙林爲人厚道，他寧可猜測是榮阿六以訛傳訛。

辛九姑是認識蔡金根的，一見面就笑嘻嘻地說：「小金根吧！這個什麼人呀？沒看見過嘛！」

岳噙林雖聽不懂她說的寧波官話，却發現她爲人非常和氣，對蔡金根這種跑跑跳跳的小兄弟尚且如此，對待高高在上的大哥哥那就不用說了。

蔡金根先爲他們介紹，然後道明來意。

辛九姑的臉色變了，一雙眼睛也盯住岳噙林不放，就好像他臉上畫了好看的花兒。

半晌，她冷冷問道：「偃同劉玉堂在哈地方認得格？」

「天津。」岳噙林撒了謊。

氣概，誰在說假話呢？兩個人當中必然有一個在說假話，但他竟然分辨不出來。

「岳老弟，你不相信我的話？」

「榮老板，不是不相信，只是覺得奇怪罷了！」

「奇怪甚麼呀？」

「劉玉堂找機會跟我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

「他教我不要過問樊積雨先生的事。」

「威脅？」

「不，從態度上看，他似乎是爲我好。榮老板！你剛才提到威脅兩個字，難道你認爲樊積雨先生被殺與辛九姑有關嗎？」

榮阿六混到這把年紀，當然警覺性很高，一見對方來了一着將軍，立刻將王位一挪，閃開了：「岳老弟，這話我不敢說，並不是我怕誰，而是說這話要負責任。在沒有確切證據之前，誰都不敢把樊先生的死因亂加推測。不過劉玉堂說這句話他也要負責任，我們甚至可以質問他，他憑什麼干涉人家的行動呢？」

「榮老板，殺人不是一件小事，一定要有真誠實據才能指控誰是兇手，單憑推測是不行的。我相信早晚會把證據找到……今天謝謝你請喝茶，改一天我再來府上拜望，告辭了。」

岳噙林站了起來，他來，只是想蒐集有關樊積雨死因的片段資料，也想對榮阿六這個人作一番直接的觀察，現在，已沒有再停下去的理由了。

「岳老弟呀，再坐坐。」榮阿六却留住了他。

「榮老板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岳老弟，我還要向你說句知心話。」

「哦！」岳噙林又坐了下來。

「在曹家渡你有絕對的主權嗎？」

岳噙林楞了一楞，但他很快地就弄清楚了

「要好伐（口旁）？」

這句話經過蔡金根翻譯後，岳噙林才回道：「感情還不錯。」

「偃哪哪曉得伊在我這裏？」

岳噙林道：「昨天，我在兆豐公園門口，遇見過他。」

「昨天？」辛九姑顯得非常吃驚。

「是呀！」

辛九姑點起了一根香煙，狠狠地吸了幾口，才開始說話，語氣中帶着幾分憤恨和憂傷：「劉玉堂根本沒良心，這幾年來我待他不錯，只爲了我講他兩句，他掉頭就走，一去就沒回頭。」

「哦？這是多久的？」

「半個多月裏。」辛九姑雖是混混的女人，但她畢竟是女人。說到這裏，已經是泫然欲淚。

這當然不會是假的。

蔡金根插上了嘴：「九姑！妳怎麼不找他呢？」

「唉！大家都在嗚氣。」

岳噙林暗暗沉思：情況愈來愈迷離了，這內中的隱情可真不簡單。

半晌後，他才問道：「過去發生過這種事嗎？」

「從來沒格。」

「他的行李帶走了嗎？」

「沒。」辛九姑搖搖頭，又關懷地嘆口氣：「唉，沒帶衣裳，也沒帶銅鈔。」

岳噙林道：「我昨天碰見他的時候，他穿得倒很淨。」

「哦？」辛九姑又憤恨了：「伊在外頭一定有個女人。」

「不！」岳噙林也不知道自己何以要爲劉玉堂辯護：「他的神情不開朗，好像有沉重的

對方的意思，是在探索岳噙林在王坤生等人面前的地位。

岳噙林立刻就將自己的立場表明：「榮老板，我是客，所以我自己會守住客人的本份。他們的事我一概不過問，我只是追查樊積雨先生是爲什麼被殺的。」

「哦……將來有了眉目之後，是打算官了？還是私了？」

岳噙林又楞住了，他一時實在沒法子回答這個問題。

榮阿六說得更明白：「如果你找到了兇手，是交巡捕房呢？還是自己動手？」

「國有國法，怎可自動私刑？」

「岳老弟！這就是我要說的知心話啦！交巡捕房是萬萬不可以的。」

「爲什麼呢？」

「兇手交到巡捕房，他們一定要追根究底，那樣一來，各幫各派都要受影響，那……事件就鬧大啦！」

是恐嚇？還是忠告？岳噙林沉吟着，既沒有卜決斷，也沒有回話，現在，他只有一個感覺——他彷彿是一個不知死活的頑童，正將自己的腦袋伸進一個逐漸收緊的繩套裏。

岳噙林終於站了起來，很客氣地向榮阿六道別。他覺得談話到這個階段分手真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一走出茶樓，他就看到一個熟悉的影子站在對街廊簷下，是劉玉堂。

他很想機過馬路再和劉玉堂談談，剛巧一輛電車駛過，電車過去後，劉玉堂已不見了踪影。

情勢已發展到撲朔迷離的地步，因此，他對榮阿六的每一句話都打了一個問號。劉玉堂呢？岳噙林原先對他是很信任的，現在也有了懷疑——一個行動神出鬼沒的人，絕非正人君子。

心事……

「岳先生！如果你再碰見他，或者他來找你，請你帶兩句口信好麼？」

「好呀！」

「請伊回來一趟，大家講講開……」

「大阿姊……」突然一個小兄弟從外面跑進來，本來是有急事要報告的，看見有客在座，把下面的話又嚥了回去。

辛九姑很爽直地說：「講吧，沒關係，各位是玉堂的朋友。」

「大阿姊，玉……堂大哥死了！」

在場最吃驚的人還不是辛九姑而是岳噙林，因爲他不久之前還跟他隔着一條馬路打過照面……他衝過去疾聲問道：「玉堂在那裏？」

「在兆豐公園公共廁所裏。」

「怎麼死的？」

「上吊。」

「不是上吊。」岳噙林低吼着。

「我親眼看見的。」

「不是上吊，不是上吊！」岳噙林嘶吼着：「他是被人害死後偽裝成上吊的樣子……」

「偃哪哪曉得？」辛九姑疾聲問。總算有過一段情，她此刻已是悲憤填膺，大有此事非問個水落石出不可的氣概。

這一問幾乎將岳噙林問住了，他楞了一楞，才想到自己爲什麼會有那種直覺。

「玉堂很關心別人，關心別人的都是勇者，勇者是不會自殺的。」

「哦？他關心誰呀？」

「我！」岳噙林指着自己的鼻尖。

「偃剛剛講，關心別的人都是勇者，這話什麼意思？」

「辛九姑！人性是最自私的，當一個人去關心別人時，必須先忘掉自己的利益，這是一個懦弱的人能作得到的事嗎？」

（未完）

午夜怪客(四)

馮嘉·文 盧令·圖



單槍會獵豺

設網候鷹隼

「當然了，」梁廣說：「我們做生意的，怎可能和銀行沒有聯絡，如果和銀行沒有聯絡，那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是不是？你想怎麼樣？」

「我這裏有一張匯款單，」司馬洛說：「是從F市匯一筆錢到此地來的。我想查出匯款的人是誰以及住在何處，普通假如沒有交情，銀行是不供應這種情報的，但有交情時又不同了。」

「F市，」梁廣說：「什麼銀行？」

「聯亞銀行，」司馬洛說道：「你有聯絡嗎？」

「有的！」梁廣說：「這件事應該沒有困難。你是打算親自到那邊去嗎？」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你能告訴我忙，你不該請我吃晚飯嗎？」

忙，你不該請我吃晚飯嗎？」

這也許是一種很大膽的暗示，她是在給他一個機會，同時也是在暗示，她是可以得到的。然而，她的講話却使司馬洛又提不起興趣來了。這是斤斤計較的講話，她實在可以講得更技巧一點的。但，這也難怪，她是在銀行裏做事的人。銀行界講話的方式，大概就是如此的了。

司馬洛說：「我很感激你的幫忙，張小姐，不如明天晚上如何？我在辦好了這件事情，我就有空了！」

「很好！」張小姐的眼睛在近視眼鏡的後面閃着嫵媚的光采，「明天下午，下班時間之前，你給我一個電話。」

「好的！」司馬洛點點頭說：「明天下午，下班時間之前，我給你一個電話。」

還好她雖然是在銀行做事，她也並沒有拿出一份合同來叫他簽字，以保證他必然會遵守他這個諾言。

黃平是一個男人，而不是一個女人。是一個年紀老邁的男人，是一個種菜的菜農。他在距離市區不遠的郊區，還沒有受到建築業的侵擾的地方有一片菜田，而他的屋子就是建在一片菜田的中央。一座用木板和鐵蓋搭成的屋子。而黃平是一個好人，一個魯直而心地良善，相當簡單的人。有些人一看就看得出來的。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魯直而心地良善的人。

司馬洛出現在他的屋子門口時是黃昏時分，他正坐在屋中看電視。是的，這是一個文明的世界，即使住在木板屋中的菜農，也懂得享受電視這種現代化的奢侈品了。雖然他這還祇是一部黑白電視機。

司馬洛咳嗽一聲，他才醒覺地轉過來。看見這個特別的來客，他便連忙站起，說：「

我應該和那銀行中的什麼人聯絡，那就最好

了。」

「可以的，」梁廣說：「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打個長途電話到那邊去聯絡一下，就可以回覆你了。但為什麼，你查到了一些什麼線索？」

「可能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司馬洛說：「不過，等事情做好了之後，我再詳細向你報告好了。」

「好吧，」梁廣說：「現在你跟丹露講吧，我到樓下去打長途電話。」

林丹露的聲音接了上來。她說：「司馬洛，怎麼了，你這樣久都不給我一個電話！」

「沒有空嘛，」司馬洛說：「事情沒有解決之前，我也沒有心情談情。」

找誰？」

「黃平先生嗎？」司馬洛問。

「是的，我就是，我就是黃平。」他說。含有更正的意味，似乎「先生」這個稱呼他是不習慣的。

「我叫司馬洛，我是個律師，」司馬洛說着，在袋裏掏出一疊文件來，翻了一翻，以表示他是煞有介事的，然後說：「黃平先生，不久之前，是不是閣下到銀行去寄了一筆款子呢？聯亞銀行，數目是兩萬元，寄給一位梁小英小姐。」

「兩萬元！」黃平說，「哦！是的，我記起來了，不錯有這件事，但有什麼不對呢？梁小姐沒有收到這筆錢嗎？」

「收到了！」司馬洛說，「但，問題是，為什麼你要這筆錢給梁小姐呢？梁小姐不認識你。」

「哦，對了！」黃平微笑點點頭，「我和梁小姐是素不相識的，我是替我的兒子寄的。」他伸手指一指。

司馬洛可以看到菜田的盡頭處，有一個青年人正揪着兩桶水在田中澆着。一個看來不超過十七歲的青年人。

「令郎——」司馬洛奇異地說，「他認識梁小姐嗎？」

「不！」黃平說，「是這樣的，是霍先生叫他寄的，但他還是個小孩子，不方便做這種事情，所以我就代替他去了。」

「霍先生？」司馬洛又看着他。

「是住在那山上的霍先生！」黃平又伸手指，指着菜田對上，一座小山之上，那上面有一座石砌的小屋子。「我的兒子白天替霍先生做一點雜務的。」

「霍強嗎？」司馬洛問。

「大概是吧！」黃平說，「我不知道他是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追查霍剛下落，幾經轉折，終於証實霍剛因被輻射線所傷，病死醫院，司馬洛迫得轉而追查霍強的下落，在梁小英口中，獲知霍強曾在N市銀行匯了筆錢給梁小英，但沒有付款人地址，司馬洛只好打長途電話給梁廣，報告偵查線索的結果後，問他對於銀行界方面，可有什麼聯絡沒有——

「你有沒有和別的女人好過？」林丹露問道。

司馬洛笑了起來，道：「你的口氣像個妻子了！」

「唔，」她說道：「也許我是不該問這個的，你一定不會告訴我，而我也不能聽真話。」

「現在你還是別問吧，」司馬洛說：「當我回來的時候，我會把真話假話全部都告訴你。」

「但你什麼時候才回來呢？」林丹露問。

「快了！」司馬洛說，「很快了。我相信這件事不會拖得太久的。」

「你發現了重要的線索？」林丹露問。

「是的！」司馬洛說：「這可能是很重要的線索。假如你的舅父能幫我這個忙的話，這條線索就可以把一切難題解決了。」

「但你還是要回來才把詳細情形告訴我們

不是叫霍強，我們祇是稱他為霍先生吧了！」

「這位霍先生！」司馬洛說，「他是怎樣一個人呢？」

「你究竟有什麼貴幹？」黃平問道，「有什麼不對嗎？」黃平雖然是一個好人，但也好有他的限度的，一個好人也不能夠祇是回答問題而不問問題。

「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是梁小姐叫我來的。她想和霍先生聯絡，又沒有霍先生的地址，所以我來看看吧。她奇怪霍先生為什麼不去看她。」這總算是距離事實不太遠的謊語。

「哦！」黃平說，「我猜這是因為霍先生不方便行動，不能去找她。你知道，霍先生是有病的人。」

「有病？什麼病？」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黃平說，「是眼睛不好，一天到晚戴着黑眼鏡，從來不出去的。問問我的兒子就知道了。」他提高聲音叫了一個名字，由於他用的是他的鄉土話，所以司馬洛也聽不出他叫的是一個什麼名字。

但那個青年人則是聽得出的。青年人放下水桶走過來了。

黃平對司馬洛介紹這個青年人，告訴司馬洛這就是他的兒子黃志文，而且他告訴了黃志文司馬洛的來意。

黃志文也是一個相當老實的青年人，也許這是因為有其父必有其子吧，亦許是因為他沒有很多時間和機會學壞。他也對司馬洛形容了一遍這位霍先生，和他的老父所說的差不多，不過比較詳細吧了。

他說這位霍先生是從來不出外的，鼻子上老是架着黑眼鏡，而他在山上已經住了兩年了。來的時候他已經是戴着黑眼鏡，可能他的眼睛是有毛病的。在起初的時候，這位霍先生是

「林丹露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我喜歡這樣，這是我的作風。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早些時候的推論是正確的，男人的事情，都離不開女人，在女人的身上找線索，比較有把握。」

這個世界，男女互相吸引，這就是許多煩惱的來源，也是快樂的來源。如果沒有這些甘苦，生活也沒有意思了。

那銀行裏的女職員對司馬洛這個男人很感興趣。顯然他是適合她的口味的那一類型。雖然司馬洛對她的興趣不大濃厚。她並不醜，但也不是一個超級的美人兒。而且，她是在銀行裏擔任要職的。對於這職位的女人，他是不大感興趣的。如果這是一個很小心謹慎，斤斤計較的人，根本就沒有可能在銀行裏升到這樣重要的職位。和一個斤斤計較的人相處，司馬洛認為是沒有樂趣可言的。不過，由於他對她感興趣，她與他特別合作。這則是他所歡迎的。雖然她已經奉了上頭的命令要與司馬洛合作，但她本身也願意合作，這樣是好得多的。她找出了銀行裏的記錄讓司馬洛看。不錯，那個匯款的人是留下姓名地址的，通常匯款的人都會留下姓名地址，這樣，萬一款子匯不到，也可以通知原人收回了。

那是一個叫黃平的人，有地址留下。不是霍強，而是黃平。至於這個黃平是怎樣一個人，則沒有人記得得了，由於事隔已相當久，而匯款的人也是不少的。甚至男是女也不知道，雖然看名字應該是男人。

「我看，司馬洛先生！」她說，「你還是按址去找這個人，就可以清楚一切了。」

「謝謝你的幫忙！」司馬洛說。他這樣說是等於告辭了。

「司馬洛先生！」她說，「我幫了你這些

會出來的，到山下來散步之類，他會到這田中來買些新鮮割下的蔬菜拿回山上自己去烹煮，而他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後來，霍先生的眼睛的情形一定惡化起來了，所以他就沒有再出來了，而且和黃志文約好了，叫黃志文每天到他的家去一趟，替他做些零碎的事情，例如到城中去買些食物，收拾一下地方之類。那筆錢就是霍先生叫黃志文替他拿去匯的。黃志文年紀太輕，不懂得做這件事，所以就由他的父親代他了。

「哦！」司馬洛說，「有人和這位霍先生住在一起嗎？」

「沒有，」黃志文說，「當然沒有，假如有人和他住在一起，那他就用不着叫我替他做事了，對不對？」

「有什麼人來找他嗎？」司馬洛問。

黃志文說他沒有見過，不過這不一定就是沒有有人來找他，因為黃志文並不是整天都陪着這位霍先生的，很可能有人在黃志文不在的時候來，所以黃志文也是不能肯定的。

司馬洛取出一張照片來給他看：「就是這個嗎？」

「唔——」黃志文遲頓了一下，點點頭，「看來是的，不過這照片上的人沒有戴黑眼鏡，我從來沒有見過霍先生把眼鏡脫下過。」

那是霍強的照片，司馬洛相信山頂上那屋子中的人的確就是霍強了。他再抬頭向山頂上望望，看看那間屋子。天色已近黃昏，光線就消退得特別快，現在的天色，已比他剛剛來的時候暗得多了，望上去，那間屋子有一種奇異的陰森感。司馬洛遲頓了一下，說：「看來，我還是上去探問一下這位霍先生吧。」

「小心一點！」黃志文說，「他那隻大狼狗。」

「他有一隻大狼狗？」司馬洛問。

「是的，」黃志文說，「他養了一隻大狼狗，是用來保護他的。這隻狼狗很兇，很難聽他的話。起初我上去的時候，有一次差點給他咬死了。他就是這樣忽然一撲撲上來，咬著你的喉嚨！好在霍先生及時制止，不然我也要沒命了！」

「我會提防這隻狗，」司馬洛說，「謝謝你，兩位黃先生，我現在就去找找這位霍先生。」

「要不要我帶你去呢？」黃志文熱心地問。

「不必了！」司馬洛說，「不必了，我自己去就行。假如我有什麼進一步的問題的話，我會再下來問兩位。」

「隨便吧！」黃平說，「我們是沒有什麼所謂的，我們喜歡幫助別人。」

司馬洛離開了那片菜田，走回路邊去，坐上他開來的車子，向山坡上駛上去，到達了山頂上那間屋子的前面。這時天色是更為昏暗了，望下去，菜田中那座農場的屋子也是僅可看得見吧了。

這間小小的石屋的門是開著的，門內並沒有亮燈，所以是一片黑暗的。看來霍強的眼睛已經壞到很嚴重的程度，可能他是根本什麼都看不見了，不然的話，他就會亮起燈來了。既然什麼都看不見，那就根本無需要亮燈了。

不過，門內却有兩點青色的光，冷冷的，在一閃一閃的。暗暗的，如果不是小心向門內望的話，也不會注意到的。司馬洛打開車門下車，這兩點青色的光移動出來了。那原來是一隻大狼狗的眼睛。這大狼狗不可以說是大而無當的，司馬洛從沒有見過這麼大的狼狗。而且，這隻狼狗果然一如黃志文說，是不吠的。當司馬洛下了車，這隻狼狗就從屋裏走了出來，讓自已出現在司馬洛的視線之中，給他提

出一點警告，就像在警告他不要再接近了。

這樣大一隻狗是不好對付的，如果一定要動手，那就祇有拿出槍來，一槍把他轟死了。因此司馬洛暫時不敢遠離自己的車子。他把身子靠在車上，清清喉嚨說：「喂，這屋內有人嗎？」

沒有人反應，那隻狼狗祇是冷冷地瞪視着他。

這隻狼狗不會講話，亦不會告訴他有沒有人在這屋子裏，祇是會在屋子的門口守衛着不讓他進去，這倒是相當之麻煩的。

司馬洛等了一等，又開口叫道：「有人在這裡嗎？」

還是沒有反應，沒有理由會沒有反應的。這個姓霍的不可能是出走了。既然他的眼睛不好，天黑了，他就更不會出去散步之類了，而且，假如他出走了，他也沒有理由會讓屋子的門打開着的，更沒有理由會不把這隻狼狗也帶走，既然這隻狼狗是負起保護他的任務。

他向前走了一步，那隻狼狗的頭就抬了起來，喉嚨間也發出一陣低低的「胡胡」之聲，仍然不吠，一隻狗吠的時候是表示牠心有所懼，恐怖對方接近，所以先藉吠聲來把對方嚇退，保持距離，一隻不吠的狗就表示這隻狗對自己的本事很有把握，認為可以控制情形，不需要吠，因此一隻不吠的狗，也是一隻最難對付的狗。

司馬洛祇好又退回一步了。他對這隻大狼狗真的一點好感也沒有。假如沒有這隻狗，那他是可以毫無阻攔地進入屋中的，而且，假如屋中沒有人，那就更好，他可以先在屋中細細搜索一遍，看看會有些甚麼發現。

「霍先生。」司馬洛叫道：「這裏有一位霍先生嗎？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想和霍先生談談的。」

他發抖得更厲害，表示他暴怒起來了。

「沒有說甚麼。」司馬洛說：「我祇告訴他我是爲了一件官司。」

司馬洛把那律師的謊話對霍強講了一遍，這似乎使霍強稍爲放心了。他呼出了一口氣，說道：「那麼你是爲了甚麼來找我的呢？」

「和那件化工廠的爆炸案有關。」司馬洛說道。

「哦！」霍強說：「你是個警察？」

「我不是個警察。」司馬洛說：「假如我是個警察，我不會到這裏來向你問話了，我會把你抓回去問話。調查謀殺案，警察是不會那麼客氣的！」

「謀殺案？」霍強說：「甚麼謀殺案？」

「讓我們坦白一點吧。」司馬洛說：「那件化工廠的爆炸案，起初你們弟兄是邀好幾個人合作的，但這幾個人都不肯參加，你們自己去進行，不知如何，事機不密，出了事，最近，這幾個人給殺掉了。」

霍強沉默了一下，點點頭：「是的，我也聽說過有這件事了。」

「他們都是給神槍手殺掉的。」司馬洛說：「你們兄弟就是神槍手。」

「所以。」霍強說：「你就認爲我們兄弟是兇手了。」

「你們兄弟有動機，你們認爲是那些人告密使你們失敗的。」司馬洛說道：「你們有本領，你們是神槍手。有殺人的動機，也有殺人的本事，法庭往往祇因爲這兩點，就把人判罪的。」

霍強又沉默了一陣，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我有殺人的本領，我有殺人的本領！」他慢慢地舉起手來，把他的黑眼鏡脫了下來。

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因爲他看到霍強的眼睛就像是兩顆淺藍色的寶石球，普通人

還是沒有反應，但是，司馬洛却肯定屋中是有人在着的。他可以感覺到這是一種奇異的，難以解釋的感覺，當他和一個活人接近的時候，他是可以感覺到的，然而這個人却似乎不願意睬他。

司馬洛堅持着，在那裏等着，隔幾分鐘就叫一次，而過了半小時之後，天就完全黑了下來了。司馬洛終於無奈地回到車子上面，決定暫時離開，已然這個人不願意見他，那他就只好另想辦法了。

但當他把車子發動之前，屋中却傳來叫聲：「你，等一等。」屋中的人叫道。

司馬洛又下了車，應道：「霍先生，你是霍先生嗎？」

「你找誰？」屋中那人問道。

「我找一位霍強先生。」司馬洛說道：「這裏有一位霍強先生嗎？」

「你找他有何事？」霍強叫着問道。

司馬洛有了這樣多的時間，當然是早已預備好了答案了。

他也叫着回答道：「我是代表梁小英來的，她有些話，想我爲她轉達的！」

霍強沉默了好一陣，然後才叫道：「她有甚麼話要說的，她要我跟她說甚麼？」

「讓我進來好嗎？」司馬洛說：「我想見見你的面，這樣在屋子外面叫嚷，很難說得詳細的，是不是？」

霍強又遲疑了一下，然後說：「好，進來吧！」

「你那隻狗。」司馬洛說：「沒有問題吧？我對牠有點放心呢。」

「你祇要走得慢一點，不碰我的東西，不做任何對我利不利動作就行了。」霍強說道，跟着他又向那隻狼狗吩咐了幾句，那隻狼狗果然乖乖地回到了屋中，給黑暗吞沒了，霍強叫

的眼睛，有白色的眼白和黑色的瞳孔，然而霍強却是沒有，整隻眼球是同一種顏色的，霍強又冷笑着說：「以我這樣的眼，我去殺人？我連你是甚麼樣子，有多高也看不見！」

「你的眼睛怎麼了？」司馬洛問。

「輻射病。」霍強說：「爆炸的時候我的眼睛正受到了影響，我是一個瞎子了。」

司馬洛惶惑地看了他好一陣，然後問道：「這種情形出現多久了？」

「在那幾個人死亡之前。」霍強說。

「你是說，你並沒有殺死他們了？」司馬洛問道。

霍強嘆了口氣：「我也希望是我殺死了他們，我知道告密的是他們的其中一個，是他們害了我們的，但是，這是一件我想做而做不來的事情。」

「你也承認了動機了。」司馬洛說：「而手段也是你的手段，你却說你沒有做，那這件事應該如何解釋呢？」

「時間可以解釋我沒有做這件事。」霍強說：「當我最初搬到這裏的時候，我的眼睛已經很壞，後來，我完全瞎了，我完全瞎了的時候，也是在他們被殺之前，你問黃平兩父子就知道了。」

「這仍然不是一個滿意的解釋。」司馬洛說道。

「爲甚麼不去找我哥哥呢？」霍強說：「我猜這件事全是他幹的。」

「爲甚麼你認爲是他幹的呢？」司馬洛問道。

「因爲他的眼睛沒有問題！」霍強說：「爆炸的時候，我是臉朝着爆炸，他則是背朝着爆炸的，於是他的眼睛沒有壞，我的眼睛則壞了。」

「你的哥哥沒有可能的。」司馬洛說：「

道：「現在你可以進來了。」

司馬洛小心地，戰戰兢兢地向屋子的門口走過去，踏進了屋內，也踏進了黑暗之中，在黑暗之中，他是甚麼都看不見的，祇看見狼狗那一雙青色的眼睛在閃爍着，這雙青色的眼睛告訴他狼狗就是伏在門邊。

接着，燈光忽然亮了起來，那是頭頂天花板上的電燈，沒有燈罩，但火數很暗，所以還是不大清楚，不過總算看得見霍強了。

果然就是霍強，霍強就坐在一張椅子上，鼻子架着一副黑色眼鏡。很瘦，臉色很蒼白，和司馬洛在照片中所認識的霍強可以說是判若兩人，祇是面貌則仍然非常相像，不會有錯誤的。

霍強面容慘淡地苦笑：「這燈我已經很久沒有開過了。我的眼睛不好，開燈也沒有用，還是看不見，坐下來吧，朋友，你面前有一張椅子的，是不是？」

「是的，謝謝你。」司馬洛說着，就在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一面把上裝的鈕子解開了，如此，他就可以很迅速地把握在腋下的手槍拔出來。

霍強嘆了一口氣：「梁小英叫你來找我的？你怎會找到我的？」

「通過銀行找到的。」司馬洛說：「我在銀行查出了那筆錢是下面姓黃的人匯去的，我去問黃平，他們說這錢是你叫他們匯的。」

「是的。」霍強又感嘆地點點頭：「是的，是我給她匯去了這筆錢。她——她還好嗎？她得到了這筆錢，一定很高興了。」

「普普通通吧。」司馬洛說道：「主要是因爲她根本不需要這筆錢，她還是寧可見你的人。」

「唔，她不需要這筆錢。」霍強點點頭，說道：「這證明她最近的环境是不差的，我很

他已經死掉了。」

霍強沉默了一陣，然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原來他的命比我還要短的。」

「你是說你不知道他死掉了嗎？」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他已經死掉了。」霍強說：「但我知道他會死的。我們兩個，在那場爆炸之後，都是註定要死的了，我還有半年左右吧，醫生說我不會超過半年，因此我也懶得再去見醫生。」

「既然不是你哥哥，那一定是你了。」司馬洛說：「因爲他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已經死掉了，你仍然活着。」

「你認爲是我？那你現在就把我殺掉好了。」霍強近乎瘋狂地哈哈大笑起來：「我反正也不會活很久了，我是不在乎的。」

司馬洛看了他一陣，然後又問道：「你怎會有這筆錢寄給梁小英的呢？二萬元雖然不是一個大數目，但以你目前的環境來說，應該也不算是個小數目了。」

「這是我哥哥寄給我的，」霍強說：「他寄給了我這筆錢看醫生，但我沒有看醫生，我知道醫生也帮不了我的，後來，我決定還是把這錢給梁小英會好一點。」

「你知道這錢是怎麼得來的嗎？」司馬洛說，「他是打劫銀行得來的。」

霍強聳了聳肩：「這對我也不算是一個意外的消息，你既然知道我們兄弟倆是怎樣的人，那當然也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用什麼正當手段得到這許多錢的。」

「你這位哥哥倒不錯，」司馬洛諷刺地說，「刻到了錢，也肯分你一份。」

霍強那蒼白而憔悴的臉上，露出一個相當得意的微笑：「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一向是相當不錯的。」

「你對梁小英說了甚麼？」霍強問道。

「你知道，你這一生做過不少值得人家追尋你的事情的。」司馬洛說。

「你對梁小英說了甚麼？」霍強問道。

「你對梁小英說了甚麼？」霍強問道。

霍強果然命令他坐下來。

司馬洛說：「假如你命令他出去，那會更好！」

霍強顯然發覺形勢比人強了，於是他又命令那隻狗到外面去。這個命令是不容易服從的，那隻狗遲疑着不肯出去，要霍強再次喝令，他才遵守了命令。

然後，霍強微微地發抖着，說道：「你究竟是甚麼人？」他的發抖，顯然是因爲憤怒多過恐懼的。

「我叫司馬洛，我剛才對你說謊了，霍強，並不是梁小英叫我來找你的，是一些朋友託我訪尋你的下落，我找到了梁小英的身上，梁小英給我提供了你的錢案！」

「你——爲甚麼找我？」霍強問。

「你知道，你這一生做過不少值得人家追尋你的事情的。」司馬洛說。

「你對梁小英說了甚麼？」霍強問道。

「你對梁小英說了甚麼？」霍強問道。

「總之，」司馬洛說：「你並不是兇手，你的哥哥也不是，那麼誰是呢？」

「我怎麼知道？」霍強說，「那幾個人，大概不止我們一個仇家吧？很多人都可能要殺死他們的！」

「但是，在同一時間之內把他們殺掉，」司馬洛說，「那一定是一個和他們這幾個人一起有一次過去不的，而祇有你們兄弟兩個人有這種可能。」

「也許是巧合吧！」霍強又聳聳肩，「這世界上，巧合的事情是很多的。」

「你可以幫忙作一點推測嗎？」司馬洛問道：「你認為既然不是你們幹的，那可能是誰幹的呢？」

霍強笑了起來：「你來問我，司馬洛先生，這是正式式，不折不扣的問於盲了，我也是一個真正的瞎子。而且我亦不可能告訴你什麼。我和他們已經分別太久了，我對他們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亦沒有空去知道。你不是不明白的。」

司馬洛聳聳肩：「那看來我是要另找門路了。」

「很奇怪，」霍強說，「你會爲了這件事而這樣落力，你又不是警察，你到底是什麼人呢？」

「我嘛，」司馬洛說，「我是一個爲了錢而賣命的人，人家出一個理想的價錢託我辦一件事，我就要把這件事辦好了。」

「但是誰託你辦這件事呢？」霍強問，「既然那幾個人已死了。他們的後人？」

「不，」司馬洛說，「還有一個沒有死的！」

「你是說，」霍強道：「這個神槍手亦有眼界失準的一次。」

「不，」司馬洛說，「是有一個他不知道

應該殺的人！」

霍強沉默了一陣，而司馬洛則凝視着他，注意着他的表情。不過，司馬洛却是看不出什麼來的，由於霍強的眼睛已經失去表示感情的能力。一個人，最容易露出破綻的就是眼睛的部份，所以說，眼睛乃是靈魂之窓。霍強的眼睛既然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就沒有感情可以流露了。

霍強終於說：「我不明白，你不是說，他們都已死了嗎？」

司馬洛也作猶疑狀，考慮了好一會才說：「我猜，你哥哥既然已經死了，你也變成了這樣，我告訴你也不妨事了。其實，假如你們兄弟兩個去把他們殺掉的話，那你們是殺錯了人了。因爲根本不是他們這幾個人告密的。」

「一定是他們呀！」霍強說，「祇有他們幾個知道這件事。別人是不知道的。」

「這個也不是別人，」司馬洛說，「這個是梁炳的兄弟梁廣。」

「梁廣？」霍強說，「梁廣？」雖然他的眼睛已經失去了表示感情的能力，現在，他的面部却還是難免地起了變化。整個面部的肌肉都顫動起來了。「梁廣？爲什麼梁廣要去告密呢？」

「因爲他和那間化工廠的董事們有生意的來往，」司馬洛說，「他這樣做，可以賣一個交情。」

霍強的臉還是在顯得很厲害。他說：「就是梁炳聘你來調查我的？」

「是的，」司馬洛說，「他怕是你們爲了這件事而殺人，那麼他也可在名單上了，但現在既然不是你們，我猜他是可以放心了。兇手不論爲了什麼理由殺死梁炳他們，相信都不會爲了同樣理由而殺死梁廣的。」

霍強深深呼吸着，雖然他並沒有大聲叫罵，情形是這樣的，霍強也早已對他說過，他的眼睛的病，有時發作起來，會痛苦得整個人都不能動，也不能見光，所以如果他來到看見屋子的門是關上了的，就離開算了，不要打攪他，他自己會照顧自己的。

「那一次，」小伙子說，「一連一個星期不見他，真是把我急得要命，我以為他是已經死了，但我又不肯進去看看。」

「他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在屋裏呢？」司馬洛問道。

「當然是真的在屋裏了，」那小伙子說：「既然他病到連行動也不能了，他怎可能是到了別的地方去呢？」

司馬洛尋思地用手撫着自己的下頷，沒有再追問這一點。後來，他們這頓晚飯也已經吃完了，司馬洛再和這兩父子閒聊了一陣，便告辭而去。

他把車子開走了，開回市區，回到他所住的酒店之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叫酒店方面給他接一個長途電話，打給梁廣的。梁廣接聽的時候，司馬洛急急地說：「梁老板，你現在聽清楚，我要盡快和你見面，你要馬上離開那個地方，我坐上一架飛機，你也坐上一架飛機，我們在一會會合地點見面。你認爲什麼地方對你方便，你告訴我好了！」

「怎麼了？」梁廣說：「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是的，」司馬洛說，「發生了很特別的事情，這件事我相信差不多可以完成了，但我要見到你的面才能詳細和你談的。你認爲在什麼地方見面方便？」

「S市吧，」梁廣說，「我看我從這裏起程會比較先到，我在那裏等你好了。我會住在藍鑽石酒店。」

「很好，」司馬洛說：「我會盡快去。」

那隻巨大的狼犬却似乎也對他的情緒有所感應，因爲，那隻狼犬又出現在門口了，對着司馬洛虎視眈眈。

「我——我要殺死梁廣！」霍強硬塞地說道。

「你有能力嗎？」司馬洛微笑。

「我——我不能去殺死他，」霍強說，「但你可以去。我還有一些錢，你給我一個價錢吧。你要多少錢才肯替我殺死他？」

「你不能替我殺死他。」司馬洛說。

「你也不過是爲錢賣命而已，」霍強說，「祇要我出得起合理的價錢爲什麼不能幹？」

「三個理由，」司馬洛微笑着，「第一個理由，我不是一個職業兇手。假如我要殺人，那就是當我爲了自衛的時候。第二，我也要講究職業道德。我是受梁廣之聘而來的，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倒轉過來對付他。第三，你出錢請我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假如我拿了你的錢而不替你做這件事，那你能够拿我怎辦？」

前兩個理由霍強也許會認爲並非充分的，但最後一個理由，則的確是一個很充分的理由了。霍強嘆了一口氣：「唔，看來你是一個好人。」

「我並不是一個聖人，」司馬洛說，「不過，我也絕對不承認我是一個壞人。」

霍強頹喪地嘆息着：「假如我早點知道這件事，假如我早知道梁廣，那我會去把他殺掉的。」

「連梁炳也不知道告密的就是梁廣，」司馬洛說，「你自然也不會有機會早知道了。」

他站起來，「好了，我猜，這件事到此爲止，也告一段落了。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追尋那殺死了他們幾個人的兇手了嗎？」霍強說。

司馬洛聳聳肩：「這不是我的工作，梁廣

祇是怕自己也會給殺掉吧了。現在看情形，他是不会有危險的，那也就沒有理由再查下去了，如果再追查下去，也許會弄巧反拙，兇手本來是不打算殺死他的，現在，也非殺他不可了。」

「對了，」霍強點頭說，「你講得很有道理。」

司馬洛的話其實實份之九十都是說說，但是他的說話却是說得很有條理的，連霍強也聽不出破綻來了。

司馬洛又說：「霍強先生，請相信，我對你的遭遇是深表同情的，在我走之前，我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嗎？」

霍強苦笑着搖頭：「我要你幫我的唯一一件事，你不肯做，此外，我也沒有什麼需要你幫忙的了。一個行將死亡的人，還需要什麼幫忙呢？但我還是感激你的好意的。」

「那麼再見吧，霍先生。」司馬洛說。

「再見！」霍強說，接着又道：「等一等，梁小英的方面如何了？」

「我並不是梁小英託來的。」司馬洛說。

「你會去向她報告嗎？」霍強說。

「我正在爲難，」司馬洛說，「我是想向她報告的，但是我想不應該怎樣跟她講。我或會把你的一切告訴她的，也許我也就此失蹤，從此沒有消息了。」

「也許，」霍強說，「你可以告訴她，我還是在外國，不能回來，而那些錢我是寄回來給這裏的一位朋友！託這人轉交的。假如你決定去見她的話，我希望你替我這樣說。」

「既然你認爲應該這樣，」司馬洛聳聳肩，「那我對她這樣說好了。但，爲什麼不見她呢？以你現在的情形，你是需要一個關心的人照料你的。我相信，她不會介意你的眼睛這樣的。」

「等一等，」梁廣說，「丹露又是在我的身邊，你不要跟她談話。」

「不必了，」司馬洛說：「你叫她回到家裏去等我的消息好了。」

「好吧！」梁廣說：「我也馬上去買飛機票。」

梁廣就這樣掛了電話。無疑地，林丹露是一直正在旁邊希望司馬洛跟他講一講，可能還對梁廣用手勢暗示，但是由於司馬洛的語氣是嚴重的，他的心情也沉重起來了，再也沒有興趣爲她安排這些了。

司馬洛也放下了電話，就隨即再打電話拿起來，請酒店的服務處爲他安排一張飛機票。

S市是一座繁榮的城市，而藍鑽石是一間高尚的酒店。一流的，那種最富有的遊客和最富有的人物才捨得住進去的酒店。梁廣是一個富有的，所以他捨得住進這樣一家酒店。而且，這酒店中的人亦知道他是一個富有的人，當司馬洛說他是來找梁廣的時候，掌櫃的人也用不着查看有沒有這個人，而是馬上叫一個侍者把司馬洛帶上去。

梁廣已經坐在一間豪華套房的廳中等着他了。

他對司馬洛微笑點頭，說：「看，我早對你說過了，我會比你早到的。」

司馬洛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梁廣吩咐那一個把司馬洛帶上來的侍者：「給我的客人弄點酒來。」

房中是已經有一架裝滿了各種美酒的小車子的，侍者就把這酒車推了過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梁老板，我看，你比我更需要一杯酒，你自己斟一杯大的吧！」

「怎麼了？」梁廣詫異地問：「有什麼不對嗎？」

祇是怕自己也會給殺掉吧了。現在看情形，他是不会有危險的，那也就沒有理由再查下去了，如果再追查下去，也許會弄巧反拙，兇手本來是不打算殺死他的，現在，也非殺他不可了。」

「對了，」霍強點頭說，「你講得很有道理。」

司馬洛的話其實實份之九十都是說說，但是他的說話却是說得很有條理的，連霍強也聽不出破綻來了。

司馬洛又說：「霍強先生，請相信，我對你的遭遇是深表同情的，在我走之前，我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嗎？」

霍強苦笑着搖頭：「我要你幫我的唯一一件事，你不肯做，此外，我也沒有什麼需要你幫忙的了。一個行將死亡的人，還需要什麼幫忙呢？但我還是感激你的好意的。」

「那麼再見吧，霍先生。」司馬洛說。

「再見！」霍強說，接着又道：「等一等，梁小英的方面如何了？」

「我並不是梁小英託來的。」司馬洛說。

「你會去向她報告嗎？」霍強說。

「我正在爲難，」司馬洛說，「我是想向她報告的，但是我想不應該怎樣跟她講。我或會把你的一切告訴她的，也許我也就此失蹤，從此沒有消息了。」

「也許，」霍強說，「你可以告訴她，我還是在外國，不能回來，而那些錢我是寄回來給這裏的一位朋友！託這人轉交的。假如你決定去見她的話，我希望你替我這樣說。」

「既然你認爲應該這樣，」司馬洛聳聳肩，「那我對她這樣說好了。但，爲什麼不見她呢？以你現在的情形，你是需要一個關心的人照料你的。我相信，她不會介意你的眼睛這樣的。」

「等一等，」梁廣說，「丹露又是在我的身邊，你不要跟她談話。」

「不必了，」司馬洛說：「你叫她回到家裏去等我的消息好了。」

「沒有甚麼不對。」司馬洛說：「我相信事情是依着我的控制的，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個會令你很吃驚的消息。」

梁廣看看侍者已經替他們斟好了酒出去了，就聳聳肩道：「你說好了，我們在這裏談話，應該是很方便的。」

司馬洛要開口時候，門卻又打開了，林丹露踏了進來，關上門，用背靠在門上，幽怨地看着司馬洛。

「丹露。」司馬洛詫異地說：「你在這裏幹甚麼？」

梁廣聳聳肩：「當她知道我要來這裏來和你見面的時候，她也硬要跟着來，我不能叫她不要來。」

「你們難道正在做甚麼不可告人的勾當，連我也不准知道的嗎？」林丹露噁着咀：「你們不許我來，我偏要來。」說着就走過來，一屁股坐在司馬洛的腿上。

司馬洛大爲尷尬了。雖然他是一點也不反對和林丹露親熱的，但是他却不願意在別人面前表演，尤其是這個別人不是別的別人，而是林丹露的舅父，一個長輩。

梁廣也不高興地假咳嗽起來了，他知道現在司馬洛是正要和他談正經事，不想受到丹露的騷擾。

司馬洛聳聳肩：「好了，丹露，你既已來了，你就留下吧。我和我的舅父，是有些正經事要談的。不過，這些對你也不需要守秘密，你是也可以聽的，但你坐在那邊的沙發上好一點。」

林丹露噁着咀，但也祇好坐到另一張的沙發上了。

梁廣說道：「司馬洛，我猜，你現在可以作你的工作報告了。我一直在等着你的工作報告。」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他對司馬洛解釋

司馬洛也是首先向梁廣作了他的工作報告，他把他的調查過程告訴了梁廣，自然，那些香艷的部份，他是輕輕略過，或者說兩句諛了，由於有林丹露在場，他是不便詳細形容的。當他說的時候，林丹露大部時間都是低着頭，玩弄着手中的酒杯，祇是當他提到女人的時候就抬起頭來凝視着他，似乎要看穿他的心事，似乎懷疑他和每一個女人都睡過覺，甚至當他提到了梁小英，她也有所懷疑，女人是最善於懷疑別的女人的。

後來，司馬洛說到了霍強已經瞎了眼睛，以及霍強否認殺過人，就停一停，好像在等待梁廣的意見似的。

梁廣皺着眉頭：「不是霍家兄弟？」

「不是霍剛。」司馬洛說：「時間上不可能，霍剛是死在出事之前的，他不會從墳墓中爬出來殺人，但是霍強是還活着的，他有動機，時間的配合，使他更有殺人的動機，他的哥哥死了，死得相當慘，於是這觸發了他的行事動機了。」

「但是，」梁廣道：「你說霍強是瞎了眼睛的。」

「他說他是瞎了眼睛。」司馬洛說：「他不能證明他是，我也不能證明他不是，但是，有一個破綻我沒有問他的，他怎麼能夠寄一封信給梁小英呢？既然他的眼睛已經瞎了，他怎麼寄信？梁小英並沒有說那封信不是他的筆跡，他的眼睛雖然看來像瞎子，但這不是鐵般的證據，證明他是看不見的。」

「那麼——」梁廣說：「你是說，霍強就是兇手了。」

「我還不能證明。」司馬洛說。

「你不需要證明的。」梁廣說：「你祇要知道，你知道他是，你就可以把他殺掉！」

「但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我不

是一個職業兇手，我不會替你殺人的。而且，在未能證明之前，我也不能說我知道他就是兇手。」

「那怎麼辦？」梁廣說：「你沒有辦法證明嗎？」

「有的。」司馬洛說：「當霍強來殺你的時候，就可以證明了。」

「爲甚麼霍強會來殺我？」梁廣說：「我和他又沒有仇怨。」

「因爲當日的事情是你告密的。」司馬洛說：「你是罪魁禍首，如果你不去告密，霍家兄弟就不會遭遇到如此可怕的命運。」

梁廣難以置信地瞪着他好一會，林丹露也是一樣，終於梁廣皺着眉頭，困惑地說：「你在說甚麼？」司馬洛，這根本不關我的事，我並沒有去告密。」

「我知道。」司馬洛說：「不過我告訴了霍強是你，因此，他會來殺你了，如果是他殺了那幾個人，他一定會來殺你，他來，那就是證明了。」

「你瘋了，司馬洛。」林丹露叫道：「你怎可以開這樣的玩笑呢！」

梁廣掏出手帕抹着額上的汗：「你不能這樣做的，司馬洛，你並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已經這樣做了，改變不來的。但不要緊，你用不着擔心，如果霍強來，他一定會夜間來，我們在黑暗中等着他好了！」

清早，菜農黃平在他的田中巡視着，看着那些蔬菜的生長程度，感到相當滿意，他相信，祇要今後三天內沒有太大的風雨，他就可以有理想的收成了。

不時，他會抬頭望望山上那間屋子，太遠了，屋子那裏的情形是看不清楚的，但他却

還走在他的前頭，先行在他的床上躺下來。

「唏，」司馬洛說道：「你怎麼了，丹露，這又不是你的房間，難道你要和我對換房間嗎？」

「爲什麼要換呢？」林丹露微笑：「這張床那麼大，就是睡三個人也够，難道你那麼吝嗇，分一點給我也不行嗎？」

「好，」司馬洛說：「我大方一點吧，你要睡多少，我就給你多少吧！」說着，他就在她的身邊坐下來，抱着她，吻她的咀唇。

「你幹什麼了？」林丹露啾啾着扭頭躲避着，一面用手推他的胸，「現在是睡覺的時間呀！」

「我知道，」司馬洛說：「有些事情是適宜在睡覺之前做的！」

他再吻她，用咀唇封住了她的咀唇，她就不能够再抗議了，而事實上，她亦不是真要反對他要做的事。事實上，這也正是她想做的事，不然的話，她跟他進房來幹什麼呢？」

跟着，他的手就在她的身上動起來了，隔着衣服，摸索着每一個部份。後來，當兩個人

都覺得隔着衣服是不够的時，他又動手去拉拉她的拉鍊。祇是拉了一半，他就把他的手推開了，而且也把咀唇掙脫。她說：「不，司馬洛，你還沒有把門關上。」

司馬洛起來，走過去把門關上了。當他再回到床邊來的時候，她已經自動把拉鍊完全拉開了。他幫着她把衣服脫下來。全部都脫下來了。

意外陽光正好，而室內也有充足的光綫。她那具美好的肉體完全呈現在眼前。司馬洛的心跳得更急了。雖然他已不是第一次看見，但是這一次却是有所比較。

在他離開了林丹露這段時間之內，他是見過別的女人的，而在比較之下，那些別的女人

也有一種古怪的感覺，覺得今天早上，屋子有點不同了，也許是太靜，但在這裏，屋子有沒動靜，他也是看不見的。

他祇看得見那間屋子立在屋頂上。

後來，他的兒子從山上下來了，他的兒子今天早上是照例上山去幫霍強，看看霍強有甚麼需要的。

「他今天怎樣了？」當兒子回到自己身邊來的時候，黃平表示關心地問道：「怎麼這樣快就下來。」

「他今天又關上了門。」那小伙子說：「我不能進屋，一定是他的病發作了，這真令人擔心，終有一天，他會死在那裏面也沒有人知道的。」

黃平嘆了一口氣：「有病其實應該進醫院裏去呀。我們無錢的人就難講，但他有錢，他就應該爲自己的身體着想一下，住到醫院裏，有人照顧他，那總是好得多的。這樣一個人住在太危險了。」

「這一點我也不是沒有跟他講過的。」他的兒子說：「但他是個怪人，很固執，不聽人家的意見。」

黃平聳聳肩，改變話題：「這兩天落力一點，在那邊多加一些肥料吧，這樣，再過幾天，我們就會有很好的收成了。」

他的兒子點點頭，一時，他們又忘記了霍強，而在討論着他們的生活所繫的那一片菜田了。

梁廣煩躁地在那華麗的別墅裏踱來踱去，不耐煩地說：「我仍然覺得這樣不是辦法，既然霍強是兇手，我們就去把他殺掉好了，爲甚麼要拿我的性命來冒險？」

「問題就是，」司馬洛說道：「我們都不能絕對肯定霍強是兇手。你不能祇因爲有一點

，是不免大爲遜色了。是的，林丹露把他們一比就比了下去。有別的女人，祇是使他更想念她這一具美妙的肉體了。

她的肉體，和她在做愛時的反應，都是令他難忘的。而回來了之後，他這還是第一次找到和她親近的機會。

當他和她貼近的時候，她說：「你還沒有告訴我，在你離開之後，你有沒有和那些女人好過？」

「答案就是沒有，」司馬洛說：「不過，我猜你一定不會絕對相信我的話了！」他似乎說說已成了習慣。其實，他祇是在必須說謊的情況之下，才無可奈何地說謊，而現在這也是必須說謊的情況。沒有一個女人喜歡聽他承認他在離開了後是有過另一個女人的。

「但是我有一個辦法可以知道，」林丹露說：「人家告訴我，假如你有過別的女人，那你現在一定不會那麼強壯的。假如你現在軟弱，那證明你是有罪的了，我要把你殺掉！」

司馬洛在心裏暗笑。她那辦法不知道是聽誰說的，但總之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辦法。每一個人的體能都不同，因此在這方面的表現也不同了。他低聲在她的耳邊說：「你現在覺得怎樣了？我够強壯嗎？」

「呀——」她長長地嘆息了一聲，「很——很強壯！你——你好像鋼鐵一樣！」

「你知道我是沒有罪了。」司馬洛說。她不提這件事了，祇是緊緊地閉上了眼睛，頸間的肌肉也收緊起來，由於這鋼鐵給

她造成的感覺是強烈的，不容易抵受的。她必須集中精神去抵受，或者應該說是享受。

她已經等了很久，和渴望了很久。渴望使她的熱情很容易到了沸點。不過半分鐘，她就第一次沸騰了，她的臉上淌着汗，而鼻孔旁邊

的縫隙也凝着一點一點細細的，像水晶般的汗珠。

他略停了一會，但仍然像鋼鐵一樣。常她終於把第一次沸騰帶來的快美消受下去了之後，他才再動起來。

他是無私地盡情爲她服務的，因此她也一再而再而三地得到了最高度的享受，直至她受不了了。

而且他本來的地方就是在他知道她在什麼時候會心滿意足。當她心滿意足的時候，她也用不着出聲，他知道他是應該結束了。而他就在這個時候結束，使她更加心滿意足了。

後來，他們就這樣在床上睡着了，直至司馬洛首先給咳嗽的聲音驚醒。他發覺窗外，天已經完全黑了。那咳嗽的聲音是來自房門外的。是梁廣的咳嗽聲。梁廣在門外經過，咳嗽起來。

司馬洛連忙把林丹露推醒，並且亮起了床頭燈。林丹露擦着眼睛，伸着懶腰。司馬洛說：「快起來吧，你的舅父催我們起床呢！」

「舅父？」林丹露吃了一驚，忙坐起來，「他——他進來過嗎？」

「沒有，」司馬洛說：「但是他是在門外咳嗽。他的氣管又沒有什麼毛病，却偏偏要在我們的房門外咳嗽，那他的意思當然就是催我們快點起來了！」

「舅父真掃興！」林丹露啾着咀，「他爲什麼要這樣？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麼。雖然我沒有告訴過他，但我們又不是孩子了，他應該明白的。」

「我相信他是明白的，」司馬洛說：「但是，現在天黑了，是我工作時候，他祇是催我起來工作吧了，這也難怪他的。」

「我得洗一個澡！」林丹露嬌媚地道：「你去洗澡吧，」司馬洛說道：「我先出去。」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向外面望望，屋子正對着的就是水。梁廣這座住宅是在湖邊的，屋子的後面已對着平靜如鏡的湖面。湖與屋子之間是一片像綠色地毯般的草地，湖邊有一座小碼頭，碼頭邊繫着兩艘小舟，可以隨意在湖上泛舟作樂，而屋子的前面也是一大片草地，而草地之外就是青葱茂密的樹林，一座很清楚的屋子，懂得享受的人所住的地方，祇不過，當一個人在這裏提防着有人來殺他的時候，這就不是一個好地方了，由於太清楚，看來是求救無門的。

梁廣現在就是在這裏等着這個可能來殺他的兇手，難怪他會害怕的，雖然在屋子的樓下，也有幾個保鏢正在守衛着的。

「今天天氣真好。」林丹露走到司馬洛的身後來，柔聲地說：「天氣那麼好，使人真想下去游一個泳。」

「你不要不要去游一個泳？」司馬洛問。

「不。」林丹露說：「我們是以日作夜的，記得嗎？現在是白天，是睡覺的時候。」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對了，現在是睡覺的時候，我也想去睡一覺了。尤其是剛剛吃過午餐之後，人特別累！」

「那麼，」林丹露說：「你也走去睡覺吧！」她的兩手伸到他的頸背上，在那裏輕輕地捏着。也許她的用意是安撫他的神經，幫助他鬆弛下來，然而她的觸碰，却是引起了他的另一種緊張。

司馬洛說：「那麼，你又是幹什麼呢？丹露？」

「我？」林丹露微笑：「我當然也是去睡覺了。」

司馬洛回到他的房間裏去，一面打着呵欠，林丹露也跟着他，而且進入了房中之後，她

鹽梟雙雄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典文無意中得回鹽幫的雙龍爭珠令，這塊令牌本是鹽幫上下奉若神明之物，誰保有它，誰便可號令整個鹽幫，但陳典文知道，今日的鹽幫已在張翔的控制之下，他雖擁有雙龍爭珠令，也只會換來鹽幫中人的仇視，認為令牌是他謀害蘭姑而篡奪得來，同時陳典文名利之心已淡然無存，只想以令牌向張翔交換蘭姑的消息，是以他安排好唐榮的去處後，獨自駕車前往揚州，在離鹽幫不遠處，山東于家兄弟用三節棍擊向疾衝的車輪，陳典文想揮鞭去打那兩個揮三節棍的漢子，可是，已然慢了半拍——

艷屍寒賊胆

鐵腕戮梟雄

只聽得車兩邊，各自傳來「嘩啦」一聲响，三節棍掃過，已將車輪，砸成了粉碎。那兩個大漢，就此一滾，已經滾出了老遠。

車輪雖碎，但是馬車的去勢，仍然十分急驟，沒有了車輪，車子仍然叫那兩匹駿馬，拖得向前疾衝了出去，自前面湧過來的一些人，在陳典文的馬鞭揮舞之下，紛紛呼叫着，向兩旁退了開去，眼看前面，就是陳典文再也熟悉不過，鹽幫總部，潘家大宅的黑漆大門了！

大門前的街道上，雖然因為陳典文駕着馬車，衝了過來，衆多大漢，攔阻不來，打得燦爛，可是站在門口，一字排開，身穿勁裝的八名鹽幫幫衆，却像是什麼事也未發生過一樣，寒着一張臉挺立着。

陳典文的無輪馬車，直拖到了離黑漆大門丈許處，那兩匹駿馬也吃不住了，各自一聲長嘶，騰跳了起來，守門的八個人中，的一個，向前踏出一步，道：「來客請通名！」

那麼他就該立時進大堂去才是。而他的心中，也的確想進大堂去，可是他卻仍然僵在牆頭，一時之間，臉上更是發熱。

從他所站的牆頭到大堂，說遠不遠，說近不近，約莫有四丈遠近，以陳典文的功力而論，一躍雖不可就，但只要在中途能略一點足，一式「燕子三抄水」，不必使足，就可以進入大堂了。

但是這時，在他和大堂之間的空地上，少說也站了兩百來人，那些人，分明全是各在武學上有獨特造詣的高手！別說他不能一下子就躍過這幅空地，就算能，也得在這些高手的頭上掠過去才行，就算這些高手不趁機出手偷襲，那也是對這些高手的大不敬，日後積怨相報，不知到何時才能了結！

而如今，他若是向前躍去，到半途，身形下沉，要找地方立足的話，如何能够？除非他落在其中一兩個人的頭上和肩背上，不然，萬萬不能，所以，張翔雖然已經出言相邀，陳典文却還是只好僵在牆頭。

剛才他自覺躍上牆頭，是佔了地利，深慶自己得計，可是如今却後悔莫及了！陳典文在牆頭發窘，張翔却又微微一笑，道：「請！」

張翔就有這個本事，分明是他在咄咄逼人，可是看來却還是那麼文雅，彷彿道理全在他那一邊，而他話一講完，就轉身向大廳內走了進去。

而在空地上的所有高手，這時，也一起抬起頭，向陳典文望了過來。

利那之間，陳典文只覺得那幾百道光，如同幾百柄利刃一樣，顯然是每一道

眼光，都在等着他如何出醜。他陳典文要是連大堂也進不了的話，那真只有一條路可走，乾脆反身向外躍去，再也別到揚州城來了。

陳典文自然不甘心就此離去，儘管他的手心冒着汗，心頭怦怦跳着，可是在外表看來，神情也十分鎮定，只聽得他沉聲道：「得罪了！」

他一聲「得罪」，整個人，已向上拔了起來。

陳典文身形才一拔起，估計着他要在自己頭上越過去的那些高手，面上便盡皆變色，分明是想借此發作，有的衣袖之中，甚至响起了兵刃相交的金鐵交鳴之聲，可是陳典文畢竟也不是這麼容易被難倒的人，他身子拔起之後，並不向前掠出，反倒身子向後微仰，手向上一伸，他早已觀準了門左的一顆大樹，一伸手，就抓住了大樹的橫枝，那是一棵大榆樹，橫枝經他一抓，向下略沉，壓得滿樹的榆葉，紛紛旋轉着落下來。

而陳典文則就着一沉又向上彈起之勢，整個人又向上彈了起來，落到了圍牆之上。

一到了圍牆上，他就哈哈一笑，身子在牆脊之上，直滑了過去，凌空一翻，動作快疾無倫，「騰」地一聲响，已經竄進了大堂之中。

這一手，不但輕功身法快，而且巧妙絕倫，一點也未嘗得罪在空地上的那數百高手，陳典文才進大堂，就聽得空地上，响起了轟然一下叫好之聲。

陳典文定了定神，張翔就在他面前，

陳典文也不出聲，只是面帶冷笑，身子再度拔起，已經到了影壁牆之上。

他在影壁牆的牆頭上站定，已經可以看到鹽幫大堂的正門，和大堂前，那一色三尺見方，青石板鋪成，看來氣派極大的空地。

只聽得腳步聲不絕，自大堂兩旁，奔出兩隊勁裝漢子來，陳典文吸一口氣，向那些人看去，幾乎所有的人，全是生面孔。緊接着，大堂的亮廳，一扇接一扇打開，每打開一扇，就有三五人，六七人不等奔出來，奔到空地之上，站定了不同的位置，這些人，高矮男女，肥瘦老少全有，看他們奔出來時的勢子，好像雞亂無章，但是一到站定，却又井然有序，分明是久經訓練的健兒。

陳典文看了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嘆了一口氣。在他執掌鹽幫總管大權之際，雖說鹽幫上下，紀律嚴明，但要做到如今這樣地步，只怕也不能够，因為鹽幫弟兄，究竟全是憑自己一股不怕死的蠻勁，在江湖上熬過來的人，誰都有自己的兩下子，要他們像士兵一樣聽話，那是談何容易之事。

可是，如今張翔却做到了！

對於張翔的治事能力，陳典文本就絕不懷疑，當年在刑堂之上，以一個即時入幫的幫衆身份，除下犯了死罪的許老拐外，鹽幫上下，一年之間，竟沒有犯規者，由此已可見一斑了！

陳典文定了定神，他站在影壁牆的牆頭，居高臨下，無論如何，總佔着地利，是以他一時也不想下來。

只見自大堂中奔出來的人，越來越多，轉眼之間，幾乎大堂前的空地上，全站滿了人，望下去，黑壓壓的一片，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這才聽得三下鐘响。

陳典文畢竟是自小在鹽幫中出來的，一聽得那噹噹三下鐘响，就知道幫主要出來了，利那之間，他心中實是感慨萬千，時間不過短短十年，但是眼前一切，幾乎完全不同了。

鐘聲悠悠未絕，又是四個人走了出來，有王老六在內，其餘三個，陳典文却不認識，這四人來到大堂門口，站着不動，再接着，就看到張翔，瀟灑優閒，踱了出來，就站在四人之中。

張翔未出來之前，大堂前空地上人雖多，已然沒有什麼聲音，等到張翔一出來，更是靜得人人屏住了氣息，甚至可以聽到後院風吹過，竹枝搖動時，竹葉所發出的簌簌聲，張翔一身寶藍色長衫，益發襯得他身形高挺，面如傅粉，那副雍容儒雅的神態，還是那樣令人心折。

他一現身，向在影壁牆之上的陳典文一看，立時微微一笑，道：「陳先生，這毀門臉牆以應邀，不知是何時的禮數？」

陳典文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但是他沉住了氣，沉聲說道：「張先生，若論口舌之靈便，不如閣下很多，不必以此為勝！」

張翔居然立時正色道：「那是我的不是，陳先生請到大堂聚舊！」

張翔立時改口，而且請陳典文到大堂講話，那是再大膽也沒有的了，陳典文犯險前來，自然也是爲了要和張翔談個分明

他向張翹拱了拱手，張翹笑道：「陳先生惠然肯來，真是不勝榮幸！」

陳典文四面一看，大堂中的陳設看來並沒有變動多少，但是看上去，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之感。本來，不論如何看，不論陳設的東西，如何名貴，看起來，總不過是一個江湖人物的聚事之所，不登大雅之堂，但是現在，却有了這種感覺。

陳典文的心中，不禁暗嘆了一聲，他想說話，可是在還不知如何開口才好之際，張翹已經道：「陳先生遠道而來，一定有點話說，我想，我們兩人，清茶一杯，娓娓細談，不必勞師動衆了，如何？」陳典文正是想和張翹單獨談話，聞言正中下懷，所以不由自主，點了點頭。張翹微微一笑，跨過兩步，來攙陳典文的手，陳典文略怔了一怔，在這樣情形下，他要是縮回手去，外面幾百個人看着，未免太小家子氣了！

陳典文也知道，張翹決不至於趁機暗害，甚至也不會和自己較勁，是以他只是略怔了一怔，幾乎沒有什麼人看得出來，立時也伸出了手，和張翹一起攜手，向前走去，來到簷前，自有人掀開了簾子，兩人一直向前走着，在背影上看來，這兩個人，那裏像是對頭，簡直就是一對久別重逢的生死莫逆之交！

張翹和陳典文一起在走廊上走着，走廊的盡頭，是一扇月洞門，陳典文自然知道，出了那月洞門，就是花園了，看來張翹的準備和自己一杯清茶，促膝長談。張翹一面向前走着，一面道：「陳先生，聽說這些年來，你爲國爲民，着實做

這時，童子已送上泡好的茶來，張翹正一杯在手，陳典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臉色驟然變了一變，可是，他的手還是如此之定，杯中碧清的茶，連一絲縐紋也沒有起過。

陳典文立時又冷笑道：「你所說的，全是一派胡言，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張翹居然還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來，直視着陳典文，陳典文也望着他，道：「傳說之中，能令興化湖水高出三寸的鹽幫密藏，就足以令得你安排下一場陰謀，來謀奪幫主之位了！」

張翹仍然不出聲，只是望着陳典文。陳典文盡量使自己鎮定，聲音冰冷，道：「可是你却沒有想到，謀奪來的幫主，是無法知道幫中最高秘密的，那秘密，只有一個人知道。」

張翹微笑着道：「是，蘭姑知道。」一提起蘭姑來，陳典文血向上湧，雙手按在石桌上，道：「蘭姑在哪裏？」

張翹搖着頭，陳典文的身子，不由自主，向前俯去，道：「蘭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你要這樣害她？」

張翹的回答，十分簡單，也十分自然，他道：「蘭姑？她不肯將鹽幫密藏的秘密告訴我！」

陳典文要竭力抑制着，才能使自己的雙手，不致於劇烈發抖，可是他在講話之際，却還是不由自主，在喘着氣道：「我這次來，和你作一個一字交易！」

張翹揚了揚眉，陳典文續道：「我給你一樣東西，問你一個問題，只要你答一個字！」

了不少事，令人欽羨不止，不像我那樣，一直在揚州，處理一幫之務，比起來，實在太不如了！」

陳典文也覺得十分感慨，道：「可是鹽幫倒也秩序井然，張先生大材小用，當日計謀又如此周詳，不知是不是另有隱衷？」

張翹嘆了一聲，道：「我也不必太以自謙，我雖不致於有經理國家之才，但是是一個小小鹽幫，也不至於放在我的眼裏，陳兄以爲可是？」

張翹在自然然而之間，對陳典文改了稱呼，陳典文聽在耳裏，也沒有什麼刺耳之感，張翹雖說「不必自謙」，但是他還是謙虛得很，像他這樣的人才，怎麼不是經理國家之材？但是，他又的而且確，是串通了許老拐，用陰謀搶走了鹽幫幫主之位的，那又是爲什麼？

陳典文的語氣，聽來仍是淡然，道：「這正是小弟不明之處！」

張翹嘆了一聲，這時，兩人已經出了月洞門，來到了後花園，張翹也鬆開了陳典文的手，自己背負着雙手，向前走了幾步。

一到了後花園中，陳典文自然然而，想起當年自己就是在這裏，和蘭姑透露心意，而蘭姑却表示要嫁給張翹，當時自己所受的打擊之大，幾乎昏了過去，種種情形，全都浮了上來，一時之間，幾乎連張翹在講些什麼，都聽不清楚。

等到他定了定神，才聽到張翹並不是在對他說話，而是在叫人，一個十三四歲，衣着乾淨的童子，正應聲挑着一担担子，

張翹道：「好得很，什麼東西來換我一個字！」

陳典文道：「雙龍爭珠令！」

張翹陡地一怔，一時之間，也好半晌講不出話來。他雖然老謀深算，聰明絕頂，可是雙龍爭珠令，是怎麼到了陳典文手裏的，他也是無法憑空想得出來。他只知道雙龍爭珠令是叫蘭姑帶走的，利那之間，他想到的是：陳典文是不是已和蘭姑見過面？不然，雙龍爭珠令，如何會在陳典文的手上？

這些年來，他做的每一件事，無不經過悉心安排，也無往而不利，可是這時，他却有點失措了！

然而，張翹畢竟非同凡响，他立時笑了起來，道：「陳兄，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雙龍爭珠令到了我的手中，鹽幫可就世世代代，全是姓張的了！」

陳典文冷冷地道：「時易勢變，我看得比你清楚，再下去，鹽幫決不會有世世代代的了。」

張翹聽了，又是一怔，在短促的時間內，他已是第二次失措了，因爲他不明白陳典文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陳典文縱有百般不如張翹之處，但是這十年來的生活，却使他的眼界大開，也使他知道，像鹽幫這樣的組織，只能存在於民智落後的社會之中，而自從革命之後，民智日開，社會進步，鹽幫自然而然消滅，那裏還提得上世世代代。然而，這道理，張翹是無法理解的！張翹的學識，自然可稱在陳典文之上，但是這種道理，決不能在書本上，或是在揚州的潘家大宅之

，走了過來，張翹伸手向前面的涼亭，指了一指，那童子就挑了担子走過去，在亭旁放下了担子。

張翹向前走着，陳典文跟在後面，他一路也在小心查看，不過看來，花園之中，絕無埋伏。

陳典文和張翹兩人，一起在涼亭中坐定，只見那童子打開担子的一頭，是一隻上好精炭生着的小風爐，爐上是一把青瓷壺，壺嘴正上在嘟嘟地向外冒着熱氣，看來水快滾了，另一端，則是明青花茶的盤，茶壺，茶杯，看來潔淨之極，令人心曠神怡。

陳典文本來是好吃好喝慣了的，看了之後，也並不在意，只是有點可惜，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却要費盡心機，和對頭周旋，並不是真正的良友傾談。

張翹道：「陳兄問我爲什麼，我想陳兄必然明白，漂母一飯之恩，韓信終身不忘的事！」

陳典文愕然道：「此言何意？閣下曾受——」

張翹立時接了上去，道：「小弟家境貧窮，其所以能讀書求上進，不致一生爲耕田兒，皆出一人所賜，這個人，就是潘幫主。」

陳典文不由自主，站了起來，立時又坐了下來。

張翹口中的「潘幫主」，當然不會是蘭姑，那一定是蘭姑的父親了。潘幫主性好遊歷，又仁俠豪義，若是說他見到了一個有出息的少年，而資助他求上進，那實在是太普通的事了！

中，鹽幫幫主的座位之上，所能學得到的，非在大時代的漩渦之中，打過滾，摔過，和不斷前進的時代，共同呼吸過，才能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才能明白，時代在向前進展，不論是什麼人，什麼力量，都無法加以阻止。

張翹在一怔之後，立時又恢復了常態，而且，看來像是充滿了信心，不過在他的眉宇之間，却也多少有一點疑惑之意。

然而，張翹的疑惑，並不是對陳典文所說有關鹽幫的話，有任何懷疑，他是在想：雙龍爭珠令，是怎麼會到了陳典文手中呢？他甚至根本不相信雙龍爭珠令，會落到陳典文的手中。

旁人或者不清楚，但是，張翹的心裏，却是十分明白，雙龍爭珠令，是十年前

，叫蘭姑帶走的，蘭姑走得匆忙，臨走之際，只帶走了三件東西，一件是雙龍爭珠令，一件是她自小練武術，到長大了之後，仍然一直佩帶在身邊的一柄極其鋒利的小金劍，還有一件，就是張翹處心積慮，想要得到，可是蘭姑却未曾說出來的，鹽幫歷代來密藏的大量黃金的秘密。

張翹似乎也覺得自己有點發怔，他立時微笑了一下，來掩飾他自己的思疑，同時用銳利的目光，望定了陳典文，道：「雙龍爭珠令會在陳兄手裏，倒是奇事！」

陳典文沉聲道：「世事奇怪的多得很，你要是不信，令牌就在這裏。」

他一面說，一面已取出了令牌來，在石桌之上，輕輕一放，陳典文放下了令牌，可是右手仍然在令牌旁邊，食指和中指，向上翹着，指向張翹。

可是，陳典文的心中，却還有疑惑，不知道張翹究竟想說什麼。

張翹繼續道：「在我應考前的兩年，正在寒窗苦讀，潘幫主忽然光臨，向我詳述了幫中的情形，要將鹽幫，托付給我，陳兄你想，這固非我心願，但我又怎能不答應他的要求？」

陳典文沉住了氣，不出聲。張翹又道：「連許老拐的事，也是幫主在世之日，吩咐好了的，以許老拐爲人之耿直，若不是潘幫主親口吩咐，他如何肯這樣做？」

陳典文到這時，忍不住插了一句口，道：「潘幫主將女兒也托了給你？」

張翹道：「是，以後的事，你也全知道了。」

陳典文冷笑一聲，道：「張先生，潘幫主既然將幫務，連女兒也托了給你，可是，鹽幫密藏，富甲天下的財富，却未曾告訴你，那未免說不過去吧！」

張翹看來若無其事，道：「所謂鹽幫密藏，只不過是子虛烏有之事而已！」

陳典文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你錯了，是你一直未曾查到這些密藏的秘密而已！」

看來，陳典文的這句話，倒真擊中了張翹的要害，只見他也略怔了一怔。

但是張翹立時恢復了鎮定，道：「密藏的傳說，深入鹽幫幫衆之心，陳兄自然這樣說！」

陳典文這時，詞鋒上也不客氣了，冷笑道：「你又錯了，陳家和潘家關係不同，有三處密藏，是特許陳家弟子知道的，我已經發了！」

張翹是武術的大會家，他一看陳典文令牌出手，心中第一個意念，就是想伸手，將令牌抓在手中，可是他還沒有動，就看到了陳典文右手的姿勢，他也就沒有伸出手去，只是盯着令牌看着。

陳典文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向上翹着，那是隨時可以出手制敵的手法，張翹雖然自詡武功在陳典文之上，但是在陳典文制了先機的情形之下，他倒也不敢妄動。

陳典文冷冷地望着張翹，他的神情看來，雖然鎮定，可是心頭，却忍不住在怦怦亂跳，張翹則只是盯着石桌上，離他只不過兩尺的那面令牌。張翹一眼就可以看出，那面雙龍爭珠令是真的，是幾百年傳下來，由鹽幫幫主執掌的這一面令牌。

雖然，這些年來，憑他的學識，處事能力和威望，他處理鹽幫大小事務，率領上萬桀傲不馴的粗漢，並沒有出什麼意外，可以說進行得很順利，但是身爲鹽幫的執掌人，手裏沒有這面雙龍爭珠令，總不是很自在的事，有一些大典，必需要請出雙龍爭珠令來的，這些年來，都因之而沒有舉行。

雖然張翹的威望，可以壓得住上下人等的竊竊私議，然而又怎及得上手握雙龍爭珠令那樣，名正言順？

盯着雙龍爭珠令，張翹心念電轉，眉尖向上略揚，道：「不知道陳兄適才所提的交易是什麼？」

陳典文立時說道：「只要你回答一個字！」

張翹吸了一口氣，笑着，道：「看來，我太合算了！」

陳典文仍然盯着張翔，張翔一面說着，一面也抬起頭來，兩人目光交接，雖然他們各自全是經過大風大浪的非凡人物，但這時，兩人的心裏，還是十分緊張。

陳典文一字一頓，道：「那是我情願的——」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才道：「蘭姑究竟是生是死！」

張翔是聰明人，他也早已料到，陳典文要他回答的問題，必然和蘭姑有關，可是他未曾料到，陳典文的問題，來得那麼簡單，直接！一時之間，張翔有點不敢和陳典文的眼光相接，他將目光偏了一點開去，恰好落在一塊太湖石的石根下，附石而生的一簇蘭花之上。

一看到了那簇蘭花，張翔的心頭，又不免震動了一下。那是蘭姑最喜歡的一簇三蕙蘭，這些年來，這本異種蘭花，是不是還是每年都開過花，張翔並沒有注意，但在這時候，張翔陡地看到了這簇蘭花，陳典文問的又是這樣一個問題，那也令得他不由自主，也想起蘭姑來了。

在謀奪鹽幫大權之際，蘭姑在張翔的心目之中，就像是鹽幫中的一份財產一樣，或者可以說，那是他奪取鹽幫的一塊最主要的踏腳石。要是他不娶蘭姑，那麼，他在鹽幫中的地位，至多不過和以前的鹽幫總管陳典文一樣，不可能再進一步。

他在事先，也了解過潘、陳兩家，世代聯姻的事，所以，早在好多年前，他已經開始安排，潘家大宅之中，早就有他買通的婢僕，將潘蘭花的行動、脾性，詳細地報告給他聽，他知道了潘蘭花是性高氣傲的姑娘之後，第一步行動，就是

發抖，可是，他的神情，却顯然失常，如見鬼魅，陡地叫了起來，道：「不！不會的。」

陳典文全然不知道張翔的那一下叫嚷，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却知道，張翔一定是受到了什麼驚駭，此刻他的神智，一定不如平時那樣清明，要說自己能在武術上勝過他，那是最好的機會了。

陳典文一想到這裏，立時手向上揚，自從他取出了雙龍爭珠令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準備着張翔猝然出手，早已有了準備，雖然他當時想不到，他反而會先出手，然而此際一出手，蓄勢已久的氣勢，却是一樣的。

他手向上揚，食指和中指，直戳張翔的胸口，張翔顯然不提防陳典文會突然出手，一個錯愕間，身子陡地一側，陳典文的手指，已重重戳在他左肩之上，令得他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陳典文一招得手，身形一縱，已經躍過了石桌，在身子躍過石桌之際，雙腿飛起，已經向張翔，連踢出了四腳，他也知道，這四腳，是決不可能踢中張翔的，但是也足以令得張翔手忙腳亂。

果然，陳典文踢出四腳，張翔雙手向前拍來，陳典文踢出四腳的目的，就是要張翔出手阻擋，等到張翔一出手，陳典文的身子，早已倒翻而出，「呼」地一聲响，在張翔的頭上，直翻了過去，到了張翔的背後。

等到陳典文到了張翔的背後，他心頭不禁狂跳了起來，他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如今眼看可以制住張翔了，他已經到了

說動了揚州的十七家大鹽商，買了一個絕色的少女荷香，送給陳典文。

陳典文做夢也想不到，當自己溫香軟玉，在享受着旖旎風光之際，就是張翔的陰謀，能得到順利進行的時候。陳典文一直以爲，事情是在張翔大茶樓中現身的那一剎間才開始的，但事實上，到了張翔在揚州現身之際，張翔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一大半了！

張翔的計劃，進行得十分順利，在蘭姑的心中，陳典文和張翔，本來或許還要作一番選擇的，但是她高傲的性格，決無法忍受陳典文先有了荷香，再有自己，再加上張翔丰度、神采、才能、武術、文名、人品，看來無一不在陳典文之上，所以，她嫁了張翔，那是順理成章的事，而在結婚之後，她也的確，過了半年其甜如蜜的生活，她和張翔之間，新婚燕爾，令得張翔那種胸懷大志的英雄人物，也幾乎想放棄自己的計劃了！

在那時候，張翔在他周密無匹的計劃之中，犯了一項錯誤，他以為自己不但已經完全控制了鹽幫，而且，也已經完全控制了蘭姑，他以為不論自己說什麼，不論自己提出什麼來，蘭姑是一定會應允的。

張翔的想法不能說不對，或許他遲一點，照原來的計劃那樣，在三年之後提出來，一切就會全如他想像那樣進行，可是他心太急了一點，才半年，他就向蘭姑問起鹽幫歷代密藏的事，而且，明顯地表示，那是他一定要知道的事。開始，蘭姑還未曾知道張翔的真心心意，她告訴張翔，只是鹽幫的幫主，才能够知道這個秘密，

張翔的背後，只要一出手，制住張翔背後要害，那麼，縱使張翔的武功，在他之上，也無法與自己相抗的了！

陳典文心頭狂喜，出手却絲毫不慢，一到張翔背後，立時一掌印向張翔背心。這一掌，他在發出之際，距張翔不過三尺，而張翔又在雙掌翻飛，被陳典文剛才的一連四腳，弄得有點手忙腳亂，算來這一掌，萬無不得手之理，是以陳典文在一掌印出之際，忍不住大叫了一聲。

可是，眼看這一掌，掌心已可以貼住張翔的背心之際，張翔的身子，陡地向前，跨出了一步，陳典文的掌勢快，張翔的去勢也快，一掌居然落了空。

陳典文那一掌，連張翔背後的衣服，未曾沾到，心中一凜，張翔已到了石桌之前，看來，張翔在百忙之中，向前跨出，避開了陳典文的這一掌，也來得倉猝無比，身子到了石桌之前，一個收勢不住，只聽得他悶哼一聲，雙手在石桌的邊上一推，轟然一聲响，整張石桌，皆被推翻，他人也趁勢，竄了出去。

石桌一被推翻，桌上的骷髏、令牌，一起滾落下來，陳典文一見張翔避開了自己在背後所發的這一掌，就知道自己所佔的優勢，已經完結，再出手，就難以再佔到什麼便宜了。

而今唯一可爲的，是先將雙龍爭珠令拾在手中，那麼，張翔爲了投鼠忌器，自己的處境，就會好得多。

他心念電轉間，立時身形一矮，疾掠向前，雙龍爭珠令才落地，他已然趕到，足尖一挑，將令牌挑起，接在手中。

張翔有點得意忘形了，他的一句話，使得蘭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的那句話是：「那麼，就將鹽幫幫主的位置讓給我！一聽到了那句話，蘭姑二話沒說，掉頭就進了房，等到張翔發現蘭姑已經不告而別之際，立時派出高手，四下去追截，連他自己，也在有了錢索之後，離開了揚州，去追尋蘭姑的下落。

在陳典文的眼光逼視之下，張翔的思緒很紊亂，陳典文的問題，的確只要回答一個字就可以解決，但是，這一個字，偏偏就不是那麼容易說得出口。

陳典文並沒有催張翔立時回答，只是等着，可是張翔看來，却全然沒有回答的意思，陳典文沉聲，聲音聽來，已有忍不住要爆發的意味，他又重覆了他的問題：「蘭姑究竟是生是死！」

張翔的口唇，顫動了一下，說道：「她走了之後，去追她的人，分成了好幾路，只有潘七帶的幾個人，知道她過了大王集，向海邊走去，我得了這個消息，就追了下去。」

張翔講到這裏，視線收了回來，又和陳典文對望着，陳典文可以明顯地感到，張翔眼中所顯示出來的那股令人不寒而慄的陰鷲的神色。

張翔的語音很遲緩，繼續道：「我一直追下去，在海邊，追上了她！」

陳典文陡地緊張了起來，身子也不禁向上，蹣了一蹣。

張翔道：「那是，只有我一個人，和我一起去的人，全叫我撇下了——」

陳典文忽然插了一句口，道：「他們

來。

這時，那骷髏骨碌碌地滾着，恰好滾到了陳典文的腳下，陳典文心中一動，暗付自己剛才才一抖骷髏出來，張翔就大受震動，看來他對那骷髏多少有點忌憚！

陳典文一想到這點，立時一脚，向骷髏踢出，踢得那骷髏，向着張翔，疾飛了過去。

當那骷髏向張翔疾飛而出之際，張翔的確，又呆了一呆，但是他隨即，哈哈大笑起來，骷髏一到了他面前，他雙手一拍，只聽得一下骨裂聲過處，骷髏吃他雙手一拍，已經裂了開來，在張翔的長笑聲中，陳典文只覺得骷髏碎裂，眼前似有金光一閃，在骷髏骨中的那枚金針，好像已到了張翔的手中！

陳典文心中一凜，張翔的笑聲，陡地提高，也未見他有什麼特別動作，眼前又是金光一閃，金針已到了自己的前面。

陳典文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金針的來勢，如此之快，他除了以手中的雙龍爭珠令去擋格之外，沒有別的法可想。他陡地揚起令牌來，才一揚起，「篤」地一聲，金針已穿牌而過，陳典文唯恐金針穿過令牌，再射向自己，一揮手，將令牌拋了開去，只聽得又是「拍」地一聲响，金針雖然穿過了令牌，將令牌釘在一株荷花樹的樹幹之上。

張翔的長笑聲，也立時停止，道：「陳典文，你想怎樣離開揚州？」

陳典文心中，實在不知是什麼滋味，竟然難以出聲。

的脚力，自然比不上你。」

張翔却像是未曾聽到陳典文的話一樣，道：「那時，她已經僱妥了一艘船，後來，我才知道，她是要到東洋去，你在東洋。」

陳典文只覺得心在抽緊，蘭姑在最危難的時候，真的是想來找自己！他相信張翔的這番話，在張翔的神情裏，他知道張翔的這番話是真的。

利那之間，陳典文思潮翻湧，變得迷亂起來，他忙鎮定心神，道：「那已經是在老黃河口，殺了李和順夫婦之後的事情了，是不是？」

張翔陡地震動了一下，又現出了疑惑的神情來，陳典文却一言不發，自腰間解下一個包布，抖了開來，包布中是一個骷髏，陳典文用手扶正了骷髏，指着露在骷髏頂骨上的金針。

令得陳典文奇怪的是，張翔的身子，突然發起抖來。

那實在是出乎陳典文意料之外的事，以張翔爲人的陰森狠毒，看到了一個骷髏，竟會全身發起抖來，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

但陳典文却也知道，一到了後花園，他雖然未曾和張翔真正動手，但是言詞之間的爭鬥，他却着着佔先，這時，更是佔了上風了！

陳典文立時把握到了這個機會，道：「我早就知道是你下的手，旁人也不會有那麼高深的武功，能將金針，釘入骨頭之中。」

張翔陡地站了起來，他的身子已不再發抖，可是，他的神情，却顯然失常，如見鬼魅，陡地叫了起來，道：「不！不會的。」

陳典文猝然像襲，可是結果，他佔上風的時間，只是一閃而過，如今雙龍爭珠令，陳典文却一點到手的把握都沒有。

而張翔既然已問出這樣的話來，可知他已知道自己，有必勝的把握了。

陳典文勉強鎮定心神，道：「我們的交易如何，你還未曾回答！」

張翔「呵呵」笑着，道：「我還以為你是聰明人，誰知你也胡塗得可以，你想，我剛才爲什麼大失常態，給你偷襲之機？」

陳典文一聽，不由得自頂至踵，冒起了一股寒意，這時，輪到他的身子發抖，他道：「你……你以為……那是……那是蘭姑……」

張翔向前踏出了一步，道：「正是，後來我見你一脚將之踢出，才知道那決不會是蘭姑的骨殖。」

陳典文的聲音，在不由自主發着顫，道：「你……你是說，蘭姑已經死了？」

張翔悠然道：「中了我綿裏金針，我看沒有什麼人能活着！」

在一看到雙龍爭珠令之際，陳典文心裏，已經知道蘭姑是凶多吉少了，可是這時，聽得張翔親口講出來，那還是一項極其沉重的打擊！

蘭姑竟也中了張翔的綿裏金針，那自然是有死無生的了！利那之間，陳典文只覺得心灰意冷，到了極點，生命像是再也沒有任何意義，他緩緩轉身過去，背對着張翔，他自然知道，自己背對張翔，張翔只消一出手，就可以要了自己的命，但是他似乎什麼都不在乎了！

在他轉過身去之後，他只是喃喃說了一句，道：「姓張的，你，好狠的心！」

張翹冷笑一聲，道：「無毒不丈夫，我不能讓我和你一起回揚州來。」

陳典文的聲音，這時，也變得出奇地冷靜，道：「好吧，我準備死着離開揚州，你下手吧！」

張翹陡地又笑了起來，道：「叫我殺你？你想我會那麼笨？鹽幫上下，全深信是你勾引了蘭姑，我何必殺你？我留着你，不殺，更顯得我仁義過人，再加上有了這面雙龍爭珠令，陳典文你還是快走吧！」

陳典文只覺得心頭一陣陣絞痛，他半側着身，眼望着張翹，在玉荷花樹幹上，將雙龍爭珠令，悠然取了下來。

陳典文吞下了一口口水，滿口發苦，他釘在地上，一步也不能挪動。

張翹取下了雙龍爭珠令之後，手指一拈，也未見他用什麼力，就將穿透令牌的金針，拈了出來，向陳典文一笑。直到這時，陳典文才掙出一句話來，道：「你不殺我，總是後患！」

張翹笑着，道：「別將自己看得太能耐了，你，我看成不了什麼氣候！老實告訴你，鹽幫的寶藏雖豐，但是如今，幫裏的入息好，我也用不完那麼多錢，知不知道寶藏的秘密，我也不在乎了！」

張翹話一說完，竟自走向月洞門，等到他走進月洞門之後，他的笑聲，還傳了過來。

陳典文僵立在當地，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他早知張翹比他強，可是他竟然如此一敗塗地，那也不是事情開始時所能

直沒至柄，陳典文一抬脚，又踢中了最先搶上亭尖的黑衣人的腰間，將兩個黑衣人，踢得一起骨碌碌地滾下了亭子去，而他自己，則已穩穩地站在亭尖之上。

那幾下動作，更是陳典文畢生功力之所聚，當真看得人目瞪口呆。要知道，陳典文和張翹，不論門派、門武，結果都輸了張翹一籌，但那並不是說陳典文的本事不濟，而是張翹的本事，實在太強，在張翹面前，陳典文縛手縛脚，可是在這些人面前，陳典文的拳腳一展開來，當真如同生龍活虎一樣！

兩個黑衣人滾到了地上，一個胸口中了劍，且已了賬，另一個膀間吃陳典文踢了一脚，口角流血，傷得不輕，一時之間，也站不起來。陳典文站在亭子上，心念電轉，正在想如何離開這裏，只聽得人叢之中，幾下巨喝，四個身形極其粗壯的漢子，一起排衆而出。

那四人身形粗壯，可是個個子並不高，尤其陳典文居高臨下看下去，那四個人，像是皮球一樣，直滾了出來，陳典文心想這樣身形的四個人，難道也是輕功高手？

那四個人向前奔跑的勢子十分快，一面向前奔，一面大聲呼叫着，就奔到了亭子邊上，只見他們四人，身形一起彈了起來，肩頭向亭子的四根柱子直撞了過去。

一看到他們身子彈起，陳典文就知道他們想幹什麼了，可是那四個人動作極快，陳典文心頭才一凜，就聽得四下巨响，那四個人的肩頭，已撞上了亭子的柱子，四根柱子，一起撞斷，整座亭子的頂，發出一下巨响，向下直塌了下來，陳典文一

想得到的。

陳典文呆立了片刻，忽然聽到一陣腳步聲，傳了進來，他抬頭看去，只見有幾十個漢子走了進來，將他團團圍在中間。

一個粗壯的大漢，指着他，叫道：「姓陳的，張先生大仁大義，他肯放過你，我們可不肯。」

一看到那些人湧了進來，陳典文的心，已經有數，張翹的厲害，真是厲害到了家。

這些年來，張翹已在鹽幫幫衆的心目之中，培養成了他陳典文是鹽幫大罪人的想法，蘭姑失踪的事，鹽幫的幫衆，全以為是他陳典文勾引走了的，就算鹽幫的舊人，對他還有幾分情面，但是在張翹十年的經營下，舊人還剩下了多少？

而今，張翹自己仍然不了手，因為，他明知道手下會出手的，他自己已不出手，又可以博個「大仁大義」的聲名。而就算陳典文在車輪戰之下喪了生，那也是該死之至！

張翹絕不是不想殺他，只不過是要在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情形下，要陳典文死！

陳典文望着滿面怒容，聲勢洶洶奔過來的這些漢子，本來還想解釋幾句，可是他一想到了這一點，實在連口也懶得開。

而事實上，就算他要開口解釋，也沒有機會，那大漢一面呼喝着，一面早已揚起粗壯的拳頭，「呼」地一拳，向陳典文打來。

那大漢一出手，其餘各人，已將陳典文團團圍成了一圈，而且奔過來的人更多。先一羣奔出來的人，連那一聲呼喝，

個個提氣不及，整個人也陷進塌下的亭子頂之中，一起向下落來，耳際只聽得轟隆之聲不絕，瓦片紛紛在他身邊擦過。

陳典文心中也不免吃驚，知道眼下的形勢，實在是凶險之極，自己一落地，就會陷入上百人的包圍之中，就算自己功夫高，力敵之下，能够傷得五六十人，到頭來，仍是不免要葬身此處！

一想及此，陳典文狠狠一咬牙，一聲暴喝，雙臂陡地向外一張，兩股極大的勁道，一起揮出。亭子頂一塌下，頂上所有的綠釉琉璃瓦，也一起散落，經陳典文兩股勁道一揮，數十塊琉璃瓦，一起向四下飛濺了出去。亭子頂塌下，在下面圍着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眼看陳典文跌了下來，少說也有十來個人，一湧而上，但是陡然之間，隨着一聲暴喝，綠瓦四濺，首當其衝的，也是那十來個人。

一時之間，只聽得慘叫之聲不絕，在後面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又聽得陳典文一聲暴喝，人影陡長，陳典文已疾拔而起，拳起腳踢，當場又有四個人倒地不起，陳典文擊倒了四個人並不停留，身形再拔，在假石山上，點了點腳，颼颼連聲，已到了牆頭。

可是，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連三四下槍响，喧鬧呼叫的聲音，突然靜了下來。

槍聲起自何處，竟沒有人知道，連陳典文也不知道，而且陳典文想也想不到，在這樣的情形下，竟然會有人使用槍械！

如今，圍攻陳典文的各人，全是以自爲是正義之師，而陳典文是奸惡之徒，所以要以將陳典文剿除的，這一類江湖義勇漢

便自出手的大漢在內，還全是空手的，可是後來奔出來的各人，手中却執着各種各樣的兵刃，有的是鐵尺，有的是單刀，也有的手中兵刃古怪，連陳典文也叫不出名堂來，只覺陽光之下，鋼刀的精芒閃耀，沒有一件，不是致命的武器。那些人奔了出來之後，並不動手，只是圍在外層。

從這情形來看，張翹顯然是早有準備了。

本來，陳典文還不想傷人太多，只求自己能奪圍而出，再作打算，但現在照這情形來看，那是不可可能的了。

陳典文心念電轉間，那大漢的一拳，已然打到，陳典文見那大漢，不但出拳勇猛，而且馬步沉穩，功力實在不弱，他也不敢怠慢，身子一閃，就着一閃之勢，順勢在那大漢的拳上，撥了一撥。

別看輕了陳典文的這一撥，那是真正的一上武功，四兩撥千斤功夫，那大漢的一拳之力，立時一斜，連身子也不由自主，轉了一下，腰際門戶大開，陳典文早已欺到他的腰際，五指如風，一聲大喝，手臂一揮，單憑一臂之力，竟生將那大漢，打橫擡了起來。

陳典文看來，瘦弱蒼白，那大漢粗壯過人，站在那裏，少說也比陳典文高出一個頭，可是陳典文却一下子將他擡起來。

那大漢一叫陳典文擡起，扎手扎腳亂掙着，發出殺豬也似的嗥叫聲，還有幾個人，幾乎和那大漢同時發動，向陳典文攻來的人，看到這種情形，人人嚇呆了，攻出的招數，竟全僵在半空中難以使全。

陳典文再是一聲大喝，手臂向上一托

子，講究的是本身數十年苦練出來的真才實學，和敵人廝拚，最看不起一槍在手，就可以制人於死的那種辦法。

所以陳典文從容施展，決計想不到會有人在這個骨節眼上，用槍來暗算！

槍聲一响，人人都靜了下來，每個人都看到，陳典文的身子，在牆頭之上，幌了一下，在他的左腿之上，有一股鮮血，滴了下來。可是陳典文自己，卻並沒有覺出自己已經中了槍，他只想到了這一點，那就是：再要是不走的話，那是絕走不脫的了，是以他冒力向下一躍，一落地，就向牆外的小巷上，飛奔出去。

一出了巷子，立時轉左，那是他自小住慣住熟的地方，地形自然極熟，連拐了七八個彎，未見有人追來，靠牆角略站了一站，這才覺出，腿上一陣熱辣辣的疼痛，陳典文咬牙，撕開了上衣，將傷處紮了起來。

陳典文一面紮着傷口，一面將剛才的情形，迅速想了一遍，事情很明顯，剛才那幾發槍彈，就算不是張翹在暗中下手，也必然是張翹的親信，如王老六之類下的手，那說明張翹一定要將他置之死地，揚州城裏：是萬萬再就不得了。

紮妥了傷口，陳典文一逕向前走去，他不揀小巷，專走大街，雜在人叢之中，直出了城，來到了一個沒港邊上，才舒了一口氣，叫來了一艘小船，坐到船上，喘着氣，吩咐船家，向北駛去。

在船上，陳典文自己挖出了子彈，數了傷處，這點傷，自然難不倒陳典文，陳典文心頭一陣陣的劇痛，比腿上的傷口更

「呼」地一聲，將那大漢的身子，向上直拋了起來，他一拋起那大漢，自己的身子，也跟着騰起，一下子就上了一座亭子的亭角之上。

陳典文這幾下動作，可以說是免起驚落，勇猛輕靈，兼而有之，來得快捷無匹的了，可是，他才一上亭角，只見眼前人影閃動，另外也有兩個黑衣人，也已上了亭角，和他對立着，身法之快，實在難以想像。

陳典文不知道這兩個黑衣人，就是飛賊一朶青的兩個師兄，在這樣情形下，他也無法問兩人的名號，三人在亭角上一點腳，不約而同，一起向亭中心掠去。

那亭子四角上各可以停人，但是亭中心的尖頂之上，却無論如何，只能落下一個人，三個人一起搶去，下面成百人一起抬頭，向上望來。

陳典文和那兩個黑衣人，幾乎是同時展動身形的，但是其中一個黑衣人的身形最快，一伸足，已經踏在亭尖之上，陳典文跟着掠到，雙足懸空，那黑衣人一翻手，一柄精光閃亮的匕首，已然直指陳典文的胸口。陳典文向前掠出的勢子，何等急驟，看來就像自己的胸口，向着那柄匕首，直撞了上去一般，下面仰頭觀望的人中，有心急的，已急不及待，喚起好來。

也就在這時，另一個黑衣人也到了，陳典文一橫手，抓住了那黑衣人，手臂一縮，恰好將另一個黑衣人，抓在自己的身前，而向前去的勢子未歇，只聽得兩個黑衣人，同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叫陳典文抓住的那黑衣人，已叫匕首刺進了胸口，

痛，那是因爲他已經確知蘭姑的死訊！當年，張翹是在海邊遇上了蘭姑的，張翹對蘭姑，也下了「綿裏金針」的毒手，蘭姑自然是必死無疑的了。

可是，陳典文的心裏，却還有一點不明白，那就是，張翹好像並沒有親眼看到蘭姑死去，只是知道自己所發的金針，射中了蘭姑而已。所以他乍見嵌有金針的骷髏，還以為那是蘭姑的骸骨。

那麼，蘭姑的屍骸到了那裏了呢？一想到這裏，陳典文的身子，忍不住發起抖來，在濱海的曠野上，有的是野狗，蘭姑在中針之後，當時可能硬拚着一口氣，負傷逃走，而且，使張翹也無法追得上她，但是結果，她一定是不免一死，莫非就倒在曠野之中，成了野狗的食物？

陳典文身子在發抖，口中不由自主，發出了喃喃的聲音來，蘭姑不該遭到這樣下場的，絕對不應該，但是天地不仁，蘭姑若是真的遭到了這樣的下場，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在小船上就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小船已蕩進了興化城外的水蕩，水蕩的水面上，浮滿了菱葉，也滿是嘻嘻哈哈的小孩子，撐着水盤，抱着水桶，在水蕩中採菱。陳典文上了岸，一拐一拐，向前走着，心中一片茫然，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向何處去，直到有人陡地叫了他一聲，道：「喂，這不是陳爺？」

陳典文定睛一看，只見在他面前，站着一個濃眉大眼，楞頭楞面的小伙子，一時之間，陳典文真是想不起他是誰來了，那小伙子却高興莫名，大聲道：「陳爺，

那小伙子却高興莫名，大聲道：「陳爺，

多虧你那一千塊大洋，我現在可好了，也娶了老婆，自己還開了一家燒餅店。」

陳典文想起了，這小伙子是李和順！

那小伙子李和順看到了陳典文，就像看到了親人一樣，陳典文也需要一個地方，養好腿傷，他逃出了揚州，明知張朝決不會放過他，住在客店裏，畢竟不是十分妥當。所以，順理成章，陳典文就到了李和順的燒餅舖子。

瞧着陳典文舒舒服服地躺着，李和順的神情，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

陳典文也被李和順的高興感染了，他的心情，也輕鬆了很多。

他拍着李和順的肩，道：「借你這地方，養幾天傷，我有對頭要暗算我，絕不會放過我，所以，你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我在這裏。」

李和順張大了口，道：「放心，你只管在這裏養傷，我不會對人說的。」

陳典文叮囑道：「你要留意點，若是城裏來了甚麼異樣的人，來講給我聽？」

李和順點頭答應着，陳典文揮着手，令他自去照料燒餅舖子。

李和順走了之後，陳典文不禁嘆了一口氣。

二十塊大洋，對自小在鹽幫中出身的陳典文來說，那算得甚麼？寒冬臘月，忽然想吃韭菜苗子，那韭菜苗子，就得一塊大洋一斤，陳典文見過不知道多少，整天在銀洋堆裏打滾的人，可是看來，這許多家財百萬的人，都不如李和順來得快活。

李和順爲甚麼那麼快樂呢？他的快樂，是二十塊大洋帶來的麼？看來也不是，

就算沒有二十塊大洋，李和順一樣快樂，是與生俱來的，陳典文終於明白了，李和順的快樂，是來自滿足！

將李和順和張朝來比，一個只不過是蠱小子，一個却是人中龍鳳，可是這個人，究竟是誰的日子過得更快樂一些？陳典文雙臂枕在腦後，他心中自然而然的回答是：李和順！

在李和順燒餅舖後面的屋子裏，陳典文住了七天，那七天，李和順兩夫妻，簡直將他當作菩薩一樣，陳典文也感到自己一生之中，幾乎沒有過過這樣平靜舒適的日子，他幾乎想就這樣一直住下去了！

不過，他無法再安靜地住下去了，那天下午，李和順走了進來，神情很緊張，陳典文的腿傷，已經好得多了，正在院子中，拿着一把糖，在餵着一羣雞，李和順進來，就道：「陳爺，鹽幫的張幫主，到了與化。」

陳典文陡地一怔，挺直了身子。

李和順又道：「張幫主一到，就大擺筵席，與化城的酒樓，全叫包了下來，城裏城外，大小混混，全都有份，傳出話來，說是找一個腿受了傷的人。」

陳典文苦笑了一下，他早知道，張朝是不會就此放過他的，這種情形，也可以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李和順看來却比陳典文還要激動，他問道：「陳爺，你不會就是他要找的人吧？」

陳典文望着李和順，道：「是，我就是他找的人。」

李和順搓着手，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陳典文道：「你放心，我就走。」

李和順利那之間，連頸子都粗了，道：「陳爺，我不是攔你走！」

陳典文道：「我知道你不會攔我走，我也知道，張朝一定出了賞格，要是找到我，賞多少？」

李和順吞下了一口口水，道：「一千大洋！」

陳典文本來想說：那你將我送給張朝去吧，可是話到了口邊，他却没有說出口，因爲他實在不忍心對一個這樣純樸，老實的人，開這樣的玩笑。

陳典文只是道：「我就走，小李，老實說，我很羨慕你過的日子！」

李和順瞪大了眼，全然不明白他過的日子，有甚麼好羨慕的，而陳典文話一說完，已經轉過身，緩緩來到後院的土牆前，一縱身，就越過了牆頭，跳了出去。

鹽幫幫主在與化城裏，住了三天，並沒有找到陳典文，他雖然從陳典文僱的那艘小船上，打聽到了陳典文到了與化，可是再也想不到，陳典文會住在一家小燒餅舖的後院之中。

而且，陳典文一得了消息，立時就走了，陳典文並沒有目的，他只是向海邊去，當他在向海邊走着的時候，他只想着，當年，蘭姑在看了透了張朝狼子野心之後，也是在這條路上，向海邊走去的。

陳典文向海邊走，總得經過有人烟的地方，鹽幫的耳目衆多，消息也立時傳到了張朝耳中，張朝不帶從人也趕向海邊。

張朝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都不能對付陳典文，而他要殺陳典文，就像多年前他對付蘭姑一樣。不能讓人家知道

，所以他才單獨出手。

根據消息，張朝很快地就追上了陳典文，當他看到陳典文的背影之際，陳典文正呆呆地站着，望着他前面不遠處，巨大的，立體三角形，覆着蘆席的鹽堆，那一堆一堆的鹽，像是亘古以來，就豎立在大地上一樣。

張朝漸漸走近，陳典文也立時轉過身來，兩人在相隔七八步處站定。陳典文冷冷地道：「你終於還是忍不住，要親自出手了！」

張朝依然神情雍容，道：「有些事，非得自己親自下手不可！」

陳典文的聲音有點嘶啞，道：「就像對付蘭姑？這裏，離你當年和蘭姑動手的地方有多遠？」

張朝笑了起來，道：「不遠，就在那邊。」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指向左首一指，陳典文自然朝他所指看去，却不料在那一指之間，張朝已然發動，身子陡地向後，欺了過來。

張朝的動作如此之快，陳典文連視線都未及收回來，就覺得呼吸陡地一緊，緊接着，「砰」地一聲，胸前已中了一拳。

那一拳，直打得陳典文眼前烏雲陡生，天旋地轉，胸口發甜，身子一個踉蹌，不由自主，一個轉身，踉蹌向前跌出去，這時候，陳典文才想到了一點：快逃！

他甚至未曾定過神來，就沒命也似，向前奔了出去，等到他定過神來之際，已經來到一堆巨大的鹽堆之前，張朝的笑聲，就在他的身後，陳典文已沒有第二條路

羅天福的絕招

希華

羅天福是現在一個很出色的拳師，他學習過幾派拳術，南方的拳，例如，白眉派，柔功門等，他都苦練許多年，對於拳理，瞭如指掌，熟極生巧，創立另外一些屬於他的特殊招式，並且把他自己的羅家拳加以變化，創立新奇的招法，三十年來，他在港九設館授徒，有許多門徒已享盛譽。

羅天福認爲任何一派的拳脚都要苦心練習，而且將古人傳下來的招加以變通，甚至創造另外一招，精益求精，這才不負師傅傳授武功的苦心。至於他本人最擅長的一套拳脚，叫做三紋拳，羅師傅說：「我創立的這套拳脚是另有深意的，紋代表紋路，三紋拳等於這種拳脚，並非一出手就依着一定位置發招，向前打出，而是扭紋打出，或者兩招三招加成一招！」

跟着羅師傅跟門徒表演幾招相當突出的功夫，有一招叫做關公脫靴，這樣演出的，首先是飛出右脚對對方的咽喉踢去，跟着發出右手，如果這一招落空，右手就跟着搶攻對方的額臉或咽喉，如果對方避過第一脚，以爲暫時沒有另外一招了，殊不知出手跟住脚，那是不容易抵擋，除非知道有這一招，假定對手高強，先踢脚，跟着標指，都能够避過，那麼，右脚踏地，即發左脚，左脚跟着用左手標

指，如是者連環出擊，每一次踢完脚就跟着用標指搶攻，看來有如神手脫靴一樣，古人所穿的靴，靴柄甚長，把它稱做關公脫靴，等於跳起來的時候用手去把自己的靴脫下，這一招打得好，相當有勁，不過，想練習關公脫靴，就要包括跳脚，踢脚，而且要用標指配合，不容易連發幾招。

第二招叫做狸貓上樹，側身搶攻，使用穿橋沉爪，有如一隻狸貓跳上樹一樣，假如對方發拳攻來，稍爲閃向左右邊，雙手齊出，在對方的橋手下穿過，把對方的頸背扣緊，跟着用脚橫掃，那就使他的身體失去了重心，自然倒下來。

第三招叫做崩山掌，照羅天福師傅的說法，這種掌法威力很強，但要經常練習拍動，使手掌拍到對方身上去，力量強大，而且在很短的距離拍打，可能把對方的肋骨也拍斷。這一招是如此施展出來的，假定對方發右拳，向你進攻，你用左掌拍開對方的右拳，然後用右手貼近他，另一方面，還用你的右腳前鋒馬壓住他的身體，純然在右邊進攻，因爲你的手跟他非常貼近，他的右手給你抬高，右脇空虛，他的左手無從施救，快如閃電，一下拍掌，就使他吃不消，如屬掌力強大，打斷肋骨，不足爲奇。

可走，只有向着巨大的鹽堆上，迅速地攀了上去。

他才攀上了幾尺，只聽得張朝一聲長笑，已經趕到，伸手一拉蘆席，將一張蘆席，拉了下來，陳典文身子滑下了幾尺，又向上攀去，張朝也上了鹽堆，一路將蘆席拉下來，他要追上陳典文，分明只是一舉手之勞，但是他却並不出手，只是殘忍地笑着。

陳典文已快攀到鹽堆的頂上了，在他向上攀之際，鹽堆的鹽，隨着他的上攀，向下瀉下來，陳典文一脚踏在鹽上，突然，隨着鹽粒的下瀉，一個人的上半身，自鹽堆之中，冒了出來。

自鹽堆中冒出來的那個人，身上沾滿了鹽，一時之間，還看不清他是甚麼人，但是陡然之間，看到鹽堆之中，竟然埋着一個人，已是驚弓之鳥的陳典文，更嚇得手一震，揮在那人的身上，那人身上的鹽，一起震落了下來，已經可以看清那人的臉面了。

這時候，陳典文整個人都呆住了！

那是蘭姑，一點也不錯，那是蘭姑，儘管她的臉色，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死灰色，但是毫無疑問，那是蘭姑，蘭姑的臉對着鹽堆下面，正對着眼上來的張朝，而張朝整個人，也像遭雷殛也似地呆住了！

也就在這時，陳典文看到，蘭姑的手中，還握着那柄小金劍，陳典文一伸手，取過了金劍來，用盡了生平之力，向前撲去，直到聽到了「撲」地一聲，眼着金劍插進了張朝的時候，陳典文仍然有點不相信，自己已經殺死了張朝。

陳典文身子在鹽堆上滑下了一些，他又看到，蘭姑的前額上，繡裏金針的針尾還在，閃閃發光，蘭姑中了金針，掙扎着來到這裏，她硬將自己的身子，埋進了鹽堆之中，目的是爲了甚麼？或許是爲了自己的身體不致於腐爛，等世人可以知道她是死在張朝之手的，或許，蘭姑當時，在臨死之際，另有用意，但是她決計想不到，她藏在鹽堆中的屍體，會在陳典文命在傾刻之際，就在張朝的眼前三四尺處出現，她自然也想不到，她手中的金劍，會成了令張朝致死的武器。

陳典文伏在鹽堆上，伏在蘭姑的屍體之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張朝的屍體已滾到了鹽堆下，臉上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可怖神情，他是應該感到恐怖的，他以爲十年之前已死的人，突然在眼前出現，如何會不恐怖？鹽，保存了蘭姑的屍體，使她的屍體，幾乎一點也沒有腐爛！

鹽堆旁一直很冷清，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的某一天，才有一陣子熱鬧，淮北鹽場的總管，陪着一位南洋來的貴賓，那是一位姓唐的華僑，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是精神矍鑠，聲若洪鐘。這位億萬富翁，問起了若干年前，在鹽堆下發現當時鹽幫幫主屍體的情形，不過，鹽幫幫主的屍體，爲甚麼會在這裏，是甚麼人殺了他的，却沒有人可以回答，歲月悠悠，曠野上的鹽堆，照樣聳立着，鹽場上的鹽民，照樣辛勤勞苦地工作着，可是，早就沒有甚麼人再記得蘭姑，陳典文，張朝，唐榮這些人的名字了。

(續完)

高庸·文
盧令·圖

紅袖刀訣 (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馮援，何凌風、費明珠被迷谷四姑判處極刑，後得谷主唐小仙恩准暫緩執行，並把他們交由歸化不久的馮婉君看管。馮婉君說她是一年前追隨楊子畏而來迷谷，獲知楊氏兄弟確曾先後來此，惜均闖不過冰宮而慘遭非命。馮婉君因待產，只好歸化為谷民，並得谷主青睞，視為閨友。馮婉君又說出，近來谷中很多高手均被姊妹會收買，要她們懲惡谷主與姊妹會聯手涉足江湖，唐小仙不為所動，但也沒有揭穿奸細的醜行。何凌風分析，谷主並非不想剷除奸細，只為孤掌難鳴，是以只好裝聾作啞——

巧施離間計

翼作脫身謀

馮婉君道：「的確是這樣。」
何凌風道：「她跟夫人私交這麼好，咱們跟她，也可說是同仇敵愾，論理，彼此應該合作對付姊妹會，只知道，她需要咱們怎樣幫助她？」

馮婉君道：「你這是真話？」

何凌風道：「當然是真話。」

馮婉君與奮地說道：「如果你們願意留下，我也就向谷主覆命，至於要如何合作對付姊妹會的奸細，大家再從長計劃，你們看好嗎？」

何凌風毫不猶豫道：「當然好，咱們決定留下來了……」

馮援突然插口道：「不！我不答應。」

費明珠道：「我也不願意。」

何凌風道：「大哥，何必這樣固執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那冰宮火窟有死無生，何苦！」

馮援沉聲道：「別說冰宮火窟，就是刀山油鍋我也不怕，要留你一個人留下，我和小珠子決定去闖一闖那冰宮火窟。」

馮婉君哀求地對馮援道：「大哥，你先聽我說——」

馮援道：「不必說了，大丈夫寧可慷慨捐軀，絕不老死荒山。」

何凌風平靜地道：「楊夫人，不用勸他，如果他一定要逞血氣之勇，寧肯做一個無信無義的人，就讓他去吧。」

馮援怒道：「你說誰是無信無義的人？」

何凌風道：「自然是說你。我且問你，當初你受楊家付托，要助天波府重振聲威，如今壯志未酬，就把命送在冰宮火窟中，對楊家豈非無信？」

馮援一呆，說不出話來。

何凌風又道：「天波府楊家兄弟七人，都先後死在迷谷，現在僅留唯一骨肉，猶在襁褓，令妹尚且能忍辱偷生，想為楊家保存一線香火，你却置令妹母子於不顧，定要將血肉之軀，去拚那冰宮火窟，你死不要緊，丟下令妹母子，豈非無義？」

馮援張口結舌，無詞以對，終於長嘆一聲，垂下了頭。

何凌風向馮婉君遞個眼色，道：「請向谷主覆命吧，就說咱們願意選擇歸化本谷了。」

馮援沒有再反對，費明珠也沒開口。

馮婉君大喜，匆匆出門而去。

待馮婉君去後，何凌風才壓低聲音道：「大哥，奈何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難道你看不出來，令妹已受人挾制，身不由己了麼？」

馮援駭然道：「真有這種事？」

何凌風向費明珠道：「你坐在門邊，注意有沒有人偷聽，咱們得儘快商議一個對策。」

費明珠點頭，移座門旁，負責守望。

馮援急問道：「何老弟，你怎麼看出婉君已經受人挾制？」

何凌風低聲道：「她明知我不是楊子畏，竟然冒認是真的，事已可疑，但若為了想跟你見面，商議脫身之計，情理上尤可說得通，可是，她不求脫身，反要咱們也歸化本谷，這就是大大的破綻。」

馮援連連領首。

何凌風接着又道：「谷主唐小仙聰明機智，年紀雖輕，處事却極老練，她和令妹既然私交很好，論理，就該讓孩子見見親舅舅，斷無在這時候抱去逗玩的道理，由此可見，逗玩可能是假，將孩子留作人質，要令妹唯命是從才是真意。」

馮援駭然道：「但咱們都被擒，生殺由她，她這樣做，有什麼目的呢？」

何凌風道：「目的何在？如今還不能確定，或許唐小仙真是想借咱們的助力，對抗谷中反叛者，或許是想利用咱們去做某一件危險的事，甚至這迷谷根本就是姊妹會的巢穴，唐小仙就是姊妹會的會主……每一種情況，都有可能。」

馮援和費明珠不禁都有些毛髮豎然。

何凌風又道：「不過，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的，無論這兒是迷谷也罷，是姊妹會巢穴也罷，她們之中，必定有兩派在對立，互相爭權，彼此傾軋，咱們最好裝傻，聽任她們擺佈，待瞭解真實情況以後，再決定如何行動。」

費明珠顫聲道：「我只覺得好可怕，連馮大姐都不能相信，咱們還能相信誰呢？」

何凌風道：「她並非不能相信，而是目前她有難言的苦衷，咱們得先順着她的希望做，再慢慢探問實情。」

正說着，馮婉君回來了。

同來的還有方蕙兒以及另外兩名僕婦模樣的女子，合抬着一副食盒。

馮婉君滿臉笑容，道：「谷主知道你們願意歸化本谷，甚表欣慰，特命先賜酒食，並派木蘭白隊這位方姑娘作陪。」

兩名僕婦打開食盒，果然有菜有酒，十分豐盛。

何凌風三人也真有些餓了，老實不客氣，坐下就吃，舉杯就喝。

那位方蕙兒酒量很豪，連乾幾大杯，居然面不改色，她好像存心想灌醉馮援似的，滿口馮大哥，只找他一人拼酒。

何凌風心裏有數，也不說破，待酒已半酣，才笑着道：「咱們歸化本谷，今後便是一家人了，對谷中規矩却不太明瞭，還望方姑娘多多指教。」

方蕙兒笑道：「規矩倒沒有什麼，只是你們三位雖然請求歸化，現在還不能算是本谷居民，如果真成了本谷居民，你和馮大哥就不能坐在這兒喝酒了。」

何凌風道：「難道請求歸化，還有什麼手續要辦？」

方蕙兒道：「自然有。譬如你們原是被判有罪的人，若想歸化本谷，必須先戴罪立功，才能獲得批准。」

何凌風故作驚訝道：「咱們已經不能再離開本谷，還能立什麼功呢？」

方蕙兒笑道：「立功的機會很多，不一定要離開本谷到外面去。」

何凌風道：「方姑娘能舉個實例嗎？」

方蕙兒望望馮婉君，道：「譬如說，眼前便有個立功好機會，只看你們願不願意……」

何凌風道：「能為本谷立功，咱們求之不得，那有不願意的道理，方姑娘請快些告訴咱們吧。」

方蕙兒沉吟了一下，道：「我看，還是由馮大姐來說比較合適。」

何凌風似乎迫不及待，忙道：「婉君，你快說！」

馮婉君却不急，緩緩舉杯，淺飲了一口酒，似乎在思索應該如何啓口。

何凌風道：「究竟是什麼機會？你儘管直說，只要咱們辦得到，絕對盡力去做。」

馮婉君淡淡一笑，向兩名侍候的僕婦擺了擺手，道：「你們去外面站着，別讓閒雜人進來。」

待兩名僕婦退出後，忽然收斂笑容，換了一臉嚴肅之色，低聲道：「這位方姑娘是谷主的親信，在座都非外人，我就一切實說了。」

頓了頓，才凝容說道：「谷主掌握治理全谷大權，但因年紀太輕，仍須受姊妹們輔助，而現在，却發現姊妹們已經被外人收買，事事與谷主作梗，大有越權爭位的企圖……」

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下來，目光掃過何凌風三人，似在觀察他們的反應。

三人神色平靜，竟然什麼反應也沒有。

馮婉君顯得有些失望，又接着道：「譬如三位申請歸化這件事，谷主當然很歡迎，本想立即批准，可是，姊妹們却堅持反對，直到現在仍在僵持中，這就是最實際的例子……」

何凌風忽然笑了，道：「婉君，你直截了當的說吧，谷主究竟要我們幹什麼？」

馮婉君道：「好，我儘量說得簡單明白些，谷主對姊妹們的跋扈已經無法容忍，決定解

散『長老院』，將勾結外人的姊妹剷除，所以要請咱們協助她。」

何凌風問道：「她要咱們用什麼方法協助呢？」

馮婉君道：「谷主不希望咱們直接參與，只希望咱們替她取得一件東西，使她力足以制服叛徒就夠了。」

何凌風道：「她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馮婉君道：「胭脂寶刀。」

何凌風望望馮援，兩人交換了一瞥會心的微笑——這句話，似乎早在他們意料之中。

馮援道：「妹妹，谷主從未離開過迷谷，她怎麼知道胭脂寶刀？」

何凌風接口道：「紅袖刀訣舉世無敵，她還要寶刀何用？」

馮婉君道：「對外界來說，紅袖刀訣固然舉世無敵，但迷谷中人人都練的紅袖刀訣，這就免不了什麼絕學了，谷主的功力，跟姊妹們只在伯仲間，只有取得寶刀才能穩操勝算。」

馮援道：「這麼說，田伯達和少林元慧大師盜取寶刀，竟是谷主指使的了？」

馮婉君道：「不，他們是受長老院童姥的指使，原定由花琴赴谷外接刀，但這消息被谷主知道了，連夜派出許多批巡山隊前往截捕，花琴發覺不妙，才搶先下手將他們殺了滅口，趁機竊取寶刀，所以你們到處極刑。」

何凌風又接着問道：「可是，咱們來大巴山，是被姊妹會誘來的，花琴不可能事先就知道咱們要來。」

馮婉君道：「童姥和花琴那一批人，就是跟姊妹會暗中勾結。」

馮援又搶過話頭道：「這就不對了。在天波府佈置盜取寶刀的本來是姊妹會，田伯達利

用姊妹會跟咱們糾纏的機會，才由姊妹會手中奪去了胭脂寶刀，如果他們互有勾結，怎會窩裏反？」

馮婉君道：「那是她們和姊妹會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谷主只聽說她們得到寶刀是件贗品，所以要我轉告你們，希望你們將真正的胭脂寶刀取來。」

何凌風又道：「如果咱們取來了胭脂寶刀，有什麼代價呢？」

馮婉君還沒回答，方蕙兒已搶着道：「谷主有諭，若能因諸位之助，救平叛徒，事後願破例送諸位離開迷谷，彼此永為摯友，決不食言。」

何凌風道：「咱們還有一個要求，希望用胭脂寶刀，交換紅袖刀訣。」

方蕙兒沉吟了一下，道：「這個恕我無法作主，不過，我會轉報谷主，想必谷主她會答應的。」

馮婉君道：「那就煩你一併轉報谷主，胭脂寶刀並不在我們身邊，她得先讓咱們出谷去，才能將寶刀取來。」

方蕙兒笑笑，道：「關於這件事，谷主已有安排，諸位只須將藏刀的地方，告訴我就行了。」

馮婉君道：「但那里地方很隱密，除非我親自去，別人絕對找不到。」

方蕙兒道：「馮大哥請說說看，是在什麼地方？」

馮婉君想了想，道：「我實在說不清楚，反正那是個很難找的地方……這樣吧，讓我畫一張詳盡的地圖，交給你們，你們按圖上註明的地方去找，就比較容易了。」

方蕙兒大喜道：「這辦法最好，馮大哥請畫圖，我先去回報谷主……」

何凌風道：「且慢，你們從不離開迷谷，

回到牢房，尤二娘果然很客氣，「招待」也很親切。

但馮婉君火難息，顯得十分暴躁，在牢房裏摔東西，發脾氣，嚇得幾名看守的少女都不敢走近第一號牢房的鐵柵門。

尤二娘無奈，只得將馮婉君和費明珠的牢房對調，讓費明珠住一號房，馮婉君住最靠裏面的五號房。

這辦法還真有效，也許是「眼不見心不煩」的緣故吧，馮婉君搬到最裏面一間，竟然安靜下來。

不僅安靜下來，沒多久，且入了夢鄉。只有何凌風知道他沒有真睡，却不說破，等尤二娘出去後，便輕輕敲了敲石壁。

馮婉君果然在假睡，低聲道：「別敲，先叫小珠子看看門，有人進來咳一聲嗽。」

何凌風道：「不勞費心，我已告訴過她了，現在咱們大可放心說話，沒人會聽見。」

馮婉君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移近牆角，道：「從現在起，你要注意兩件事。」

「那兩件？」

「第一，這牢房的守衛共有多少人？第二，她們多久輪班一次？尤其夜間值勤的情形，要特別留意。」

「老大哥，你想幹什麼？」

「逃——」

「逃？」何凌風雖然已有預感，仍難免微微吃驚，忙問：「你打算越獄逃出迷谷？」

馮婉君道：「不錯，這鬼地方事事教人捉摸不透，婉君又被控制，咱們非靠自己的力量脫逃不可。」

何凌風道：「迷谷中人武功玄妙，要逃只怕並不容易。」

馮婉君毅然道：「當然不容易，但無論多危險，咱們都非逃不可，因為咱們最多只有十天

縱有地圖，由誰去尋找呢？」

方蕙兒笑道：「這些年來，爲了對抗長老院，咱們在谷外也佈置了幾處外線，只要有了藏刀圖，自會派人去按圖索驥的。」

何凌風道：「但有一點請姑娘一併轉報谷主，咱們希望用藏刀圖交換紅袖刀訣，盼姑娘在谷主面前多加美言。」

方蕙兒點頭道：「我會的，你們只管放心吧。」

馮婉君送走了方蕙兒，長吁一口氣，立即準備紙筆墨硯，請馮婉君繪製藏刀圖。

馮婉君也不推辭，頃刻間，繪成兩圖，一張是千歲府的位置，一張是藏刀的地方。

他繪圖十分詳盡，也很秘密，尤其藏刀之處，更是添註極繁，連何凌風和馮婉君都不讓看見。

圖繪好了，仔細妥安收起，却對馮婉君正色說道：「妹妹，趁我還沒有將圖交給唐小仙之前，希望你告訴我一件事，咱們是同胎兄妹，你無論如何要說實話。」

馮婉君道：「我並沒有騙過大哥呀！」

馮婉君道：「過去的我不追究，現在我只問你，如果咱們交出了胭脂寶刀，唐小仙真會放咱們離開迷谷嗎？」

馮婉君毫不遲疑道：「她會的，她不是言而無信的人。」

馮婉君道：「是否連你的孩子一起放走？」

「這——」馮婉君神情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道：「大哥，你為什麼突然問起這句話？」

馮婉君道：「因為咱們發覺，唐小仙已經將你的孩子扣作人質，使你不得不照她指示行事，她和你，並不是什麼摯友。」

馮婉君眼中忽然流露出驚駭的光芒，臉色連變，默默低下了頭。

何凌風沉聲道：「楊夫人，你們是同胎至

時間，等她們派去取刀的人回來，就沒有機會了。」

何凌風道：「難道你給她們的藏刀圖是假的？」

馮婉君吃吃而笑，道：「你以為我會給她們真圖嗎？告訴你，那圖上繪的位置，只是千歲府內的大毛坑，除了滿坑糞便，連刀影子也沒有。」

他笑得得意，彷彿已經看見迷谷派去取刀的人，站在毛坑邊的尷尬模樣。

何凌風想笑却笑不出來，搖搖頭道：「老大哥，你不應該逞一時之快，這樣會害了婉君，唐小仙若發覺受騙，一定不會放過她。」

馮婉君道：「咱們可以帶婉君一起走。」

何凌風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咱們既然能帶婉君一起逃走，也絕對無法連她的孩子也一起救出，那孩子是婉君的唯一希望，孩子不能走，婉君絕不會跟咱們走。」

馮婉君一沉吟，不禁追悔道：「糟，當時我怎麼沒有想到孩子的问题，這樣說來，的確太魯莽了。」

何凌風輕嘆道：「現在事已至此，既不能束手待斃，咱們是非逃不可，而且，一定得帶着婉君和孩子一起逃，唯一的辦法，只有冒險……」

馮婉君道：「怎麼個冒險法？」

何凌風嘆聲道：「設法挾持唐小仙一同走。」

馮婉君道：「你有什么妙計？」

何凌風道：「現在還沒有，不過，咱們可以從一個人身上着手。」

馮婉君忙問：「誰？」

「方蕙兒。」

方蕙兒再到牢房來時，態度已經跟以前不

親，有隱衷就該直說，用不着顧忌。」

費明珠也說道：「是啊，咱們四個人可以同心協力想辦法對付她，馮大姐，你快講實話呀！」

馮婉君緩緩抬起頭來，嘴角蠕動，發出一絲苦笑，說道：「這話叫我怎麼說呢？她待我的確不錯，豈止是摯友，簡直就跟姊妹一樣，可是——」

馮婉君道：「可是，她却扣留了你的孩子，使你對她唯命是從，不敢有絲毫反抗，對嗎？」

馮婉君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輕吁了一口氣道：「她很疼愛孩子，也是事實……我想，她將孩子留在她身邊，主要是不願我離開迷谷，也怕我會因為七郎葬身冰宮的事，對她懷着恨意吧……」

馮婉君道：「既然如此，她怎麼肯讓咱們離開迷谷？」

馮婉君道：「目前，她跟長老院爭權抗衡，真的很需要人幫助，如果咱們能助她一臂之力，我想她會讓我們離開的。」

何凌風搖頭道：「我看此女年紀雖輕，心機却很深沉，到那時候，只怕……」

正說着，屋外腳步聲響，大家忙煞住話尾，各回本位坐下。

方蕙兒笑嘻嘻走進來，道：「馮大哥，圖繪好了嗎？」

馮婉君不答反問道：「咱們的請求，谷主怎麼說？」

方蕙兒笑道：「我已經轉報谷主了，谷主很高興，一口答應，並且要我告訴各位放心，只等取來寶刀，就給你們紅袖刀訣，此外，還要重重酬謝你們哩。」

馮婉君道：「酬謝不敢領受，到那時候，只求能讓咱們帶着孩子一起離開，使楊家有後，大相同了。」

以前，她總是笑容可掬，既和藹，又親切；現在，她臉上雖然也有笑容，但笑得很冷，令人一望而知，那是在不情願的情形下硬擠出來的。

一進牢房，她便皺起眉頭，連那絲不情願的笑容也消失了，冷冷問道：「你們要見我，究竟有什麼事？」

何凌風急忙湊近鐵柵門，壓低聲音道：「方姑娘，我有個很重要的話想跟你私下談談，能不能請你選個比較隱密的地方……」

方蕙兒眉頭皺得更緊，滿臉不耐煩的表情，道：「有話就在這兒說好了，我很忙，沒有多少時間。」

何凌風道：「這兒耳目太多，我要說的話決不能被任何第三者聽到，如果方姑娘不想聽，那就算了，只是，將來若胭脂寶刀出了意外，可別怪我沒有事先跟姑娘打過招呼。」

方蕙兒一驚，道：「什麼？胭脂寶刀會出什麼意外？」

何凌風不答，却懶洋洋離開了鐵柵，仰面躺在地上。

方蕙兒立即換了一副笑容，同時急命尤二娘打開牢門，親自來到床前，柔聲道：「何大哥，是我不好，我的確太忙，並不是存心開罪你……胭脂寶刀究竟怎樣了……」

何凌風冷冷道：「我說過了，這兒耳目太多，不方便。」

方蕙兒連聲道：「這容易，我陪何大哥去尤二娘房裏談。」

何凌風道：「她房裏更不方便。」

方蕙兒道：「那何大哥的意思要——」

何凌風道：「不論什麼地方，只要沒有旁人偷聽，不會被花琴知道就行。」

「花琴？」方蕙兒忽然變色，沉吟了一下

於願已足。」

方蕙兒連聲道：「一定，一定，谷主絕不會辜負諸位的。」

馮婉君取出地圖，道：「由此去列柳城千歲府，往返數百里，不知你們準備用多少時間才能取來寶刀？」

方蕙兒道：「這件事，當然越快越好，如果馮大哥的地圖繪得精確詳細，最多十來天就能取來了。」

馮婉君將圖交給了方蕙兒，道：「好，希望快去早回，別教咱們久等。」

方蕙兒展開地圖大略看了一眼，忙小心翼翼藏進衣袖內，然後舉步連拍了三下。

一行人應聲而入，竟是尤二娘和兩名鑲白邊的少女。

馮婉君日沉喝道：「方姑娘，這是什麼意思？」

方蕙兒笑道：「諸位請別誤會，谷主是爲了顧慮莊院內都是女人居住，生活不便，同時也爲了諸位的安全，避免受到長老院的打擾，所以暫時委屈諸位仍回莊後休息，只等寶刀取到，就會請諸位出來。」

馮婉君冷聲道：「這是說，咱們還要被囚禁十來天？」

方蕙兒道：「決不是囚禁，因為長老院對諸位申請歸化的事尚有異議，谷主也是迫不得已。」

尤二娘也笑着道：「諸位放心吧，住在莊後雖然行動略嫌不方便，生活却絕對不會委屈諸位。」

馮婉君望馮婉君，重重哼了一聲，說道：「妹妹，你現在應該相信愚兄不是愚弄猜測了吧！」

馮婉君低着頭，默無一言。

道：「好！你跟我來。」

她果然是谷主的親信，僅跟尤二娘交待了一句話，不用人押送，便帶着何凌風離開了牢房。

沿後山山脚左轉，來到一座石屋，門外有個老婆子坐在矮凳上補衣服。

方蕙兒對老婆子行了幾下手勢，領何凌風進入石屋，說道：「這老太婆是個聾子，從前曾是谷主的乳娘，咱們在她屋裏談話，絕不會有外人偷聽。」

何凌風望望屋中陳設，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道：「最要緊的，咱們談話這件事不能被花琴知道，你要特別交待尤二娘一聲，叫她不要洩漏消息。」

方蕙兒道：「花琴究竟怎麼樣？」

何凌風道：「她昨夜到牢裏來過。」

方蕙兒吃驚道：「真的，她來幹什麼？」

何凌風緩緩道：「她本來要跟馮大哥談話，被我攔住，就跟我談了將近半個時辰……」

方蕙兒急問：「你們談了些什麼？」

何凌風道：「我告訴你，你可別大驚小怪，她來牢房也是爲了胭脂寶刀。」

方蕙兒道：「哦？她怎麼對你說的？你快告訴我。」

何凌風却故意慢條斯理地笑了笑，才道：「不知道她從哪兒聽到胭脂寶刀仍在千歲府的消息，所以來跟咱們談條件，也想要一份藏刀地圖。」

方蕙兒道：「你答應她了？」

何凌風搖搖頭，道：「還沒有，不過，她出的代價却比谷主優厚得多。」

方蕙兒道：「她怎麼說？」

何凌風道：「據她說：只要咱們也同樣繪一張藏刀地圖，不僅可以立即釋放咱們，由咱們自己選擇去留，還保證將婉君和她的孩子一

件交還，而且，如果咱們願意離開，長老院客應送咱們紅袖刀訣，幫助咱們消滅姊妹會，如果選擇留居，等新谷主就任以後，婉君和費明珠都可以進長老院，我和馮大哥也將受聘為迷谷護法，隨時可以自由來去迷谷，不受絲毫阻碍……」

他還想繼續往下「吹」，方蕙兒已經氣得臉色鐵青，截口道：「何大哥，你千萬別上她們的當，長老院根本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她們絕沒有資格改變迷谷的規矩，谷主是世襲，除非有叛谷大罪，長老院無權罷黜谷主，更無權將外人聘為本谷執事。」

何凌風笑道：「可是，她們說，如果谷主仗外人助力獨斷獨行，抗拒長老會，就算是叛谷大罪。」

方蕙兒冷笑道：「長老院若仗外力反抗谷主，一樣也是叛谷大罪，童姥姊姊她們跟姊妹會勾結，企圖罷黜谷主，罪證早已確鑿，谷主有權宣佈解散長老院，將她們按律處決，另選新的長老……」

何凌風道：「誰有權誰無權，那是你們迷谷自己的事，咱們並不想參與，老實說，咱們的願望只是如何交換紅袖刀訣和平安離開迷谷回家，可是，咱們幫助谷主，如今却仍為牢中囚犯，兩相比較，當然覺得她們的條件優厚得多了。」

方蕙兒急道：「何大哥，你千萬別信她們的條件，這都是花琴那賤人騙你的，如果你交出了藏刀圖，你們就休想活著離開迷谷。」

何凌風道：「但咱們已將藏刀圖交給谷主，又有什麼保證將來能活著離去？」

方蕙兒道：「你放心，我會立即把這件事轉報谷主，對你們的處置重作安排……」

一面又恨恨地道：「尤二娘也太可惡了，谷主委屈你們暫住石牢，目的就是防止長老院派人，如果你們不願意離開，我不會強行。」

唐小仙，救孩子和你一同逃走。」

馮婉君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你們絕對逃不出去，就算僥倖逃出迷谷，也絕對逃不出大巴山，大哥，你聽我說，千萬別做這種傻事……」

馮婉君道：「咱們只要擒住唐小仙做人質，就不怕她們敢出手攔截。」

馮婉君道：「那是夢想，谷主住處戒備森嚴，唐小仙的武功更非等閑之輩，這條路絕對行不通。」

馮婉君道：「行不通也得行，咱們已經從石牢逃出來，難道還能再回去？即使咱們肯回去，唐小仙也不會放過咱們，反正是死路一條，不如冒險死中求生。」

馮婉君道：「回去石牢，不一定就會死，越獄逃走那是非死不可。」

院從中搗鬼，她居然敢私放花琴到牢裏去！」

何凌風道：「這件事，你可別錯怪了尤二娘，花琴是深夜偷偷去的，她在石牢也可能佈了人手，尤二娘並不知道。」

方蕙兒道：「我會查，查出來就要她們好看。」

何凌風微笑道：「姑娘一定要查，在下倒有個主意。」

方蕙兒道：「噢！」

何凌風道：「方姑娘，這種兩無對證的事，查問談何容易，要查，就得抓到真憑實據，否則，打草驚蛇，那就反而不妙了。」

方蕙兒道：「你的意思是——」

何凌風低聲道：「姑娘回去且別聲張，今天或明夜，我料那花琴還會再到牢房來，姑娘趁夜靜之前，何不先悄悄藏在費明珠的牢房裏，給她來個守株待兔？」

方蕙兒大喜道：「好主意！」

何凌風道：「不過，姑娘必須注意兩件事，第一，得悄悄進來，不能讓守牢房的人知道，甚至連尤二娘也得瞞着。」

方蕙兒點頭道：「這很容易。」

何凌風道：「第二，須事先帶着牢房鐵柵門的鑰匙，你躲在明珠房裏，柵門仍然上鎖，那花琴進來後，必定直接來在下所住的三號房，屆時，姑娘出其不意，由一號房啓柵而出，先截住她的退路，豈非人贖俱獲？」

方蕙兒連連領首道：「好，就這麼辦。」

何凌風道：「據我所知，每夜酉刻，正是看守們輪班用飯的時候，防範比較鬆懈，姑娘最好趁那時混進來，到子夜以後，花琴多半就會入網了。」

，仍將咱們當囚徒看待……」

方蕙兒道：「請放一百個心，我一定轉報谷主，絕不會虧負你們。」

兩人面議妥當，方蕙兒仍送何凌風返回石牢，自去準備安排。

何凌風回房，將經過情形，詳細告訴了馮婉君和費明珠，三個人也暗地作了一番準備和安排……

當天夜裏，酉刻左右，方蕙兒果然一個人悄悄潛進石牢。

她仍然穿着紅衣繡白邊的勁裝，眼看守石牢的少女們一樣裝束，同時爲了對付花琴，更佩了長刀。

石牢中燈光幽暗，當她啓開一號牢房的鐵柵門閃身而入，費明珠已經等在門邊，低問道：「是方姑娘嗎？」

方蕙兒輕應了一聲，剛反手掩上鐵柵門，費明珠却拉着她的腕肘道：「快跟我躲到裏面來！」

方蕙兒只覺手腕一麻，緊接着，腰脅下一期門穴也重重挨了一撞，吭也沒吭，便昏倒地上。

費明珠左手擎過她的鑰匙，右手一抄，半抱半拖地將她架到床邊，用被褥一捲，塞進床榻下面，然後，將鑰匙從柵欄空隙，遞給了何凌風……

牢房裏很快又恢復了平靜，誰也不會發覺牢房裏很快又恢復了平靜，誰也不會發覺牢房中多了一個人，誰也沒有發覺牢房門鎖已經打開了。

飯後，值班的看守進來巡查，一切都跟平時沒有兩樣。

將近子夜時分，何凌風輕叩左右石壁，三個人悄悄起身，打開鐵柵門，沒費多大氣力，便將兩名正在睡覺的值班少女制住穴道，拖進

了牢房。

費明珠解下少女們的外衣，替何凌風和馮婉君換上，自己穿了方蕙兒的繡白邊紅衣，三人都佩着長刀，大模大樣走了出去，却把方蕙兒和兩名值班少女反鎖在牢房中。

由石牢進入莊院，一路毫無攔阻，三人快步疾行，不一會，就到了「出廳精舍」。

馮婉君低聲道：「唐小仙的住處必有戒備，須得婉君領路才行，你們在這兒守望，我去知會婉君。」

何凌風道：「老大哥千萬小心，婉君爲了保全孩子，可能不顧冒險，必要時，只好強迫她同意。」

馮婉君道：「我知道。」

馮婉君揮手示意兩人退開藏好，低應道：「婉君，快開門，我是大哥。」

馮婉君在裏面似乎吃驚不小，輕呼道：「大哥？你怎麼會……」

馮婉君急聲道：「先別多問，快開門讓我進來。」

屋裏悉率一陣忙亂，不片刻，呀地一聲，門開了。

馮婉君迅速地拔身而入，反手掩上門，嗶嗶道：「婉君，趕快收拾一下，跟大哥去找唐小仙救孩子。」

馮婉君亂髮蓬鬆，顯見剛從床上爬起來，愕然望着馮婉君，驚問道：「大哥，你怎麼會知道兒來的？只有你一個人嗎？」

馮婉君道：「咱們不能束手待斃，所以冒險越獄了，特來帶你一同走，凌風和小珠子都在外面等着，你快些換衣服吧。」

馮婉君道：「你們想逃出迷谷？」

我們的身份了。」

馮婉君道：「我也覺得不大對勁，難道婉君會洩漏咱們的秘密？」

費明珠接口道：「這也很難說，她本來就不贊成咱們的計劃，臨走時，又叫咱們別帶兵刃，不知她心裏究竟在作什麼打算？」

馮婉君道：「不會，絕對不會的，她是我的妹妹，絕不可能出賣咱們。」

何凌風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如果她一定要出賣咱們，咱們也只好認了……」

馮婉君覺得他的語氣好奇怪，再順着他的目光望去，心頭不禁一沉——

廳門口，不知何時來了兩個人，竟是方蕙兒和尤二娘。

迴廊左右，响起腳步聲，兩行刀女列隊而出。

接着，正廳大門也冉冉啓開了，馮婉君陪着唐小仙緩步走了出來。

馮婉君往上衝，恨恨盯着婉君道：「這就是咱們的兄妹情份麼？」

婉君低低垂着頭，輕聲道：「大哥，不要怪我，你們逃不掉的……」

馮婉君低低垂着頭，輕聲道：「大哥，不要怪我，你們逃不掉的……」

寒光閃閃，兩柄長刀業已封住他的去路，廊下刀女們也同時亮出了兵刃。

唐小仙微笑道：「三位請回去吧，今夜的事，咱們就當它沒有發生過，以前的承諾仍然有效，我決不會虧待三位的。」

三人當然都瞭解這只是場面話，唐小仙顧慮的是胭脂寶刀尚未到手，否則，決不會這麼客氣。

何凌風倒很看得開，肩頭一聳，笑道：「谷主最好替石牢多加些守衛，多建幾道鐵柵，不然，咱們還會逃。」

唐小仙道：「你認為還有機會？」

何凌風道：「機會是人造成的，咱們對牢房的招待已經膩了，隨時會留意環境。」

唐小仙笑道：「你們不會再做這種傻事，本谷也不會再讓你們犯同樣的錯誤。」

何凌風沒有再說什麼，拱拱手，當先走了出去。

馮援怒目而視，仍然心有不甘，費明珠輕輕推了他，低聲道：「馮大哥，走吧！大姐或許有她不得已的苦衷。」

馮援搖搖頭，哼了一聲，轉身而行。

尤二娘和方蕙兒一前一後，押着三人，另外八名刀女分列左右隨行。

途中，馮援怒氣未消，竟忘了費明珠跟在身後，憤憤道：「哼！女人就是女人，不可與共大事！」

費明珠知道他心裏充滿了憤恨，只笑笑沒有開口。

何凌風却笑道：「這話也不盡然。其實，女人很好相處，只看你能給她多少好處？讓她佔多大便宜？尤二娘，你說對不對？」

尤二娘頭也沒回冷冷道：「我不知道。」

何凌風道：「你現在當然說不知道啦，昨天我告訴你，長老院會提升你做長老，你為什麼那樣高興呢？」

尤二娘突然停步轉身，沉聲道：「你在胡說什麼？」

何凌風笑道：「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說有什麼關係？那些話，我當然是騙你的，可笑當時你竟信以為真了。」

尤二娘怒道：「你們在石牢，我可待你們不滿，你為什麼這樣含血噴人？」

迷谷，要她飯谷出走，實在下不了這份決心，不走又難免獲罪，真叫人無法取捨。

何凌風又道：「時間急迫，你若不走，咱們可要走了。」

方蕙兒忽然從地上掙扎着坐了起來，厲聲道：「尤二娘，你敢放走他們三個，我一定稟告谷主，要你受千刀萬剮的活罪。」

尤二娘本來下不了決心，聽了這話，機伶伶打個寒戰，突然下了決心。

她長刀迴轉，冰冷的刀鋒，刀鋒過處，直透入方蕙兒的胸膛。

三名刀女都駭然驚呼失聲……

尤二娘用刀尖指着她們道：「你們這些丫頭，平時仗着谷主寵信，作威作福，老娘已經受夠了，但念在同門多年，且饒你們一命，快滾！」

刀女們手無寸鐵，只得乖乖聽話，腳底抹油，全都逃了。

何凌風沒想到她會對方蕙兒痛下毒手，笑笑：「二娘，現在咱們是共患難的朋友了，迷谷路徑，咱們不熟，應該怎樣才能平安脫身，還望二娘多指教。」

尤二娘仰面長吁一口氣，道：「你們都跟我來。」

何凌風三人跟着尤二娘，迅速穿過幾重院落，却發現所走的並非前谷口方向，而是往東奔向莊院東廂房。

馮援沉聲道：「尤二娘，咱們要出谷去，你這是帶咱們往什麼地方？」

尤二娘道：「迷谷傳發警訊十分快捷，現在谷口業已封閉，根本無法出去了。」

馮援道：「那咱們要怎樣才能脫身？」

尤二娘道：「目前，毫無脫身的方法，我是帶你們去一處地方，暫時隱藏起來，再等機會……」

何凌風道：「好了，不提就不提，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我若真想含血噴人陷害你，剛才就當着谷主面前掀出來，那會等到現在。」

尤二娘真是氣極了，但她口笨舌拙，不知怎樣辯駁才好，只氣得咬牙切齒說不出話來。

後面的方蕙兒大聲道：「姓何的，我勸你老實些，尤二娘對谷主一向忠心耿耿，你別想從中挑撥離間。」

何凌風兩手一攤，道：「好，算我無中生有挑撥離間好了吧！反正話出如風，兩無對證，不過，你若是聰明人就該想到，若非有人放水，你怎能那樣容易混進石牢來……」

話未完，尤二娘已忍無可忍，翻手拔出了長刀。

何凌風連退幾步，正色道：「幹什麼？你居然想殺人滅口？」

尤二娘叱道：「你……你這畜牲！」

她本來就不擅言辭，現在氣極了，更不知道該罵什麼才恰當，叱聲出口，長刀已閃電般向何凌風下半身掃去。

這是她情急中還有一絲顧忌，她雖然恨透了何凌風，並不敢當真殺他，只不過揀那不是要害的地方，砍他一刀洩忿而已。

何凌風也料定她不敢下手殺人，却裝作驚惶失措的樣子，發一聲喊，回頭就跑……

沒等他真跑，刀光一掠而到，「噹」地一聲，架住了尤二娘的長刀。

方蕙兒沉着臉，道：「二娘，這三個人是谷主的客人，你傷了他們，谷主怪罪下來誰承擔？」

尤二娘氣呼呼地道：「可是他……他太可恨了……」

方蕙兒道：「他說他的，你若是問心無愧，幹嘛要殺人滅口？」

何凌風搶着道：「是啊，我又不會去告訴馮援連忙停步道：「不行，咱們必須趁今夜闖出谷口，若躲在谷內，遲早會被搜到。」

費明珠也道：「如果你不想替咱們帶路，咱們可以自己闖。」

尤二娘冷笑道：「如果你們不聽我的話，那只有一個結果，就是重新再回石牢。」

何凌風先搖手攔住馮援和謝明珠，含笑道：「二娘，咱們現在是生死相共，當然聽你的，但你也得把你心裏的打算告訴咱們，讓咱們也瞭解事情的真相。」

尤二娘道：「我已告訴你們了，現在絕對逃不出去，必須先隱藏起來等待機會。」

何凌風道：「你要帶咱們去什麼地方隱藏？要隱藏多久？」

尤二娘道：「據我所知，莊院東廂有一處花園，園內有假山，咱們就躲在假山山洞裏，至於要多久時間，那得看情形才能決定。」

何凌風道：「花園假山山洞，搜查時多半不會被忽略，那地方安全嗎？」

尤二娘道：「當然很安全。」

何凌風道：「為什麼？」

尤二娘道：「因為那花園在東廂房，東廂是長老院的所在，谷主與長老院不合，姥姥們不會輕易答應讓人搜查。」

何凌風想了想，道：「可是，你要知道，那些長老院的姥姥們也不會放過咱們。」

尤二娘道：「所以我才特地選擇東廂藏身，咱們的行踪，一定會被谷主發現，自然要向姥姥們要人，這樣一來，谷主和姥姥們勢必引起爭執，谷口戒備也就放鬆了，那時，咱們才有脫身的機會。」

何凌風沉吟了一會，點頭笑道：「好吧，咱們就照二娘的安排吧。」

馮援和費明珠見何凌風已經同意，也未再反對。

谷主，你可必心虛呢？」

尤二娘被他連番相激，滿腹怒火無處發洩，突然心一橫，厲聲道：「閃開去！我寧可殺了這畜牲，再去向谷主領罪！」

口裏喊着，長刀展動，向方蕙兒連攻了三四刀。

方蕙兒一面揮刀格架，一面向旁邊八名刀女喝道：「尤二娘抗命叛谷，給我擒下了！」

八名刀女一聲應諾，紛紛抽刀出鞘。

尤二娘怒叱道：「你們膽敢聽一名白隊侍衛的吩咐，對藍邊領隊出手？」

八名刀女面面相覷，果然沒敢上前。

迷谷谷規嚴厲，方蕙兒雖係谷主親信，又是一名銀白邊的侍衛，尤二娘却是銀藍邊的領隊身份，階級高過方蕙兒，而那些刀女，都屬於「銀白邊」，階級全在尤二娘之下。

就在八名刀女遲疑猶豫的時候，何凌風忽然道：「你們在這兒發的什麼呆，尤二娘已經瘋了，還不趕快去報告谷主。」

刀女們被他一語提醒，當時便有四五個收刀轉身，向大廳飛奔而去。

剩下的三四個，怔怔站在旁邊，都不知應該幫誰才好？

這時，尤二娘和方蕙兒已經迅速快絕倫的交手了十餘招，刀光閃爍，耀眼花花。

何凌風向馮援和費明珠施個眼色，突然欺進一名刀女，出其不意喝：「兵刃給我！你退到一邊去。」

那刀女正在驚愕失措之際，聽了這句話，想也沒想，便將長刀遞給了何凌風。

這是下意識的直覺反應，根本沒有經過大腦思考，人在驚慌之下，往往會如此。

馮援和費明珠也同樣欺近另外兩名刀女，伸手去接取她們的長刀，那兩名刀女却遲疑着有些不肯。

一行四人潛入東廂，躲進花園假山洞裏，途中尤二娘領路，果然沒被發覺。

假山洞談不上隱密，但因在長老院範圍內，閑雜人不能擅入，所以很清靜。

四人休息了一陣，天已亮，花園中開始有姥姥們在散步或練功，只不過，誰也想不到有人躲在假山洞裏。

時將近午，園外人聲漸增，花園裏反而寂無人踪，大家猜想，谷主唐小仙八成已發現昨夜四人留下的足跡，正向長老院交涉搜索的事，顯然，這要求已經被姥姥們拒絕了。

又過了半日，天色再度黑下來，花園並未遭到搜查，外面情況如何也不得而知，四人已整整一天未進飯食，都感到饑腸轆轆，難以忍受。

尤二娘道：「你們安心在這兒等着，我去打聽一下，想法弄點吃的東西來。」

何凌風道：「我跟你一起去。」

尤二娘道：「莊院中全是女人，你跟去不方便，放心，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何凌風道：「你一個人孤身無援，萬一遭到意外，連個報訊的人也沒有，讓費姑娘陪你一塊兒去吧。」

尤二娘自然想到，這是不放心她，要費明珠同行監視的意思，也就不再拒絕，領着費明珠一同離開了假山山洞。

果然，她們一走，馮援和何凌風就開始了密議。

馮援自從經過婉君的變故，對任何人都抱着懷疑，憂心忡忡地道：「我看這姓尤的女人靠不住，她根本不想離開迷谷，只不過打算投靠長老院而已，她這一去，八成會出賣咱們向長老院邀功。」

何凌風道：「這當然很有可能，但咱們目前必須靠她的幫助，才能逃出迷谷，既然共處

但也只是遲疑了一下，當她們看見同伴已將兵刃交給了何凌風，似乎並沒有出錯，便也不由自主交出了兵刃。

兵刃到手，三人的精神陡然振奮起來。

何凌風當先揮刀加入戰圈。

他施展的刀法，居然也是跟尤二娘同樣的紅袖刀訣，刀鋒卻攻向方蕙兒。

方蕙兒大吃一驚，忙叫道：「何凌風，你弄錯人了……」

何凌風笑道：「沒有弄錯，先收拾了你，咱們再對付她。」

口裏說着，長刀如雪浪飛捲般，猛攻了過去。

方蕙兒獨戰尤二娘本已吃力，再加上一個何凌風，越發招架不住，心一慌，手上略慢，被何凌風趁機進手，一刀掃中右腿膝蓋部位。

好在他這一招是反掃，用的是刀背，方蕙兒悶哼了一聲，跌到地上。

何凌風對尤二娘微笑，道：「謝謝你給咱們奪刀的機會，現在你叛谷的罪名已經鐵定，咱們走了，你也活不成，倒不如索性跟咱們一起走，外面天地大得很，你跟咱們一起，包你有享不完的幸福……」

尤二娘喝：「住口，你這畜牲，害得我還不夠？」

何凌風道：「我雖然害過你，也救過你，功過相抵，也算扯平了，你若不跟咱們走，等唐小仙一到，方丫頭準將罪名全掛在你頭上，那時你就後悔莫及了。」

尤二娘道：「我會擒住你們，當面向谷主申訴。」

何凌風笑道：「到那時候，你想咱們會幫着你說話嗎？這些刀女都看見我帮你收拾方蕙兒，你有八張嘴，也無法使唐小仙相信。」

尤二娘默然，這些話都是實情，但她生於

，就該信任她，咱們暗地防着些也就是了。」

馮援道：「萬一她真的出賣咱們，你說應該如何？」

何凌風苦笑道：「咱們只能希望不致發生這件事，如果一旦發生了，也只有放手一拼，總不能束手受擒，好在我已經偷學了他們幾手刀法，對敵的時候，多少會有些幫助。」

馮援說道：「對了，我也正想問你，昨天你向方蕙兒出手時，用的就是迷谷的紅袖刀訣嗎？」

何凌風道：「那是在尤二娘和方蕙兒交手的時候，偷學了幾招，談不上火候，只能說可藉此略窺迷谷刀法的路數，現在我就演練給老大哥看，以備緊急應變之用。」

馮援却搖手道：「且慢，為防萬一，咱們最好先換個地方，再慢慢演練刀法。」

何凌風道：「換個地方，咱們能換到什麼地方呢？」

馮援道：「什麼地方都行，只別呆在這假山洞裏，我始終覺得那姓尤的女人靠不住，還是先防她一手的好。」

兩人鑽出山洞，四處張望，並無其他隱蔽的地方，只有花園進門左側，有一座石碑，碑後勉強能藏下兩個人。

那座碑，可能是當初建築花園時，勒石為記，碑上刻滿了字，但馮援無心瀏覽，拉着何凌風匆匆移移藏碑後。

剛剛藏好，何凌風還沒來得及為馮援講述紅袖刀訣的招式路數，園外忽然傳來腳步聲。

一盞燈，兩個人。

前面是尤二娘，後面却不是費明珠。

尤二娘舉着燈籠，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後面那人却滿臉得意的笑容，她是花琴！

馮援眼中閃出怒火，緊握着刀柄，緩緩抽

刀出鞘。

他極力想鎮靜，五指幾乎嵌進刀柄內，偏偏手腕却不停顫抖，無法使激動心情靜下來。何凌風也握着刀，另一隻手却用力按在馮援的手背上，那意思，是要他千萬別太魯莽。燈光引着花琴到了山下，尤二娘停住了腳步。

花琴仰面望了一眼，含笑問道：「就在這裏？」

尤二娘點點頭。

花琴輕咳了聲，道：「馮大俠，何大俠，請出來吧，姊姊已準備了酒席，等着替你們接風洗塵呢。」

馮援從鼻孔噴出一股冷氣，喉嚨裏咒罵道：「臭娘們，果然不出我所料。」

馮援道：「事到如今，只有放手一拚了，咱們先殺了這兩個臭娘們再說……」

「別忙。」何凌風低聲道：「縱要拚命，也得設法救出明珠，趁她們搜索假山洞，咱們何不反去屋內救人。」

馮援眼中一亮，道：「對，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兩人說走就走，悄悄由石碑後伏身而出，順利穿過花園圍門，立即加快腳步，向東廂房奔去。

他們在第一次接受審訊的時候，曾經來過東廂房，還記得花廳的方向，一路俯腰疾行，藉夜色掩蔽，沒多久，便尋到東廂房廳外。廳內亮着燈，卻沒有一點聲音，門口廊下，全不見人影。

馮援由窗外眇目偷窺，花廳中果然擺着一桌豐盛的酒席。

拳壇逸事

打擂台拳王吐血

麥海雲

一九零三年，曾經在香港發生過一次擂台比武，那個地方就是高陞戲院，連續三天都是由外國拳師占也佛士做台主的，他是歐洲的西洋拳拳王，體重二百三十多磅，渾身肌肉隆起，拳大如斗，在擂台上大聲叫喊，向所有中國人挑戰。

三天之內，有幾個中國拳師上台擂台比武，都給他打敗了，那天，又有一名中國拳師到擂台上應戰，赤手空拳，展開龍虎鬥。

此人就是胡祺彪，在當時很有名氣。

胡祺彪未出場比武之前，給攤攤邀請他喝酒，多喝了兩杯，微有醉意，腳步浮浮，走上擂台，不過三個回合，就給阿占一拳擊倒。

觀眾當中有一名青年的拳師姓劉，叫做劉忠，大叫一聲，想到擂台上較量，但給當事人婉拒，說：「今天你不能登台，如果你想向西洋拳王占也佛士挑戰，必須跟胡祺彪拳師談談。」

，明天登台，仍未為遲。」

劉忠沒法可想，當天的晚上，到胡館見胡祺彪，說出來意，胡祺彪認為當事人說得有理，摸摸自己的臉孔，說道：「我給他打敗，如果你想登台挑戰，先要跟我過招，倘若我認爲你的招式不過如此，那就不必上台獻醜了。」

劉忠點頭答應，便在胡館赤手。胡祺彪因爲酒氣攻心，發拳無力，走步也遲鈍了些，以至打敗，他並非受傷，因此他仍可跟任何人作戰，劉忠是客，他是主，由劉忠發拳，他衝過去就施展蔡李佛的走馬掛掃那一招，非常出色，胡祺彪只有招架之功，無力反攻，過了幾招，即搖手罷戰，說：「你的拳腳相當高明，令師乃是何人呢？」

劉忠拱手爲禮，說：「剛才冒犯，敬請胡師傅原諒，敝師是佛派的拳師，叫做李恩。」

胡祺彪說：「久仰令師大名，確是名不虛傳，照我看來，你如果使用埋身短打戰術，有機會打贏他的，因爲阿占體型高大，轉動並不靈活。」

兩人研究到深夜，然後分手。

翌日，劉忠再到高陞戲院，由胡祺彪介紹與當事人接觸，到了打擂台的時間，他就第一個走上擂台。

占也佛士連勝幾場，滿臉傲氣，向劉忠打量幾眼，看見對方身型還比不上他，以爲應戰的人愈來愈不濟，

酒已在杯中，菜猶冒着熱氣，席上却只有兩個人默然相對而坐。

主位上是童嬌嬌，客位上坐着費明珠。此外，花廳內一片寂靜，再也不見第三個人。

馮援倒有些迷惑了，因爲明珠既沒有繩索加身，也不像被制住穴道，雖然坐在那兒沒開口，神色竟顯得十分安詳，甚至嘴角還含着笑意。

童嬌嬌垂目而坐，眼皮半闔，也完全是一副虔誠待客的樣子，跟前次當堂宣判極刑時，簡直就像兩個人。

何凌風皺皺眉頭，顯然也被眼前的情形弄糊塗了。

馮援指一指自己，再指指廳內，做了個手勢。意思是要何凌風留在外面接應，自己入廳救人。

何凌風搖頭，也比了一番手勢。意思是說，自己略通紅袖刀訣，入廳救人比較適合，要馮援留在外面。

兩人都知道童嬌嬌功力深厚，是以都用手勢交談，不敢出聲，誰知這樣仍然沒有瞞過童嬌嬌的耳朵。

她霍地張目，抬起頭來，向窗外微微一笑，道：「兩位請進來吧，別讓酒菜涼了。」

馮援和何凌風同吃了一驚，互相交換了一瞥震駭的目光，只得硬着頭皮，推門而入。

費明珠連忙站起身來，含笑說道：「馮大哥，何大哥，咱們真是庸人自擾，童嬌嬌對咱們沒有絲毫敵意，你們瞧，她聽說咱們餓了一天，便急命準備了這許多酒菜，又派花大娘請你們，你們有沒有遇見……」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馮援才有開口的機會，沉聲道：「我要你來打探消息，你怎麼露了形迹？」

費明珠笑道：「馮大哥別生氣，咱們的行踪，其實童嬌嬌早就知道了，還派了人替咱們把守圍門，因爲大白天裏，不方便相見，我跟尤二娘一出花園，就被請到這兒來了。」

童嬌嬌微笑道：「不錯，諸位昨夜的一言一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我也料到諸位無法闖出谷口，必然會躲到東廂房來，所以特命巡夜的人放開門禁，你們才能順利進入東廂花園。」

馮援冷聲道：「這麼說，咱們的一切都在她的計算中了？」

童嬌嬌笑道：「並非算計，而是形勢所迫，必然會如此演變，也可以說是天意如此安排。二位，酒菜都快涼了，何不請坐下來慢慢再談？」

馮援望望何凌風，兩人各按刀柄，一左一右在童嬌嬌兩邊坐下。

童嬌嬌對他們「帶刀入座」的舉動，似乎毫不在意含笑舉杯道：「諸位都餓了，腹餓肝火旺，且勿談大事，先吃飽咱們再聊。」

抓起酒杯，一飲而盡。

何凌風和費明珠也實在餓了，跟着舉杯拾箸，吃喝起來。

童嬌嬌顯然並不餓，却也陪着喝了些酒，吃了些菜，席間，雖未談笑風生，倒也十分融洽。

不久，花琴和尤二娘也回來了，碍於地位有別，並未入席，只在旁邊侍候着添酒上菜，廳中始終不見外人進出。

酒過數巡，童嬌嬌才重新拾起話題，道：「諸位對迷谷的內情，想必仍有隔閡，本谷現任谷主唐小仙，也一定在諸位面前談過長老院，說說她們跟她們爭權，想奪取谷主寶座，關於這件事，我必須先作一次簡略的解釋，諸位一面吃，請一面聽我談談本谷谷主的產生經過。」

懷孕之後，生下的不是女嬰，又怎麼辦？」

童嬌嬌道：「若第三胎仍未產女，也須另行擇配，所生男孩歸夫家撫養，直到谷主生下的是女嬰，駙馬和谷主才能算是長久夫妻。」

馮援笑道：「這倒有些像螞蟥和蜜蜂。」

童嬌嬌道：「爲了祖先遺訓，不得不如此，但對谷中其他婦女，並無任何限制。」

馮援道：「你告訴咱們這些，又有什麼用意？」

童嬌嬌道：「我說這些，只是希望諸位瞭解本谷谷主的產生經過，這證明長老院絕無跟谷主爭權的事，因爲唐小仙雖是谷主，尚未成婚，凡事仍須受長老院節制，她的話，純是挑撥之詞，只是爲了想讓諸位爲她所用，幫助她達到叛谷欺祖的目的而已。」

馮援詫道：「她是谷主，還會叛谷？」

童嬌嬌道：「我剛才說過了，谷主只是名份，並無多大實權，而唐小仙年紀雖輕，野心却很大，她不滿祖先所訂的規矩，認爲長老院權力太過谷主，要想解散長老院，集大權於一身，竟不惜勾結外人，壓迫同門。」

馮援笑道：「這是你們的家務事，跟咱們無關，再說，咱們也沒有力量幫助誰，更無意參與這些是非。」

童嬌嬌道：「馮大俠若能置身事外，那是最好不過了，但諸位却不該將胭脂寶刀交給唐小仙，幫助她跟長老院抗衡。」

馮援搖搖頭，道：「咱們只是用胭脂寶刀交換紅袖刀訣和平安離開迷谷，並無意跟誰作對。」

童嬌嬌道：「既然如此，長老院也能用同樣條件跟諸位交換，諸位願意答應嗎？」

馮援聳聳肩，道：「可惜寶刀只有一柄，咱們已經將藏刀圖給了唐小仙，沒有辦法要回來了。」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文圖
高盧
令

白羽令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洛陽無遠將軍府被大羣賊人縱火侵襲，喬櫻以這場禍事，全因她要求無遠將軍設法洗脫楚駿罪嫌，致惹來賊人的報復行動，她責無旁貸，奮起與賊人拚命，但賊人身手太高，首次當喬櫻被三賊人圍攻，勢將落敗之際，幸得秋月解圍，第二次喬櫻又被五名賊人聯手圍攻，在千鈞一髮中，藉見白光一閃，五名賊人先後倒斃，喬櫻脫險後，馳往大廳，又見白光圍繞着賊人飛馳，白光到處，賊人一個個仆倒下去，賊人被殲，火勢也已受到壓制，喬櫻唯一感到遺憾的是，那駭人飛行的人始終未曾見到——

戮魔除世害

擷首祭芳魂

不久，萬萍找來了，遠遠的他就呼叫道：「師妹！妳還好吧？」

喬櫻迎着萬萍，說道：「師兄！我很好。」

萬萍瞧到她身上的傷勢，不由一驚道：「還說好，瞧妳的傷！」

喬櫻道：「不必担心，只不過皮肉之傷罷了。」

萬萍道：「好，咱們見恩師去。」

喬櫻一怔道：「什麼？恩師來了？」

萬萍道：「不錯，還來了很多同門，咱們快去。」

將軍府的重要部份防得嚴謹，因而並未被火勢波及，此時由武當三老之一的修果道長率領的武當門下，正齊集在大廳之內。

將軍府的大廳寬敞，三十餘名武當門下，無遠將軍，以及他的護院武師八名，還有楚駿，秋月，萬萍，喬櫻等，數十人齊集一堂，一點也不覺得擁擠。

飲食之中，無遠將軍一嘆道：「賊人胆大包天，竟敢火焚本府，今晚如非道長仙駕降臨，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修果道長道：「這個貧道不敢居功，今晚力挫強敵的是秋師妹與楚師弟。」

無遠將軍道：「楚少俠夫婦果然是一對祥麟鳳凰，人震罕觀的少年奇俠，來，老夫敬賢孟梁一杯。」

楓葉大師道：「如何同時進行？請楚大俠明示。」

楚駿道：「在下之意是咱們派人持帖拜堡，約紅衣堡於明日正午在黃河岸邊了斷過節……」

楓葉大師道：「好，咱們不去紅衣堡，他們的銅牆鐵壁，機關埋伏都用不上，這是明來，但暗往呢？」

楚駿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下想今晚往紅衣堡一行。」

秋月道：「我同你去。」

楚駿道：「好的。」

喬櫻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她向楚駿瞥了一眼，又黯然的垂下頭去。

此時與會之人，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對紅衣堡的明暗兩面，除了秋月，沒有人注意到喬櫻的神情。

當楚駿的意見獲得一致贊同之後，會議也就宣告結束。與會者各自回到他們的居處，準備明日與紅衣堡作一個徹底的了斷。

楚駿夫婦回到他們的臨時閨房，秋月往椅上一坐，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嘆息。

楚駿一怔道：「妳怎麼啦？秋月。」

秋月說道：「我覺得不公平，也不合理。」

楚駿茫然問道：「什麼不公平，不合理？」

秋月道：「自然是你對喬姑娘了，想想看，你們訂有婚約，為甚麼要無端端的劃上一道鴻溝？」

楚駿道：「我對她十分抱歉，但不是我的錯。」

修果道長道：「為師的只是將敵我作一個比較，並不是咱們之中當真有一個神貓。」

喬櫻道：「弟子明白了，師父是說咱們之中有一個武功卓絕之人，紅衣堡人數雖衆，但不足為慮。」

修果道長道：「是的，就以今晚來說吧，如果不是他，咱們縱能擊退紅衣堡，可能還要付出可怕的代價。」

喬櫻點點頭道：「師父說的是，弟子的生命就是他救的，只是他像神龍一般，連一句感謝的言語都無法向他吐露，師父，他到底是誰？」

修果道長微微一笑道：「他就是妳楚師叔，現在妳可以謝他了。」

楚駿一臉尷尬之色，連忙搖手道：「師兄你這麼說就太見外了，同門相助是應該的，那裏還用得一個謝字。」

秋月道：「咱們酒飯已够，明晨還要遠行，我看還是早點歇息吧。」

楚駿實在有點愧對喬櫻，面對伊人，心頭一直感到不安，此時立即接口道：「咱們是該調息一下，師兄認為如何？」

修果道長道：「距天亮已經不遠，咱們的確應該稍作調息。」

翌晨，這般武當門下，由修果道長率領向甘肅金家崖進發，他們人數不足五十，却存着犁庭掃穴的豪情壯舉。

這的確是一項壯舉，而且他們的行動立刻就轟動了整個武林。

因為紅衣堡自崛起江湖以來，可以說無往不利，武林中任何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幾乎都要接受白羽令的指使，他們這

楚駿秋月同時舉杯道：「不敢，愚夫婦敬將軍。」

無遠將軍喝完杯中酒，然後對裏好傷處，剛剛入席的喬櫻道：「今晚之事，老夫還要跟有關方面連絡，櫻侄女就代老夫招待客人吧。」

喬櫻道：「是，伯伯。」

待無遠將軍離席之後，楚駿回顧修果道長道：「師兄幾時到洛陽的？掌門師兄可好？」

修果道長道：「本派業已恢復舊觀，師弟勿須惦念，愚兄是奉掌門之命，來協助師弟直搗賊巢的，今晚剛剛到達，就瞧到將軍府衝天的火光，想不到師弟也在這兒。」

楚駿道：「多謝兩位師兄，小弟實在慚愧得很。」

隨後他將被蓋如花劫持之事略作說明，跟着眉峯一皺道：「賊人胆大妄為，竟敢因小弟之事遷怒將軍，咱們如不犁庭掃穴，江湖就難有安寧之日，因此，小弟想明晨動身。」

修果道長道：「好的。」

喬櫻說道：「師父！弟子還有一點淺見。」

修果道長道：「妳說。」

喬櫻道：「紅衣堡人多勢衆，高手如雲，咱們的力量似乎單薄了一點。」

修果道長道：「不錯，咱們的人數確是少了一點，可是風聲雖衆，當仍非神貓之敵。」

喬櫻一怔道：「神貓？師父是說咱們之中有一個神貓？」

秋月道：「爲什麼不是你的錯？我認爲你應該全部負責。」

楚駿道：「妳這話才不公平，難道妳在蜘蛛島學習本門武功之時，會想到發生這麼一個意外？」

秋月道：「我不知道，因爲，我不是你。」

楚駿道：「妳真會冤枉人，妳認爲我知道喬櫻是武當門下。」

秋月道：「你們的關係如此密切，事先你竟不知道她的師門？」

楚駿道：「秋月，妳不相信？」

秋月道：「我相信，不過，婚嫁盟約，天人共知，決不能因師門輩份，使一個良善的姑娘永淪苦海。」

楚駿長長一吁道：「妳說的是，但我有什麼辦法？」

秋月道：「有，待此間事了之後，我去找修果師兄，他是一個明理之人，必有辦法成全此事。」

楚駿道：「好吧。」

× × ×

紅衣堡，這個武林動亂的根源，人人矚目的神秘地區，像巨獸般在黑夜中蹲伏着。它雖是全堡齊黑，黯然無光，但它的觸角却遍佈堡外，幾乎飛鳥也無法擅越雷池半步。

祇不過飛鳥無法進入人却進來了，而且一共是兩條人影。

不，應該說是三個，因爲在那兩條人影之後，還有一個在遠遠的綴着。

他們越過重重柵卡，直達紅衣堡的心臟地帶，但那黑壓壓的一片房屋，却使他

推出一掌。

這一掌當真成了救苦救難的菩薩，刷的一聲輕响，那人便輕輕的曳落在他的身側。

「啊，喬櫻，是妳！」

「楚駿，是我……」

她沒有叫他師叔，而直接了當的叫他的名字，顯然，她要撇開師門，拉回他們未婚夫婦的關係。

楚駿沒有意外，也沒有半分氣惱，雙目之中，還湧出一片憐愛之色。

「喬櫻，這不是我的錯！」

「我沒有怪你，祇不過我作了一個決定，你要不要聽？」

「要，妳說吧。」

喬櫻道：「我要稟告師父，請他將我除名……」

「啊，喬櫻……」

「怎麼，你不贊成？」

「贊成，祇不過那樣太委屈妳了。」

「我寧願失去師門，也不能失去丈夫，只要你不介意，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

「可是，請求師門除名，按門規要追回武功的！」

「那有什麼關係，一般平常的夫妻，不一樣生活得很好麼？」

楚駿道：「好吧，喬櫻，我會好好的照顧妳的。」

楚駿的回答好似一陣清風，將喬櫻粉頰上的愁雲慘霧吹散了，一聲嚶嚶的輕呼，她倒進楚駿的懷抱之內。

地牢原本狹窄，兩個人擠在一起餘地

們皺起了眉頭。

「相公！這兒機關密佈，危機四伏，咱們可得當心一點。」

「妳原是堡裏的人，難道也不知道那些機關埋伏？」

「小姐跟咱們姐妹是住在右側那一排精舍，除了小姐，咱們姐妹根本就不容許進入本院，所以……」

「原來如此，就怪妳不得了，祇不過對本堡之人如此防範，似乎做的太絕。」

「不是如此狠毒之人，怎能妄想橫行天下，奴役武林？」

「妳說的是，咱們先去右側的精舍瞧瞧。」

「好的。」

這兩人是楚駿秋月，他們夜探紅衣堡，是想先救出荊玉鳳及秋心，以免因她們主婢而受到挾制。

及到精舍一瞥，只見鳳去樓空，滿佈塵埃，似乎久已廢置，荊玉鳳秋心自然也不在這兒。

楚駿牙齦一咬道：「秋月，咱們分開一左一右向裏溝，不管找不找得到玉鳳秋心，五鼓之前必須趕回客棧。」

秋月道：「好的。」

他們彈身一躍，像兩股淡淡的輕烟，一左一右的向本院撲去。

楚駿撲上右側屋面，一眼便瞧出兩名伏樁，這座紅衣堡，戒備之嚴，當真像鐵桶一般。

好在他身法太快，而且，內力精湛，十丈之內如有潛伏之人，決難逃過他的耳目。

本就不多，她這一倒，楚駿很自然的因利乘便的將她攙了起來。

她的櫻唇湊了上去，檀口相親，丁香乍吐，這對未婚夫婦，竟在地牢中熱吻起來。

良久……

「楚駿，你還記得我替你療毒的情景麼？」

「記得，永銘心版，畢生不忘。」

「哼，一離開我就弄上了三個，最後還要以前叔的身份將我一腳踢開，你們男人……」

「咳，喬櫻，妳應該知道，這些我是身不由己……」

「別急，我不怪你，只是今後……」

「相信我喬櫻，我不會虧待妳的。」

「唔，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虧不虧待，只好憑你的良心了。」

於是，她的櫻唇又送了上去。

正當他們意亂情迷之際，一道暗門忽然悄悄打開，以楚駿那身超羣拔俗的功力，他竟絲毫也沒有察覺。

如果來的是敵人，無論楚駿的功力多高，在毫無防範之下，必然會遭到毒手！好在來人未含敵意，只是輕輕的咳了一聲。

這一聲輕咳如同焦雷轟頂，楚駿身形猛的一旋，已將喬櫻帶到身後，祇不過利那間他已完成了防身及攻敵的準備。

只因來人並未向他襲擊，他也不敢魯莽出手，雙目一抬，冷冷的向暗門瞧去。來人身材頗爲高大，可惜歷經風霜，已是老態龍鍾，臉上皺紋重疊，刻劃出他

因此，他避過了無數危機，也查看過不少房屋，一晃半個更次，他依然毫無所獲。

正當他心煩意躁之時，他忽然有了發現。

那是一間女兒家的閨房，珠簾深垂，只露出一絲淡淡的燈光。

他點破窗紙一瞧，見到紗帳之內，隱約有一個人影，由於燈光不强，而又隔着一層紗帳，他雖是運足目力，也無法分辨那人究竟是男是女。

及目光一瞥床前，他的心頭猛的一震，一股無名的怒火也昇了起來。

敢情床前擺着一大一小兩雙布鞋，證明床上睡的是男一女。

但吹竊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他這股怒火，豈不是毫無理由？

不，他所以發怒，是因爲那雙女鞋他十分熟悉。

那是秋心的，她平時所着，與那雙女鞋分毫不差。

綠頭巾壓頂，這是任何男人都無法忍受的，如若床上人當真是秋心，這股怒火他怎能平得下去！

於是，他輕輕掀開窗子，縱身躍到床前。

一個怒火塞胸之人，行動必然魯莽，這是一般人所犯的通病，楚駿也是人，自然難以例外。

因此，他雙腳着地之時，就不如往日的輕靈。

忽然，他感到腳下一軟，身體向下一沉，他暗道一聲不好，知道踏中了機關。

逝去的歲月。

不過他的一雙目光仍十分銳利，顯示出這位老人具有一身不俗的功力。

他穿着一身破舊的灰袍，配上一頭灰白色的亂髮，這說明了一點，他如果是紅衣堡的部屬，身份必然不高。

這些只是楚駿對白髮老者的概念，此項概念只在一眼之中就已完成。

接着沉聲詢問道：「你是誰？」

白髮老者道：「朋友。」

朋友，這是白髮老者所表明的態度，因爲他並未乘人之危，最少他不是敵人。

於是，楚駿以溫和的口吻道：「老人家此來必定有什麼指教了，請說。」

白髮老者道：「指教不敢當，老朽只是想向少俠提供一點淺見。」

楚駿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白髮老者道：「紅衣堡機關密佈，不亞於龍潭虎穴，依老朽相勸，少俠似應儘快離開。」

楚駿身陷地牢，自然相信白髮老者決不是危言聳聽，但他原是為了拯救荊玉鳳秋心而來，要他就此撤身而走，心中自是十分不甘。

白髮老者輕輕一嘆道：「杜映辰身負正邪兩家之長，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而且他還秘密訓練一批超級殺手，當作橫行江湖的本錢，少林武當雖是名噪寰宇，不一定就能阻擋這般兇人，不是老朽說洩氣的話，少俠此次勞師動衆，可能是羊入虎口，注定了是一個敗字！」

楚駿道：「這是老人家的想法，在下却不敢苟同。」

以他功力及反應，雖是一腳踏空，他仍有拔昇之能，然而，他聽到了一片掛着無數毒鈎的天網，正向他當頭疾落。

此時他的身體已有一半落到地面以下，除了向上躍起，無法向四週閃避。

現在向上已無生路，他只好聽憑身體下沉了。

其實他祇不過稍作遲疑，已然失去拔昇的機會，也許命該如此，他只好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好在摔落的距離並不太高，但也有三十丈以上的高度，而且上銳下豐，縱然輕功絕世，也難有逃脫的可能。

他到達地面之後，立即查看環境，最後他搖搖頭，發出一聲絕望的嘆息。

這是一個地牢，但空間極小，只能容兩人併肩而臥。

四週全是鐵板，縱然有寶刀寶劍，也不見得就能逃出生天。

這是一個絕地，但絕地不一定就會使楚駿束手無策，因爲他在與蓋如花同居之時就已練成了馭劍之術，只要他身劍合一的向上衝，衝過三十丈並不是一件難事。

於是，他摒除雜念，調均真力，在作脫困的準備。

誰知正當緊要關頭，頭頂忽然响起一聲嬌呼，一條白色人影由地牢口快速的摔了下來。

這一下可糟了，地牢是如此的狹窄，那人難免會摔在他的身上，他縱然避到牆根，也不能眼睜睜的睨着別人摔死！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只好暫時放棄脫困的打算，暗中運起功力，向那人影緩緩

白髮老者道：「哦，少俠必然有所依恃了，能不能說說？」

楚駿道：「對不起，老人家，在你沒有表現身份之前，咱們該說的只能到此為止。」

白髮老者忽然神色一肅，他那皺紋重疊的面頰之上竟然湧起一片愁容。

良久，他才嘆息一聲道：「交淺言深，這是老朽的錯，不過，尊夫人能到達此地，全是老朽暗中相助，而且適才老朽如果加害兩位，得手的機會一定很多，這一點少俠是否同意？」

楚駿道：「這個……在下相信老丈，祇不過老丈如若當真有意相助在下，就應該說明你的身份。」

白髮老者道：「老朽荊玉龍。」

楚駿愕然道：「什麼，你是玉鳳的長兄，紅衣堡的大堡主？」

白髮老者黯然道：「老朽是玉鳳的大哥，可不是紅衣堡的大堡主。」

楚駿道：「此話怎講？玉鳳秋心呢？大哥可曾見到她們？」

荊玉龍沉重的一嘆道：「兄弟，你叫我一聲大哥，玉鳳總算……」

楚駿心頭一慄，忽然一翻身，一把扣着荊玉龍的手腕道：「快說，大哥，玉鳳怎樣了？」

荊玉龍道：「兄弟，此地非說話之處，而且明午生死一搏，你還要作必需的準備，在時間上也不容許咱們詳談……」

楚駿道：「不，大哥，你先說玉鳳怎樣了，否則我會片刻難安的。」

荊玉龍由懷裏掏出一個紙包交給楚駿

道：「對玉鳳秋心，對紅衣堡，以及明午之戰，這裏面，都有詳細的說明，此地的確不能再留，秋月在堡外等你，咱們快走。」

在荊玉龍一再催促之下，他只得與喬櫻先離開紅衣堡再說。

秋月果然在堡外相候，自然也是荊玉龍的安排，在歸途中楚駿詢問道：「秋月，妳見到玉鳳她們麼？」

秋月搖搖頭道：「我中了機關，在九死一生之際被大堡主所救……」

楚駿道：「然後他就叫妳在堡外等我，可是……」

秋月道：「我問過小姐，大堡主說他已經告訴妳了，所以……」

喬櫻插咀道：「你不必追問了，荊大哥不是說紙包中已有交代麼？只有一點我不懂，他為什麼不承認他是紅衣堡的大堡主？」

秋月道：「也許是一句傷心話吧，因為他早已大權旁落，而且他的形貌已完全改變，我幾乎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堡主。」

喬櫻道：「嗯，這個倒是可能。」

回到客棧，楚駿急忙打開紙包查看，裏面是幾張信箋，密密麻麻的寫着一些蠅頭小字。

楚駿秋月喬櫻在共同觀看，他們的臉色也在跟着文字的敘述而逐漸變得沉痛，最後秋月終於忍不住悲泣起來。

它的大意是這樣的。

第一段是說荊玉龍由於優柔寡斷，導致杜映辰的跋扈專橫，後來杜映辰機緣巧遇，竟習得一種失傳已久的「九界諸天散

喬櫻道：「我知道。」

秋月找到華山掌門水中秀，南海三霸，伏牛山主盧舍我，將他們引到修果道長歇息之處，共同研討戰守之策，待她事畢回房，楚駿依然入定未醒。

此時午時將屆，修果道長等再聯袂前來，及見楚駿仍在入定，不由現出焦急之色。

秋月輕輕一吁道：「咱們必須先到江邊，才能據守有利的地勢，師兄你們不如先行前往，待楚駿醒來之後，咱們當立即趕來。」

修果道長回顧楓葉大師道：「大師認為如何？」

楓葉大師道：「也只好如此了。」

修果道長道：「好，咱們走。」

喬櫻道：「月姐！我呢？」

秋月道：「妳也走吧，這兒有我一個人就夠了。」

喬櫻點點頭，轉身隨着武當門下馳往江邊。

黃河之水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那種萬馬奔騰的水勢，的確像天河倒瀉一般。

祇不過無論那水勢如何驚心動魄，此時却已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在黃河之濱，正進行着一場瘋狂的血戰。

紅衣堡是主角，由二堡主杜映辰率領着大批高手向白道羣雄進攻。

杜映辰的年齡不大，約莫四旬上下。此人身材修長，穿着一襲紅衫，神情舉止，顯得洒脱已極。

花魔功」，紅衣堡的噩運也就自此開始。

他培養死士，為惡武林，除了以紅衣殺手誅戮異己，並將少林掌門黃葉禪師，峨嵋無為尊者，長白九指先生，雁蕩眇目神尼等劫來囚於紅衣堡。

第二段是說九界諸天散花魔功，當今武林無人能敵，除非是身負數劍之術的絕代高手，再習得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之一的「火中取栗」神功，才有取勝杜映辰之可能。

因此，荊玉龍勸楚駿連夜逃離金家崖，藏匿深山，勤練絕學，待馭劍之術及火中取栗神功練成，方可再來紅衣堡。

第三段最為沉痛，是說荊玉鳳秋心因為拒絕杜映辰的侮辱，已雙雙自斷心脈而死，墳墓就在紅衣堡的後山之上。

最後是少林掌門親筆所錄的「火中取栗」神功，希望留贈有緣之人。

瞧罷上列的文字，喬櫻幽幽道：「楚駿，咱們的成敗，就在你能不能於明午之前習會火中取栗神功，你應該化悲憤為力量，不要叫咱們失望！」

秋月道：「是的，相公，咱們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楚駿冷靜的點點頭，道：「為了玉鳳秋心，為了武林千萬生靈，我會盡力而為的。」

秋月道：「咱們不打擾你了。」

他與喬櫻退出房外，兩人默默相對，許久未交一語，半晌，秋月向喬櫻瞥了一眼說道：「喬……以後我應該如何稱呼你呢？」

喬櫻面色一紅道：「我想請求自師門

他身後立着八大鐵衛，左右兩側是慕容采燕率領的十大劍奴，及汪伯玄所率領的七大密使，這般人是杜映辰的心腹，但替杜映辰賣命的並不是他們。

替杜映辰賣命的是紅衣殺手，這般兇悍的屠夫，也分作兩種等級。

紅衣殺手，只是紅衣堡訓練的高手，這般高手，每一個，都具有一方霸主的功力。

不過杜映辰依賴的不是他們，而是二十四名天罡殺手。

這二十四人經過杜映辰刻意培植，身手之高，已達駭人聽聞的境界，直接領導他們的是盲啞二煞。

紅衣殺手被楚駿除去了不少，但現存的仍有六十三人。

這六十三人是第一波的攻勢，他們分作三起展開瘋狂的進攻。

二十名紅衣殺手攻擊武當劍陣，二十五名進攻少林羅漢陣，餘下的十八人則向華山，南海，伏牛等派進攻。

少林武當門下，都是該派的當代精英，劍陣羅漢陣又是威震武林的獨門絕學，因而紅衣殺手無法討得好去，一經交戰，便已傷亡過半。

華山的三個門派，也編成一個首尾相依，互為攻守的佈局，紅衣殺手一再衝殺，仍無法突破他們的防線。

第一仗紅衣堡出師不利，名震天下的紅衣殺手，竟然經不起大風浪的攷驗。

這些，杜映辰毫不在意，因為那只是牛刀小試，紅衣堡並未動他的主力。

現在第二波上來了，人數却不如適才

除名，他……已經同意了。」

秋月笑笑道：「我瞧出你們之間有了文章，却在担心如何了結，原來妳還有這一招巧妙的殺手！」

喬櫻握着秋月的手，無限惆悵的一嘆道：「月姐，當初在方城我跟他訂婚約之時，喬櫻已經是姓楚的人了，縱然天地毀滅，也毀不了我這顆心……」

秋月道：「我相信。」

喬櫻道：「所以，我才作出這樣的決定……」

秋月道：「我明白，只是追回武功也可能使妳痛苦一輩子。」

喬櫻幽幽道：「我別無選擇，月姐，沒有他，我活不下去！」

秋月道：「好，這件事我幫你。」

喬櫻道：「妳怎麼幫我？月姐。」

秋月道：「相公對武當有與滅繼絕之功，我去找二師兄代姐討個人情，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喬櫻道：「多謝月姐。」

秋月道：「自己姐妹嘛，妳就不必客套了。」

她們一面聊着，就在楚駿的房外替他護法，直到日上三竿，楚駿仍在入定。

此時楓葉大師及修果道長聯袂來訪，雙方見禮之後，修果道長道：「師妹，楚師弟怎麼了？」

秋月微笑道：「師兄不必担心，他很好。」

楓葉大師道：「楚少俠還在入定，必然是修習某項神功了。」

秋月道：「大師說對了，他在修習貴

之多。

二十四名天罡殺手分為兩半，十二名攻擊武當，十二名直搗少林。

對付華山第三派的是十大劍奴，由慕容采燕領導攻擊。

紅衣堡的人數的確少了許多，但白道羣雄則遭到無比的壓力。

天罡殺手每一個都像一柄無堅不摧的尖刀，他們由十二個不同的方位，向武當劍陣及少林羅漢陣突入。

武當無極劍陣，是以三十六名劍道高手構成，他們三十六人渾為一體，可以攻擊任何方位，也可以接受任何一個方位的攻擊。

少林羅漢陣人數較多，除了楓葉大師，還有門下弟子七十二人。

如若將這兩派的陣法加以比較，雖然他們各有不傳之秘，一般來說，武當較為渾厚，少林則較為威猛。

在武林之中，數百年來，無人能夠突入陣內，進入陣中之人，也不可能再全身而退。

但紅衣堡的天罡殺手，却帶給這兩大陣法奇重的壓力。

華山第三派的遭遇並不比武當少林好過，在十大劍奴強悍的攻勢下，也岌岌可危。

此時殺聲震耳，兇悍之氣直衝霄漢，熱血在飄洒，人影一個個的仆倒下去。

白道羣雄在不斷的傷亡，雖然他們還在苦苦的支撐，但已危若累卵，決不能再承擔任何新的壓力。

而現實是殘酷的，紅衣堡偏偏還有七

派的火中取栗神功。」

楓葉大師愕然道：「火中取栗神功，是敵派七十二種絕藝之一，除了敵派掌門，無人習得此項絕藝，楚少俠是怎樣獲得的？」

秋月說道：「是貴掌門，黃葉禪師所傳。」

接着她將夜探紅衣堡之事說出，然後柳眉一皺道：「今午之戰，可以說凶險無比，咱們最好事先作一番策劃，以避免無謂的傷亡。」

修果道長道：「師妹說的是，但楚師弟他……」

秋月道：「擒賊先擒王，他的任務就是一舉擄殺罪魁禍首杜映辰，咱們的計劃先不必將他算進去。」

修果道長道：「好，愚兄在今日凌晨，曾與楓葉大師親往江邊探視，那兒有一片平陽，右依雄山，左臨黃河，依愚兄拙見，咱們背山列陣，進可攻敵，退可自保，不知大師認為如何？」

楓葉大師喧聲佛號道：「貧衲所見與道長完全相同，可是華山水掌門等還得秋施主前往知會一下。」

秋月道：「好的。」

待楓葉大師與修果道長告辭離去，秋月再往房中探視，楚駿仍在入定之中。

她悄悄退出，道：「相公入定未醒，當真令人有點着急。」

喬櫻道：「急也沒有用，我在這兒守住，妳去知會水掌門吧。」

秋有道：「好吧，不過，妳得當心一點。」

大密使八大鐵衛按兵不動，這般人是可對白道羣雄作致命的一擊。

如今杜映辰笑了，一網打盡當代的武林精英，今後紅衣堡將可號令天下，為所欲為，他焉能不笑！

祇不過他的笑容忽然遇到驚人的寒氣，利那之間竟凍結了起來。

因為他瞧到一縷奇光。

這縷奇光像自天外飛來，快得幾乎令人肉眼無法瞧見。

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門場轉了一轉，光綫一斂，現出一個朗眉星目，豐神如玉的青衫少年。

杜映辰的面上，再也瞧不到半點笑容，代之而起的是無比的震駭，與極度的憤怒。因為他苦心培植的天罡殺手與十大劍奴，分明已經勝利在握，就可將白道羣雄置於死地，估不到在那縷奇光一繞之下，他們竟非死即傷，完全失去戰鬥之力。

他不相信眼前的青衫少年具有如此高深的武功，但他又無法推翻這親眼目睹的事實。於是，他哼了一聲道：「本堡這些人都是你傷的麼？」

青衫少年道：「很抱歉，在下救人心切，出手急了一點。」

杜映辰道：「你是誰？」

青衫少年道：「我麼，閣下不是一再派人找我，甚至勞動官府繪影圖形，迫我向紅衣堡投約的麼？」

杜映辰愕然道：「你就是楚駿？」

其實他這一問是多餘的，因為他認識秋月，秋月到達較晚，這時正與青衫少年併肩而立。

（以下轉入第97頁）

新派武俠長篇

廿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溫馨瀾陋室

情怨困雄心

尹劍平頓了一下繼續道：「——往後還有六次，每一次時間都會拉長一些，痛楚的程度也更會加深一些……不是我嚇唬你，以老兄眼前忍受痛楚的情形看來，只怕在第三四次陣痛的時候，你就忍不住要痛昏了過去，根本等不到最後一次，你這條命也就完了。」

說話之間，阮行已顯然忍受不住，白皙的臉上現出了一根根青筋，不時的由鼻子裏哼出一聲！

聽了尹劍平所說的，更不禁令他嚇得兩眼發直——就在這個時候，身上的刺痛痛楚忽然中止，正如尹劍平所說的，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

阮行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嗟嘆，點點頭道：「好吧！看來我是無從選擇。」

尹劍平左手執劍，將右邊身子側過來。

你——？

「那裏有什麼『穴氣』好拿？」尹劍平微微一笑道：「你上當了，我只不過是用內家功力，在你的身上玩了個小花樣罷了，你放心吧！」

阮行愣了一下，才知道自己一時粗心受騙，心中好不忿怒，真恨不能撲上去與對方一拚——只是轉念一想，對方在毒傷發作之時，自己尚且不是他的敵手，更何況現在，心裏一陣怯怯也就沒有敢動。

而此同時，尹劍平的那隻左手，却已經握住了劍柄，一股冷森森的劍氣霍地逼近過來，阮行知情厲害，頓時退身丈許以外——

他狠狠地咬了一下牙，憐惡的道：「好小子，竟敢戲耍於我，今天晚上你家阮大爺是認栽了，我們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話聲一落，瘦軀一個倒仰，施展「金鯉倒穿波」的輕功絕技，「咻！」的一聲，箭矢也似的穿窗而出，消逝於無邊夜雨之中。

× × ×

尹劍平絕處逢生，暗自慶幸不已！却也體會到自己眼前與廿十九妹咫尺相處，隨時隨刻都可能有一喪失性命的危機——然而，在另一個角度上來看，他却又覺出自己這種「捨生冒死」的深入敵人心臟，似乎已經收獲到了預期的效果！

雖然敵人的強大再一次的得到了證實，但是他却不能「知難而退」，勢將肩負使命，作長久的考驗，以期在心理防範上，倒了敵人的「內裏長城」。

那一天的來臨，也就是自己含辛茹苦，全面勝利到來的一天——一想到這裏，尹劍平心裏充滿了熱熾情緒，彷彿連身上的痛楚都大為減輕了！

尹劍平盤膝牀上，緩緩運功調息了一陣，

阮行無可奈何的走過來，先看了一下他的傷，冷冷一笑道：「一點都不錯，這是『丹鳳軒』獨門秘製的『七步斷腸紅』——」

說到這裏，他撩起眸子來，奇怪的向尹劍平打量了一眼，喃喃道：「你這個人確是怪異的很……竟然中了這等劇毒之後，還能挺到現在，真是怪事——」

尹劍平冷笑道：「你們丹鳳軒的人，對於並無仇恨的人，居然也施以辣手，實在令人不解，由此看來，江湖上對於你們的種種傳說，並非是空穴來風了！」

阮行將燈移過來，一雙白晝眼瞬也不瞬的打量着他的傷處，冷森森的道：「你的確是個奇怪的人，好好的你又湊什麼熱鬧，我家姑娘一定要把你當成了姓依的，才會下此毒手！」

尹劍平冷笑道：「姓依的又是誰？」

只覺得身上陣陣發熱，喝了一盅水，更不禁出了一身大汗，再加上先時傷處淌下的膿血，只覺得上軀一片黏濕，甚是難受！

房內還貯有大半缸清水，他乾脆褪下了上衣，打着赤膊，把身上洗抹一通，找了一件乾淨的小褂重新換上，一切都清理乾淨，才覺得身上輕快多了。

一陣清涼的夜風吹進來，他才發覺到敢情後面的窗戶還敞開着，再回過來把窗戶關上。這些瑣碎的小事，在平時自是不值一提，可是，在傷痛新癒之後，做起來也並不十分輕鬆，那隻包裹之後的左肩，隱隱還有些發癢作痛！

尹劍平深深的吁了一口氣後，重新盤膝牀上！

膝下壓着劍，方待運行一陣吐納功夫，無奈，腦子裏忽然憶起一個人的影子——廿十九妹！

那確是一個令人不能輕易忘懷的美麗的影子——

長長的秀髮，玉立修長的軀體，明眸，皓齒，粉頰，朱唇——這些已經極不平凡，再襯以她獨特的性格，使得她顯示出一種清麗出塵；卓然不凡，駕乎於一般少女之上的那種神約氣質……這一些，對於尹劍平這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來說，都不是輕易得以刻出念外的。

很多次，在他憶及這個影子時，都不禁使他怦然心動，「仇恨」固然使得他熱血沸騰，然而妄圖把此女列為復仇的對象之一，而時時與以啣恨，他發覺到那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

「甘明珠——」他長吁了一口氣，喃喃呼喚着對方的雅號：「廿十九妹……」

嘴裏反覆的呼喚着這兩個名字，內心却積壓着一層難以排遣的痛苦！

就在這時，一隻欺霜賽雪的纖纖玉手，忽

阮行道：「跟你一時也說不清楚！」

無可奈何的嘆息了一聲，他才由身上取出了一個白布小包，打開了布包，裏面是一套奇怪的工器，小刀子小剪子，還有長長的針，一個小瓷瓶，和一根吹管。

阮行雖然極不甘心情願，但是由於性命操諸在對方手上，却不得不耐下性子來。

遂見他先用一隻特製的小刀將尹劍平傷處毒瘤劃開一道傷口，放出了一些黑色的血，然後用手在尹劍平傷處附近按了一下。

「哼！」他越加奇怪的道：「你像是很懂得毒性子，要不然毒氣不可能等到現在還沒有蔓延開來。」

尹劍平喃喃地道：「廢話少說，你快着點吧！」

阮行冷森森的道：「今夜你幸虧遇見了我，要是換着另一个人，你八成是死定了！」

一面說，他打開小瓷瓶，拿起吸管，少少的在瓶裏沾了一下，然後吹向尹劍平傷處，即

然搭在了他左面肩上。

尹劍平猝然一驚之下，未及出話，即覺得左肩上一「雲門」穴道上麻了一麻，已吃對方兩根纖纖玉指拿住了穴道。

緊接着，另一隻白酥酥的玉手，却由他另一面肩頭上緩緩纏了過來，落向他的前胸部位。

尹劍平這一利真是又驚又愧，萬萬想不到在一度受創之後，居然再次落在了對方手中。這隻玉手，他甚為熟悉——其中一隻，在雪藕般的皓腕上，戴着一隻碧光晶瑩的翡翠鐲子——不是那個廿十九妹又是誰？

一利間，他血液裏流動着無比的驚懼，更有說不出的羞窘，因為在利間之前，正是他心緒矛盾紊亂之始，心有所憶，訴之以口，頻頻呼喚着對方的名號，而天公竟然偏偏安排她在同一時間出現眼前——

尹劍平的羞窘，驚懼，簡直使得他無地自容！

「呵……」嘴裏說着，他驀地漲紅了臉——情緒的變幻，在這一利間，已然大大的削弱了「仇恨」——也許過此一利之後，又是一番變遷，可說不得而知了。

想說話，偏偏無以出口，想轉身，又得於被對方輕輕捏住了穴道，尹劍平狼狽極了。

拿住他穴道的那一隻手，多少存了些「好心」，拿捏的部位與輕重，算得上「恰到好处」，僅僅使對方身上略感酥麻而不能轉動而已，過輕不及，過重又將使對方身上不免於痛苦——這隻巧妙的手，確是算得上透剔玲瓏了。

一隻手使他不能轉動，另一隻手軟酥酥的摸向他的前胸——

就在接觸到尹劍平光赤的胸肌的一剎，那隻手忽然像是觸了電般的往回抽動了一下，少停之後，才又繼續下去。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向廿

十九妹挑戰，幾次遇險，均藉吳老夫人所授玄功倖逃厄運，但激鬥一久，尹劍平終為廿十九妹擊中一掌，當時不覺有異，待返回客房，始發覺已中七步斷腸紅劇毒，時適阮行私自到來偷襲，尹劍平以右臂毒傷發作無法施用，只好裝睡，出其不意以左手劍制服阮行，並以奇異手法點了阮行穴道，迫阮行取出七步斷腸紅解藥，以交換解穴，阮行倔強不允，但不久疼痛難忍，要求尹劍平先行為他止痛，尹劍平叫他不必要緊張這是第一次陣痛，但片刻後第二次陣痛會更厲害——

有米粒大小的一點白色液體，落入尹劍平傷處，入血即溶，尹劍平立時就覺得原本火燙的傷處，突地如着了一副清涼劑，頓時心神為之一爽！

他雖然不識得阮行爲他所上的是一種什麼藥，但是有此感受，即使他確信必是真正的解藥無疑。

阮行耐着性子，又爲他包裝了一下，退身道：「好了，應該是沒有事了，最多三天，你即可復原如初——」

尹劍平借着側身之便，已把那隻裝有解藥的小瓷瓶竊在手裏。

阮行居然沒有注意到他會有此一舉，顯然是一個極大的疏忽，他匆匆收拾了布包，揣入懷內，這時尹劍平却已經把衣服穿好。

阮行冷笑道：「姓尹的，大丈夫說話算話，該你的了。」

尹劍平點點頭道：「你可以走了。」

阮行怔了一下，驀地豎起了眉毛，道：「

當然，這陣子肌膚相接絕非整頓，而是有意的。

那隻白酥酥的嫩手，其目的在於懸掛尹劍平前胸的那一塊「辟毒玉訣」，一待這塊東西握在了對方掌心之後，遂即停住了動作。

緊接着，尹劍平感覺到一陣悉索的項鍊聲，那塊玉訣已被對方轉到了脖子後面。

「哼！怪不得呢！」對方一邊說着：「我還當你什麼不畏毒性的絕毅，原來是這麼一塊玩藝兒在作祟呀！倒是真希罕！」

一邊說，她把頭就靠近了。

仔細的端詳着，嘴裏唸道：「百毒不侵，冷暖自如。」

——這八個字，原是刻在玉訣上的，出自對方的芳唇，聽在耳朵裏，只是說不出的燙貼；好聽！

玉手一鬆，玉訣又垂落胸前。

身上忽的一輕，被拿住的穴道已然鬆開，緊接着眼前人影閃動，廿十九妹薄頰嬌媚的芳容，已現身面前。

尹劍平只覺得心頭一震，彷彿被人戳穿了心事那般的不自在，一雙眸子直直的盯着對方，這一利心鼓雷鳴，正不知是何等一番感覺！「心有靈犀」，抑或是那種奇妙的「心電感應」吧——那個素日極能自持，冷若冰霜的姑娘，居然也同他一般的飛紅了臉！

就在四隻眸子互相注視的一剎，他們彼此都甚為窘迫！

這只是極短的一瞬，須臾，廿十九妹已恢復如常。

「對不起，我來的太冒失了——」她順着對方，喃喃道：「我只是放不下你罷了……」

尹劍平整理了一下鬆開的前胸盤扣，強自鎮定着點點頭，一時仍不知如何開口。

「我可以坐下來麼？」

「混淆」了感情的那種智光——仍具有令人不可違抗的潛在意識！」

「這……當然可以……」

一面說着，尹劍平匆匆離開站起，觸目着原先壓在膝下的那口「海棠秋露」——這口劍似乎突然反應了一些什麼，使他驀地想到了眼前所應該持有的態度——頓時他身子裏湧騰着新舊兩種激烈的矛盾與衝突！

甘十九妹在短暫的一利迷失之後，却似已回復了昔日的平靜與明智！

「謝謝！」一邊說着，她就在那張位子上坐下來。

尹劍平定了一下神，略似窘迫的道：「甘姑娘深夜駕臨……是……？」

「噢！」甘十九妹撩起眸子看着他：「是因爲你的傷——」

「這……」尹劍平窘笑了一下：「已經不碍事了！」

「我知道——我都看見了。」

「姑娘是說……？」

「我是說，我那個沒有用的奴才所作所爲，我都看見了。」

尹劍平看了她一眼，暫時沉默不言。

提起她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甘十九妹似有一些惱怒，然而偏偏對於眼前這個人，她有一番內在的迷惘與青睞，因而聯帶着使得她對於阮行的道行，也就無可奈何的予以寬恕！

甘十九妹看着他，略似自艾的苦笑了一下：「老實說，剛才傷了你，我很後悔……想過來看看，却沒有想到你居然比我想的要結實多了，而且竟會利用了阮行的自投陷阱——」

尹劍平道：「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總算命不該絕，倒是尊份幫了我一個大忙！」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如果我沒有看錯，你……」

「心緒電轉，不如此不足以應實話實說了？」

於是，他才又接下去：「先父尹雁翎，也就是第七代的掌門人。」

甘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道：「我聽說過——可是當年人稱『黃葉劍客』的那位尹老前輩？」

尹劍平怦然一驚，十分奇怪的道：「姑娘竟然知道？」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武林中很少我不知道的事情——信不信由你——如果我這一方面的知識可信的話，那麼我更加知道令尊的文學造詣，當今武林實無人能出其右，比起他老人家的家學武術，似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可是？」

尹劍平喟然道：「姑娘說的甚是——」

「唉！」甘十九妹輕輕一嘆道：「尹先生……既然令尊就是這位老前輩，我幾乎已可認定你的悲慘身世了！」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心中雖是悲痛，却保持着一份應有的矜持與警覺！

「尹老先生據聞中年不幸喪生——」甘十九妹眼睛裏充滿着一番同情：「那時候你——豈非還是很小的年歲吧！」

「在下那時年屆十二，倒也很懂事了。」

甘十九妹道：「十二歲的一個孩子，又能懂些什麼呢？」

尹劍平喃喃道：「在下幼時曾得父親授了一些六合門的武學內功——」

「是六合門的『洗髓』之功麼？」

尹劍平一驚之下，幾乎欽佩的點頭道：「正是——」

甘十九妹微笑道：「這門功夫，到如今只怕已是武林中的絕學了哩！」

「不錯！」尹劍平輕嘆一聲道：「但是先父却私藏了『洗髓』一功中的『至』『克』二

的話，好像我那個跟班兒，還遺失了一樣東西呢！」

尹劍平聞言，心裏一動，說道：「姑娘說的是——？」

甘十九妹眨動了一下眸子：「好像是一小瓶解藥，不知尹先生可曾看見？」

尹劍平頓時心裏有數，遂即將先時取自阮行的那一小瓶解藥拿出來，雙手送上，道：「姑娘明察秋毫之末，在下實在慚愧之至，就此歸還——」

甘十九妹接過來，輕輕一哂道：「對你來說，此物已無足輕重，要它無用，倒是『丹鳳軒』大小物件，奉令不得落入外人之手，倒不是我小家子氣，捨不得送人。」

邊說，遂即收入囊中。

尹劍平嘆息着，心中不免怦然，依其所說，分明自己方才之一切巨細，均已落入她的眼中，他原以為方才對付阮行之一手，爲得意之事，想不到盡落對方眼底，果真她心存不善，自己焉得命在？」

這麼一想，不覺全身一陣悚然！他自信爲謹慎之人，却沒有料想到竟然會有此疏忽，設非是甘十九妹出神入化的輕功使然，自己的大意，確實有深深加以檢討的必要。

甘十九妹眸子微轉：「尹先生不必自責過深，倒是我夜行潛入，於禮不合，還要請你勿罪才好！」

尹劍平心中一動，暗付道：「不好，看來這個姑娘，分明對我存心試探，我却千萬要定下心來小心應付才是——」一念之起，頓時如同頭着冰露，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

須知尹劍平乃絕頂聰明，具有大智之人，況乎眼前大仇未雪，自己身負之重任，血海深仇，斷斷使得他不可絲毫掉以輕心，尤其對方甘十九妹：女中翹楚，心思之細微敏銳，有如

篇，是以這多年來，在下只得健身明智之術，却不能深入內家武術之堂奧！」

甘十九妹微微搖頭，惋惜的道：「實在太可惜了，這又是爲什麼呢？難道他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藏私麼？」

「姑娘說對了！」尹劍平道：「他老人家正是藏私！」

「這爲什麼呢？」

「因爲……這是先父的苦心！」

甘十九妹輕輕一嘆道：「好一個明智的先人——」

尹劍平警覺的道：「姑娘明白了？」

「我明白了！」甘十九妹微微領首道：「俗語說得好，『瓦罐不離井口破』——習武的人，遲早難免拳腳刀劍下喪生，尤其是世襲的武林世家名門，更不例外，令尊必然洞悉於此，所以只授你以健身之術，而竟棄棄你們世代獨門絕學而不授——是不是這個意思？」

尹劍平點點頭道：「姑娘秀外慧中，『聞弦歌而知雅意』，先父就是這個意思。」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令尊的確是位洞悉於先，有先見之明的長者，可敬可佩——」

搖搖頭，她又輕輕一嘆，接着說道：「可惜——」

眼睛一飄，注向尹劍平又道：「只是，你却違背了他老人家意思，這又是爲了什麼？」

尹劍平苦笑道：「這話說來就長了！」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夜闌人靜，正是談話的好時候，如果你不嫌煩，我倒很樂意聆聽下去。」

她美麗的臉上，帶着一抹輕輕的微笑，一掃對手過招時的那種冰寒凌厲，給人以無比「和諧」「親切」之感——「利間，尹劍平倒像是置身於『春風沐雨』之中，面對的這個女人，不再是『殺名震寰宇』的一個女魔頭，而是

「銀碗盛雪」，不容絲毫混淆！尹劍平既有「忍辱負重」之心，更不可現出一些異態，第一步，必須先要消除了對方所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陰影疑慮才是正理。

想到這裏，他登時心有所警，只是表面却並不形之於面，當下微一欠身，道：「姑娘仙子之尊，移玉下處，足使蓬蓬生輝，在下何幸如之！」

甘十九妹唇角輕輕拉動了一下，現出左腮上淺淺一團梨渦道：「你實在太客氣了，難道我以家門致命毒掌傷了你，使你險些喪命，你不恨我？」

尹劍平一笑道：「相罵無好口，相打無好手，即爲姑娘所傷，亦在情理之中，況乎姑娘夜來探看，足見心存慈善，在下苟得不死，已屬萬幸，豈能爲此見恨，姑娘言重了！」

甘十九妹蛾眉輕輕一蹙，神秘的笑了一下，深邃的眼神在對方身上轉着：「但願你說的是一真心話就好了——尹先生，你可願聽一聽我對你初次見面印象麼？」

尹劍平抱拳道：「願聆高見！」

甘十九妹點了一下頭，緩緩的道：「俗語說『讀書不成而學劍』，尹先生你顯然是一個例外，難得文武兼修，確是一個罕見的奇才——關於這一點，我實在心存好奇，很想知道一下你是怎麼文武兼修的？可以告訴我麼？」

尹劍平正襟危坐道：「姑娘太客氣了——其實姑娘高估了在下，姑娘說的不錯，有關『讀書不成而學劍』這句話，其實引用在下身上，實在是至爲恰當不過。」

「噢——」甘十九妹費解的道：「尹先生可以說的更清楚一點麼？」

尹劍平點點頭道：「姑娘有興一聞，在下倒也不無告人之私——」

說時他起立上前，自暖壺裏斟出一杯溫茶

一個善體人意，足以使人「襟懷暢，訴衷曲」的紅顏知己了！

至此，「往事雲湧」——一股腦的沓集在他腦海裏——人畢竟是脆弱的，尤其是當被擊中感情最脆弱的一面時，即會情不自禁的有所發洩！

尹劍平却是有些情不由己——

他苦笑了一下，緬懷着以往那些幾乎已經是褪了色的記憶，喃喃的道：「我父親確實對於武林中生涯，心生厭倦，是以在我稚齡，方自啓蒙之始，他即苦心孤詣的想把我造就成一個讀書人……定下了嚴格的功課，每日按時課授，不能少有馬虎！」

甘十九妹聚精會神的在凝聽。

尹劍平這一刻，似乎忽略了彼此的立場，不像面對着敵人，却像是在向一個知心的朋友有所傾訴了。

「一直到十歲那年……」他緩緩的接下去道：「小小的腦子裏已裝滿了各類經史子集，先父意猶未足，乃將我荐入隣村一個儒者東方先生家中深造——那東方先生却是一個博學高才之士，對我意甚喜愛，蒙他見愛，微得先父同意之後，乃將我收爲螟蛉義子，開始授我進一步；而具有理論創作性的學問——一切事情的顯現，似乎都已經說明了我未來的發展必然是求學入仕之途，那裏知道先父的一死，以及緊接着的家庭變故，粉碎了我讀書入仕的美夢——原來先父以及全家人俱都爲人所陷害，因此喪生——」

「啊——」甘十九妹突然一驚道：「有這種事……可是我所知道的，好像令尊以及家人，乃是死於一場瘟疫……」

尹劍平點一點頭，道：「……不止是姑娘如此認爲，在當時來說，幾乎是所有人公認的事實。」

雙手奉上，甘十九妹伸手接過，輕輕說一句：「謝謝！」

尹劍平搓了一下手，借着回身之便，緊緊壓制了一下激動的情緒——眼前尤其是緊要時刻，面對着這個晶瑩剔透的「女魔頭」，不得不特別的仔細小心，片言之失，即有暴露身份之可疑——

不止是「暴露身份」而已——從而所引起的一切後果，簡直是前功盡棄不堪設想的糟！

——尹劍平再回身落座之時，已換了從容鎮定神態——這份內勵自制之功，顯然大非常人之所能及。

話雖如此，仍難免「真情」暴露，——只是那種既往的凄慘，僅僅只能加深人性的「互諒」與「溝通」！

甘十九妹靜默的顯示着她的「關懷」，那雙深邃的碧水眸子，多少已爲對方不平凡的氣質所感染了——其實在她來此之先，就已顯示了她人性「善良」的一面，多少已有些「自我欺騙」的潛在意思在作祟！

對於自己所喜愛的人事，智慧常常是昏庸的——饒是如此，甘十九妹仍然保持着她的尖銳觸角，只是對於眼前這個她看上去來印像不惡的青年，是否能如同她以往那麼的明智，可就大有疑問了。

因是，在她盈盈秋水波再次注視對方時，所表示的那種神態，已顯示了她的「迫切探知」和「寄以信任」。

尹劍平呷了一口杯子裏的冷茶，思忖着當講的話，發覺到對方的目神，不禁心領神會大爲紊亂！

「姑娘——他幾乎爲之失神的放下了杯子：『我出身爲武林世家的六合門，先父名諱是尹——』」

陡然一驚，他停住了話鋒，暗付道：我怎

甘十九妹蛾眉輕蹙道：「……據我所知，當時死於這場瘟疫的，好像不止於尊府一家而已——」

尹劍平一驚，道：「姑娘何以會對這件事知道得如此清楚？……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當然知道！」甘十九妹緩緩的道：「這件事在當時來說，乃是一件大事，對於武林中歷年所發生過的任何大事，我師門都有詳盡的記載，而且被列爲必修的重要課程之一，也許是基於對於一位亦儒亦俠的長者的有所偏愛，所以這一件事我也就記得格外清楚，在你來說，雖然已是事隔多年，而我留意記讀這件史實之時，却不過是二三年之事，是以我可能更比你記得還清楚呢！」

尹劍平呆了一下，喃喃地說道：「原來如此——」

忽然他臉上現出了一副渴望道：「有關先父母以及我家人當時死亡的情形，姑娘師門又是如何記載？」

甘十九妹微笑道：「這件事有關師門隱秘，却不能隨便對外人說呢。」

不過她遂即又改口說道：「不過——你既是這件事的關鍵人物，情形似乎略有不同，我或許可以私下向你透露一二，你想知道些什麼呢？」

尹劍平抱拳一拱，道：「這樣已使我感激不盡，在下想知道的乃是當時詳細死難的確實人數。」

甘十九妹略一思忖道：「讓我想想看——」

尹劍平道：「七十……二人？原來竟有這麼多人！」

他抬起頭，用着一雙頗爲神秘的眸子打量向甘十九妹：「姑娘所聞及的那份記載之中，

「混淆」了感情的那種智光——仍具有令人不可違抗的潛在意識！」

「這……當然可以……」

一面說着，尹劍平匆匆離開站起，觸目着原先壓在膝下的那口「海棠秋露」——這口劍似乎突然反應了一些什麼，使他驀地想到了眼前所應該持有的態度——頓時他身子裏湧騰着新舊兩種激烈的矛盾與衝突！

甘十九妹在短暫的一利迷失之後，却似已回復了昔日的平靜與明智！

「謝謝！」一邊說着，她就在那張位子上坐下來。

尹劍平定了一下神，略似窘迫的道：「甘姑娘深夜駕臨……是……？」

「噢！」甘十九妹撩起眸子看着他：「是因爲你的傷——」

「這……」尹劍平窘笑了一下：「已經不碍事了！」

「我知道——我都看見了。」

「姑娘是說……？」

「我是說，我那個沒有用的奴才所作所爲，我都看見了。」

尹劍平看了她一眼，暫時沉默不言。

提起她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甘十九妹似有一些惱怒，然而偏偏對於眼前這個人，她有一番內在的迷惘與青睞，因而聯帶着使得她對於阮行的道行，也就無可奈何的予以寬恕！

甘十九妹看着他，略似自艾的苦笑了一下：「老實說，剛才傷了你，我很後悔……想過來看看，却沒有想到你居然比我想的要結實多了，而且竟會利用了阮行的自投陷阱——」

尹劍平道：「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總算命不該絕，倒是尊份幫了我一個大忙！」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如果我沒有看錯，你……」

「心緒電轉，不如此不足以應實話實說了？」

於是，他才又接下去：「先父尹雁翎，也就是第七代的掌門人。」

甘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道：「我聽說過——可是當年人稱『黃葉劍客』的那位尹老前輩？」

尹劍平怦然一驚，十分奇怪的道：「姑娘竟然知道？」

可曾提到過當時罹難者的確切姓氏？」

「有的！」甘十九妹道：「好像只是尹，張，陶，劉……四戶人家。」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不錯——可是姑娘可知當時那個村子共有幾戶人家？」

甘十九妹搖一搖頭，說：「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共有一百廿七戶人家！」尹劍平道：「姑娘請想，既然是發生瘟疫，何以在一百二十七戶人家之中，僅僅只有尹，陶，劉，張四戶為瘟疫波及，其它的却安然無恙？這豈非有些不合乎情理麼？」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事情不能像你這般的去判定，如果事實確是這樣，必然就只有一個可能了。」

「唉！」尹劍平臉上現出了一種痛苦：「但願姑娘所說的乃是實在情形就好了，因為這件事多年以來，是那樣的深深困擾着我……直到如今我還是想不通這個謎結……」

甘十九妹臉上現出了一片同情，輕輕一嘆道：「我很瞭解你心靈上所遭受的這種『莫須有』的壓力，以你的智慧，你一定能夠洞悉這個隱藏的謎結，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是誰啓示你這個疑難的？東方先生？」

尹劍平點點頭：「不錯，不過，這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他接着說道：「東方先生在我家門外生大變三日之後，即携我與家人，一共七人，連夜搭舟離開了那個村子，在當時，他對家人說是惟恐『瘟疫』的蔓延，而事實上，却不是的——」

「事實又是爲了什麼？」

「是爲了逃命！」尹劍平道：「不是逃瘟疫，而是逃避製造瘟疫的那個人。」

「製造瘟疫的……人？」

遲在一個月的時間之內，即會發作，一經發作，絕無倖免之理，可是觀諸我義父全家，却是在搬離原地一年之後才行發作，顯然絕非是自我父親那邊傳染而來。」

甘十九妹仔細的在聆聽着，暫時不置一句！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悲憤的道：「還有一點，正如姑娘所說，那就是這種『黑斑症』是一種感染力極強的瘟疫症，據那位頗有見地的醫者爲我分析說，如果曾經與這種瘟疫者相處過，那怕是極短的時間，也不可能得能倖免，如果這些話足以徵信，那麼，姑娘即可瞭解解到，這所有的事件裏，所顯示的諸多矛盾與離奇……」

甘十九妹眨動了一下眼睛，點頭道：「這件事果然有些奇怪——其實你不說，我也已經想到了。」

尹劍平道：「姑娘想到了些什麼？」

甘十九妹緩緩道：「你那個精通醫理的朋友對於這種『黑斑症』分析得還不够透徹，對這種『黑斑症』其實我瞭解得比他清楚詳盡的多。」

尹劍平睜大了眼睛道：「願聆高見！」

甘十九妹哼了一聲，說道：「尹兄也許還不知道，這種黑斑症另有個名字，叫『三七黑死病』！」

「三七……黑死……病？」

尹劍平顯然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神秘的道：「你可知道這三七兩個字所顯示的意思麼？」

「這個我倒沒聽說過。」

「那麼我就告訴你！」她很有見解的道：「三，就是與這類黑斑瘟疫的患者相處過三天的時間一定會被波及傳染，絕無例外，七——就是凡是患染了這種病的人，在七天之內一定

尹劍平點頭道：「東方先生事後是這麼告訴我的……」

甘十九妹睜大了眸子，現出十分好奇的神色！

尹劍平道：「東方先生携我離開，遠避了三百里，在一處荒僻之處定下居住，從那一天開始，他老人家竟不再傳授我學問——一反常態的居然傳授起我武功了。」

甘十九妹點點頭，似乎認爲這項發展，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尹劍平道：「原來我這位義父，以大儒自居，事實上却同先父一樣，是一個精於上乘武術的奇人，更令我想不到的是……他老人家居然還是與先父同門師兄，武功之高，更在先父之上！」

甘十九妹神色微微一變，對於這一個突然的發展，他竟沒有想到。

然而，她却想到另一點，緩緩問道：「你這位師伯的大名是……？」

「東方杰！」

「這就對了……」甘十九妹微微感嘆道：「這位老前輩的大名我更是久仰的很！」

尹劍平忽然臉上現出了一片黯然，傷感的搖了一下頭道：「姑娘也許還有所不知。」

冷笑了聲，他接着道：「因爲他老人家在搬到了那處新居的第二年，居然接連先父之後，不幸喪生！」

甘十九妹微微一驚，搖頭道：「這真是太不幸了……是病死的？」

「不是！」尹劍平冷笑道：「怪就怪在，他老人家竟然同先父一樣，罹染了與先父死狀相同的瘟疫之症，接着，我義母以及義兄三人，兩位姐妹，先後在數天之內，全都罹難慘死——」

說到這裏，他實在忍不住心裏的憂傷，垂

死亡，也是絕無例外！」

「原來是這樣！」尹劍平倒是還不曾聽說過。

甘十九妹明媚的眸子，注視着他道：「我現在要問你的是，你可曾與死者任何一人相處過三天以上的時間？你仔細想想看。」

尹劍平冷笑道：「何止三天？只怕三十天也超過了……我曾在先父母住處守靈七日，東方義父處也是一樣……」

「這就奇怪了！」甘十九妹打量着他，說道：「也許你這個人，生具異稟……天生的跟別人不一樣！」

尹劍平長嘆一聲道：「每到想不通的時候，我也常常這麼來安慰自己……無論如何，死者已矣——說來這些都是十幾年前的的事了，但是每一起想起來，却又那麼深深的困惑着我，直到如今我仍然在摸索着……實在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甘十九妹緩緩的點頭，說道：「這些事你用不着急，是非黑白，是絕不會混淆的，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只要慢慢留意，不難會有所發現！」

尹劍平感嘆嘆息了一聲——往後的事情他簡直不能再想下去——老天似乎對他特別折磨與留難，似乎天下所有的不幸，全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而所有的「不幸中之大幸」，也全都集中在他獨自一個人身上。

細細一想，每一件仇殺，每一個死因，他這個人竟然都難免於難，個個曲折巧妙，簡直如同神話一般的離奇，奇妙得令人「匪夷所思」——更奇的是，每一個死難者，却都與他有着「切身」的關聯，使得他不得不肩負起事後「復仇」的重責大任……

往事一件件，歷歷由腦海中掠過去，每一椿，每一件都像是一塊重逾千斤的沉重大石，

下頭來。

甘十九妹也被感染了一層淡淡的哀傷，微微搖頭嘆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只是你——？」

「我却又奇跡般的躲過了這場劫難！」

「你是怎麼逃過的？」

尹劍平喃喃的道：「事發前半月，義父着我到南口採鐵，意欲爲我打煉一口機手的兵刃，那產鐵之處，是一處深陷萬丈的高淵，人入其內，常常需時半月至二十天之久，待我採鐵歸返之後，才發覺到義父全家俱遭到了這場橫禍！」

甘十九妹道：「你能够形容一下這種病的死狀麼？」

尹劍平情不由己的把臉埋在了手掌裏，汨汨淚水，却由他指縫裏一顆顆的迸落而出！

忽然他覺得一隻溫暖的手掌搭在了他肩上一——

尹劍平身子一震，抬起臉來。

他所接觸到甘十九妹那張美麗的臉上，竟然含著無限溫馨與同情——那是一種最美的人性慈暉，這種氣質顯示在任何人臉上，都是可愛的！

甘十九妹輕輕的搖着頭，臉上略現俏皮的淺笑着：「得了——你也別傷心了——」

一面說，她另一隻手抖開了一條絹帕，輕輕爲他拭去臉上的淚痕！

尹劍平先是一陣驚愕，繼而注目對方——心裏衝激着猛烈的浪潮，竟然難以想像的接受了她的關愛！

收回了手絹，甘十九妹被他看得有點發窘的退回原處坐下來。

尹劍平此刻所面臨的，豈止是昔日之痛——無限的新仇舊恨穿掠着眼前甘十九妹的「冷酷」與「關愛」，形成了前所未見的紊亂，他簡直不知如何來應付這一剎間的「事」，

深深的壓迫在他的心上，真有「不勝負荷」之感！

由無邊深沉的血腥痛海裏猛然覺醒過來，忽然觸目在「甘十九妹」那張美麗明媚的臉上——他更像是被一把極其鋒利的冰刃，轟地掉進到胸膛裏。

是夢幻抑或現實？

——自己怎麼會同「她」，在如此夜靜更沉的靜夜裏，彼此獨守一室，促膝深談——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一驚之下，由不住使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簡直是一番無法可以形容的深切感受。

其實這一切一切，加之在他這顆歷經千錘百鍊的心上，早已使得他變得較諸一般常人要堅強了不知多少，再多上一番克制與忍耐，亦不見得就挺受不住，他仍然遵守着昔日所抱定的宗旨，使自己在飽經患難挫折之後，更加的堅強與「百折不撓」——如此才能爭到最後的勝利！

這麼一想，他頓時大感輕快，反而覺得眼前對方的這番邂逅，誠是難能可貴了！

因爲這是他唯一可以瞭解到對方的機會，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雖然這種暗伏的「心機」，有失光明磊落，欺騙一個少女的感情，更非自己本心所甘心情願的，但是在「復仇」的大前提之下，似乎都可以不必計較——尹劍平自信這對他已再一次更嚴厲的挑戰，「感情」的挑戰。

他在克制自己內心工作方面，早已打了無數次勝仗，不相信這一次就會敗陣！

這麼一想，他立刻就恢復了自信，不再沮喪。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你心裏在想什麼？」

尹劍平搖搖頭，幾乎有些怯怯因爲對方那

更不知如何來應付眼前的這個「人」！

「尹兄——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

這一聲「尹兄」，顯然與先時的「尹先生」大有不同，使得尹劍平忽然間感覺到，彼此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許多。

尹劍平點點頭，由亂雪紛飛的百感交集裏，又回復到了現實世界，從而發生出一些警覺，情緒便少見緩和下來。

「姑娘方才說到那裏？」

甘十九妹道：「我很想知道一下東方老先生以及他家人當時的死態，你還記得麼？」

「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尹劍平道：「全身上下，俱都生滿了黑色斑點——甚至於屍體腐爛之後，在骨頭上亦能清晰的找到這些痕跡！」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黑斑症——」

頓了一下，她接着道：「是一種感染力很強的瘟疫——原來你父母親以及東方先生是患染這種可怕的瘟疫，實在是太可怕了！」

尹劍平皺着眉毛，搖搖頭道：「姑娘雖然也這麼認定，但是，我却寧願抱着懷疑的態度！」

「爲什麼？」甘十九妹道：「莫非你另外發現了什麼可疑的地方？」

「姑娘請想！」尹劍平冷靜的道：「如果我義父之死因，是得自我父親那邊的傳染，這其中大是可疑，如果是那樣，我絕不會得能免過——因爲我接近死者的機會，比義父更多更久，如果真要傳染的話，自然第一個傳染的就是我！」

甘十九妹徐徐的點點頭，表示他這個說法是理。

尹劍平遂即又道：「再者，據一個熟悉這種瘟疫的醫者告訴我說，這類黑斑症是一種傳染力最強的瘟疫，凡是感染上這種病的人，最

雙眼睛所顯示的精明，幾乎使得他不敢逼視，每一次與她目光相對之時，都生怕爲她看出了自己的「虛偽」與「心懷叵測」，然而他必須要接受這個挑戰，並要打勝這一場「感情之戰」，那麼，首先要戰勝的，就是對方的那一雙眼睛。

有了這一番激動，他立刻克復了內心的虛偽——

當他目光再次與對方接觸時，已失去了原有的情虛與矜持！

甘十九妹緩緩點點頭道：「過去我師父常常說我是一個能够經受任何打擊的堅強的人，但是今天我看見了你，從你的眼睛裏，腰肢領受到你的堅強不拔，使我大爲驚異，老實說，我從來還沒有見過像你眼裏所顯示那般堅強的人——我相信你比我更堅強得多了！」

尹劍平心內怦然一動，暗付道：「好厲害的女人！」

心裏一硬，再付道：「甘明珠，妳雖智者，我亦要妳千慮而失其一！」

當下微微一笑道：「堅強與痛苦，常常是不可分開來的，我沒有痛苦的折磨，任何人也不會變成堅強，姑娘毋寧說我是一個痛苦的人，也許更爲恰當一些！」

「不——」甘十九妹微微搖了一下頭：「只有痛苦而無堅強意志的人，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人而已，但是在你的眼睛裏，却找不到一點點令人憐恤的神采，只有令人頓生欽敬的『堅強』！」

「姑娘太客氣了——」說了這句話，他內心頓生無限感慨，對方這幾句話，無異是出自肺腑之言，實足感人，引爲「知己」之言，亦十分恰當。

說了這句話，他眼睛裏情不自禁的流露出心裏的感傷，含有「警惕」與「含蓄」的看向

對方。

甘十九妹注視着他道：「你確是一個不易觀察透澈的人，我簡直難以相信，一個人的心裏竟能容納得下像你心裏所包容的那些事情，太令人驚嚇了！」

尹劍平不動聲色的道：「姑娘果然深奧莫測，以妳所見，在下心裏又包藏着些什麼？」

甘十九妹輕鬆的一笑，露出細細潔白的一口玉齒，「你是在考我麼？」

尹劍平欠身道：「在下不敢。」

「好吧，」甘十九妹把背倚向椅子，「既承見問，我就說出來給你聽聽！你心裏積壓的事情太多了，」她彎屈着手指導：「悲憤，仇恨，堅毅，仁愛與寬恕——你可承認我說的這幾點？」

尹劍平想了想，點一點頭，說道：「都說對了！」

「這我就又不明白了！」甘十九妹眼睛在他臉上輕輕一轉：「既有『仇恨』與『堅毅』，就不該有『仁愛』與『寬恕』，這是兩種極端呀！」

尹劍平緩緩垂下頭來道：「妳說的不錯，其實我也正在意圖努力設法，克復心裏的這一點……」

「別問，他眸子裏閃爍着森森的仇恨！」

「這就對了！」甘十九妹點頭道：「人生天地，總要把持着幾點固執與原則，是非不容曲解，黑白不可混淆，敢愛敢恨，恩怨分明，能够把這握往這些，就不愧人生天地一場，是不是？」

她臉上立刻顯現出無限情意，一掃虛偽的矯做，直直的向尹劍平臉上看去。

這種「純情」的暴露，使得心懷叵測的尹劍平禁不住大大的為之驚心，從而使他發覺到甘十九妹這個姑娘，正如她自己所說，確是一個……

落日餘暉裏閃爍着。

沙岸上黑壓壓一大片踞滿了人。

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蹲着的，形態不一而足！

看上去，人數可是真不少，整個沙灘都擠滿了。

可是如果你仔細的話，就可看出來這許多人並非是屬於一個團體的。

三個團體。

散置在沙灘上，人數最多的這個組織，是「皖北」地面上最具聲勢的黑幫——「十三把刀」。

「十三把刀」顧名思義，當然指的是十三個人——可是那只是十三個首腦而已，實際上這個幫會的人數，由於連年擴充的結果，現在已是「皖北」地面上最大的幫會——它的總人數，據保守的估計，也當在兩百名左右。

這些人此刻看來似乎全都來了。

將近兩百名大漢，加上他們所攜帶的各類兵刃，散置在沙灘上，黑壓壓一大片，着實驚人！

第二撥子人——也就是靠着土丘坐着的那一排，人數約在六七百名之間。

六七百名，人人都穿着黑色的勁服，比較顯眼的是，這些人每人都佩帶着一口金色的大刀。

「金刀盟」。

這個組織一向是盤踞在「皖北」的宿縣，說起來，在眼前三個組織裏，雖然份量不重，可是論及在地方的惡蹟，却是另外兩個組織所比不上的。

第三撥子人——也就是人數最少的一個組織——

「蒙城九醜」。

九醜：九醜，當然是九個人，可是現在看

個「敢愛」「敢恨」的人，不矯扭做作，不虛情假意——

很少有人，能够當受得住這對眼睛所放射的情焰——尹劍平却當受住了！

甘十九妹那雙充滿了情意的盪盪秋波，足足在他臉上停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才移向別處。

輕輕嘆息一聲，她回過脖子盯着他，自憐似的輕輕一笑：「有一句話，我原是不該告訴你的，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

「姑娘有話請說——」

甘十九妹一笑道：「你可曾發覺到，你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人，尤其是很討女孩子喜歡的男人的麼？」

尹劍平故作冷漠的搖搖頭——他幾乎不敢再接觸對方那張臉，尤其是那雙眼睛。

甘十九妹輕輕由椅子上站起來，走到了他面前站住。一雙皓腕輕輕抬起來，搭在了他肩上。

淡淡的一種幽香，由她貼腕的袖子裏散出來——尹劍平怦然心跳，接觸到了對方「勾魂攝魄」的點水雙瞳！

「我喜歡你——」甘十九妹語近呢喃的說着，遂即把整個身子，倚入到對方結實的胸懷裏。

在微微敞開的胸襟裏，她緊緊貼着他結實的胸脯，輕輕的磨磨着——尹劍平感覺到她的芬芳與溫柔，她亦感覺到他的碩健與激動！

夜風吹過，燭影搖紅——

她反勾起一隻雪藕般的手來，把他的頭壓低了，遞上了她的香腮，與火熱的芳唇——

尹劍平身子微微在顫抖着，他以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心情，領受了美人投懷送吻的一刻銷魂！

忽然，甘十九妹由他結實的胸懷裏滾了出來！

起來却只有六個人。

六個人——「」字形的倚着蘆葦坐在地上。不要看輕了這僅有九個人的小小組織，在皖北地面上——提起來，却是响叮噹的角色。

那是由於這個組織，自「九醜」為首瓢把子「紫面泉」馬一波，九個人每人都有一身不錯的功夫，人數少，行動够俐落，再加上「手狠心毒」，所以自出道以來，無往不利，不及數載，在「蒙城」地方上已經立下了「萬兒」，論聲望，雖然不及「十三把刀」那麼顯赫一時，却也駕乎於「金刀盟」之上，在整個「皖北」黑道上來說，有「舉足輕重」之勢！

「十三把刀」的地盤在「阜陽」。

「金刀盟」是在「宿縣」。

「蒙城九醜」是在「蒙城」。

雖說是因為黑道上的組織，可是却分踞稱雄，平常是難得見上一面的，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像今天的這種聚會了。

當然是有非常「特殊」的事情，否則他們是絕對不會聚集在一塊的！

汴河岸邊上，拴着大小十條快船，顯然是專供這些人所乘坐的。

他們分別由不同的來處到這裏聚集，却是等着向同一的目標！

一切的一切，到目前都還是一個「謎」，令人更費解的是，什麼人有這麼大的力量，竟然能够把這三個平素蠻橫不羈的組織，乖乖的聚結到了一塊？

他們的任務又是什麼？

當然這個謎結，用不了多久，馬上就要揭開了。

「蒙城九醜」的瓢把子是「紫面泉」馬一波。

「金刀盟」的老大是「洗雪刀」李桐。

以上二人前文俱曾出現過，陌生的「十

來！

早已緋紅的雙頰，猶自帶着一些兒嬌羞——那雙會說話的眼睛裏，却先已現出了幾分警惕與寒意！

「你真是一條鐵漢——」用着奇異的神采，她端詳着他：「我真看不透你！」

退後了幾步，她自嘲復羞窘的笑着，纖指掠了一下散亂的長髮，那雙眸子斜盯着他——

「鐵漢？哼——我走了——但是……」她笑得那麼迷人：「我還會再來的。」

隨着他前進的身子，兩扇窗，自動的張了開來，緊接着那個美妙的軀體，已飄向窗外。強烈的餘勁，使得兩扇窗戶重重的又自行關上，發出了「匡噹」的重聲！

燭光一陣子打顫，——美人既去，却留下了淡淡的一些子餘香，那麼深深的強烈的搖撼着人。

尹劍平緩緩的由位子上站起來，打量着那一雙微微顫動的手——這雙手原本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插進對方纖柔的細腰裏去的，然而他却莫明其妙的錯過了那一瞬良機！

——為什麼？——為什麼？

他沮喪的向前走了幾步，兩隻手用力的插進頭髮裏，激動的心情，使得他雙膝打顫，面色鐵青——這是給他一次極嚴重的考驗，使他發覺到自己的內心，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堅強！

這可怕的內心暗示，不啻搖撼了他長久以來所建築的心裏長城，不啻與他長久所抱持的復仇宗旨大相逕庭——

推開窗——一陣陣寒風吹襲進來——

「這個女人，我將要怎麼來應付她？我不能再在這裏留下去，還是走吧！」

回過身來，他走到了牀前，伸手抓起了置

三把刀——這個組織的首領——「黃面太歲」花二郎，與以上二人比較起來，這個人算得上是個神秘的人物。

即以此刻而論，「紫面泉」馬一波和「洗雪刀」李桐都已經露了臉，却只有他仍然大刺刺的坐在船上！

那是一艘漆成黑色的大型快船，大船前後各自行立着一對彪形大漢——

花二郎獨坐中艙，正自獨自個飲着悶酒。這個人足足有七尺高矮的個頭，闊肩，濃眉，一身紫色的綢緞長衣，在夕陽下閃閃生光，比較特殊的是他那一張臉，看上去就像是塗了一層黃顏色那麼的黃，稱之「面若金錠」確是至為恰當不過。

他斜斜的躺在椅子上，七尺壯軀懶懶的伸展着，那副樣子就像是一隻晒太阳的「黃額猛虎」。

他就是「黃面太歲」花二郎。

三十五六的年紀——憑着一身傑出的能耐，掌中一口「三摺刀」，囊中一槽「甩手箭」，出道以來所向無敵，不及一載，已取得了「十三把刀」這個組織的魁首位置，緊接着一年整頓，一年擴充，不過是兩年的時間，已使得這個組織由原來的數十人擴充到了如今的二百之衆。

如今，他們有了固定的地盤，大部份的家當，聲勢越來越大，「黃面太歲」花二郎的威名也越來越响！

花二郎更是一個野心極重而有素謀的人！漸漸的，他覺出「阜陽」這個地方已經容不下他們這幫子人了，必須要向外擴充。

首先，他們擴充到了隣近數縣，這就和「金刀盟」「蒙城九醜」多多少少有了些磨擦，然而論聲勢威望以及本身的能耐，後二者都難以與「十三把刀」這個組織抗衡——如此情況

在牀上的那口「海棠秋露」揸好背上，一隻手又想去抓行李。

「不！」另一個意念，却又制止了他：「我不能就這樣走了！這個女人，我一定要勝過她……」

這麼一想，心裏頓時堅定了許多。

他當然不能走，他還要留下來接受對方更堅強的挑戰，他是一個絕不向命運以及頑強勢力屈服低頭的人，尤其是擺在眼前，對付甘十九妹的這一仗，他絕不能輕言撤退——

其實他復仇的目標真正的對象是「丹鳳軒」的軒主水紅芍，而非眼前的甘十九妹，然而他却可以體會到，那是一段遙遠的距離，以前自己的能力，對付一個甘十九妹，已嫌力不從心，更遑論整個的「丹鳳軒」與「丹鳳軒主」水紅芍了。

——可是堅強的意志力，每每在於這種看似「不可為」的頑強事件上，才能顯現出既為「堅強」而「堅強」的程度。

尹劍平為了達到他所負的使命，確是盡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極限度，他並且瞭解到，這件事正是他此生唯一的一件大事，捨此再沒有使他活得更有「意義」的工作了。

他是這麼的鞭策着自己，「念茲在茲」，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大意！

他終於克復了內心的情慮與軟弱，決定留了下來，留下來接受一場不尋常的感情挑戰！

老汗河的河水，急湍的奔流着。

天近黃昏，一片橘紅光華，渲染得整個河面上交織成瑤瑤的紅色。

十數隻沙鷗鳥，低低的在河面上盤旋着，不時的發出一兩聲嘹亮的短鳴，使得現場原本就够嚴肅的場面，更增加了幾分肅殺氣氛！

一道——兩道——無數道兵刃的寒光，在

之下，難免受了許多驚擾——

「黃面太歲」花二郎的野心更不止此，他主要的目的，是在於控制整個的「皖北」。

那麼，一個問題可就產生了！

要想控制整個「皖北」，所面臨最大的威脅，並不是以上所論及的兩派黑道組織，却是座落在「洪澤湖」的正派組織「銀心殿」，以及控制銀心殿中樞的「清風堡」。

這麼一來，可就牽連到了樊家父子——樊鍾秀與樊銀江。

「黃面太歲」花二郎知道，惟有消滅了樊家父子，才能控制住整個的皖北大局，只是樊氏父子之扎手，顯然不是等閑的人物，以花二郎目前勢力，似乎還不是他們對手。

就在這個時候，甘十九妹手下的跟班兒阮行却找到了他們，鎮攝於「丹鳳軒」與「甘十九妹」的大名，三派組織陸續被收買了下來。

只是花二郎却不是隨隨便便聽人家指揮的人物，在與阮行接頭聯絡的當兒，在在顯現出他的狂放不羈，不易馴服！

阮行代傳了甘十九妹的命令。

三個團體的主力，通通集結在這裏。

顯然是「出擊」的大任務，却由於總攬大局的「甘十九妹」與她那個得力手下阮行的遲遲不到，每個人都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花二郎伸了一個懶腰，由位子上站起來，七尺長軀映着夕陽，投落在地上——老長的一條影子。

踏着船板，他一步步的來到了岸上。

凡屬於他手下的弟兄，俱都站起相迎——

「十三把刀」中的十二把刀，都俱過來，聽其指使——其中比較有份量的幾個人是：老

二「緊背低頭」莫三畏，老三「血蚌蟄」孔翔，老四「弔客」謝連城以及老八「飛索刀」李平，另外是排行十一的「血手印」趙武。

這幾個人各有能耐，平日打家劫舍，殺人放火最稱拿手，無不野性難馴，要不是花二郎的再三囑咐，以及有憾於「丹鳳軒」這個神秘組織的威名，豈肯這麼甘心的聽人指使？

話雖如此，廿九妹與其紅衣跟班兒阮行的遲遲不來，大家夥也都忍不住了。

「當家的！」莫三畏咧着他那兩片又乾又癢的嘴：「姓甘的那個丫頭，好大的鴛子，咱們這麼多等人地，她却是遲遲不到，這算是怎麼回事？」

「丐客」謝連城立刻附和道：「他娘的！這叫『優老婆等痴漢子』，我看八成兒別是黃了吧？」

這兩個人一領先開頭，頓時在場各人俱都七嘴八舌的吵了起來。

「黃面太歲」花二郎在一堵石頭上坐下來，冷冷一笑道：「你們哥幾個稍安勿躁，姓甘的丫頭這是存心殺殺咱們的火性子，哼——也好！咱們就等著瞧吧。」

揚了一下他那張黃臉，他吩咐身邊人道：「去，把蒙城的馬老大還有『金刀盟』的李大麻子給我請過來。」

話馬上帶了過去，「紫面梟」馬一波和「洗雪刀」李桐以及他們幾個得力的手下，俱都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三巨頭湊在了一塊。

「黃面太歲」花二郎仍然大刺刺的坐在石頭上，屁股都不離開一下，勉強的拱了一下手，冷冷的說道：「馬大哥好——大家夥坐下說話？」

顯然他眼睛裏，還不敢輕視「紫面梟」馬一波，而對於「金刀盟」的老大「洗雪刀」李桐，却是壓根兒也沒有瞧在眼睛裏。

倒是無獨有偶——

看上去，這兩個人身上帶着傷，身子骨都顯得不十分利落——尤其是「紫面梟」馬一

波——

自從在鳳陽道上，他遇見了尹劍平這個要命煞星，算是他們哥兒們倒了血霉，老七「老刀螂」許九、老九「地旋風」秦青，當場喪生，他自己雖然倖免一死，可是却也受傷不輕，吐了好幾天血，現在雖然養好了，可是腰幹兒却是到如今也直不起來，看上去簡直就像老了十年似的。

雖然如此，這個老傢伙一身功夫猶是了得，誰也不敢小瞧了他。

對於「蒙城九醜」哥兒九個來說，今年算是很不吉利的一年——

馬一波受傷，許九、秦青喪生，另外「郭老八」開了小差，老三「雙頭蛇」秦冲比較起來，算是最幸運的了——各位如果不健忘的話，當能記得此人在載運尹劍平前往青陽的途中途水道上，表演過一手「炸鹽」的驚險玩藝兒——

當時雖然沒有炸死尹劍平其人，却也使其飽受虛驚，秦老三居然使着他精通水性，適時入水而遁，算是逃得了一條活命。

「蒙城九醜」就這麼剩下了「六醜」——除了「紫面梟」馬一波與「雙頭蛇」秦冲之外，下剩的四個人分別是老二「白面判官」單追風，老四「火赤鍊」張方，老六「長臂猿」徐大勇。

六個人也同「十三把刀」一樣，個個都稱得上險狠狠毒，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厲害角色。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紫面梟」馬一波緩緩在石頭上坐了下來，並且伸延了一下他的那隻獨腿——

「兄弟，這檔子事，你得拿個主意……」馬一波冷笑着道：「咱們這夥子人，可全衝着你啦——咱們不能像牛一樣的，老叫人牽着鼻子走，是不是？」

（未完）

白羽令

· 本文承自第88頁 ·

不錯，青衫少年正是楚駿，他來得正是時候。

杜映辰忽然哈哈一笑道：「楚駿，本堡主低估了你，敢情你已經練成馭劍之術。」

楚駿道：「雕虫小技，這也算不了什麼。」

杜映辰道：「你說對了，在本堡主眼裏，馭劍之術的確算不了什麼，不過有此成就亦屬不易，本堡主倒對你生出愛才之心。」

楚駿道：「這麼說閣下是不想與在下生死一搏了？」

杜映辰道：「本堡主確有此想法。」

楚駿道：「好吧，只要你自裁以謝天下，在下也不為已甚……」

杜映辰面色一寒道：「甚麼，你敢對本堡主如此說話！」

楚駿道：「這就奇了，我為什麼不敢對你如此說話？」

杜映辰道：「別忘了你是本堡特殊造就的超級殺手，不是本堡你那有今日的成就！」

楚駿道：「如此說來我倒是應該感謝你了，請問，暗害先師蓋琦，使楚某背上逆倫殺師的黑鍋，也是你的傑作了？」

杜映辰道：「不錯，是我叫盲啞雙煞協助邱玉龍做的，你如若歸順本堡，我將

邱玉龍交給你處置就是。」

楚駿目射殺光，冷冷道：「適才我已經殺了盲啞雙煞，邱玉龍又豈能逃出我的手掌！其實你閣下惡跡如山，還逼死楚某的妻子，我若不將你剖心瀝血，玉鳳九泉下只怕也難以瞑目，出招吧，姓杜的。」

秋月道：「相公，我幫你。」

楚駿道：「不必，你去收拾那些餘孽，不能讓一人漏網，然後快趕往紅衣堡收拾班知遠，不要讓他聞風逃去。」

秋月道：「好的。」

於是，風雷乍動，血戰再起，拚鬥之烈，當得武林罕見。

以楚駿目前的功力，放眼江湖，當作第二人想，但他那凌厲無匹的劍氣，幾乎無法破解杜映辰的魔功。

最後，他運起火中取栗神功於劍氣之內，才能一擊中的，將長劍刺入杜映辰的心房。

元兇終於授首，紅衣堡的餘孽也沒有一個逃出手裏，楚駿帶着杜映辰的頭顱到山後祭奠玉鳳秋心，在蕭蕭山風之中，他洒下了沉痛的淚水。

荆玉鳳是他的紅粉知音，患難中的伴侶，今日苦盡甘來，她却一坏黃土，長眠地下，怎能不叫他悲痛而不能自制呢？

當晚，秋月為喬櫻解決了武當除名的問題，於是，楚駿帶着她倆飄然而去。

自然，他還要到伏牛山接蓋如花，到九曲莊找邱玉龍為師門清理門戶。

不過，江湖是承平了，而飛釘神俠楚駿的英名，却永遠在江湖中。（續完）



「鐵骨冰心」為名作家蕭逸的最新著作，是佳視繼「射鵰英雄傳」後即將推出的一部長篇電視劇。

「鐵骨冰心」全文長達一百萬字，故事發展曲折離奇，人物描寫細緻，細緻之處是電視所不能表達，先看原著，再看電視，對故事人物會有更深的認識。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只售 \$ 3.8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488261（十線）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為強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藥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各大藥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藥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